

# 舌尖上的战国 苏秦那张嘴

端木先生〇著





值得你常来！

## 资源免费定制 想看就看

### 免费定制

- ◇ 电子书籍
- ◇ 电子杂志
- ◇ 影视动漫
- ◇ 各类资源

Hello

你是否有想要看的书？

你是否有想看的杂志？

却苦于找不到下载地址，花钱买？

来 **品品品**，问题将迎刃而解！

任何你想要的书籍、杂志

我们免费为你定制，满足个性需求

**想看什么 就看什么**



资源定制专栏：

Let's Go!!

<http://www.pinmuch.com/forum-40-1.html>



值得你常来！



精品资源 尽情品味

# 史上最牛返利站

如果你网购没有返利，就来品品品省钱吧！

不仅有高返利，还有免费资源分享，快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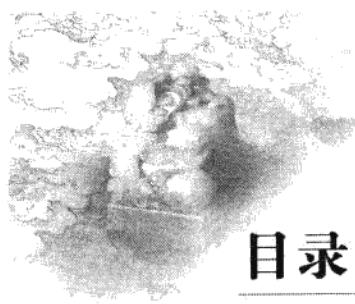
高网购返利 + 享精品资源

# 全欣爱·最专业的流产康复营养

全欣爱 全称为全欣爱营养强化蛋白复合粉，我国著名妇幼营养专家邵玉芬教授指导开发，是一款专门针对流产女性的专业营养品：全欣爱依据“流产康复关键营养”理论组方，全面满足流产女性营养需求，是一份献给流产及产后女性的专业关爱。



做个爱她的男人 做个体己的女子



##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鬼谷	1
第二章	鬼谷重游	8
第三章	月光下的谈话	16
第四章	落魄江湖	24
第五章	张仪的抉择	36
第六章	壮志难酬	46
第七章	邂逅赵国	62
第八章	相逢匆匆	72
第九章	爱情与友情	83
第十章	茫茫燕国路	92
第十一章	与齐的爱恋	100
第十二章	重生之地	109
第十三章	再见赵国	119
第十四章	从邯郸到洛阳	130
第十五章	韩魏之旅	139
第十六章	张仪入秦	147

第十七章 飞黄腾达	155
第十八章 一路东进	163
第十九章 惠王的阴谋	172
第二十章 楚国的惊喜	177
第二十一章 鬼谷子的局	187
第二十二章 真相	197
第二十三章 归途	204
第二十四章 相会秦国	212
第二十五章 短暂的和平	220
第二十六章 风云突变	229
第二十七章 低谷	237
第二十八章 重回燕国	243
第二十九章 结局	251

# 鬼谷

## 第一章

**太**阳慢慢从深林升起，阴着的天空随之变亮，远处的山黛隐隐约约，仿佛被翠色的墨汁刷过一样。一阵风吹过，鸟儿们争先恐后地飞过来。在云梦的梅雨时节，阳光往往都是不期而遇的。

青石板铺的山路上有两个顶着荷叶的孩子，一个十五岁光景，一个稍高一点。他们都用一种轻快的步伐走着，有些怪异，但仿佛十分省力。稍小的孩子随手从草丛中抽出一片长叶，拨弄了半晌后忽然仰起头，对那个高一点的说：“师兄，你说这叶子为什么一面光滑一面粗糙呢？”

师兄低头看了一下，“因为正面属阳，反面属阴，这个师父不早就说过吗？”

师弟仍不死心，他扶了一下头上的荷叶，挡住从一边射过来的阳光，又问道：“那为什么阳面就必须光滑，阴面就必须粗糙呢？”

师兄略一迟疑，仍回答说：“阳面受阳光的照射，反面是影子。”

免费资源  
网购返利





不成想，还没等他说完，师弟就开口了：“那正面不也遭受风吹雨打吗？”

“这……”师兄一时语塞，看样子他也没正儿八经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微笑了一下，反问道：“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嘛，阳不就是天生保护阴的吗？”

“那……”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直到走到青石路的尽头——几座茅草房子。

这是山的里面了，房子就建在一个缓坡上，房前流过一道不宽不窄的小河，往后十几丈开外就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地上全是落下的叶子，形成一个层，雨水将叶层打得挺硬，便成了一条舒服的小路。

兄弟两个正在争论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从树林里背着一捆柴火出来了。他相貌十分平凡，甚至有些丑陋，小小的眼睛躲在腮帮子后面。淡淡的眉毛，头发稀疏，黄白相间，极整齐地梳成了一个辫。衣服十分旧了却很干净，这人正是鬼谷子。鬼谷子稍微弓着腰，极响亮地用手指打了个响，一直浑身金黄的猴儿嗖地蹿出来，跳上他的肩膀，抓耳挠腮。

两个孩子见老人背着柴火，忙接过来，老人在房前席地而坐。师兄将柴火留下半捆，剩下的堆到茅屋的耳房。师弟从屋子里端出了一碗水，恭恭敬敬地送到老人面前。老人喝完后仰身躺下，眼睛一直望着天空，显示出独特的神采。师兄弟见师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休息”便自觉走开。

先前的两个荷叶已经被放到了灶台上，平平展开，原来每个荷叶上都放着另外的荷叶包。二人打开，一个包里面是白盐，一个包里面是羊肉，肉是下面村子里的屠户送的。

师弟看到羊肉问师兄道：“师兄，你说这羊肉是阴还是阳？”

师兄回答道：“师父说过，羊肉是阳性的食物，自然是阳，凡事都是由

阴阳组成。”

“既然这么说，羊肉就是由阴阳组成的喽，为什么你说它只是阳呢？”

师兄一愣，挠了挠头说道：“啊对，瘦肉是阴，白肉是阳。”

师弟依旧皱着眉头，他清了清嗓子，“现在是夏季，属阳吧，为什么还要吃羊肉呢，这不成了火上加油了吗？”

“冬天可以养阴，夏天为什么不可以养阳呢？”

.....

二人正辩论得不可开交，师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他们的身后，他看了看二人，说：“与人说话，气势不可过盛，这样别人不会真正尊敬你。张仪，你争强好胜，容易咄咄逼人，尤其需要注意。”

张仪看了看师父，然后转过头看门外的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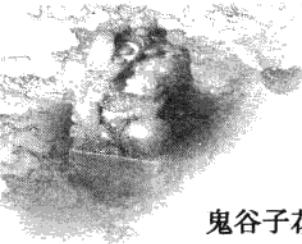
鬼谷子掂量了一下羊肉，说：“下次下山将肉钱给人家，无功怎能受禄？这样不好。”苏秦知道师父的脾气，点头称是。

这时，师弟忍不住了，正张嘴要问师父什么，师兄使眼色打住，师弟只好站在那里，师父把这些全都看在眼里，他视若不见，说：“今天满月，过一会儿外面就是一片清辉，如此好的观星机会不可错过，苏秦，你去做饭，张仪，你出去收拾一下。”张仪在房前的草地上铺了一层干净的稻草，从茅屋的后墙拿下一张风干了的羊皮，还有几根香。

苏秦做好了饭，师徒三人吃完，鬼谷子点燃香，对着北斗七星，在羊皮上烫出一个个印子。有的时候仿佛忘记了什么，就用一个尺子模样的东西朝天上比画一下，拿璇玑对照，找准了位置接着点。

苏秦和张仪怎么也看不明白，却好像又十分明白。师父在做星图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天上星星多得数不过来，怎么画呢？张仪忍不住问过几次，师父不回答，二人也只好作罢，只是照着师父的吩咐做罢了。





鬼谷子花了很长时间才完事，张仪和苏秦已经困得不行。鬼谷子一摆手，二人仿佛遇到大赦般钻进屋子睡去了。

第二天苏秦醒来，发现师父和张仪仍然酣睡，心想：师父累了一夜，照常来说还得熬五六天，应该多睡一会儿。师弟干活勤快，比自己劳累，也应该多睡一会儿。昨天师父不是让给胡大哥送钱吗？苏秦看了看外面，晴朗得很，那就现在去吧。

苏秦就拿了钱，轻轻地掩上门，往东走了一顿饭时间，只见地势陡然而下，一股阴冷的风渐渐触及自己的皮肤。草色越来越深，苏秦知道，那便是那条有名的谷地了。在这一段，谷地呈一个长缓的V形，非常宽，并不是很深，深的地方在西边，并且越走越深，越走越长，宽窄不一。窄的地方人需要侧身而行，抬头便是一线天；宽的地方从这边爬到那边就需要半天时间。带了足够的干粮，如果一直往西走，走一个月也到不了头，等顺着走到深山里，人烟绝迹，最有胆识的人都只能顺道而回。

关于这谷，有很多传说。有人说，在深不可测的地方通着一个湖底，里面的龙经常下来休息，那呼噜声比老虎吼叫都要响亮十几倍；也有人说，在里面的石壁上见到过棺材，有阴森森的大洞，雪人就住在里面，一次他牵着牛遇见了几丈高的毛人，一巴掌把自己的牛拍死了；还有人说，在天气阴沉的时候从谷里传出过战马嘶鸣声刀枪交接声——这些年各国打仗死的人都从这里到阴曹地府，路上碰见了又打起来了……这地方便是有名的鬼谷。

苏秦走到谷底，往西边望去，一条越来越窄的线通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直与那仿佛在天边的山连着，极目所见是针眼大小的黑影。他的心里忽然猛烈地跳动起来，他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十分安分的人，没跟师父学习的时候跟爹娘吃糠咽菜，到打仗的时候或者是灾年，就连续好几个月要饭吃；他也没什么话说。但也有很多时候，尤其是从一些富丽堂皇的梦中惊醒的时

候，他就有一种拼命冲破一些东西的欲望。到底需要冲破什么？不知道。师父从没给自己定过性，他也是不知道吧！或者是自己本来就难以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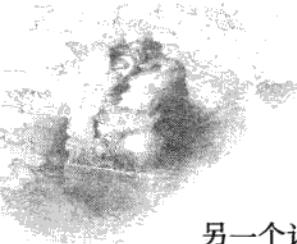
可这的确是非常实在的冲动啊，那个幽深的、十分凶险的大峡谷的尽头，到底是什么？

苏秦的脚步不自觉地开始移动，一步、两步、三步……当他抬头看不到谷外时，一下子站定，想了想便飞快地往回奔跑。向上爬的时候，他看到一棵小树上缠着整个的蛇蜕，他停下来小心翼翼取下缠好，放到袖子中，深吸一口气又接着跑。到了茅草屋，苏秦轻轻打开门，将蛇蜕放到一个泥塑的小罐里——师父配药的时候用过蛇蜕做引，他感觉这应该是有用的药材。然后，苏秦到柴房里取过砍柴的长刀，又往谷地里走去，刚才他是为了给屠户钱才往东的，现在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过几天不迟，如果朝南走，只要趟过溪水，一顿饭的工夫同样就到了那谷地了，此处应该深一点，的确，但是并没有到无法下脚的地步。苏秦很容易地从上面走到谷地，他稳了稳身子，咽了口唾沫重新开始走。

不知道走了多久，苏秦的脚下已经由碎石块变成了沙状石，这肯定是水越冲力道越大造成的。按说此时多雨的季节，一般的小河道早就满水了，可这儿丝毫看不到水的痕迹。

苏秦十分奇怪，又走了大约一个时辰，他感觉实在太累了，而脚下的路，所谓的谷底，除了石块的大小，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他有些丧气，在谷底里跋涉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同时他又带有几分喜悦，这喜悦淡淡的，却是确实存在的。跟集市上的人讨价还价、跟在母亲的后面去要饭、正襟危坐聆听师父的教诲，这些体验在此时都仿佛微不足道了，苏秦心中泛起一阵阵激情。有那么片刻，他竟然想要用自己的所有去将这条鬼谷走到底。





另一个让苏秦有些喜悦的原因，是这个谷地里奇异地带有一种永恒的气质——这条谷从诞生开始就是这样的，没见到大棺材大龙大湖。这儿静得如此大气，跟随师父这几年，他偶尔便有这种感觉。

当他按照师父教的方法去观察事物时，也有消失了般的感觉。苏秦想着，太阳又从谷顶露了出来，他算了一下时刻，再不往回赶的话，天黑前就回不去了，苏秦拿起砍刀，砍了一大堆杂草，然后捆起来，拉到一块空地上作为记号，转身离去。

苏秦将路上遇到的三三两两的树都砍下枝条做了记号（因为是荒无人烟的地方，树的枝子没人修理，总是长得很低），天黑之前总算回来了。

鬼谷子和张仪仍然在睡觉，苏秦长舒了口气，他麻利地换下脏衣服，洗好晾着，再从缸里捧出米放到锅里泡了，然后昏昏沉沉睡去。

三个人都享受了非常香甜的一觉。太阳高高地挂在空中时，苏秦醒来了，想起昨天进了鬼谷，他一阵兴奋，但又不想流露出来，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并且他不能让师父知道。因为师父从来没有对师兄弟两个提过那个鬼谷，按师父的脾气，不说的东西都不是自己了解得了的。

苏秦转过身子，看见张仪仍然在呼呼大睡，去中间的屋子一看，师父已经不在了。由于前一天劳累得很，苏秦的肚子早就饿了，他下了炕，想打火做饭，却找不到火石了。他满屋子找，最后在放蛇蜕的小罐子旁边找到了，看到那个小罐子，苏秦的心怦怦直跳，这毕竟是自己去鬼谷的唯一见证。想想昨天的事情，简直就是一场梦。

苏秦将那蛇蜕拿出来，展开，竟有一丈长，光滑的纹理、精致的线条，散发着一种神秘的美感。他的确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蛇啊！想到这里，他对鬼谷那种强烈的向往盖过了饥饿感，痴痴地望着门外，溪流的南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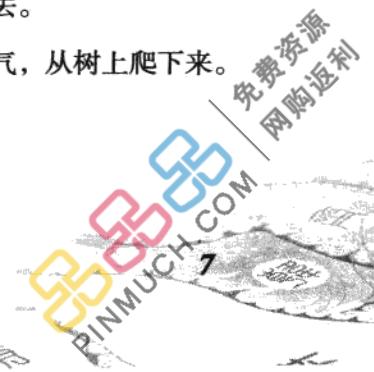
张仪在炕上的梦呓打断了苏秦的想象，他拿了火石走到灶台，蹲下点火，

忽然发现灶台里有新烧的烟灰，他揭开锅盖，发现里面是已经熟了的米肉羹。师弟从来不做饭，这肯定是师父做的了，难道师父已经发现我去过鬼谷了？他为什么把火石放在蛇蜕一边呢？苏秦只好回屋子里去叫醒张仪，好久没有吃肉的兄弟二人狼吞虎咽吃了个饱。吃完张仪又回去睡觉了，苏秦用一只大的陶碗给师父留了羹饭，收拾好了走出来。

苏秦在溪水边转了几圈，感觉十分清醒，便举步走向后面的树林，如果师父是去砍柴了，自己就去照应一下；如果师父没有去，自己就去逛逛。苏秦慢慢往林子里走，旁边的鸟儿们一片片飞起，唧唧喳喳地叫着，树上就又开始往下掉水，像一场又开始的小雨。苏秦怕衣服被打湿，深吸一口气，依师父教的轻身快行法加快了脚步，顿时脚边生风。树林里的方向就是太阳，所以苏秦不怕迷路，脚下的树叶只簌簌地响，看看鸟儿们，它们只是瞪眼看看自己，有的仍然在梳理羽毛，没有飞起。

走了大约半盏茶的时间，苏秦走得累了，就停下了脚步。正好前方是一片空地，空地四周的树很少，太阳很容易就照射进来，中间是一块天然的大石，大石头上面竖着一块长方形大石。苏秦走了过去，才发现底下的大石头是正南正北放着的，有极规整的刻度，而竖起来的石头打磨得非常光洁，肯定是人为竖起的。他想，这到底是谁制作的呢，是师父？可师父为什么从来没有跟自己提过呢？是别的隐居的人？附近也没有这种人啊？苏秦十分奇怪，但又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因为他隐隐觉得这东西十分有分量，不会是上古的遗物吧？师父没和自己提过鬼谷，也没有提过这巨石，对于这些东西，他感觉师父是避讳的，这么远都没有见到师父，只得回去。

鬼谷子从容地看到了这一切，他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从树上爬下来。





# 鬼谷重游

## 第二章

“自 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戏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张仪慢慢读着书，时而停下，思忖半晌，接着往下背，时而在某一句上停顿了，反反复复默诵，苏秦则拿着竹简，坐在溪水边上静静地看着，张仪的那本竹简比苏秦的厚重大约一倍。

鬼谷子则缓缓踱着步子，在两个人之间来来回回，他更多的时候是种白眼望青天的姿态。张仪不时地看师父一眼，心想，这就是“为天地守神”吧。其实这是鬼谷子为二人“守神”。

“师父，我们的世界为什么需要圣人呢？”这是张仪在发问，每次读书，最先开口的必定是张仪。

“人的品格有高有低，没有高的作为榜样，人的灵性就无处印证，没有低

的作为对照，也就没有高了，圣人是一个可能性的假定，是不可企及的高度，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尽力接近这一高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称为圣人，每个人也都是圣人，只是，有时候，最有资格作为圣人的却并不被认同。”鬼谷子平时很少说话，但每当与学生讨论的时候，话就多了起来。

“师父，那你明明对圣人应该做的事情做了讲述啊，那说明你的眼里还是有圣人的。”

“我所说的，是可能，也可以是必须，可事实上，谁能真正做到纯粹呢，我说的话，也只是一个假定的标杆。”

张仪便不再说话，鬼谷子便问苏秦：“你以为如何？”

苏秦没有直接回答，他说：“师父，阴阳是纯粹的吗？”

鬼谷子说：“不是纯粹的，你看那八卦图，阴里面有阳，阳里面也有阴，阴阳是总结，是抽象。”

苏秦点头，然后说：“师父，那圣人一说，也不是纯粹的，对吗？”

鬼谷子颌首一笑：“事物都是阴阳，你说对不对？”

苏秦说：“师父，您平常说的开启与闭合的法则，您可以细细地总结一下吗？”

鬼谷子略一沉吟，说：“运用开启与闭合的法则，就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阴和阳。人的气质是不同的，有的人阳气比较重，有的人阴气比较重，当你和阳气重的人谈话时，需要用崇高的话来试探他，记住，是试探，当我们身处外面的时候，试探是自保的必需手段。如果你感觉一个人比较靠近阴，那就用卑下的话来试探他。所以，我的意思是，卑下与崇高可以很好地运用到交际中。这么一来，所有你想知道的事情都可以实现，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哪怕是天下，都可以尽在自己的掌握中。





做小的事情，没有内的限制；做大的事情呢，没有外的限制。人与人的关系本来就是阴阳之理。当你面对阳气的时候，就运动出去，面对阴气的时候，就闭藏。阳气占优势的人，道德就会增长；凭阴气安静的人，内心就充实，阳气求于阴气，需要道德来包容；阴气求于阳气，需要施加力量。阴气和阳气的变换，是因为遵循开启与闭合的原理。这是天地之间的规律，也是游说的规律，是一切事物的前提。听明白了吗？”

不知何时靠过来的张仪听得痴了，师兄弟二人都恍然大悟，一起点头称是。

鬼谷子看着苏秦，眼神十分复杂，苏秦愣住了，他感觉到，自从自己从鬼谷回来，师父看自己的眼神就有点不一样。

“师父……”苏秦轻轻唤了一下。

鬼谷子皱了眉头，没有回应，只说道：“东坡的菜怎样了？不会涝死吧？”张仪说：“我给舀水了，叶子没变黄。”

鬼谷子又问：“西园的呢？”

张仪回答道：“水都渗进沙土去了。”

鬼谷子便不再言语，起身掸了掸衣服，背着手走向大林子。金色的猴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鬼谷子同样是一种怪异的步伐。

原来这步伐叫做麻雀步，鬼谷子曾经对苏秦和张仪说过，这是他见麻雀在地上行走时灵巧至极，不知疲倦，细心研究后发现这种步子非常适合在山里行走。他教给了自己的徒弟，在林子里遇到的猎户，上山来拜访的人，他都教给他们这步子。苏秦对这件事记得十分清楚，多少年后依然历历在目，鬼谷子很少对徒弟们讲自己的故事，这种闲话更是少得屈指可数，是以苏秦如此。

鬼谷子自从在这里定居，便将四周的地方命名。东边的缓坡叫东坡；西

边的一块地是沙质土，鬼谷子命名为西园，满月的黑夜，西园是最美的，只要是晴天。南边二里开外是一片坟地，叫南茔。北面的树林，因为叶子落下来梭梭出声，就叫梭林，只是不大叫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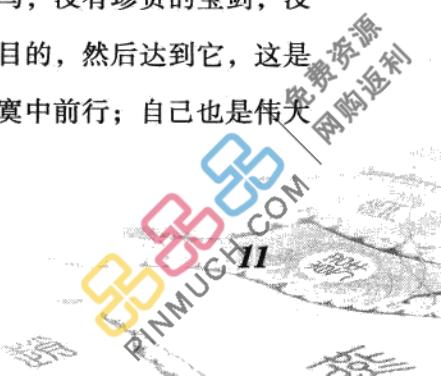
苏秦望着师父的背影，陷入了沉思：师父到底有什么东西不想让自己知道呢？自从自己跟随师父学习开始，鬼谷就不在师父的谈话范围之内，他是不可能不知道鬼谷的——他自己都叫鬼谷子呢，鬼谷有什么危险？不对啊，如果里面有危险，师父知道自己去过，肯定会告诫自己的，那么，师父知道自己去过鬼谷？——苏秦十分相信自己的直觉，就凭师父这几天的神态，他应该猜到自己去过，毕竟除了鬼谷，别的地方很少有蛇蝎，而且师父的名字就叫鬼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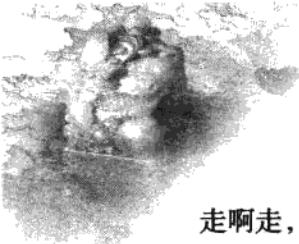
苏秦觉得师父处在纠结中，但他不想问。可他的确非常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世界对苏秦来说太神秘莫测了！

天黑了，大家睡下，只有一个人眼睛大大地睁着，苏秦。他欣赏着土窗外面天上的群星，一个大胆的念头渐渐在心中生成，再探鬼谷。他认为这是天地阴阳之气对自己的引导，他相信，如果想要走得更远一点，明天早上肯定是来不及的，那就今晚上出发！他等着大家熟睡。

一个时辰之后，鬼谷子和张仪都睡了，苏秦悄悄走出门，照旧带着那把砍刀。他唯一的一个念头就是向南，再向南。越过溪水，过了南茔，从坟地里穿过。他一直觉得张仪怕坟十分可笑，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好怕。走，苏秦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勇士，尽管没有一匹漂亮的骏马，没有珍贵的宝剑，没有石破天惊的喝彩声，他还是心潮澎湃，指向一个目的，然后达到它，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苏秦认为自己是沉稳的，在寂寞中前行；自己也是伟大的，还是因为寂寞。





走啊走，当他借着月光，依稀能够辨认出树上的标记时，就开始下坡。

终于见到捆着的杂草了，苏秦坐了下来，看着天空已经不太明亮，黑漆漆的感觉比前半夜更明显。他想走到明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返回，明天天黑之前是可以回到家的。

休息了一会儿，苏秦又站了起来，刚走出几里地，他觉得谷地越来越空荡，有时左右看看，竟看不到边。然后是同样的感觉，越往前越宽敞，与梦中富丽堂皇的宫殿大厅差不多。忽然，苏秦觉得头上有什么东西，他抬头一看，是非常规整的长方体——棺材！苏秦尽管从来不怕黑，可这棺材出现得太突然，太诡异了！他浑身冒出冷汗，呆了半晌，简直连站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传说中的棺材，应验了！那么，传说中的大龙，传说中的雪人呢？苏秦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难以抉择的事情，他身体已经不受自己控制，回去？他从来没有想过。前行？他不知道什么叫前方。苏秦微微激动地喘气，到底应该怎么做？

其实他早就给了自己回答，上去。一种本能的实践力已经非常奇妙地控制了他，一种对于退缩的厌弃使他将返回的念头压得比恐惧还低。结果就只有一个了。

他爬上去了，就算不打开那棺材，他也要绕着它走一圈。此处的坡度没有更陡，坡长却已经是先前的好几倍，苏秦走到一半后忽然习惯了，不觉得那么害怕。他发现棺材上面十几丈高有一个洞，就爬了上去。他反应过来后还想：“自己怎么就上来了呢？”

洞中是一片黑暗，但没有刚才那么黑。苏秦想这应该是下半夜了，他将身子伏下来，看着棺材顶部，里面忽然钻出个什么东西来，又觉得自己的这个想法十分好笑。棺材是一个人的最终归宿，正常来说家里人是不喜欢被别

人轻易发现的，可为什么这棺材却放在洞口下面呢？并且以一个十分不稳当的姿势放置在坡上。

苏秦不想做没意思的事情，打扰已经长眠的人，他稳住自己进了洞。洞壁十分光滑，看来这洞已经有些年头了，苏秦借着光线再往里走十几步，一个非常大的骨架便赫然出现在自己眼前。看那形状不是人，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兽类，其中那根粗壮的肩骨十分像牛的骨头，但细想也不太可能，如果这是先人吃肉剩下的骨头，是不应该这么大这么完整的。

这个完整的骨架，应该不是先人吃肉剩下的，它比一只牛还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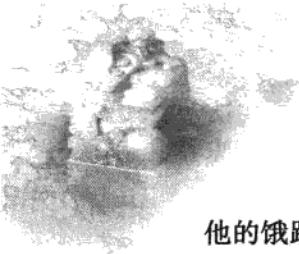
那是什么东西的呢？雪人？苏秦感觉这个世界这么真实又这么梦幻，或者，是大龙？反正他知道，无论是什么啃剩下的，对自己都没有好处，想到这里，他反倒冷静下来了。他想，也许是这东西受了伤，跑到这里死了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幻想中苏秦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他想再往前看看里面有什么。

苏秦又举着砍刀，向前走了十几步，黑暗重新笼罩了他，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他的的确确体验到了。

他走出洞口，绕着棺材走了几圈，表示自己来过，表示无意冒犯死者。然后走了下去，东方已经有了一些朦胧，凌晨已经过去了，苏秦知道，再过半个时辰天基本就亮了。他加快了脚步，走出十几里地，没发现什么异样，只是偶尔会有几个棺材。有的只露出个头，有的竖着，他也没有在意，停了下来。因为自己太渴了，太饿了，苏秦带了自己的砍刀，带着自己的勇气，却忘了带干粮和水，嘴唇已经干裂。

在黑暗里观察周围，眼睛也火辣辣的疼，肚子咕噜咕噜叫得响，苏秦知道自己的毛病，可以受热，可以挨冻，可以受累，可以委屈，就是不可以受饿。





他的饿跟别人的不一样，别人咬着牙忍一下，就过去了，苏秦一饿就什么都干不了，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力气，从心窝到四肢全是软绵绵的。小时候和母亲出去要饭，往往饿得走不动路。他对那种体验永远都忘不了。现在，他又开始有那种感觉，苏秦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害怕，出发时候的那种气势完全没有了，他仿佛成了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孤儿！

苏秦十分痛苦地坐在一根木头上，抬起头打量左右的坡，他又发现一个洞。这个洞与之前的不一样，洞口十分平整，呈一个规则的圆形，一看就是人为的。他听师父说过，在大山里有规矩，上山打猎的人都有固定的休息地点，一般来说是山洞，猎人可以在里面吃喝、睡觉，但走的时候要留下一些东西给后来的人，师父特别强调说，这是山里的规矩。

那这个洞里面有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呢？苏秦一下子就激动起来，他连滚带爬地跑向山洞，什么大龙雪人，他都不管了，就算是被吃了，也要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当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站在洞口的时候，天已经开始发亮了，苏秦的后背上已经渐渐印出朝霞的影子。他把刀竖在洞口，扶着洞壁进去了，这个洞可以一眼望到底，没有什么吃的，苏秦闭上眼，忽然，一个东西从自己头顶飞过，他感觉那是一只鸟儿，有鸟的地方就可能有蛋！苏秦马上兴奋起来，他伸手在洞壁上摸索，在地下找寻，最后终于在一个旮旯里摸到了一个鸟巢，伸手一抓，十几颗带着温度的鸟蛋！

苏秦开始返回。按说这道峡谷还没有人走到过尽头，自己走到的地方，已经是人迹罕至了。他心里有些失落，因为结果不是那么让人兴奋，开始就是凭着一股激情来的，不是吗？苏秦又感觉自己的规划力不行，不够理性，这一趟让自己劳累不堪，如果不是那十几个鸟蛋，自己早就饿得晕过去了吧。

在激情的背后，还有另外的一种声音——自己有胆量来峡谷，自己有砍刀，自己在关键的时候没有放弃，最终找到了十几颗鸟蛋。整体上来说，苏

秦在喜与悲之间徘徊，当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走到杂草那里的时候，悲喜都感觉不到了，已经成了不喜不悲，峡谷没什么大不了，自己也没什么大不了。他试着用一种稳健的状态来控制自己，至于这么做的原因，他也不知道。

困乏像潮水一样又涌了过来，苏秦重新坐下，背靠着捆着的草，一阵阵植物的清香沁人心脾，这种感觉真是久违了。

师父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人，苏秦和张仪都不能真正了解他，所以没有真正的温情，尽管他对师父的崇拜发自内心；来跟师父学东西之前，生活动荡不安，每天过着流离、逃难、要饭的日子，舒服与安逸从来就不属于他。再往前回忆，是模糊的幼年了，他记得自己被抱过，谁抱的不知道。可能有很多人，也可能只是自己的家人，那回忆仅有一些轮廓，看不到细枝末节，他竟然不能够想象一个温暖的怀抱，他嗅着这清香，困意立刻将他笼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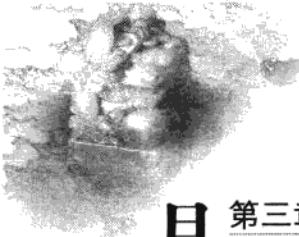
苏秦是噙着泪水醒过来的，太阳已经很高，灼人，梅雨一过，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哭，他觉得孤单，他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内，面对的只有自己，这仿佛成为他一生的宿命了。

苏秦渴了，是那种再也忍不住的口渴，他只有用砍刀砍树，等树汁流出来就凑过嘴去吸吮，连着砍了十几道口子喝了水后，他顿时舒畅起来。苏秦怕饥饿感再度袭来，连忙加快速度返回，太阳逐渐升高，阳光也越来越灼热，苏秦将布袍脱下，用砍刀挑着，再担着砍刀，用最省力的方式行进。

太阳已经开始往西方倾斜，苏秦又砍了几棵树来止渴，浑身已经汗淋淋，肚子咕咕叫，他感觉又要不行了，连擦一下汗都非常困难。如果说谷底是条路，那是一条越来越高的路，这路如此漫长，并不是一条普通的归途。

苏秦走过一棵野果树，鲜红鲜红的果子十分惹人，他摘了几颗，吞了下去。果子是甜的，但混杂着一种奇怪的味道，苏秦怀疑有毒，但是有毒又怎么样，再不吃，恐怕就回不去了。





# 月光下的谈话

## 第三章

尽管身体不断发出渴的信号，苏秦还是不敢吃太多的果子，因为他的舌头开始发麻。他依旧往前走，在西方出现霞光的时候，他终于感觉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地盘，最后的那个坡他几乎是爬上去的。当他到达那条小河边时，再也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喝了一气，舌头方才灵敏过来，只是舌面依旧发涩，就像长了层汗毛。

走过木桥，站在茅屋的前面，此时的苏秦才恍然明白过来，自己第一次做标记的那个洞，因为走得太匆忙，都忘记回去看了。他涩笑一下，心里却并没有太多的可惜。

张仪正在劈柴，见苏秦回来慌忙赶过来，神情十分关切紧张。

“师兄，你去哪了？都急死我了！”

苏秦勉强笑了一笑，“出去玩了一会儿。师父呢？”

“还没回来，师兄，你饿不饿？我去给你拿干粮！”

苏秦没有说话，只是坐在地上，张仪见状马上进了茅屋，端出一碗冷的羹饭，“师兄你吃吧，我去给你弄水。”

苏秦感觉自己好久没有吃东西了，以至于他喝下第一口羹的时候喉咙里竟有种呕吐感，但接下来他的肚子开始有了反应，狼吞虎咽一番。张仪此时也端了水回来，苏秦肚子里有了太多的水，只喝了几口，然后使劲漱了漱口。

等体力恢复得差不多了，一切都正常了。苏秦便到河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经过太阳一天的照射，水里暖洋洋的，他不断变换着各种姿势，在谷底憋屈的时间太长了，他如今就像一条获得自由的鱼，不，是拥有自我掌控力量的一条成熟的鱼。

当夜幕缓缓拉下来的时候，苏秦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把脏衣服同样洗一遍，放在架子上晾着。

鬼谷子在吃饭的时候回来了，他淡淡地看了苏秦一眼，什么话都没说，等徒弟们晚上默诵的功课做完，张仪睡去之后，鬼谷子把苏秦叫了出来。

仍然是一片清辉，月亮大得让人有种逼迫感，好像扔一颗石子就可以将它打下来。

“人活着有什么意义？”鬼谷子还是没有什么的表情，他轻柔地摸着怀里猴子的手指，说明他心情极其平静。

“我，我不知道。”苏秦的确没有真正地思考过，他跟着师父学习口才，学习纵横之术，了解天地间的构造，可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他的确没有思考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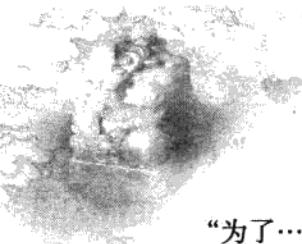
“好，不知道，这不是一个坏的回答。”鬼谷子望着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星，有多少颗？”

“不知道。”苏秦的确不知道。

“你为什么来跟我学习？”

免费资源  
网购返利





“为了……为了明白事理，为了活得更好。”

“好，我现在的知识比你怎么样？”

“师父是一片海，我是一条河。”苏秦照自己的心意回答。

“那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同样的？”

苏秦愣住了，师父和自己同寝同起，吃喝的确一样。

“是，是同样的。”

“说你的目标。”

“出人头地。”

鬼谷子不再说话，他懂得天地间的道理，知道与人交际的窍门，思维极其敏锐，知识极其渊博，但却在一个峡谷边隐居，或许自己也是一个矛盾的合体吧！本来自生自灭，也就罢了，可自己却将知识传给后人，收徒弟的倒是源自私心。他明白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物，自己的思想对人类的贡献，他不甘心带着这些知识死去，这是几十年来自己心里的死结吧！收徒弟，再让徒弟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可苏秦这几天的表现让他产生了矛盾，世界险恶，他能够三天三夜滔滔不绝地就此事举例说明，可年轻人都是成长的麻雀，渴望外面的世界。

“我教会了你们和君主打交道、和大臣打交道、和平民打交道，教会了你们怎样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我应该想到，这些对你们的诱惑力……”鬼谷子的表情显然有些无奈。

“师父……”

苏秦曾经是一个生活的弱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经对这个世界越来越有自信了。尤其是从鬼谷回来之后。他尽管没有什么物质收获，但在精神上已经有了气魄，在充满着诡异的环境中，他没有退缩，在口渴饥饿中没有放弃。他觉得外面的世界就像那一条大峡谷一样充满着未知的魅力，

这恰好与之前做过的无数次的梦相契合。所以，苏秦看着鬼谷子，眼神里充满着坚定，他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师父说，我苏秦，不想在鬼谷待一辈子。我苏秦，需要虚荣与满足。

“苏秦，你知道世界为什么分为阴阳吗？”

“您说过，阴阳张开闭合，构成了动态的世界。”

“我问的是，世界为什么要分成阴阳两部分。”

“这……”

“因为世界不是单独的，不是完整的，就人本身来说，有的事情能够知道，有的事情一辈子也弄不清楚。我的知识比你们多，但这就像大圆套着小圆，我是大圆，我碰触到的陌生和困惑也比你们多得多，知识让我坚定，不慌张。我却不能将世界上的道理弄得一清二楚，哪怕是，我最熟悉的领域。”鬼谷子望着远方的鬼谷，隐隐约约感觉鬼谷像是一条墨色的巨龙，直接通到天上去。

苏秦说：“师父你的意思是……做人也没有真正的健全？”

“是的，我就是这么个意思，可惜我如今也时常想做到健全。”鬼谷子的眼光依然望着鬼谷，若有所思，“你知道树林里有一块空地吧，那是用来观测太阳的，先祖传下来的。”苏秦心中一紧，自己偷偷见过那两块巨石，师父果然知道，苏秦不再隐瞒，他望着师父说：“徒弟没有直接向师父请教，是徒弟的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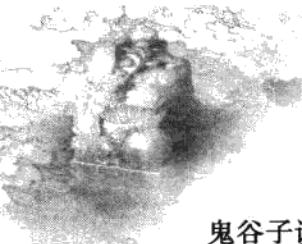
鬼谷子摇摇头，“你没错。还有，你去过鬼谷吧？”鬼谷子问这句话的时候刻意没有看苏秦。苏秦已经料到师父知道自己去过鬼谷，他点了点头。

“你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这没什么不好。我见陶罐里的蛇蜕，那是鬼谷里面的蛇的样子。”

苏秦又点了点头。他忽然问道：“师父，那你去过鬼谷？”

免费资源  
网购返利





鬼谷子说：“是的，我去过，那里面有棺材，有湖，有洞，却没有龙，没有吃牛的野人，当然，我也没有走到底。因为往里走，没有人烟，草长得比人都高，猞猁时常出没。”

苏秦又问：“那您为什么要去呢？”

“和你一样。”

苏秦便不再言语。二人在草地上坐着，过了半晌，鬼谷子缓缓开口了，他说：“今天让我给你上最后一次课吧！”苏秦的眼里全是泪水，但他忍住了，点了点头。

“苏秦，既然你想出去，我做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将平日里没有给你讲过的，给你补充出来，你要好好听。”苏秦又点点头。

“你可知道义字？”

“知道，这是为人的基本原则之一。”

“可是今天我要说的义，不是那个义，是义理之义。真正求道的人都善于守义，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坚持做人的义理，这是最根本的。人区别于牲畜，就是因为自身的义理，当你面对别人的时候，要从了解其内心的角度出发，深入探究其意图。掌握从外面控制内心的方法，这样你做起事情来就可以成功，或者至少在成功的道路上能减少障碍。所以，人不同，义理就不同，小人用小人的思想来实行这个道理，就会走入旁门左道，小的方面会误家，大的方面会误国。概括来说，不是贤良智慧的人，就不能用义守住家业，不能以道义守住邦国。想要有所作为，就要掌握道的微妙，这样才可能转危为安，救亡图存。你能够理解吗？”

苏秦说：“能。”

鬼谷子说：“当你与别人辩论时，驳斥是最需要注意的，所谓驳斥，就是挑对方的短处。人说话多了，肯定会有失误，你这种时候要做的就是议论

对方的短处并加以证实，用当时的禁令来震慑对方，这样他对你就不会放肆，如果你觉得此人可以结交，就诚心待他，这是非常实用的方法。”

苏秦知道师父非常注重实用，这在外面的世界里应该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一招，他记下了。

“当然，与驳斥相反的，是附和，如果附和用好了，比驳斥管用。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如果附和用得过度，那还不如不用，听到别人的声音就随声附和，不是傻子就是滑头。音律的协调是五声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音调不协调，韵律就会变得特别悲哀，更差的，如果声音丑陋不和，必然很难入耳。最后只能带来被人唾弃的后果。”

苏秦说：“我认为自己还是比较有主见的。”

鬼谷子说：“我知道，我们三个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复杂的气场，阴阳变化，造就了你的主动性格，这也是天数吧。”说完，鬼谷子闭上眼睛，吐纳了一会儿，然后又对苏秦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高贵，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固定的模式。”说着指了指河里面的水，“水就是最好的说明，水无形，但随物赋形，是最博大的，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模式。”

苏秦点头称是。

“苏秦你记住，以你的性格，在外面的世界会受到打击，但你不必气馁，原因还是你的性格，你十分机敏，这几年口才也练出来了。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与我们这里不一样，外面的世界需要更多的变通。我给你们讲过，但理论不如亲身经历，你既然要安身立命，就不要怕经历，我本来不想你过早接触一些玄妙的东西。比如巨石圭表，还有树林里更多的东西，这对你的成熟不好，可我真的低估你了，当然，人的成熟也可能是瞬间的事情。”

苏秦说：“我知道我和张仪的思想都在您的掌握中。”

鬼谷子摇了摇头：“不是的。我差一点说走了题。我观察你的气象，日



后可以成就大事，如果是这样，你要记着，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一定要审时度势，揣摩每一家诸侯的实际情况。什么是审时度势？这就是度量大小与谋划得周密与否，比如衡量钱财的多少，预测百姓是富足还是匮乏，还有，富足到什么程度了？穷困到什么程度了？观察趋势的时候，如果是地势，就要弄清楚哪里险峻哪里平坦，哪里重要哪里危险，优势与不足的程度是什么，并且尽可能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另外，君臣之间的亲密和疏远关系是什么，贤明还是愚昧？宾客之间的关系怎样，有没有微妙的不为人知的关系？诸侯之中，谁能任用，谁需要远离？”

苏秦说：“我明白师父的意思了，无论在什么时候，自己面对的是人还是事，都要用辨别的眼光来看，这是自己行事的前提，所以，自己终归是需要面对自己的。”苏秦不等鬼谷子说话，又说道：“师父，那谋划有什么规律吗？”

鬼谷子站了起来，他的声音变得高亢，“有，当然有！任何谋略规划都有一定的规律，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弄清事物的起因，将实际的情况弄通，这叫做了然于胸。这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你要学会确立三仪标准。三仪就是上智、中才、下愚。这三者互相运用，相辅相成，从而产生非常有用的策略。郑国人挖掘玉石，用装有司南的车子装载，这是为了不失去方向。衡量才干、能力、估计实际情况，也是行事的指导，所以，可以说，只要心意相通关系密切，就可以达到成功；如果两方有一样的欲望却又互相疏远，一山容不得二虎，肯定会有一方受到极大的损伤，另外，同时受到憎恨却关系亲密，结果是什么呢，互相受到伤害罢了；如果两方同时受到憎恨却互相疏远，两方还是会有一方受到伤害。所以道理是需要这么理解的：相互有好处就亲近，有危害就疏远，就是这样，很多时候避免不了。根据这个标准来判断异同的话，同类事物的道理是一样

的。所以，墙有了裂隙就会造成大祸，木料一旦有了伤疤就会导致毁灭。

事物变化会生出事端，有事端就会生出计谋，有计谋就会有筹划，有了筹划就会有议论，有了议论就会有学说，从而产生进退，进退产生规章制度，用来制约事物。这是所有事物都遵循的道理。”

鬼谷子说完重新坐下，他盯着苏秦说：“但最后这一段，你千万不要忘记，以后会明白的。你走了，我也明白了很多，张仪我看也不是属于这里的人，他迟早也会走。”

苏秦不明白师父为什么非得提张仪，他说：“师父说的，我都记住了，这些年您对我的教诲我会永远记住。”

鬼谷子摇摇头：“这是我给你讲的最后一次课，恐怕也是我这辈子说话最多的时刻了，张仪知道你走了，会闹的，所以，趁着他还睡，你走吧。”

鬼谷子说完，用手托了托猴子，头也不回地走进自己的屋子，苏秦一直目送他，鬼谷子把门闭上后苏秦发现，门前多了一个包裹，苏秦走过去拿了包裹，举步朝着南方走去。

谁也没发现，张仪已经在窗边看到了这一切。



## 第四章

# 落魄江湖

**苏** 秦的第一个想法并不是回家，在他的眼里，家从来就不是避风的地方。

幸好雨水不多，苏秦打开鬼谷子给自己的包裹，看到里面有几斤干粮，一包药，还有一包铜钱。铜钱的分量与那包药差不多，苏秦对师父的体贴充满了感激。走到下面村子里的时候，苏秦稍一犹豫，进了胡屠夫的小店，拿出几个钱，想把前些天的羊肉钱给他。

胡屠夫一看苏秦来了忙放下手中的活儿，说：“大公子，不是说好了是送给师父的吗？”苏秦抱歉一笑：“胡师傅，不好意思，师父的脾气您也知道呀！”胡屠夫叹了口气说：“鬼谷子师父给咱们村里算风雨，保了咱们多少粮食呀，这……唉！”

苏秦跟他作别，刚要离开桌凳，胡屠夫又跟上来了，“大公子，您这打着包裹是要采购什么？”

“不是，我要离开这儿了。”

“不回家？”

“还不到时候。”

“唉，这种年岁，出去闯荡一番也是一条路，俺是大字不识一个，不然咱也学着弄个宰相当当，哈，哈哈。”

苏秦见他厚道直率，也笑了，说：“胡师傅，往日你帮了我们不少忙，我走了之后，还请你务必照应一下我师父呀。”

胡屠夫说：“这怎么还要公子说呢，我胡屠夫谁也不敬，就敬你们这些读书人，放心吧大公子！”

苏秦听完深受感动，他大声说道：“好，胡师傅，为了咱们的情分，今天我请你吃个锅子，不可推辞，不然我就走啦！”

胡屠夫哪里说得过苏秦，听这么一说，只好连连答应，马上吩咐妻子安好锅儿，准备肉干蔬菜，拖着苏秦进了里屋。刚进屋，外面的雨就下来了，哗哗地打在外面的草棚子上，胡屠夫的内人非常麻利地将桌椅搬进了耳房。

苏秦与胡屠夫跪坐在地板上，胡屠夫毫不理会外面的雨，只问苏秦一些家里的事。很快，锅里冒出氤氲的水汽，整个屋子就暖融融的了，胡屠夫将头顶上挂着的几条肉干放到锅里，又将盘里的鲜肉片倒进去一半。很快肉香弥漫开来，二人一人一个粗碗，蘸着佐料吃起来。

第一巡后锅里的水变成了白稠的汤，胡屠夫才将青菜放进去，加了油的水温度高，菜煮得烂。苏秦默默看着这些，眼睛湿了，自己多么想有这么一个富足的家啊，有地方可以遮雨，有肉菜不必出去讨饭。胡屠夫劝起酒来，苏秦饮了几口，浑身舒坦。

酒足饭饱之后，雨并没有停，胡屠夫再三留苏秦过夜，苏秦出东房一看，西边房里已经铺好了被褥，苏秦感激地回过头对胡屠夫说：“日后定当相报！”



第二天胡屠夫起床后发现西屋的被子早就整整齐齐叠好了，上面有一小堆钱。

苏秦走出十几里地，觉得甚是饥饿，打开包袱，却发现多了一个包，苏秦连忙打开，原来是几段烤羊腿，一股暖流传遍了他的血液。他吃了三段，小心包起来，重新上路。

出了云梦，路上的行人开始变得多了起来，最多的是乞丐。他没有很惊讶，乞丐本身仿佛已经成了一种职业，对所有人敞开。家里没有吃的，亲人去世了，没有求生能力，出路往往只有一条，当乞丐。

苏秦边走边观察，他发现很多几岁的孩子已经开始出来要饭，心里不由得一紧。他想起了童年时候的自己，对家的渴望一下子涌了上来。

他想：我要回家，我想要爱，要充足的爱，我之前是不是太对不起自己了？上天是不是太对不起自己了？这些瘦小的孩子不就是当年自己的缩影吗，流离失所，不同的只是当初我还怀有一个梦想罢了，梦想，那梦想没有根基，没有人帮助，幻想的宫殿只在梦里出现。

他现在是长大的人了，从鬼谷出来的那一刻，不，打进入鬼谷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长大了。继续云游下去还是回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者都是异乡。他还是回家了。

循着往北方的道路，苏秦边帮人干点农活边赶路。两个月之后，他终于回到了家。一路坎坷无法言表。

哥哥已经娶了亲，爹娘都在，只是显得更加老了，家里人看到苏秦回来了，十分高兴。苏秦终于回到了家，尽管，还是一个很破的家，很穷的家。

到了夜晚，母亲在房前织布，父亲一边扎草人一边问苏秦，“你出去这几年，家里没什么起色，你在南方怎么样？”

“我跟鬼谷子师父学习捭阖的知识，现在已经灵通了不少。”苏秦边帮父

亲做活儿边回答。父亲听不懂什么捭阖阴阳。他说：“这又是打仗又是欠年成的，粮食越来越不够用，要是官兵再来搜刮，就只能跟以前一样了。”

苏秦知道父亲说的以前，是那段要饭生涯。他皱了皱眉头，坚定地说：“我并没有坐吃家里的打算，我会努力给家里做点事情的。”

父亲说：“你也已经不小了，现在最要紧的是给你娶个媳妇，不然会被别人笑话的。”

苏秦脸红了，他支支吾吾地说：“我还没有想好呢。”

说着，母亲给苏秦端过来一碗水，她说：“这事情没有个准备不准备，邻村里的一个姑娘，我和你爹看着挺好的。”

苏秦没有说话，父亲此时又开口了，他说：“你打算做点什么事呢？”

苏秦说：“就是凭着我的这张嘴，我想到处游说，实不相瞒，这次回家，只是我的一次短暂的停留。人活这一辈子，如果不闯荡出点名堂来，那算什么活着呢？”

父亲听苏秦如此说，露出了不是非常满意的表情，他说：“我认为我们最大的特长还是种地，你出去靠一张嘴，能够有什么大的出息吗？那些虚的东西没有什么用，只有土地才是最为实在的，你种上什么它就给你长出来，在家垦几亩地吧！”

苏秦觉得父亲说的话是一片赤诚，但他同时觉得自己和父亲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但确实存在的沟壑。他在一瞬间似乎停顿了自己的思考。

苏秦还是明智地做出了选择，他没有再跟父亲犟嘴，而是晓之以理：“您说得十分有道理，您和母亲的话我都应该听，只是我这些年来，没有学到什么耕地的技巧，在庄稼地里注定没有什么作为。况且现在正是战乱的时候，庄稼地并不见得有种有收。万一没有收成，一年的汗水就白白地流了啊。你们二人不了解鬼谷子先生的思想，通过这几年的学习，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十



分渊博的人。而且，他的学说在当今诸侯争霸的年代是十分受欢迎的，我敢肯定，只要给我一定的时间，我定能够光宗耀祖，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

父亲被苏秦说动了，他面露喜色，对苏秦的母亲说：“其实老二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哩！”

母亲也是十分欢喜，但仍然坚持说：“无论你去什么地方，都得先娶了亲，有了自己的家，好歹有个依托，这也是你的根啊。”苏秦只好答应。

这一夜，苏秦睡在自己的炕上，他太久没有过这样舒坦的日子了，不是没有这样的炕，是因为之前没有家的氛围。

没过几天，苏秦便娶亲了。妻子没有什么惊世的容貌，但貌似温柔娴淑，苏秦说不上什么满意不满意，只是认为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苏秦也去帮父亲干点农活，有时候自己温习一下鬼谷子老师的学问，他将自己能记下的都重新写在竹简上，便于温习，往往也有些出其不意的新体会。

一天，苏秦一个人在田野里闲逛，迷迷瞪瞪就走进了一片森林，那时候森林非常多，不熟悉的地方一不小心就会迷路。他一直往里走，心里并不是十分忐忑，因为有一条十分坚硬的小路通往里面。

越往里地上的叶子越厚，直到看不清天上的太阳，苏秦慢慢打量四周，这里的大树少说也有几百年了，大树很粗，一个人无法抱过来。忽然，树林深处蹿出来一只兽，苏秦还没看清，已经被它扑倒在地上。苏秦抬头一看，发现是一只大狗，凶恶的黑眼发出骇人的光芒，苏秦心中一凉，想：我的命竟然在今天结束了！

忽然，背后传来一声嘹亮得有些刺耳的哨声，那狗马上收住自己的爪子，一颠一颠地跑到那个东西身边。那是一个野人模样的人，之所以说他是个人，因为他尽管披着熊皮大衣，脸上的表情却毫不呆滞，那是一种严肃又不失灵

动的表情。

那人见趴在地上的是一个人，连理都不理，直接带着狗往回走。

苏秦见状，豪气大发，便跟着那人一直走。那人知道后面的人跟着自己，也不回头阻止，倒是有几次他的狗恶狠狠地转过脑袋朝苏秦瞪眼，一瞪眼苏秦就满身的鸡皮疙瘩。那狗是什么狗啊，样子太凶狠，简直是一头狮子！

走了几里路程，阳光重新照射在前面，苏秦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块空地。这个森林的构造十分奇妙，越往里树木越矮，阳光也就照进来了，在一棵大树下，那人停了下来，极有力地朝后挥了一下手。苏秦赶紧跟过去，树上竟然有一个小屋子，按照树枝的伸展，像长在树上一般，精巧至极。那人顺着树下面的一个简陋的梯子上去，苏秦跟着上去了。

屋里的木壁上全是野兽皮，有鹿和虎豹皮，地上有狼皮，门口上面是一个羊头。那人看也不看苏秦，说道：“你为什么来我这里？”

苏秦见他跟自己说话，赶紧回答：“一时走错了路，打搅您了，抱歉。”

那人说道：“什么打搅不打搅的，少拿这些来恼我，说实话，我看你的第一眼就发现你不是一个平凡之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天庭不是很饱满，但是很有神采，鼻梁有痣，说明你敢做事。最重要的是，你竟然跟着我来了，足见你不同于别人的气魄。”说着，那人用木头挖的杯子给苏秦倒了一杯东西，苏秦一闻，是酒，便喝了一小口。

那人自己倒了一杯，开口说道：“我在这儿住了有些年头了，除了猎户很少有人会走到这里。”

苏秦说：“我也不是故意来到这儿的，我刚刚回到洛阳，先时在云梦跟随鬼谷子先生学习捭阖之术，所以对这个地方不是很熟悉。”

那人很文雅地喝了一口酒，苏秦诧异于他粗话连篇的话语和他动作的差



异。正想着，那人说话了：“云梦鬼谷子？嗯，应该也是个人物。”

苏秦十分吃惊，“怎么您也知道我的师父？”

那人说：“当然，可惜他不知道为官之道，最后还不是落了个自己孤家寡人的下场？”

苏秦有些不快，说：“鬼谷子先生的知识我认为非常博大，恐怕不可以妄自否定他。”

听苏秦这么说，那人没有生气，说：“你说得对，鬼谷子的确是个天才。可是我不认为你能学到他知识的十分之一。你信不信？”

苏秦没有否定，而是问道：“您是什么人？与我师父鬼谷子先生有什么交往吗？可不可以相告？”

那人背过身子去，“有些事情，你没必要了解，我跟他没有真正的交情，我的师父和他的师父是同门，我对于鬼谷子的印象也只是听我师父说的罢了。”

苏秦一听，更加惊异，他说：“原来您是我的前辈啊！”

那人冷冷笑了一声：“什么前辈不前辈，我就是野人一个，鬼谷子最让人佩服的便是那一张嘴了，据我师父说来，他没有见过比鬼谷子更加有口才的人，你跟他学的就是这个吧？”苏秦点了点头。那人说：“他把自己最擅长的教给你，说明他还是很器重你的。”说完自己点了点头。

苏秦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对自己的这番奇遇抱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他自嘲地想，自己的人生还真是丰富多彩，现在就已经碰上这么多的奇遇了。这个人和师父一样，应该也是有一肚子学问却甘心在荒山野林里面过活的人，谁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事情呢？只有自己经历过才知道吧。想到这里，他说：“遇见前辈十分荣幸，我不会在这里待很长时间的，我会有自己的世界。”

说完，苏秦做了一个揖，转身下梯子。走出那片灌木林子时，他回头看

了看，看到那人正在树上看着自己。在苏秦回头的一刹那，他马上消失在了树叶中。

时间过得很快，苏秦成亲一个月了。在家待得有些烦闷，他想是时候出去闯一闯了，尤其是那天的际遇，让他越发觉得世界之大，奥妙无穷，至少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是这样的。

苏秦的性格是想到做到。作别了妻子、父母、兄嫂，苏秦毅然出发，开始了云游生涯。为了自己的梦想，苏秦到处举荐自己，最希望哪个国家的大臣能够见自己一面，听听自己的见解，哪怕当个门客也行啊。

可是苏秦此时还是不通事务，最基本的局限是，身上没有太多的钱，一份像样的礼都送不起，更别谈别的了。接连走了好几个国家，他只能帮着人做做活，挣点钱吃饭，好不容易有人对他感了兴趣，当听说这是个专门要嘴皮子的主，也便匆匆放弃了进一步的打算。一段时间下来，其实帮人干活挣口饭的机会也很少，尤其是在国家的交界处，基本上没有完整的村子，就算有完整的村子，也没多少人。人，都避难去了。

一天，苏秦在给一大户人家春米的时候，忽然听下人到处喊叫救命，他闻声打听，原来是公子掉进了河里。水性一流的苏秦认为这正是表现自己的时候，他奋不顾身地跳进河里，几下就将公子捞了上来，那一家人才放了心，急忙感谢苏秦，苏秦应答有礼，大家更喜欢他了。

主人听说苏秦是一个读书人，想要召见他看看。在这个人才稀缺的时候，应该试一下，不要错过，准备见上一面，顺便赏赐苏秦一些钱物。

苏秦并不知道主人是谁，但他知道主人是个人物，他想自己的机会终于还是等来了，他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理了一下思绪来见主人。

主人面相和善，眼睛发亮，一看就知道是个有主见的人，他相貌魁梧，举止威严，苏秦猜想这人可能是一个武官。

主人道：“多谢壮士救我孩子。”

苏秦答道：“多谢夸奖，可我实在不是一个壮士，只是个读书人，水性比较好罢了。”苏秦知道，以一个粗鲁莽夫的形象站在这里，不如以一个读书人的角色受宠。

主人面色更加和蔼：“哦？壮士原来是个读书人？”

“是的，一个穷困潦倒的读书人罢了。”苏秦这话一点不虚，他真是一个潦倒的读书人，说到这里，不免感伤。

“我最欣赏读书人了，壮士学的是什么学问？”

“捭阖之道，师从云梦鬼谷子先生，不知先生知道我师父否？”

那主人说道：“捭阖之道？我从没听说过，但我愿意听您说一下。”

苏秦想师父胸怀天下，隐居起来也难怪这里的人不知道，想想这里离师父师弟岂止千里，不由神伤，但是他很快舒了一口气，想想师父曾经教给自己的话，说道：“一开一合，便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所有的事物莫不从这开合之中出来，所以，要想了解世界并且掌握世界，就必须要懂得事物开合的道理。我师父鬼谷子的闭合之道，尤其体现在与人的交谈之中，当人游说的时候，要细致地观察对方的气场，或者充分陈述自己的理由，让他信服自己，或者闭上嘴，以静制动，等待时机，应对变化。当我们向人们陈述的时候，是为了取得其信任，告诉自己他的真实意图。这样自己才能了解实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当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等待时机，这也是为了下一步的说服工作做准备。总体说来，这便是我师父的主要观点，不，这是我师父教我们师兄弟两个的主要观点，我师父鬼谷子先生精通多门学问，胸怀天下，实在不是我所能够衡量的。”

“鬼谷子先生这么厉害，为什么不出来找份事情做？以他的学问想必能够闯荡出自己的事业的。”

“主人千万别这么想，我师父精通易理、星象之学，他不出来想必有他的道理，要是先生去寻找他，怕他早就无影无踪了，而且，我师父未必没有做过官，他选择隐居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

主人点点头，又摇摇头，显出十分惋惜的样子。他靠着椅子想了一会儿，说道：“恕我直言，这捭阖的学问在当今的用处有多大呢？我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强盛，必须从法度入手，这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框架，您不知道秦国正是通过商鞅的变法才强大起来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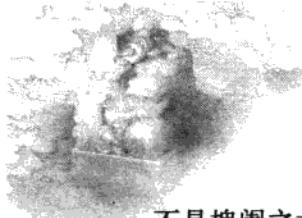
苏秦早就学会了从容应对一切，他面不改色地说道：“可是，国家之间未必是独立的呀，如果当今七国平分中原，互不侵犯，那自己图强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七个国家从来就没有单独存在，他们之间的联系不是一直持续到现在吗？既然有联系，有交往，就需要交际力量，就需要捭阖之法。”

“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任何口才到最后都会消失在炮火里面，每个国家都有一批非常聪明的人。对于时事的衡量，他们自然有理性想法，游说的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苏秦见对方十分自以为是，心中又气愤又懊恼，自己从鬼谷出来的第一次正式游说，就这么失败了吗？他非常不甘心。

过了半晌，苏秦开口道：“先生说的十分有道理，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钱财的多少，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认为，任何的强大过程都离不开游说。您刚才说商鞅变法，商鞅在变法之前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传出命令，如果能够将城南的木头搬到北面，就给若干金，这就是交际手段啊！交际手段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就拿军事来说，将军与士兵的关系，主将与副将的关系不都需要交际智慧来稳定吗？”

主人点点头又摇摇头：“那么，在鬼谷子先生的捭阖之术产生之前，已经有强大的军事，有稳定的关系，有了商鞅变法，这是交际的功劳，可是这



不是捭阖之术的功劳。或者说，捭阖之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现在掌权的人才掌握话语权，代表一个国家的是最受宠爱的大臣，捭阖之术，我看没有什么用处。”

苏秦说：“专门的游说人才可能不受太多重视，可那是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捭阖之术，真正游说的人才是需要很多条件来历练的。并且，一旦游说的人才成才了，他的力量是无穷的……”

苏秦还要说下去，主人的脸色已经有了掩饰不住的不耐烦，如果自己莽撞，一味往下说，肯定会让你大发雷霆，那自己也是违背了捭阖之道。这样想着，苏秦硬生生地将自己剩下的话憋了回去。

苏秦又说：“先生说得有道理，今天的谈话让我受益匪浅，实在是幸会幸会。不瞒先生说，令郎相貌堂堂，一脸正气，双耳清亮，肯定是读书的好坯子。”

苏秦适宜地提起了对方的儿子，对方又想起苏秦是儿子的救命恩人，怒气消了大半，又有些歉意，呵呵大笑起来，说道：“犬子淘气至极，最不喜读书，还是欠教育啊，适才不是有意冒犯先生，请不要见怪。”苏秦直说岂敢岂敢。

到了晚上，苏秦在床上辗转反侧，这家主人爱才是无疑的，可惜我所学的不对他的胃口。是他太局限还是自己太狭隘，见识太短浅？他向窗户外面望去，星星没有了，转而是无边无际的黑云，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过这么黑的云彩，他看得有些痴呆。这时候的感觉像极了在鬼谷里面走投无路的时候，那时幸运地找到十几颗鸟蛋，现在呢？他摸了摸身边的金，他情愿这家的主人没有奖赏给自己什么东西，而是举荐自己给什么人。世界就是这么怪，有时候你想得到的东西并不能如愿。

苏秦坐起来，算了算从鬼谷出来的日子，大概半年了吧，自己经历了很

多事情，有好的有坏的。他摸了摸自己的下巴，下巴坚硬了许多，有时候他去担水，能照到自己的脸，眉毛清扬，眼不大不小，不知道这是漂亮的容貌不是？

就这样庸庸碌碌又过了几年时间，苏秦还是没有得到重用，他不免犹豫起来。

在从鬼谷出来之前，苏秦的世界简单到极致，屈指可数的事，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在这些年里，他经历了真正的社会，却还坚持自己的想法，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他不认为坚持自己的梦是什么坏的事情，梦想在之前的日子里给了他太多的慰藉，他现在怎么能够忘掉？

下一步怎么办呢？钱有花光的时候，衣服有穿破的时候啊。苏秦又陷入了犹豫，无论怎么犹豫，他知道现在只有三条路在自己面前，回鬼谷，回家，继续云游下去。

第一种基本不可能。第二种和第三种之间的抉择呢？他要做个对得起自己的决定。

蒙蒙眬眬睡过去，天亮的时候太阳照射到苏秦的脸上，有些刺眼，却让人安静。在阳光下，苏秦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回家。



# 张仪的抉择

**苏** 秦走后，张仪和鬼谷子开始一块生活。关于苏秦的离去，鬼谷子没和张仪说过，张仪看到了一切，也没有问鬼谷子。

以前苏秦做饭，张仪去摘蔬菜瓜果之类的。现在苏秦走了，张仪不得不做起没做过的活，可张仪和苏秦不一样，他比较急，也比较直。

有的时候蔬菜没长大就摘了来，做饭时经常烧火过了头，一顿饭熟了之后，灶台上往往已不成样子了。鬼谷子从来没有在意，他将自己攒下的柴绑好，让张仪去集市上换了几只鸡。好在张仪还能做几个蛋吃，那不是什么需要特别技巧的事情。

师徒两个过得和从前一样，早上起来早读，中午太阳出来了就休息，进屋默诵，下午接着读书。张仪在做饭等方面比不上苏秦，但是在读书上绝对胜过苏秦很多，这样过了两三年，到了苏秦当年出走的年纪时，鬼谷子教授的书张仪基本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在举一反三方面，他做得比苏秦还要好。

和苏秦的结果一样，目标始终如一的张仪开始摩拳擦掌，要干一番大事。业。

还是那条河，还是星星满天，还是形如鬼魅、高深莫测的鬼谷子，还是那只顽皮的猴子——只是个头大了一倍。

“师父，我走之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张仪用手摸着那只猴子的头，“你也要听师父的话，不要偷吃别人的东西惹师父生气。”那猴子吱吱呀呀地叫了几声。

鬼谷子说：“猴儿听不懂人话，但能理解人的想法，你说妙不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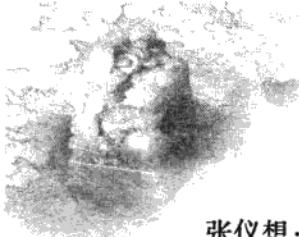
张仪见师父少有地和气，激动不已，连连说：“妙，妙，妙在师父驯得好。”

鬼谷子将眼光从张仪的身上挪开，望着满天的星星说：“你和你师兄不是一样的人，但我教授的东西是一样的，你十分聪敏，如果我把所有我知道的教授给你，你学会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张仪说：“那师父不全部教授我的原因是什么呢？”鬼谷子说：“我知道的东西很多，是的，很多，我也不知道自己知道多少，可是，我活到今天，仍然不能将自己学到的东西全部吸纳，吸纳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吸纳不是了解，这些知识我全部都了解，我说的吸纳，是说这些知识造成的矛盾我到目前没有一个调和的方法，所以我没有将自己的毕生所学给你们，你能理解我说的吗？”

张仪思考了一下马上说道：“师父，我大概能够猜到您的意思了，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统一到一起，在统一到一起之前，人知道得越多，相应的苦恼可能就越多。”

鬼谷子赞许地点了点头，这是他经常对张仪做的动作。鬼谷子说：“你知道你和你师兄有什么不一样吗？”



张仪想：终于说到我师兄了，当年说的话有一些自己听不明白，现在可以好好地请教师父了。张仪说：“师兄比我沉静。”

鬼谷子说：“那只是表面，就像我平常给你讲的阴阳，人的表面和内心未必一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反的呢。”张仪不答。

鬼谷子看他在思考，就说：“你师兄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他十分有理想，内心火热，你不一样，你外刚内柔，表面略微浮躁，内心沉稳。哈哈哈，我鬼谷子收的这两个徒弟，也是阴阳互补嘛，哈哈，真是妙。”

张仪说：“师父说的有道理，那师兄为什么不辞而别呢？”

鬼谷子说：“就是因为他内心的火热，他耐不住这儿的寂寞了，不，不可以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呢，我想想啊……”鬼谷子少见地说话含糊，他抓着那猴的肚皮，轻轻梳着，又开口说道：“有了，你师兄找到了对自己来说更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他当时并没把我所教的所有东西学会，但是来不及了，他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他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他要用自己的另一面来适应世界的另一面，这是需要气魄的，你师兄是一个十分有气魄的人。”

张仪心说，“我和师兄相处了这么多年，还真没注意到他的大志，但他早已经隐隐约约觉得师兄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他的神秘之处也不在少数，今天听师父这么一说，心中自然变得开明。”他又问：“师父，那您看我呢？”

张仪跟随师父多年，很多说话的道理早就已经领会，他不说“您看我以后会怎么样”“您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您看我强还是师兄强”，而是问，“您看我呢？”

鬼谷子说：“你的心智没有你师兄成熟，他是那种自我认识十分到位的人，在社会上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你更要时时留心，事事注意。而且有一件事情我无须避讳，你和你师兄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见解，日后你们可能碰不上，但碰上了，就可能有矛盾。”说完，鬼谷子盯着张仪。

张仪猜不透师父的眼光，反正猜不透的时候多了去了，他就基本没猜透过师父，他也不是很在意，心想，我和师兄是亲如手足的关系，怎么会有矛盾呢。

鬼谷子又说：“打算什么时候走？”

张仪只看那猴儿，“我不想和师兄一样地走掉。”

“还是在怕黑？”

“早就不了。”

“放心，当你们有所成就了，如果能够保全自己，就来看我，但不要想接我出去。我不会走出这一块，我自己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呢！”

张仪低下头，不再说话。两天之后，他背着包袱，出了鬼谷，鬼谷子站在茅屋的门口，看了看就进了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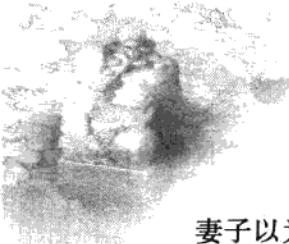
张仪在外面待了不长时间便回到魏国，回到了自己家里。

他在家里务农了一段时间，慢慢地，张仪的心境开始变得平静，直到娶亲之后的一天。妻子从集市上回来后，脸色十分难看，张仪开始没有在意，但逐渐感觉出不对劲来，问道：“你怎么了？”

妻子终于等到发泄委屈的机会了，她带着哭腔说：“我在集市上，看人家去裁布料，想买什么样的就买什么样的。偏偏我，一年到头就只能穿自己纺的粗布。”说到自己一年都这么寒碜，她眼圈都红了，接着哭起来。

张仪呆呆地听完，陷入了沉思，他想：自己学习捭阖之术，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家人过得更好。可自己现在呢？自己的妻子连一身好的衣服都没有，这真是太悲哀了。

张仪的脸上显现出了少见的忧愁，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妻子哭着哭着，看见丈夫越来越不正常，吓得马上停止哭泣，走过来拍了拍张仪，“你，怎么啦？”张仪没有回答，只是摇摇头，过了一会儿，又叹了一口气。



妻子以为张仪丢了魂，扶着他到屋子里躺下，然后就要出去找神婆子，刚出门槛张仪就说话了，他说：“我没事，只是在想一些事。”然后站起来，望着自己的妻子，说：“我太大意了，被一些东西打磨得没了理想，谢谢你提醒我，不光是责任。”

说完张仪又笑了，“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从明天开始，我出去打拼。”说完走进屋子，躺了下去。妻子跟进去，擦了擦眼泪，说：“你真的确定要出去吗？好，如果你出去了，我在家里种地养老人，只要你混出个样来！”

张仪点了点头，意思是：我确定出去，我会闯出个样子来，你要说到做到，照顾好家里的老人。

过了半个月，张仪来到楚国，通过介绍，他见到了楚相。

楚相早就听说张仪是一个人才，也想一试，便设了一个宴席，招待他。二人正谈得兴浓，忽然有人来报王先生来了。话音未落，从外面进来一个人，衣裳十分华丽，宝剑缀于腰间，挺胸昂头，十分傲慢，张仪马上站起来说：“在下张仪谨参。”

那人看都没看张仪一眼，楚相见来了此人，马上离座欢迎，送入席上，笑道：“王先生来得巧，正好来了一位新客人。”张仪见楚相介绍自己，马上又站起来，对王先生拜一下，王先生只看了他一眼，便对楚相说：“大人好客也要有个度，一些人为了蒙大人的几金，装成读书人的样子也是有的。”楚相马上说：“这位是张仪，据说是十分有辩才的。”张仪出于礼貌和颜点点头，那人睥睨了张仪一下，又对楚相说：“大人十分确定？在下最好辩了，为了辨识是骗子还是有真才实学，倒想讨教一番。”

楚相看了看张仪，对王先生说：“二位都是客人，论说我是没什么话说的。”说完又看向了张仪，“既然王先生有此雅兴，客人是否可以一试以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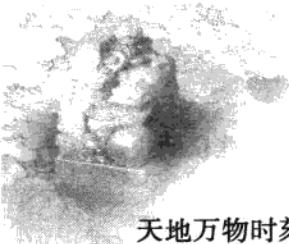
玩？”张仪自从出门就告诫自己不要太直，待人不可太有气焰，所以一再忍让。现在他发现楚相有了想衡量一下自己的意思，他必须得应下，慨然道：“任凭楚相裁夺。”楚相见如此，连说好，于是离席，亲自给二人斟满了酒，然后自己斟一杯，说道：“二位高谈阔论，在下洗耳恭听，来，先干一杯！”张仪与王先生都起立干了。

王先生不等张仪坐下便说道：“请问世间万象源自何物？”张仪立刻回答道：“阴阳。”王先生嗤笑一下，“既然天下事情是阴阳，那你说阴阳的强盛之别是什么？”张仪说：“阴阳各自发展，又互不相离，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所以，如果非要强调阴阳的强盛之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伏羲祖先在创造阴阳八卦的时候，遵循的就是这个道理，后来文王演绎，易术得以大兴。”“这桌子是阴是阳？”“反面为阴正面为阳。”“这肉羹是阴是阳？”“下层为阴，上层为阳。”“我的舌头是阴是阳？”“在嘴里为阴，伸出来是阳。”

张仪见此人的问题十分幼稚，觉得比与师兄辩论简直不是一个档次，他反问道：“先生可知道世间万物是怎么由阴阳来的吗？”

王先生暗道这人的才气未必很盛，但反应极快，思维敏捷，就怕他来给自己刁难个问题。正想着，张仪的问题就过来了，他看了看楚相，强打起精神，说：“这个阴与阳是世界上最复杂，最玄妙的问题，这个……呃……这个也是我正要问你的问题，你说说吧。”张仪不知道这是他故意推脱的法子，还以为他本来就是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张仪回答说：“我师父认为，阴阳的闭合与张开造成了万物，我的观点与这个观点是有益处的。我认为，天下万物都是由气组成的，而阴阳是气的两种形式，天地之间时时刻刻都有各种气充斥，它们有的在大河之下，有的在山谷之间，有的在高山之上，有的在石缝里，有的在泥土底。同时，由于



天地万物时刻都在运动当中，这些阴阳之气就会互相融合，然后产生新的事物。产生的事物是不同的，如果阴气占运动的主导，生产出来的就可能以阴性东西为主要表现的物体，如果是阳气，则相反，在人身上，就是男女之别了。”说完，张仪停顿一下，他看了看楚相，发现他听得入神，张仪就更有勇气往下说了。“同时，这种变化不是单向的，气可以变成不同的事物，同时不同的事物也可以变成气体。当事物消亡之后，最终会变成气体，等待下一次运动与生成。”

王先生几次想插嘴没插进去，只好闷着头听，张仪说完后，他连话都没说就站起身子来向楚相告辞。

楚相见张仪思想独到，笑着说：“张子果然名不虚传，在下今日大开眼界！”更对他出言挽留，张仪微微欠身，心想好歹没有给师父和师兄丢脸。想到师兄，张仪心中一动，他们两个处境太相像了。楚相招呼了一下后面，马上有仆人换下酒菜，重新上了一桌山珍海味，张仪倒也不十分谦让，与楚相重新共饮。为了打听苏秦的下落，他转弯问过楚相，楚相并不知道有此人，张仪只是想苏秦肯定现在和自己一样，都在落魄中。

席后，楚相叫人送出来一个包裹，给张仪安排了房子，张仪到自己的住处打开包裹一看，整整五金！他立马差人将三金给自己的妻子送回去，关门刻苦读书不提。

在当时，豪门最经常举行的活动便是设宴请门客了。在家中设豪宴，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为了保证人才的数量以及人才的质量，有权势的经常会召集门客来谈讲：第一，这样可以让大家联系感情，保证内部的团结；第二，这样可以及时发现人才以及冒称人才的那些伪君子；第三，这样能够给那些门客足够的面子，那些人基本都是好面子的。

一日，楚相在家里宴请门客，大家浩浩荡荡，好不气派。王先生和张仪

都在席上，楚相归了正座，简单寒暄了几句后大家就开始用餐，一时声音沸起，好不热闹。

酒席刚刚过了一半，楚相招呼家人拿出一个托盘来，上面用布盖着，众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楚相开口了。他笑着说：“我无意中得到一块东西，也不知道是不是宝贝，请大家给帮忙鉴赏鉴赏。”大家都知道楚相肯定得到什么宝贝来显示了，都随声附和说好，真是好宝贝，楚相更加喜笑颜开，便非常豪气地对家人说：“拿下去给大伙挨个都看看吧！”家人小心翼翼地托着那玉璧来到席中，众人拿过去各个品鉴。

过了半晌，楚相忽然想起来玉璧还在下面，便吩咐家人收上来，家人下去，久久没上来。楚相忽然有了种不好的预感，他招呼了一下，众人马上安静了，他又说道：“家人为何还不把玉璧拿上来？”

家人赶紧回来，用极度颤抖的声音回答说：“相国，玉璧，玉璧不见了！”说完一下子就跪下了。大家听说，席中如同炸了锅，议论纷纷起来。楚相听说心里咯噔一下，强忍住心中的怒火，平静地扫视了一下下面，说：“大家静一下。”大家马上就静下来了。楚相又说：“玉璧最后是到谁的手里了？”没人答应。楚相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谁看到了玉璧，举报的话，本相赏金一百！”人群又开始沸沸扬扬。

这时，一个穿着非常体面的人站了出来，正是王先生，他自从那日被张仪驳得体无完肤之后一直怀恨在心，想设法报复，今天见此情景，一个卑鄙的念头出现了，他要陷害张仪。

王先生指着张仪，义正词严地说：“是他！我亲眼看见他把玉璧藏起来了！”楚相视这块玉璧为镇家之宝，当时哪里管得那么多！听人告发，马上就招呼武士，“来人哪！给我绑了！”

话音没落就出来几个彪形大汉，把张仪绑得严严实实。这时早就有几个

小人为了讨好楚相，又在他耳边说了不少张仪的坏话，说他十分贫穷，品性恶劣，楚相更加恼怒，喝道：“将他绑在柱子上！”大汉依言照做。楚相说：“打！”接着就噼噼啪啪地打起张仪来，张仪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被捆上了，还没等还口就已经被打起来。

一阵子过后，张仪身上哪里还有块好的皮肉？楚相问道：“你到底偷没偷？还不快给我招了？枉我对你的一片情意！”

张仪说：“不由分说就把我绑起来打，这是有情意的人做的事情吗？”

楚相被呛了一下，厉声问：“有人可以作证，难道会平白无故地陷害你吗？”

张仪说：“你以为王先生是个好东西吗？那天跟我们一块吃饭，一派傲慢，我都不知道您是为什么让他当客人的，他辩论没有赢得了我，没有才气，您没看出来吗？我当日没有给他面子，他今天是来报复的，这不合常理吗？”说完朝着王先生大叫道：“卑鄙小人，你死无全尸！”

王先生被说中了心事脸上通红。楚相听张仪这么说，更加犹疑，且懊悔至极，可是为了面子他只能朝张仪发火，“你说的简直是一派胡言！你到底招不招！？”张仪大笑几声，说道：“不要一味地追求面子！您已经让我失望了，当然，您也可以说是我让您失望了，为的还是您的那张脸皮，不是吗？随便指一个人就当他是盗贼？那我指王先生，您去捉他啊！诸位，你们看如何？”

众人都不敢作声，有几个比较正派的出来说：“楚相肯定没什么失误，大家不必庸人自扰，对于张仪，就请楚相开恩吧。”楚相好歹找了个台阶，说：“你走吧！”张仪愤愤地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家里，妻子见张仪回来了，连忙迎上去。可见到张仪浑身是伤口后，吓了一跳。忙问怎么了，张仪就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个大概。

妻子叹了口气说：“唉，你如果不读书，不出去游说，只和我在家种地，该有多好呢？”张仪说：“我在家种地，你哪有好衣服穿呢？”

妻子一下子羞愧得从脸红到了脖子根，张仪后悔辩得太快，没有考虑妻子的感受，于是笑着说：“我没事，你瞧一下，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了？”妻子果然瞧了瞧，说还在，张仪说：“这不就足够了吗？”妻子不语，掩面而泣。

生活，总是要继续，张仪也转入了一个落魄的圈子。



## 第六章

# 壮志难酬

**远** 在洛阳的家乡仍然存在于苏秦的记忆里，而且越来越清晰，见过了这么多的家，他自己的家应该成了什么样子了？一路向北，当看到自己模模糊糊熟悉的道路时，苏秦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但是他不知道，有更让他伤心的事情在等着他。

行李已经不成样子，衣服破烂不堪，当他踏进家里时，他所想象的景象并没有出现。他的嫂子在门口洗衣服，见了苏秦还以为是个要饭的，或者她装作认错了，将苏秦当做要饭的，苏秦日后想到这是极有可能的。当时嫂子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睛顿时变成了白色，以苏秦的那个角度，那就是白色的。然后，她极麻利地端起木盆，走进屋子。

苏秦愣在那里，这难道不是自己的家吗？这门口的老槐树，自己在上面玩过多少次啊，自己重新出游的这几年他们不至于不认我了吧。嫂子尽管不像自己走的时候那个样子，但仍然能够认出来。他想，是自己穿得太破烂了，

他们没有认出自己来吧。

苏秦便跟着进了屋子，院子里面空荡荡的。他看到西南方向有个草棚，应该是茅厕，茅厕后面是牛棚，东面有一堆杂草，他忽然想起自己在鬼谷的时候割的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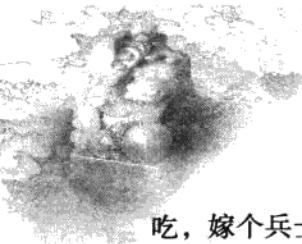
“什么人？”苏秦的背后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他转过头来，心情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哥哥！我是苏秦。”

那人上下打量一番，眼色忽然就变得淡淡的，他只问了一句“回来了”就走去喂牛，苏秦的心情一下子就冷到了极点。他梦中梦到过无数次的家就是这么欢迎他的！他既慷慨又伤心，猛然转过身子去，就要出门，这时哥哥边喂牛边说：“爹娘在前年的混战中出去讨饭，再也没有回来。”

苏秦的心又咯噔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他痛苦地倚在门框上，觉得天旋地转。半晌他回过神来，一步步向爹娘的老屋子走去。哥哥见状对着他的背影说道：“吃了饭再回去吧。”只听他嫂子在屋子里马上说道：“你留兄弟在咱们家喝西北风吗？你瞅瞅粮食袋子里面还剩下什么东西了！”哥哥便不再作声。苏秦仿佛没有听见似的，一直走到老屋子那。

门口一个妇女在纺线，见苏秦来了，马上站了起来。苏秦仿佛没有看见她，只是往里面走，发现院子里面几乎全是杂草，基本上露不出地面来。苏秦往墙角看一看，一只黄色的野兔飞快地钻出墙。如此萧条的景象苏秦简直承受不过来了，在外面的时候他的依靠就是自己的家，可现在家里面竟然成了这个样子啊！他又累又饿，歪歪扭扭地走进屋子里躺下。

外面又传来纺线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规律，苏秦不作声。过了半晌，只听外面说道：“凭一张嘴就想混出个人样来，可真是没受过罪的爷才能想出来的！”苏秦知道这是妻子在说他，他刚想还嘴，但强忍住了。过了一会儿，外面又开始说话了：“什么玩意儿！一走就是几年，人家种地的好歹有粮食



吃，嫁个兵士的，都有个贴补，万一立了什么功的，一颗头就好几金！哪像你，没头没脸地回来了？在外面吃不动了就回来了？现在有些买卖的人家，呵，好富贵派头，跟皇帝吃穿差不多了，按照周人的习俗，弄点产业，做点买卖，哪个不行？偏偏要那张嘴皮子！”夫人越骂越狠毒，苏秦只当是没有听到，用被子蒙住自己的脑袋。其实按照师父的捭阖之术，这时候应该迎上去，可是他没有。

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苏秦从梦中醒来，他只觉得自己的肚子非常饿，便招呼妻子。妻子没作声，苏秦从炕上下去，却被一个人绊了一下。原来妻子已经睡下。苏秦只当是没有碰到，下炕，去灶间点火，刚把柴火塞进去，一只老鼠嗖地蹿出来，不见了踪影，苏秦倒吓了一跳。他朝屋里面说道：“你都不用这灶台吗？”

屋子里面没有反应，苏秦只好找了几块饼子放到锅里，然后烧火，边烧火边听到屋里传来一声声叹息。过了一会儿，叹息变成了小声的啜泣，苏秦将火烧得越来越旺，红彤彤的火焰将他的额头照得透亮。他又开口说：“咱爹娘到底是怎么回事？”

屋子里说：“你还管他们啊？你弄你的什么捭什么阖的去吧，你还回来干吗？”

苏秦叹了口气，说：“如果爹娘还在，我肯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啃完了几块干粮，苏秦觉得肚子暖和了，他重新上炕。从妻子身上跨过去的时候妻子拉了他的腿一把，苏秦没有反应，他回到自己的地方躺下，狠狠地瞪着眼，一直到天明。

这条路真是走不通吗？鬼谷子师父最擅长的一条路？自己运用最得心应手的技巧真的是一无是处吗？

十年了，自从跟随鬼谷子学艺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自己可以非常有信

心地跟别人辩论，只要他是讲理的，可是为什么天下没有容纳自己的一席之地呢？甚至连自己的亲人都与自己形同陌路？

第二天早上，苏秦沉沉睡去，到了下午才起来。其时太阳已经斜得很厉害了，妻子在洗衣服，微微的风将院子里的草吹得摇动。苏秦忽然有了一个想法，他下炕后找出镰刀，花了一个傍晚将院子里的草除得一干二净，然后洗了澡，刮了胡子，换上干净衣服，天黑之后就睡了。

一夜无梦，苏秦起早便出了门。顺着上次自己走过的路，一直走到森林里面，再往里走，那条小路仍然在。再往里走，一阵猛犬的吠声，只是这次那条狗在自己面前停下了，好像认识苏秦一般。长毛狗往回走，苏秦就跟上次一样跟着它。走过了矮的树林，走到了那棵异常粗的树下，那人还在。身上穿的是白黄相间的羊皮，见苏秦来了，笑着说：“我就知道你还会来的。”

苏秦见他的举止与自己上次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主要是没有老态，他觉得此人有种超乎寻常的能力。

苏秦跟着他上了树上的屋子，发现靠近小窗户的地方多了一个树墩，那应该是当做凳子的，窗户外透过来阳光。按当时的时辰是朝南，北墙上的狐皮、虎皮、熊皮都还在，只是少了一件羊皮。东面一根极长的枪，光是头就有自己脑袋的两倍长，整个屋子以窗户为准，是坐北朝南。苏秦毫不客气地坐在了木墩上，那人没有和他说什么，苏秦也不说话，他现在什么都不会，就会沉默，什么都不喜欢，就喜欢噤口。

猎人玩完了杆子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了陶罐，里面是水，他便坐在地上喝了一气，喝完又给苏秦拿了另一罐，苏秦就接过来喝。

过了半晌，猎人开口道：“你怎么不说话呢？”

苏秦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猎人微微一笑，“这是我的地方，我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想不说话就



不说话。”苏秦说：“古人曾经说过……”

猎人马上制止他，“古人算什么东西，今天和我谈论，不要拿以前的事情做证明，以前的事情都是不靠谱的，凡是人记下来的东西，都是不靠谱的。”

苏秦说：“照你这么说，人类都没有可以借鉴的过去了？并且，过去也未必全是人记录下来的，可能是口口相传的。”

猎人仍是微微一笑，他又喝了一口水，眼睛里却是不屑，但这没有影响他辩论的激情，“口头的？那比文字记录的更加不靠谱，不信你就说一句话，让人传出去，第二天你听到之后，肯定是变得不成样子了。有自己的想法在，为什么要听过去人的想法？”

苏秦沉默了一下，口口相传的弊病就是容易被更改，他后悔没思考周全给对方钻了空子，但他没有投降，说：“我不会相信你的思想没有借鉴过别人，人是世界上最有灵性的，就算你没有直接借鉴，也已经在不自觉中借鉴了。”

那人摇摇头，“就算有不自觉地借鉴的成分，那也是占用了极其小的部分，并且，那是毫无用处的部分。我的老师是大自然。”

苏秦冷笑一下：“你说的话是谁教给你的？”

猎人脸色一变，咧了咧嘴，过了一会儿说：“这，这是我父母教的吧。”

苏秦得势马上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他说：“既然你说的话就是从以前的人那里学来的，你还说这是毫不相干的部分吗？你如果不会说话，还会在这里跟我辩论吗？”

那人的脸色早就变了回来：“以前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你看我在这里，能跟谁说话呢？有必要跟谁说话吗？十年以来，除了见你的两次，我没跟人说过话，因为，我不需要。”

苏秦说：“你现在不需要，现在的想法不是以先前为根基的吗？先前既然需要，那就是已经通过根基作用在你现在的思想里了！”

猎人说：“以前都是假的，唯有现在才是真的！”

苏秦说：“没有以前就没有现在！”

两人忽然住了嘴，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了起来，四目对视，对峙着。

猎人忽然哈哈大笑：“鬼谷子啊鬼谷子，你的徒弟厉害啊。”苏秦想，不要跟这个年长的人争论得没完没了，他决定放他一马，就说：“还是回到你为什么不说话。”

那人笑着看了苏秦一眼，“我这不已经说话了吗？”苏秦恍然大悟，也笑着说：“我还是被你蒙了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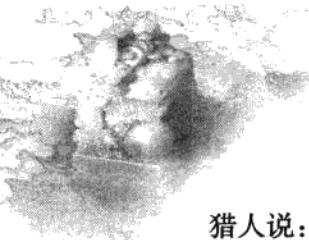
猎人说：“我知道你肯定会经受很多东西的，因为你在社会上的时间还太短，现在你的经历可以算是丰富的了，甚至比某些在社会上生活了几十年的人都要丰富。你的家人对你的态度是正常的。所以，人最相信的只有两样东西，自己和这些花草树木。”

苏秦不是十分相信，但又找不出驳斥的理由，他忽然想到了胡屠夫家，可那毕竟是别人家，自己是一个孤独的人，以前是，现在也是，以后也是了吧。苏秦不语，他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中。

猎人从虎皮后面抽出一把剑，明晃晃，很耀眼，那是一把苏秦从来没有见过的剑，刃口只开了一边，把柄是纯乌色，透出一种逢人便杀的血性气息。

猎人说：“为了打造这把剑，我花费了三年的工夫，但是这把剑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见过这把剑的没人和我交手。因为它的杀气太重。”说着，把剑递给苏秦，让他横起剑柄。猎人随手从头上摘下一根头发，往空中一扔，细长的发丝落到剑上，无声无息就成了两段，苏秦看得目瞪口呆。





猎人说：“这剑开刃的一边与没开刃的一边，代表阴阳，这剑的灵气需要有灵气的人才能发挥，我认为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当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起码有这把剑来保护自己，独善自身。”说完，把剑鞘也拿了出来，“带上它吧，我们这样的人能碰到一块不容易，走吧。”

苏秦初时十分惊讶，继而静静思考，最后当猎人说出他们碰到一起不容易的时候，他竟然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们都是孤独的人。他接过剑鞘，把剑插进去，用布缠好，然后回家。

当他走出几里地，又一次往后看时，那棵树上没有出现猎人的注视，苏秦恍然觉得十分轻快了。

妻子见苏秦回到家，心中说不出的滋味，她看着苏秦从门口进来，背上是缠得严严实实的一个包裹，看着他走进屋子。好像自己根本就不存在。

“自私的玩意儿！”她在心里骂了一声。

屋子里，苏秦摩挲着他的剑，映着太阳闪烁着光芒。他想，究竟应该怎么过下去。鬼谷子是个厉害的角色，这是他坚信不疑的，但是是否合乎现在的形势，是他怀疑的。苏秦坚信自己所欠缺的，是经世致用的能力，这是他第一次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第一次清醒地考虑以后得出的结论。

苏秦想，一个人最需要的应该是两种能力，一种是大自然的认知能力，一种是懂得生存的能力。自己在鬼谷子那里学到的东西大部分是第一种，就算是有第二种能力的提及，自己也是缺少实践，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渐渐浮现出来——自学。

从这一天开始，苏秦将自己的书全部找了出来，夜以继日地看，看累了，他就伏在桌子上睡一会儿，等醒了接着看。当困意袭来的时候，为了避免自己睡觉，苏秦就用铁锥扎自己的大腿，有的时候睡得太过蒙眬，扎得腿上全是血，他也不在乎。

这么过了一年，苏秦把家中的书都看了一遍。觉得很多以前没有体会到的东西现在可以融会贯通了，与人说话的时候可以说到一起去了，就是他得时刻注意不要陷入到贫嘴的圈子里面。他的辩论意识非常强，往往驳斥得别人不高兴，他开始注意这一点。在这期间，对苏秦帮助最大的不是别人，就是他的妻子，可能是觉得苏秦回家的时候自己的表现太不近人情，苏秦的妻子有些惭愧，但看到苏秦仍是只懂看书，仍然很无奈。但她已不再刻薄对他，仍然按时做好饭，有空就纺线，田地里面的活大部分也是她去做。

两人说话却不多，一是因为苏秦的工夫全部在书上；第二是苏秦对这个女人的看法是矛盾的，开始对她是彻彻底底地厌恶，直到看了一阵子书，吃了一阵子她做的饭之后，苏秦才觉得这个人不是坏，是内心太贫穷。但是，他仍然自己待在一个屋，不喜欢和她沟通。

苏秦觉得有必要看一本内容十分齐全的书来综合一下自己的知识，他觉得这本书一是要与时事有关；二是要与统治者的介绍有关。如果想要有所作为，被君王们赏识，就得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经过仔细的筛选，苏秦选择了《阴符》。

当苏秦将这本书读透了之后，他走出屋子，久久注视着已经不太熟悉的太阳，踌躇满志。他想：如果这次再不行，这个世界就注定不属于我了。

出了家门，站在路口，苏秦放眼看去，一片寂寥，到底应该往哪里走呢？苏秦很快给了自己一个回答：往西，去周都。为什么去，他也说不清楚，甚至有点迷茫，可能是一种人所共有的天下归根的情结吧。

出游对苏秦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在家里种地都要轻松一些。并且，这次不同，苏秦的包袱里面有积攒的钱，这些钱够一段路程的使用，还有一把剑，分量很重很顺手。走过一段路，苏秦就在树下休息，拿出剑来把玩，剑好像也认为苏秦的选择是对的，闪闪放出灵



性的光。

周都渐渐临近，一天下午，苏秦又走到林子里乘凉，倚着树休息，渐渐地，他开始睡去，开始做梦，苏秦先是梦到师徒三人共同学习的场景，自己和师弟辩论的口气非常蛮横，师父竟然破天荒地打了自己。苏秦十分害怕，就一直向鬼谷跑，一直跑到棺材上面的石洞里面，好不容易喘息一下，师父出现在洞口，有着凶狠的目光。苏秦马上爬起来又开始跑，一直跑到洞的另一个出口，这时候张仪出现了，他恶狠狠一笑，说：“苏秦，你敢偷学师父的东西，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说着拿自己的那把剑往苏秦头砍来，苏秦心道我命休矣！仰天大叫，猛然惊醒，发现四周已经开始变黑，原来是一个梦。

苏秦换了一个舒服点的姿势靠在树上，他想，张仪和师父现在怎么样了呢？师父的猴儿是不是还偷吃东西呢？师父的身体怎么样？师弟是不是还在鬼谷待着？又想到自己出来了这几年，一事无成，忍不住慨叹了一番。

月亮出来之后，苏秦起身找住处，在一个小镇子里找到一家酒馆，苏秦算算自己剩下的钱，坦然进去。店家见来了客人，先端上一盘切好的牛肉，一碗酒。苏秦喝了口酒，仿佛泡了个澡一样，疲劳全消，他又点了一斤牛肉，一壶酒，慢慢吃着喝着。

忽然，门外进来三五个大汉，虬髯满面，目光凌厉，苏秦知道这未必是善辈，转头不看他们，可这几个人仿佛看出苏秦的不自在来，径直朝苏秦走过来。苏秦这才发现他们扛着一些东西，他十分害怕，常常听人说，自打周朝没落，都城周围鼠盗蜂起，乱得很，这几个莫非就是强盗？想到这更加觉得心虚，只好低着头喝酒。

那几个大汉点了十斤牛肉，五只肥鸡，三坛高粱酒，在苏秦旁边的桌子坐了。眼却不住地觑苏秦的包袱。苏秦心里越发虚了，他心想：这次恐怕凶多吉少，只怪自己不安分，总是想出人头地，想冒险，其实经历在鬼谷里差

点饿死那次之后，就应该改掉性情激进的坏毛病。如果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听父母的话，种地垦荒，现在也是当父亲的人了吧！想到这，不禁怅然若失。

等苏秦回过神来，偷偷看那几个人的时候，发现他们也正在看自己，其中一个眼睛通红，仿佛一只随时可能跳起来吃人的大老虎。苏秦再也憋不住了，他砰地将自己的包袱摔在桌子上，打开，用尽地道抽出剑来，一道寒光在众人脸上闪过。他注意到那几个人的脸色霎时间就变了，苏秦认为第一步得手，便轻轻把剑放到桌子上，一脸严峻，叫道：“小二，结账！”

苏秦给了钱，拿起剑与包袱，故意慢慢走出酒店，刚出门，就飞也似的逃离了。

第二天，苏秦到达了周都城，当时的王是周显王。

苏秦求见，周显王没听说过他，可当时周朝的势力已经微不足道，这也算是落难之时，谁多看他一眼，他都感动不已。所以，苏秦上门求见，显王非常欢迎，便见了他。

苏秦首先行了国礼，显王受过，问：“阁下有什么才能吗？”

苏秦回答道：“在下专门师从鬼谷子先生，最擅长的是与人论辩。”

显王还以为有什么变法要策，原来这个人只会耍嘴皮子，便不十分高兴，说道：“先生难道只会用嘴说吗？”

苏秦想，曾经有人也这么质疑自己，如今又碰见类似境遇，心中十分气愤，对显王的热情也减掉了大半，说：“人如果不会说话还能够做什么大事呢？”

显王听了这话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说：“你说得对，其实每个人都是有优点的。”说完看着苏秦，好像要鼓励他说下去。

苏秦想，这个人倒是十分和气，但好没主见。这时候，显王身边的一个侍臣悄悄在显王耳边说：“报告大王，这苏秦就是一个靠嘴皮子吃饭的东西，

大王切记不可被他迷惑了。我听说，他在之前已经游走了很多地方，但一是太过傲慢，二来不通人情，三来十分虚浮，所以没人想要他。大王想想，如果我们现在要了他，那些个诸侯国还不以为大王是跟他们作对啊。”显王是个耳根子软的人，最后这句话直接切中了他的要害，他马上觉得苏秦是绝对不可用的，对苏秦说道：“人嘛，这个……总是有优点的，只是先生的知识不适合我罢了。”说完呵呵笑着。

苏秦看到这里，心里面明白了大半。想这显王如此窝囊，没一点脾气，难怪周朝越来越弱，自己也懒得跟他说了，于是施礼下去。

苏秦又碰壁了，但这次他没有丝毫的沮丧，反而觉得十分幸运，他想，要是在周朝当官了，有这么蠢的王，自己的下场可想而知。如果说从鬼谷出来之后，自己的惆怅是不知道社会是怎么一回事，第二次回家，是因为对师父的学说产生了怀疑，那现在自己已经克服了这些。师父的学说自己到现在也没有完全领悟，但可以确定的是，师父的思想有升天入地的能力，苏秦在这方面说得不是十分清楚，但在这一年多的苦读生活中，他经常体会到这一点，不经意地就将很多东西用师父的阴阳捭阖之术来解释，且都是通的。第二点，自己之前对于当下的社会了解得太少，可这几年的经历已经足够让自己用自信的眼神来看待这个世界了。

简单地说，苏秦在这个社会上找到了自信，这个自信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他在鬼谷里面跋涉的时候。

后面的路，需要好好考虑一下。首先应该进一步了解现在的形势，那周朝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因为这儿的信息流通量应该说是中原最大的。

此后的十几天，苏秦基本上都是在周城里面转，他找了个偏僻的酒馆住着，这个酒馆非常简陋，料想也没什么盗贼来偷这么穷酸的店。

经过一番打听，他听说了楚相殴打张仪的新闻，心中既喜悦又十分悲苦。

喜悦的是张仪也出山了，不知道他会不会来找自己。悲伤的是，师父的两个徒弟出来之后都没有什么大的能耐，到处被人欺负。苏秦有种去楚国找张仪的冲动，可是盘缠肯定是不够的，再者张仪现在也未必在楚国了，他可能回到了魏国。苏秦便打消了去寻找张仪的念头，有缘分的话，师兄弟两个肯定还会再相见。

苏秦还听说秦国已经处死了商鞅，如果自己去秦国会怎么样呢？论实力，秦国现在最强，既然周朝不欢迎自己，我就让他后悔去！打定了主意，苏秦收拾了一下又开始往西走，目标是秦国。

举世闻名的秦孝公已经死了，这个和商鞅一起给大秦帝国奠定雄厚基础的人同样死去了。

和苏秦见面的是秦惠王。与周显王相比，秦惠王要自主得多，但苏秦看这个人面相不是很明朗，气度不足。

苏秦拜了几拜，然后归坐。

秦惠王先开口道：“先生来得好，十分欢迎，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人。”言笑中满是和气，苏秦知道今不如昔的君王都是喜欢和颜悦色的，周显王就是一个例子。但这样的人也最虚伪，这也是苏秦所担心的。他以阳对阴，用十分荣幸的语气客气了几句，隐隐透露出自己想寻个一官半职的愿望。

秦惠王终于回到苏秦以前面对的路子上，他说：“不知阁下崇尚什么样的学问呢？”苏秦终于长舒一口气，如果秦惠王把自己透露出来的愿望视若无闻，那情况才是最大的不妙呢。苏秦如实回答道：“在下跟随鬼谷子先生学习的是纵横捭阖之术，主要集中于交际方面。”秦惠王“嗯”了一声，表示自己听见了苏秦的话，但苏秦听不出一丝认同的意思，当然，也没有反对的意思。

苏秦想，现在自己只好孤注一掷了。他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说

道：“当今唯有秦国最强，在地势上，秦国虽然没有占领中原，但是占领了最坚固的地区，四面环山的结构无疑是最重要的保障。并且，秦国不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地方，这里有渭水，一条富饶无比的河流，土地非常肥沃，还有比这更有利于成为一个称霸中原的霸主的条件吗？从军事上来看，秦国先时就是一个十分注重军事的国家，军队骁勇善战，训练有方，在战斗中所向披靡；从农业生产上来看，这里的民风朴实，粮食产量十分高，您完全可以建立千秋万代的伟业的！”苏秦十分高兴终于把自己在家里看书学到的东西用上了。

可秦惠王并没有表现出苏秦预料到的那种激动，他说：“先生既然这么说，我十分欣赏，也十分感激。可是秦国自从建国，经历了无数的贤明君主，他们当中比我有才能的多得多，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能够称霸的国家，我怎么可以呢？况且，自从商鞅变法之后，人心肃静了不少，可还没有真正达到预料中的强盛国力的效果，我怎么可以轻举妄动呢？”

苏秦一听，与自己给他相的面不差，这是一个喜欢计算，斤斤计较，在气魄上一般的人。他想引他一下，便说道：“大王这么说完全是看低了自己，在往秦国走的路上，谁不称赞您的贤明？谁不知道您遵守祖宗的规矩？只是就我看来，大王面相沉稳，霸气外露，完全是一代枭雄的模样，所以我才敢跟大王说那些话的。”

秦惠王听后果然十分受用，连连叫人给苏秦斟酒，他长叹一声，说道：“先生对我秦国的熟悉程度很令我佩服，称霸四方是所有君主的梦想啊！我又怎么会不想呢？只是我认为，一只羽毛没有长满的鸟儿如果擅自飞翔，后果只能是自取灭亡，这不跟国家政事一样吗？秦国有非常辉煌的历史，现在经历了一些东西，国家的政治还没有真正步入正确的轨道，兼并天下，恐怕不到时候啊。”

苏秦还要说话，这时秦惠王从袖子中拿出一册竹简，招呼人递给苏秦，苏秦打开一看，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原来上面写的是“稟告大王，近日会有游说之人名苏秦者入我秦国，此人晦气至极。与其他游说之人无异，望大王以商鞅之事为鉴，从重处理此人。”

秦惠王说：“这是昨天有人给我送来的，寡人并不想滥杀无辜，读书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自己决定命运的权利，这真是一个悲哀。你知道商鞅吧，老实说，我并不认为商鞅的举措对整个秦国没有丝毫的用处，只是，读书人就是因为没有自决权反而愈加渴望权力，这就是很多悲伤的事情发生的原因，先生的话十分让人激动。可是，读书人对我大秦意味着什么，还很难说。”秦惠王不再看苏秦，眼神里淡得好像要淹死人。苏秦的第一感觉的确是这样的，这事情似乎也不是不可预期，看秦惠王的表情，他似乎没有受那封信的影响，没有处置自己的意思，心倒也宽了大半。他想自己竟然忽略了秦国可能十分憎恨游说之人这一点，差点将自己的性命搭上，真是好险啊。

从洛阳到秦国的千余里路他是一步步走来的，就这么逃回去，心中自然是非常不甘，苏秦决定冒一次险，他说：“我知道大王您是一个非常仁慈的君主，而今看来果然是名不虚传，如果是其他有这么广阔领土的君主，肯定会飞扬跋扈，怎么会饶恕我呢！所以，我私下里认为，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大王当真是千古一王啊！”

秦惠王忍不住笑了，苏秦连忙说：“大王既然决定饶恕我唐突冒犯之罪，何不将我留下，我将竭尽全力为您出谋划策。”这种话苏秦从来没有说过，可一路磕磕绊绊地走过来，经历了各种坎坷，苏秦已经十分现实。一千多里，他吃了太多的苦头啊，他要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这个机会。

秦惠王见过的术士很多，这样有勇气直接举荐自己的还是第一个。通过刚才和苏秦的谈话，觉得苏秦反应敏捷，洞察力强，嘴上功夫了得，如果在

平时，他肯定会大加欢迎的，可现在是不同的时期，全朝的大臣没有一个不恨游说之人的，就连自己，也已经不自觉地对他们产生了偏见。惠王的结论是：这是个人才，但自己要不得。

秦惠王没有再回答苏秦的话，离座去了。过了一会儿，有仆人将一个大包袱送来，苏秦见如此，也已经死心，见有人拿过包袱，心底下不由地暗暗生喜。略谢一两语，离开了。

这次苏秦的心境与以前完全不同，不用说别的，包袱里的几十金就足够说明秦惠王对自己的欣赏了。用这几十金自己可以在洛阳与秦国之间走上十几个来回，他心里的自信已经开始膨胀了。

如果说苏秦屡败屡战，是一个坚毅的模范，那么，在秦惠王这里得到的赏识便是他走下去的第一把推动力，这次的会面给了他莫大的勇气。

苏秦在城里换了一身很结实的衣服，买了鞋袜，舒舒服服地穿戴好了，走出高高的城墙，漫无目的地游荡。他想给自己点时间，静静地想一想下一步的计划，那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想想吧！苏秦走出大约十几里地，发现人们见了生人都是同样的反应，远远地避开，苏秦很是狐疑，他问一个路人这是为什么？

路人十分惊讶地说：“你是外地人吧，你不知道，商鞅新出的法令里面有规定，不准接待生人，不然自家人就遭殃了！”苏秦一听方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自己投奔人家的念头趁早打消算了，那么自己应该去哪里呢？

苏秦在一个饭馆里面买了几斤饼，几斤牛肉，包好了放进包袱，用剑挑了走。这是跟鬼谷子学的，鬼谷子经常用担柴的扁担挑猴子。想到师父，苏秦不由得记起那天晚上做的那个噩梦，他记得师父曾经说过，梦都是可以解的，不知这个梦是凶是吉。苏秦又想以前自己和师父、师弟待在鬼谷里，都

是花小钱，吃的都是自己种的菜，就是厌恶至极也得吃，除了这没有别的呀，可今天秦惠王一下子就给了自己这么多钱，当真是天上地下。不管怎么说，自己已经和统治者搭上话了，这就是最大的进步。苏秦心里乐滋滋的，他找了一家废弃的房子住下，整晚做的是同一个梦：一屋子的宝贝，金光灿灿，自己可以随便拿……



# 邂逅赵国

## 第七章

**这**里需要提到赵国，一个对苏秦十分重要的地方，提到赵国就不能不提到当时战国初期的天下大势。

天下大势是这样的：自从三家灭晋，韩赵魏十分团结，通过和平瓜分晋国，三国的关系反而变得越来越亲密，这当然是利益使然，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相对和平的局面。其实战国就是这样的，冷战热战，和平与战争，复杂交错才叫战国。

这时候有一个人开始不安分起来，魏文侯。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利益，他费尽心机当上了三晋的领导人，他上任只有一个目的：瓜分中原各国。当时三国的计划是这样的，从齐楚秦下手，灭掉最强的气焰，然后统一剿灭其他小国。自从瓜分了晋国，韩赵魏的自信心爆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自身的实力范围。

为了抵抗强大的三国联盟，齐楚秦进行了相应的变革策略。

先看秦国的改革：在秦国，十分有才略的商鞅被秦孝公重用。从公元前356年开始，秦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了发展地主阶级经济，商鞅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坚持重农抑商，确立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因为商鞅看到，土地私有已经是一个潮流了。另外，为了加强对人员的管理，商鞅推行十分先进的县制，还编订户口，加强刑罚，人们的法律意识增强，给各项政策的实施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还有就是军事上的变革，秦国的处境上面已经说了，战国初期它并不是很强大。为了加强军事，商鞅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废除世卿世禄制，加大对军功的奖励。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社会风俗上的变革，商鞅推行一夫一妻制，以收税来强制成年男子与父母分居，这样户口变多，生产的积极性就被迫提高了。

商鞅变法中有一个十分有名的故事：南门立木。为了体现自己执法的公正，对于诚信的追求，商鞅设了一个计策。他把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立在南门，发出告示，谁能把这根木头移动到北门，就奖励给他十金。当时当官的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慵懒贪婪的，谁也不相信商鞅会这么讲究诚信，于是大家只是把这一件事情当做一个玩笑来说说。商鞅见没人来移动木头，心中十分酸楚，在人们的心里我们就这么没有诚信吗？他想出一个更妙的办法，将奖励增加到了五十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个人很轻松地将这根木头移动到了北门，果然得到了五十金，众人既懊悔没去搬又十分惊奇。这件事很快传播到了全国，人们心里知道，商鞅这次是说到做到的。这使以后的变法措施得以快速实行。

之后是楚国的变革。在楚国，战争使得民不聊生，路上经常有饿死的人，最为讽刺的是，楚声王竟然被盗贼杀害。一时间，所有的诸侯都将策略对着楚国，妄图分一杯羹。面临严峻的形势，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

吴起变法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打击旧贵族势力。在当时，楚国的爵禄制度



是世袭制，祖先有功劳，后代子孙就算什么都不干都有饭吃，可以承袭这个官，这样有好处，使人人都想为子孙后代积累势力。到后来，一些在战争中有非常大的功劳的人反而没有官当，后代吃苦受罪，这就造成了很多人的埋怨，竟然有了危及社会稳定的趋势。吴起为了平复这种现象，实行均爵平禄的做法，这样就极大地激发了官兵作战的积极性。同时他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使这些蛀虫没有立足之地。

其次，为了发展农业，增加粮食产量，吴起给楚悼王建议，开发之前已经占领了却还没有开发的土地。楚悼王认为十分妥当，这项法令便实行开来，吴起命令手下的一千人等组织军民开发荒地。楚国的粮食产量因而有了极大的提高，农业上来了，其他的一系列做法便有了基础。

后世史书里这么评价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可以看出来，吴起在变法上面是很有决心的，并且很有成效。

而齐国经过管仲变法之后一直遵守着强国之法，实力同样不容小觑。这就是与韩赵魏相对的齐楚秦三国的情况。

对赵国来说最为糟糕的是，韩赵魏三国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微妙起来。最为强大的魏国与赵国的关系尤其恶劣，最后竟然到了为了争夺利益大打出手的地步，三晋联盟不得不瓦解。

所以，想象一下便知道，赵国的日子并不好过。

苏秦在秦国住了一段时间，慢慢地，他不喜欢这种静谧的日子了。这与在鬼谷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他喜欢找人多的地方凑堆，谈天说地，他的嘴又好使，秦国人也没什么讨厌他的。只有一件事让苏秦觉得不太痛快，他觉得

自己的钱还是太少，每天鱼肉吃着，如今已经花去了三分之一，需要有个进项才好。所以没时间再住在秦国了，他雇了一辆车往东北走，去哪里心中已经有数——赵国。

苏秦这么做是有道理的，邯郸是一代名城，赵国幅员辽阔，现在在诸侯争霸中赵国不占优势，但潜力很大。自己现在去混个一官半职，有朝一日肯定飞黄腾达，那时候把挨打的张仪接来，也试着把师父鬼谷子接来住一下，师父待不了，那也多赠他一些珠宝。

苏秦到的时候，赵肃侯正跟属下大臣谈话。“大王，我认为那胡人打仗凶猛是与他们的习俗有关的，他们的衣服刀枪倒是附带品，我认为他们的管理训练方法我们大可以借鉴一下。您以为如何呢？”赵肃侯十分认真地听大臣说完，点点头说道：“这是个不错的想法，现在诸路诸侯都变着法儿地求强，咱们也不能落后呀。”大臣说：“大王英明，想我们赵国学习那胡子比其他国家肯定是有优势的，首先，咱们距离北方比较近，两边贸易往来是很早就存在的事情；其次咱们的民心是统一的，大王只要抚慰天下，学习胡子的打仗本领可以说是手到擒来呀。”赵肃侯抚掌大笑道：“妙，分析得实在是妙呀！”

这时候有人来报告：“苏秦求见！”

赵肃侯想，这个人什么时候来到邯郸了，边嘱咐那个大臣做一个详细的计划表让苏秦进来。苏秦进来照例拜了几拜，赵肃侯让座，苏秦请了个座坐下。

“先生打什么地方来的？”赵肃侯问道。

苏秦连忙回答道：“在下从家中来，久闻大王最是爱惜人才，英明豁达，特地来求见，如有可用之处，愿效犬马之劳。”苏秦已经不是刚出道时候的那种扭扭捏捏姿态了，他想过好几种见面方式，还是觉得直接一点好。这样来免去了废话，这是很多王不想听的；二来可以显示自己的磊落。

可赵肃侯没什么强烈的反应，淡淡地说道：“先生才气早有耳闻，只是如今掌事情的是在下的弟弟奉阳君，很多事我做不了主。”苏秦心想素来听说赵肃侯最喜欢权势，看如今赵国太平，不像是经过政变的，要是说赵肃侯主动让出去的，这又不大可能。苏秦有些气急，最有把握的赵国竟然给自己来了这一出。可他还是按捺住心中的狐疑，说道：“既如此，恕在下打扰之罪了。”赵肃侯着人给苏秦安排了地方住宿。

这赵肃侯为什么不正经接待苏秦呢？这要从赵国的最近几代说起。赵肃侯所说的奉阳君是自己的胞弟，是赵成侯的儿子。赵成侯有三个儿子，并且都十分争气。大儿子赵语与三儿子赵城是最有出息的，他们一文一武，关系又好，深得赵成侯器重。但乱世之下，人心思变，赵成侯的二儿子想要夺取太子也就是赵语的位置，赵语联合赵城将老二赶出了赵国，这样一来赵国基本上就是赵语的了。但正应了那句无巧不成书的话，赵语尽管是太子，可是他最擅长的是笔墨文章，在军事管理方面，远远没有经常随父亲出战的赵城有经验，再加上赵国战争不断，赵城指挥有方，勇猛异常，渐渐地赵城愈加飞扬跋扈，大哥都入不了他的眼了。

秦国夺取了赵国的晋阳城，赵城领兵救援没有成功，自己反而差点被俘虏。年少气盛的赵城发誓要报仇，想要带兵与秦军进行决战。但是赵肃侯觉得弟弟的决定太过鲁莽，不会有好下场，就坚决不同意赵城出兵和秦军拼命，兄弟俩的矛盾渐渐开始浮出水面。

最深谋远虑的还是赵语，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对赵城说：“你去打秦国我不拦你，只是求你一件事。”赵城欣喜不已，便问，什么事情，赵语拿出国君大印对赵城说：“除非你拿去这块印。”还有比这更让人尴尬的吗？赵语的潜台词谁都知道，要是你一意要违背我的意志，那就是违背一国之君的意志！赵城满脸通红，匆匆退了出去。

赵城此后的威风却丝毫没有减，他凭着自己的军事实力为所欲为，有一些大臣看不下去了，请求赵语杀了他。赵语不但没有听从大臣们的意见，反而将丞相的权力都交给了赵城，让他统领国政，赵城被封为奉阳君。

苏秦不知道奉阳君已经是统摄国政的丞相，如今听了赵肃侯说，又多方打听，方得到了确切消息。他望着屋子前面的一个湖，杨柳周垂，里面百十条鱼在戏耍，他看得痴了，边看边想，自己不就是这些鱼吗？别人给点吃的就生活下去，没有吃的就可能饿死，那个湖就是自己的命。想到这里悲哀从心底冒上来，苏秦有些恍惚。

他一直有一种习惯，把自己忘却，忘得一点影子都没有，然后听周围的声音。这是在鬼谷里养成的习惯，在茅屋前面的那条河里，他一上午能听到几十条鱼的甩尾声，他有些留恋那里的生活了。

师父曾经说过，他自己没有出来的把握。苏秦本来能够很好地理解这句话，他没有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分析，他也用不着，直觉告诉他，他要接近师父的答案了。但是从秦国坐了车到赵国，把他的心颠得都乱了，他再也没想起过师父的意思。

苏秦睁开眼，赵肃侯已经叫人给自己送来了饭，一盘油虾，一盘肉干，一只肥鸡，一盘不知道名字的蔬菜，另外是一壶酒。苏秦见了这些东西，所有的不快顿时消失殆尽，他美滋滋地品着酒吃着鸡。窗户外面的柳叶都随风摆动起来了，苏秦很快就吃完了，他没等人来收拾就走出门去，伸了一个懒腰，站在湖边上，摘草叶儿逗鱼。

苏秦认为自己已经上了一个档次了，起码已经不是刚出道的那个愣头儿青了，刚出来时自己是什么待遇？没饭吃，得给人家做工才有钱吃饭，为了救别人的孩子自己差点淹死，现在呢，鸡鸭鱼肉不断，走路都从小车上过！可当他想起这一切的改变是为什么时，他自己又不免因为茫然而伤感了，这

些年自己做成的事情是什么呢？没有一件，自己的经历总是饱含着冷落。对！自己唯一的收获是——走了这么多的路。“哈！哈！哈！”苏秦自嘲地笑了。

临近天黑他终于找到了使自己自信的一个理由，自己到现在都坚持着在鬼谷时萌生的梦想。这个理由庄严而肃穆，苏秦顿时觉得自己还是很了不起的人。这一夜，苏秦睡得十分安稳。

第二天，不见有奉阳君的人来请自己，自己明明报上去了啊。好在地方还让住，饭还照送不误，苏秦也没有怎么埋怨。到了第三天，奉阳君还是没有动静，苏秦有些气躁了。第四天，仍是如此，苏秦便有些气恼。到第五天还没传自己，苏秦实在忍不住了，他抓着来送饭的人说：“奉阳君为什么不让我进去见他？”

那人冷笑一声，说道：“您是奉阳君请来的吗？”苏秦心下一惊，松开手，那人不理苏秦，兀自收拾东西走了。苏秦想了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道：“我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点道理都不明了！怪不得给的吃食都越来越乏味了！”

又一日，那人来送饭的时候，苏秦笑脸相迎，那人态度也随之温和。两人谈笑一番，苏秦从袖子中摸出一块金来，送到那人手上。

那人一见，眼都亮了，连忙说：“太多了，苏先生，这太多了。”

苏秦忙把他的手推过去，笑着说：“兄弟这就不要见外了，这些天没有你的照料，我还不早饿死了！”那人仍是低头笑着，等苏秦把感谢的话说完了，他抬起头说：“先生不必惊慌，我有一个最好的弟兄是奉阳君下的执事人，帮您传达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苏秦料定这一个送饭的必不会有太大的脸面，肯定是有人才仗势压人，暗地里逼人钱财，仍笑着送出更大一倍的金子，说道：“如此最好，兄弟我一定不敢忘你的大恩。”那人见如此忙说：“不可不可，先生这就见外

了，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劳着我什么了呢？”苏秦说：“如果不拿就不是兄弟。”那人方才收了，千恩万谢走了。刚刚离开苏秦的门，便将那两块金子掉个个儿，将大的自己留着，小的给了那奉阳君下的执事人。

第二天，苏秦就见到了奉阳君。

那人面色黝黑，肩膀十分宽阔，两道剑眉斜上额头，双目狠烈烈的，苏秦一见心里便咯噔一下，这种人谁见了都会先害怕。

“听说你要见我？可有什么事情要说吗？”

苏秦想自己昨天直来直去地碰了钉子，这次一定得注意，于是赔笑说道：“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只是素闻奉阳君是个顶天立地的人，是燕赵第一好汉，心中十分敬仰，特来拜会。”苏秦这几天打听的就是赵国的这些事情，他知道赵城是一个军官，可能不喜欢文绉绉的辩论，自己扮作一个慷慨的时士，更有可能被接纳。

果然，奉阳君这个人尽管是个书生的打扮，言谈却十分大度，那份敌意早就消去了一半，眼神也没有那么吓人了，又听这人在夸奖自己，心中十分受用，便说：“原来先生早就知道我名字，可也不知道的是好名字还是坏名字？”

苏秦心下想，这人在赵国飞扬跋扈多时，肯定有很多闲言闲语，褒贬不定，他的话肯定就是这意思了，我且绕过去卖个呆。便说：“臣一路赶来，打听消息时，凡是过往路人无人不称赞您精猛勇进势不可当。”

习武之人最喜欢别人这么称赞自己，奉阳君不苟言笑的人现在眉梢都开始带着笑意，“哦？大家果然都是这么说吗？”

“臣敢拿项上人头担保。”苏秦太渴望一个稳定的职位了，这一路拍马下来，嘴仿佛都不是自己的了，不自觉地就朝奉阳君喜欢的地方靠拢。

奉阳君哈哈大笑，说道：“算是他们有些见识！”



苏秦想你现在这么高兴，干脆赏我一个职位算了，可等了半天奉阳君没有丝毫的表示。他心想这人看似草莽，心中委实细腻，他现在正在观察我哩！于是悄悄地将激动的神色掩盖下去，正襟危坐。

又过了半晌，奉阳君果然说话了：“先生来这一路可带了什么行李了？”苏秦心想他问这个干嘛，是了，想看自己是不是投钱来的，于是说道：“臣从家中雇车而来，现下仍有几金，足够吃用。”他给奉阳君的潜台词是您不必送给我钱财。

奉阳君听了脸色开始温和，点头道：“先生这一路想必也不容易。”

苏秦说：“谈不上什么难易的，只是在魏国境内盗贼猖狂，小人凭一把利剑救命。”苏秦故意说魏国盗贼猖獗，心想赵魏国不和，贬低一下魏国对自己有好处。

奉阳君听到这里果然站起身来，苏秦不知道，奉阳君站起来为的不是魏国的贼，习武之人最喜欢听斗贼杀敌的故事，适才听苏秦这么一说奉阳君立马激动，请苏秦详细说一说。

苏秦见自己的话越来越管用脸兴奋得满是红彩，他也慌忙站起来，做揖道：“臣家乡有一位异人朋友，独居在森林，臣外出云游的时候他送给臣下一把乌把手的钢刀，一边开刃，一边没开，象征阴阳，吹发可断、杀人不见血，只是……只是在下从没用它杀过人。”

奉阳君听到阴阳二字眉头紧锁，及至听到吹发可断、杀人无形的时候，眼里便放光。苏秦继续讲了自己在所谓“魏国”的故事，其实是他在周国饭馆里遇到的那几个不善之辈，奉阳君听得津津有味，及至听到苏秦猛地将剑亮出来的时候，他不禁叫“好！”苏秦哪里知道，剑客之间有亮剑之说。两方对峙，只要一方亮出自己的剑，另一方不亮剑便是自甘求败，多数情况下是被吓住了。

## 第七章 邂逅赵国

两人相距不过两尺，言谈正酣，这时候一个臣下走到奉阳君面前。奉阳君立马从故事里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失态，咳嗽几声，回到椅子上端正坐下。

苏秦见状也只好回到自己的位置，双方都没有说话。

最后那臣子说道：“君上到用膳时间了。”苏秦只好作别。



## 第八章

# 相逢匆匆

从奉阳君那里走出来，苏秦的心情极不平静，如果那个人不打断自己呢？苏秦畅快地想着，奉阳君说不定会邀请自己用餐呢！那事情就有七分准了，天知道那臣下是不是故意捉弄我。看样子未必是，最好别是，不然，等我发达了一定让他不得好死。走了十几步回想，又觉得自己的报复心理是越来越重了，苏秦不得不摇摇头，他便是故意让奉阳君远离我，也是自有他的道理的，我岂可蓄意报复？

想着，不知不觉就回到了住处，少刻那送饭的又来了。苏秦记起他让自己称呼他王九，王九笑嘻嘻地从饭桶里端出八个盘子。除了惯常的那四个，还有一盘螃蟹，一条鲤鱼，一碗燕窝，一条羊腿，苏秦连忙道：“真是太客气了。”王九说：“大哥只管吃，想吃什么只管告诉我，兄弟我别的本事没有，在膳房里说话还是管点用的。”苏秦笑着说“多谢多谢。”

那王九自从拿了苏秦的金子觉得不是个事，万一他见到奉阳君，俩人一

投便合，日后他发达了还不报复自己啊。想趁早好好亲近一下苏秦，日后也好有个臂膀。当时苏秦道谢，王九自去给苏秦斟酒，便试探性地说：“哥哥今天见了怎么样？”

苏秦哪里知道他心里的小九九，便如实回答说：“不好嘛，总是说一些边缘的话，我想要告诫他的，一个字都没说呢。”

那王九连忙说：“哥哥可休再告诫奉阳君，他是个油盐不进的主，连赵大王都奈何不了他，他那个人敢拿敢放，所以人都顺着他。”

苏秦苦笑一下，“只和他讨论武功奇遇，也不是办法啊，迟早会漏泄的。况且，我看奉阳君精明得很，我说的只怕他只当了传说奇事来把玩哩！”说着自顾摇头不言。

王九见状不好多问，便告辞出去了。

第二天，奉阳君宣苏秦进见。

苏秦想自己搜肠刮肚的奇遇玩意儿也不过就那些，再往外掏时，不过是鬼谷里走的那遭事情，自己添油加醋地浑说，也顶多能顶一天。过了明天又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个主儿了，干脆且挨着吧。于是整理一下自己的袍子，神色严肃地走进奉阳君宫中。

奉阳君与昨天自己初见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两道黑黝黝的眼睛仿佛有无数道黑光射将出来。苏秦还没说话，就有些胆怯，但他强忍着不表现出来。

“先生来到此地有什么意思？”奉阳君依旧是那副十分严厉的口吻。

苏秦心想我昨天白给你讲了半天冒险故事了，他忽然灵机一转，既然他鸣金收兵，自己就攻他一下，便编派道：“臣下今天来参见大王，路上见到了一番奇怪景象。”

奉阳君说声哦，语气平淡至极，丝毫没有昨天那种孩童般有趣儿的谈吐。

苏秦心下生疑，莫非有人说我坏话了？这么一想，直奔主题的意思在脑



子里更加膨胀，他反而抬起头看着奉阳君开始说话：“臣从湖下来，路中发现一棵十分奇特的树。”

奉阳君想自己这里什么珍禽异兽、名贵花草没有，他看到这棵树就当成了奇遇，当真没什么见识。

苏秦又说道：“那棵树的主干早就被折断了，在树桩上长出另一棵树，这树上粗下窄，看似壮大，其实根基不牢，容易折断。”

奉阳君不知道他说的意思，回答道：“先生这番奇遇未必就真的是奇遇，树木被雷劈断，从周围发芽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并没有违背世间生长的道理。”

再看苏秦的时候，见苏秦满脸都是汗，仿佛在做一个极大的自我斗争。奉阳君便不再说话，盯着他冷冷地看，可越是看，苏秦的身体抖动得越厉害，最后几乎都坐不住了。终于，苏秦霍地站起来，一个字一个字说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奉阳君听后脑袋嗡的一下，他狠狠地瞪着苏秦，苏秦的意思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不是正牌的太子，却掌握全国大事，他是在说自己根基不牢，容易折倒！

奉阳君没有再说话，他久久思量着，这种话他相信除了这个不了解自己的苏秦，没有第二个人敢说了，可这，明明是事实啊！早就有人对自己的职位指三道四的，他知道，可折倒的后果自己的确没有真正想过！

奉阳君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性格，只喜欢自己的判断，在战场上厮杀惯了的人都这样。自从他成为一个勇壮的男人开始，上战场杀敌便是自己最大的任务，他喜欢这个任务，那上面没有人能够帮助自己，世界只剩下自己和敌人，他杀得天昏地暗，再提着自己的命回去。今天，第一次有人这么说话，他被惊了一下。

苏秦说完，长舒一口气，这种冒险的时刻又让他想起决定前往鬼谷的那个夜晚，不同的是，那个决定之后是长途的奔波，这个决定之后他十分舒服地坐回自己的位子。

最后，奉阳君伸出有力的右手，朝苏秦缓缓地挥了一下，不再看他。那手势不是赶人，是让人离开，苏秦离席回去。明天如果他不叫自己，那就走吧，苏秦知道自己也是个狂热的人，从此更加知道。

王九过来送饭，见苏秦的脸色不大对劲，便不多言语，今天是菜最丰盛的一次，十个菜，珍馐玉食自不必说，苏秦吃得却了然无味。

一夜雨水，苏秦一夜没有睡着。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身，发现外面的湖水变得混浊不堪了，柳树叶子撒了一地，他过去摘一片叶儿，夹在口里吹了几下，然后苦笑。

到了昨天的时间，没人来寻自己，苏秦苦笑，他走进屋子收拾自己的行李，包括半年前从老家穿出来的那件粗布袍子，妻子织的布。然后苏秦恍然发现，自己的所有家当就是这些东西了。

钱，钱呢？王九和他执事兄弟的两块金子已经是自己的老本了，自己赌的这一把当真失败啊。就剩下几个铜钱，他放进自己口袋，叮叮当当，仿佛在嘲笑自己的无知与没有见识。

然后苏秦将棉布大袍子折叠起来，枕在自己脖子后面，昏沉睡去……

是王九叫醒苏秦的，王九的身边站着一个不苟言笑的人，苏秦从他穿的衣服与派头上看出来是宫里面的人。那人见苏秦醒来，叫王九去打一盆水，让苏秦洗了脸，苏秦顿觉清爽，心一下子就悲哀起来，这人不是奉阳君来捉拿自己的吧？

那人问道：“苏秦，你的那把剑呢？”苏秦闻听此话，不是捉拿自己的意思，心先放下来了，他连忙从打得严严实实的包袱里抽出那把剑，双手递给

来的官人，那人拿了剑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

苏秦再看炕上时，一包比自己包袱还大的细软金银！他激动得差点哭出来，天要绝人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天要生还一个人不也是这样吗？旁边的王九见苏秦好久没说话，就小心地解释道：“奉阳君用这些财物买你的宝剑，咱自己人都知道，天下没有这么贵重的剑，剩下的钱，君上说是给您的……”王九还要说下去，苏秦摆手止住了他，他的心情多么复杂，无奈、惊喜、踏实、忧虑，所有相矛盾的字眼仿佛都扎进了他的脑子。

苏秦跟王九说：“兄弟你看哪样东西好，留下吧。”王九脸色十分尴尬，他推辞道：“先时为了讹先生的钱，故意出计策耽搁，家妻重病，不得已出此下策，于心终是不忍。”于是从袖子里掏出一块金子，“哥哥拿去吧，权当我对不住你了。”苏秦微笑一下，他早就怀疑王九故意做计来要自己的钱财，此时他却没有一点恨意，他十分坚定地拿出一块狗头金，“这个必须拿去，否则我苏秦日后权当没见过你，一个连自己妻子的病都不顾的人，我怎么能够结识他！”

王九眼泪婆娑，倒头便拜。苏秦拍拍他的肩膀，出门，早有一辆马车等在那里，这也是奉阳君给自己的。苏秦将包袱抛上去，俯身上车，使劲抽一下鞭子，那马登登地离开了。太阳西下，一条金光大道仿佛向着苏秦铺开，在等着苏秦的到来。

去哪里？苏秦知道，自己的钱基本上够花个十几年了，甚至几十年，现在自己最担心的人不是家里，是师父，还有那急脾气的师弟。师弟和自己朝夕相处那么长时间，当真是亲如手足，魏国距离邯郸不过几百里地。可以去吧？可以去。

苏秦驾着马车，寻着一个市镇，找到铁匠铺子买了口精钢铸刀，用粗布包了，买些酒肉干粮存在车里，一日日挨到了魏国地界。尽管苏秦和奉阳君

说起过自己在魏国遇到过强盗，是谎话，可魏国多强盗，却不是谎话。苏秦为了防止被盗，进了魏国就走大路，尽量在市镇休息，白天只有四个时辰，眼看距离开封越来越近了，苏秦的心才慢慢地放下来。

忽一日，太阳毒辣辣地照着，苏秦只在车内挡着光，那马却越来越渴，路过一个大岗，将要上坡时候，再也走不动了。苏秦只好下车，左手挡着日头，右手拉着马，一步步走。走不到一半的路程，那马嫌车子沉，只翻身一拧整个车子便翻了，苏秦的东西都在里面，这一翻来，就像一个珠宝铺子被砸，金的银的玛瑙玉璧……五光十色的真好看。苏秦吓得连忙松下马，拉到五十步之外的高丛草里坐下，一群蚊虫立马爬了一身。苏秦又赶紧回来收拾细软，连些泥土都扒拉进了包袱，也不嫌。然后也找个草丛蹲着，怕有什么歹人出来将自己抢去。

好在天气实在太过炎热，除了马的喷嚏声外，马尾巴抽打蚊虫的声音，再也没听到别的声音。过了大约半个时辰，苏秦估摸那红马休息得差不多了，就给它套上车子。终于过了那坡，有话说得好，上坡容易下坡难，那马如果拖着一辆车子，除非跑得飞快才能撒开力道，走得正，若一慢下来，就是车翻马跳的事。苏秦细想一下，看那坡下无比漫长，便将行李背着，刀插在里面，把鞍装在马身上，十分果决地骑上去。那马好像懂得苏秦给自己减掉压力，欢快地打了个响鼻，撒开蹄子开始跑。苏秦想，此地绝对不可以久留，这个岗子又大，看不到边，岗子连着岗子，是抢劫的好去处，只好快走了。

那马是匹好马，只休息了少些时间再跑起来就健步如飞，可这马在奉阳君宫里用的时候，也不过是在邯郸城里寻亲访友，并没有出过远门。因此这马跑了半个时辰后，浑身便是被雨浇过一般的汗，湿淋淋浸透了苏秦的下半身袍布。

苏秦见日已西斜，心急如焚，想我今天莫不是将要把命留在此地也！只



好下马解鞍，自己往两边去找个溪水泉眼喝几口，这一日带的水全部洒在车子里了。可这个地方就像跟自己赌气一般，树是有几棵，就是不见泉水溪流。苏秦找得烦了，倚着棵树歇脚，忽然想起自己在鬼谷时，也是渴得要命，当时自己用刀在树干上砍的吧？苏秦猛然就兴奋起来，抽出刀来便砍，十来刀后才喝足，然后牵过马来，砍了让它也喝，那马喝得起劲，直喝了四五十道口子才罢休。这时已经快黑了。

苏秦牵着马走，走不过半里地，那马就显得十分惊慌。苏秦往后看，却没发现什么东西，想这马和人一样，都是有胆大胆小的。又走了半里地，那马越来越紧张，苏秦再往后一看，十几个火把在迅速向自己移动，苏秦哪里见过这个架势？慌张中匆匆上马，死命抽打一下，马既喝足了水吃够了草，又恢复了无穷的力气，飞一般地往前冲，苏秦只听见耳边的风呼呼地刮过，他若不是伏在马背上，早就刮下来了。

奔跑了大约半顿饭的时间，马的速度慢了下来，苏秦往后看时，再也没有火把了，幸好前面便是一个村子，苏秦就像望见了天堂，急匆匆敲一户人家的门。

叫声讨扰，里面一个青年汉子拿着火把走了过来，将苏秦放进去，正要引着苏秦进屋时候，只听后面叫了一声“师弟！”汉子听得这声熟悉，忙回头看时，隐约是张熟悉面孔，将手中的火把凑上去一看，对着屋内叫道：“出来！师兄到咱家来了！”说着拉起苏秦的手，哭泣道：“不知道师父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苏秦叹了一口气说：“为兄的没出息，没能有条件照顾师父！”正说着张仪的妻子过来给苏秦施礼。

苏秦慌忙扶起说：“承蒙照料师弟。”三人进屋，苏秦暗地里早就将东西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大头，一部分小头，苏秦将小头的拿出来道：“我去奉阳君那了。”张仪一看十分惊讶，“师兄真乃厉害！却为何不在那里做一个官

来当当？”一手将那包拿过来，没有一点不自然，苏秦心中笑笑，便将自己在赵国的遭遇并自己宝剑的来历告诉了张仪，张仪听得入神，妻子见二人说话畅快，自去点了油灯来照着，苏秦马上制止，并将后面有人追踪的话道了出来，张仪夫妇听后唏嘘不已。

那天大约交了三更，师兄弟两个方同屋睡下，张仪妻子自去另一屋睡了。苏秦实在太疲倦，很快就睡去。

第二天，苏秦日上三竿方才醒来。张仪已经出去打兔子吃，他妻子忙着做饭，苏秦看见炕边上有一套新衣服，知道是给自己准备的，便穿了，坐在那里迷迷瞪瞪。回想昨天自己的奇遇，仿佛都是梦，只有窗户外面那匹马表明那是真的。

不一会儿张仪回来了，肩膀上一个钢叉，手里空空，他小声对妻子说：“现下打野兔的太多，这玩意儿也不好找了。”他妻子说：“为什么不用哥哥昨天给你的钱买些东西来？”张仪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哥哥刚给的就花去，有点不好吧。”这时候苏秦从屋子里走出来，张仪的脸更红了。

苏秦想他们两个肯定是穷怕了，留着钱舍不得花，请我吃肉都得去打野兔，想到这里感觉非常心酸，于是苏秦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对他们夫妻两个说：“这一觉睡得迷迷糊糊，师弟领我出去散散心吧。”

张仪刚要开口，他妻子示意打了他一下，他方领着苏秦出去了，不远便是个镇子，早上起来倒也热闹，苏秦见一个卖肉的铺子便拉着张仪，边走边说：“师兄我出来这么多年了，还没好好请你吃顿饭呢，今天就借你家的灶台用用，尽一下师兄的爱惜之情。”张仪支支吾吾，苏秦哪里让他回答？早拉着到了那铺子前，苏秦拿钱买了十斤酱牛肉并一坛子酒，打发店里面的人送到张仪家里去。二人又在集市上逛，苏秦一并买了些鸡鸭菜蔬，还有些珍奇果子，觉得肚子饿了，二人商议回去。一个早上并不谈论师父鬼谷子、阴阳

之道，只是谈论各自的云游经历罢了。

回到家的时候，张仪妻子已经摆好了饭，苏秦想肯定是因为自己买东西的缘故，也就坐下来与张仪把盏，二人吃得欢畅，非常开心。

来魏国的这一趟，给苏秦的感触很多，自己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云游汉，得求着这位那位，来鉴赏一下自己，给自己银子花，可自己不知不觉就成了那样的人，自己活着的所有动力是钱和别人的赏识，如此罢了。是不是悲哀？这个问题有点复杂，苏秦的经历太单一，还理解不了，很多人的一辈子就是那么单纯的一回事，苏秦同样知道这点，自己与那些人的区别也只是在于知道自己的单一吧！他有些怀念师父了，如果师父在，肯定会一语道破自己的谜团。就算不是师父，是洛阳林子里面的那位异人，也会给自己指点迷津的。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要么苏秦的身边是呼呼打鼾的张仪，要么自己被酒肉引去，也的确静不下来。

这一趟给苏秦感触最大的是，张仪变了！他整天忙的是锄地，耧草，很少和自己谈论天下大事，就是说一些云游的事情也是注重猎奇，好玩。这可真不像他，以前在鬼谷的时候，他可比自己活跃多了，提出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他的思维好像基本不会停下来，这也是苏秦最佩服他的地方。而现在看来，张仪与一般的农夫没什么区别，他叹了口气，有些得意，更多是失望，自己和张仪跟随师父开始，就已经养成了和他比较的习惯，更何况，在大多数时候，张仪的表现比自己好，自己怕说错话，往往噤口，保持颜面罢了。失望是因为师兄弟的感情在。

想到感情，苏秦更加感慨万千，有什么感情是不变的吗？妻子刚进门的时候对自己多好啊！嫂子刚见自己的时候，笑得多和善。还有哥哥，十几年的兄弟情义他竟然对自己冷若冰霜。比起他们来，素不相识的猎人对自己倒是一直不错，亲情有什么意义呢？世界的变化真是太折磨人了。苏秦的脑海

里一直是张仪，不知道自己和师弟以后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如果给张仪来回答，张仪肯定会说师兄弟的情义一辈子是不会变的。可苏秦不相信，一切都会变的。

一天，苏秦想起张仪的巨大变化，终于忍不住了，想和张仪谈谈，便借口出去遛弯儿。

张仪猜出来师兄是什么意思，只是笑笑，说：“咱们不如边喝酒边谈。”这合了苏秦的心意，二人便走到前日卖肉的铺子里，张仪叫上一个锅子来吃，苏秦便与张仪相视一笑。跟随师父学习的那些年，二人只吃过一次锅子，还是胡屠夫请的，这无疑是师兄弟最美好的记忆了，现在重温一下，所以都觉得这锅子恰当。

很快火炭点着，锅子架上来，“咕嘟咕嘟”冒泡，苏秦与张仪席地而坐，老板摆上新鲜的牛肉和蔬菜。苏秦又要了些干菜，向店家要干肉时却没有了，只得作罢。

苏秦给张仪让吃的，先开口了，说道：“看师弟与先前有区别。”张仪正在捞肉，听如此说便停了筷子，笑一下说：“为什么要与以前一样呢？世界上的东西在阴阳闭合之下变化。”

苏秦知道张仪是在打趣，也笑着喝了口汤，说：“我还不知道这个吗？只是，事物的变化总是有原因的吧？”张仪说：“原因就是阴阳闭合之道啊。”对啊，原因就是阴阳闭合啊，苏秦被张仪顶了，微笑一下，张仪劝酒。

张仪用袖子抹了嘴，问苏秦道：“师兄觉得我是变得俗了呢，还是变得高尚了呢？”苏秦细想一下，不禁语塞。是啊！自己还没搞清楚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庸俗呢。张仪接着给苏秦斟满了酒，二人再喝一口。

“我看啊，你是变得……变得……呵呵呵。”苏秦还没想出来用什么字眼来形容。



张仪自己抿了一口酒，说：“师兄，你说这肉是不是好东西。”口气没有疑问。苏秦说：“兵祸连年，这肉的确是好东西，因为平常百姓很少能够吃到。”张仪说：“有道理，那吃肉是高尚是庸俗呢？”苏秦心道不激他还好，一激又重演鬼谷的日常辩论了，他在心里不抵触这辩论，每次完事（尽管是自己输的多）都感觉十分畅快，好像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

苏秦便说：“这也并不是我能够理解的。”张仪见师兄说得坦诚，也叹了口气，说道：“是啊，世上的东西如果非要分个庸俗高尚，也确是难，伯夷叔齐是高尚的人，可是最后饿死在首阳山。咱们这些天喝酒吃肉，没人理会咱们，也倒自在，师兄如果说，自在是人生最大的追求吗？我以为，不被别人误导，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是追求。”苏秦见张仪如此，心中大异，却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

# 爱情与友情

## 苏

秦听了张仪的话，心中一惊，忽然想起被楚相殴打的事情来了，又想起自己孤零零四处漂泊，没有个依托，不禁悲伤起来，想起张仪，大生同病相怜之感。拍拍张仪的肩膀，“咱们要是现在遇上师父，那该多好啊！”

张仪使劲点了点头，“看来只有师父能够解答我们的疑惑了，可是他在千里之外。”

苏秦叫店家添了热汤，二人慢慢吃着。张仪却笑了，笑得很简单，苏秦问怎么了，张仪说：“师兄不必担心，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比之前倒是痛快许多，不用担心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种自己的地，吃自己的粮食。”苏秦不以为然，心道如果不是我请你资助你，恐怕你今天还在四处打野兔，口上却说道：“可是这兵荒马乱的，种地容易吗？还是困窘的多啊。”张仪不语。

苏秦又说：“你我二人还是得拼一把，我没有做一个官，却也没饿着，



这就是希望吧！我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隐隐觉得师父的道理十分深奥，且十分有用，只可惜我一直奔波，没有好好真正地领会。”

张仪说：“不瞒师兄，师父的话，我闲来无事倒是多有参考，也偶然会有心得。”苏秦听说马上兴奋起来，他将两腿跪着，神采奕奕地问道：“师父曾经讲过的决断一词，到底应从什么方向思考，师弟解答我疑问。”

张仪略一沉吟，抿了口酒，缓缓道来：“人的一辈子总是面临着选择，有选择就需要有决断——选择的疑惑带来的决断。人其实是一种十分简单的动物，得到了福气就高兴，遇上了灾祸就痛苦，所以明白决断的道理是十分有用的。这是当初师父说的开头吧！”

苏秦说：“是”。

张仪又说道：“这是我的理解，决断是由利益来决定的，失去利益就使人难过，这样需要的是什么东西？那就是俗话说的巧妙计策了。如果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决策隐藏在不利的表象之下，就不会被接受，疏远由此就产生了。什么是失败的决断？我认为使人失去利益，或者使人遭受损害的决断，都是失败的决断。世界上有很多圣明的人，他们往往能够做事成功，这里有五条规律体现这一点。

第一，如果事情成功需要的条件是公开的，是见得人的，那就用公开的道德去解决，这是最普遍意义上的，法令的产生就是一个说明，当然，这里不是将道德与法令相混淆。

第二，如果情况有所隐秘，是虚伪的，那就需要隐秘的方法来决断，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隐秘未必不合乎道德。

第三，道术如果是正直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用信用与诚实决断。

第四，如果是奸邪小人遇到了危险祸患，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躲避起来，没有别的办法，当然，我是不喜欢给这种人出办法的，师兄也是吧？

第五，如果事情是按常规出现，这种情况不太多，那就很简单了，按照平常的方法来处理，再说一遍，这种情况还是不多。”苏秦听得十分入神，见张仪说话又回到了鬼谷里那种好为人师的口气，他不由得笑了。

张仪接着说道：“对于当君主的人来说，他们的道路是无为。对于大臣来说，他们的道路是有为。有为与无为是相辅相成的，这有为的方法与无为的方法结合平素、枢机两项使用，那决断肯定就会合乎情理的。那么人们需要做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根据过去的事情加以衡量，根据将来的事情进行判断，根据平素作为参照，可以进行就尽快做出决断，这就容易事半功倍了。如果费尽心思，事倍功半，只要事情可行，还是可以做出决断来的，只是这样就失去效率了。总体说来，判断实情是应对各种事情的关键，拨乱反正来决定事件的成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以前的君主都用蓍草和龟甲来帮助他们自己做出判断。”

张仪说完长舒了一口气，喝了口汤，苏秦早就笑眯眯地看着自己了。

“师弟，你的确是十分难得的人才，师兄我比你差远了！”

“嗨，嗨。”张仪有些不好意思，“师兄你过谦了。”

“不，不，像我这种没有什么才气的都可以出去赚一点钱养活自己，你如果有机会，更会飞黄腾达！来，咱们干了这杯！”

张仪只好再干了杯中酒。

苏秦终于忍不住问道：“师父在你出山之前没告诉你些什么事情吗？”苏秦一直想知道鬼谷子告诉了张仪什么东西，这也是自己来找张仪的原因之一，苏秦知道，鬼谷子的博大难以想象，他告诫张仪的事情肯定很有价值。

张仪边吃菜便回想，说道：“也没什么，他主要让我注意自己的品性，不可被热血冲昏头脑跟人争斗；还有……还有什么来着？”张仪挠着头想得可真是着急，苏秦也着急。忽然，张仪拍脑门，说：“师父告诫过我，说我们

师兄弟或许会闹矛盾？”说完照常吃喝，在他看来，这是十分荒唐的，苏秦听后脑袋嗡的一下，自己现在就师弟是比较可以信任的人了，如果和他再有什么矛盾，那世界真是太可怕了。

这么想着，心理隐隐地又有另外的一个念头，那好像是个不受自己控制的念头，苏秦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他明白那是一个对自己有利对师弟有害的念头，可能是师弟太信任人了，自己多虑了。苏秦想，最好是这么一回事。张仪心地实在，却也聪明，他见苏秦不太自然，就说：“师父有些东西也是弄不明白的，不然他不会选择那么孤单的生活，所以，师父的话也不可全信，师兄试想，如果师父的话都是对的，咱们不早就飞黄腾达了吗？”苏秦听了觉得有理。

刚要继续把盏的时候，忽然从外面进来一个人，笑道：“张仪兄，家中来了贵客就忘了兄弟我了？”

苏秦抬头一看，来人脸色明朗，剑眉星眼，双耳清亮，直鼻权腮，真是好一个人物。那人见了苏秦先作了一个揖，道：“哥哥请了。”

苏秦慌忙站起来回礼。张仪哈哈笑着叫店家添一副碗筷来，将来人拉下，对苏秦说：“师兄，这位叫杨公明，是此处的一个饱学之士，与我相交甚笃。”然后对杨公明说：“公明肯定知道这是苏秦哥哥了吧。”杨公明笑着说：“早闻得大名了，游说奉阳君的那位先生嘛，这个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苏秦听了脸有些红，想自己被撵出来了他也知道吧。

杨公明好像看出来苏秦的不自在，说道：“不瞒你们说，今天我还真不是空着手来的。”说完变戏法似的从身后解下一个包袱来，层层打开，是一大块油兮兮的布料。苏秦和张仪正在狐疑，杨公明将那布料一把揭开，苏秦与张仪同时咦了一声，那是一把极其不同寻常的“剑”，更不可思议的是，那剑与神秘人给苏秦的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边开锋，一边没开，剑身散

发出幽幽的寒光，因此苏秦叫出声来。张仪叫是因为这剑仿佛有灵性一般，他觉得上面有一双眼睛在望着自己。

杨公明见二人如此，十分得意，说道：“初次见面，没什么见面礼给兄长，这把剑就送你吧！”苏秦心想这人会办事，待不要这剑了，可它除了把柄是黄色的，整个就是神秘人给自己的那把啊，他觉得自己跟这剑是有缘分的，于是也没有太推辞，连敬了杨公明三杯酒。

原来那杨公明是一个专门喜欢结交四方朋友的角色，听说奉阳君花大价钱买了苏秦的一把剑，而苏秦来到魏国寻找自己的师弟，就专门把自己的一把祖传的剑送给了苏秦。这种投资杨公明做得多了，也不全是为了巩固自己到处的关系。什么样的东西配什么样的人，他从苏秦的一系列经历中明白，这人日后非常有可能成大器。

三人把盏言欢，直到太阳西下才散去。此后便不是苏秦与张仪二人出来吃酒谈天了，变成了三个人。杨公明经常一语惊人，这也使得苏秦对他另眼相看，心道这人果然不简单。

这样又过了十几天，苏秦觉得是时候走了，他没有专程告别。一个早上张仪起身一看，不见了苏秦的踪迹，然后他在饭桌上发现了一小包，里面是一大包钱。他便知道师兄离去了，张仪去寻杨公明，杨公明也感叹了一番，各自回家不提。

单说苏秦挑了个十分晴朗的天气起身了，当时已经是秋天，十分清爽，苏秦牵了自己的马，到集市上买了车子，套上马，又开始了自己的行程。至于去哪里，他自己已经有数，洛阳那个家对自己抛过白眼，可没有决断自己的路子，回家读书的那一年多，自己吃的东西不都是妻子做的吗——从宏观上说，这是苏秦回家的唯一理由。

不到二十天的行程，苏秦第三次从外面回到阔别的家，这次他没有从哥

哥家门前走过，见到那棵十分高大的槐树他便往北拐。一会儿便看见了自己家的土墙，那种土墙的颜色苏秦再熟悉不过了。他拉住马，从车上跳下来，在门口站住了，萧条的屋子与门口丝毫没有变，院子里面的杂草也没大变化。妻子在里屋门口纺纱的声音也没变，变了的，是妻子的样子，苏秦以为自己出去没有多长时间，妻子却好像老了五六岁。

妻子的头发有些杂乱，嘴唇干白，她见苏秦出现在家门口，说了句：“回来了？”就退回屋里，给苏秦热饭。

苏秦见如此心中涌起一阵酸楚，他马上赶过来，在门框那儿站定，故意冷冷地对妻子说：“这次我不是要饭走回来的。”

妻子只是烧火，过了一会儿才幽幽地回答道：“你还知道有个家。”苏秦说“是，你一个人过得怎么样。”

妻子便不再说话，低着头烧火。

苏秦想这人真是硬心肠，对自己还是那么不太答理，便抬头看看四周邻居的房子，看看门口的茅厕，顶上一根野草孤零零地摇摆。忽然，苏秦感觉脚下有些不对劲，仔细看妻子时，发现从她垂下的脸上滴下无数的泪，苏秦惊呆了，说：“这……”妻子抬起头，她的眼睛已经哭得通红，她啜泣道：“你心可真是挺硬啊。”

苏秦忽然想到，妻子先前嘴是非常快的，自己大多时候都说不过她，今天回家发现她的语气那么气若游丝，心中先痛了。她这半年的时间肯定跟人说不到几句话，一个人就像守活寡，兵荒马乱，税收又重，交上去之后家中就没什么吃的了吧。

苏秦按着妻子的肩膀，记忆中也就是刚成亲的时候他比较喜欢按她的肩膀，那时候她的肩膀是柔软有韧性的，已经过了多少年没有按她的肩膀了啊，现在手中仿佛握着一根枯柴，用点力气就断。苏秦就那么按着，说：“交上

去就没什么吃的了吧。”妻子没有答话，哭得却更厉害了。

苏秦想起马车，便出门将马与车赶进院子，从里面拿出包袱，打开放在妻子面前，妻子见里面的金银珠宝不由大惊失色。

苏秦看着她的眼睛，缓缓地说：“不是偷的。”妻子过了好久才接受了这个事实——苏秦没有当官，可他带了钱财回来。

苏秦见太阳还高，便带着妻子到集市上买了些菜蔬吃食，还买了一些酒肉，给妻子买了几匹做衣服的布料。妻子一句话没说，苍白的脸上却有了红润，苏秦奇怪。如果照以前，这个女人早就大呼小叫了，最后他们在集市上吃了饭，苏秦同时明白了一个道理：吃过苦的人才会变安静，尤其是女人。

安静的女人才可爱，他平生第二次好好地观察妻子，发现母亲给自己挑的这个女子的确非常漂亮。只是之前被贫苦遮住了那张秀气的脸罢了，苏秦人生中第二次恋爱开始了。

日子过得十分惬意，苏秦第一次做任何事都不用考虑钱，而且还是和自己的家人。他现在称妻子为自己的家人，唯一的家人。而妻子也逐渐和苏秦熟悉了，他们本来就是熟悉的，现在是重温。妻子没有了以前的唠叨——不管以前唠叨是因为经济的拮据还是其他的什么，苏秦对妻子的印象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这么过了两个月，苏秦碰见过哥哥，彼此点点头就算招呼过了，只是苏秦从来没有再去过他家。听说哥哥已经有了孩子，苏秦也没想过去，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哥哥嫂子和妻子住得那么近，苏秦回家竟然看到一副愁苦沧桑的面孔，不由他不怒。

苏秦花钱重新盖了房子，是乡里最气派的屋子。这一段日子应该是苏秦一生中最美满幸福的时期，在享受着助人的乐趣——帮助师弟张仪，并且获得堪比手足的师兄弟情意后，自己又得到了美好的爱情。苏秦终于可以放下

紧张的心，可以任意地畅游驰骋，可以随便睡觉吃喝，自由自在地在自己的梦里享受。

一天，苏秦忽然想起来那个神秘的猎人，想想自己能够得到这么多的钱来享受，那个猎人送给自己的剑当属最大的功劳，于是苏秦骑上那匹马，沿着自己半年前走过的那条小路，走进了森林里面。一切都沒有大变样，只是这次是秋天罢了，树叶落了一半，树上的一半也基本变黃，继续往里走，当松树越来越多，颜色越来越绿的时候，他到了。

那只凶猛的狗老态龙钟地趴在地上，嘴角流出口水，身上的长毛盖过整个身子，就像一条极大的虫子。见苏秦来了，那狗懒洋洋地叫了一声，树上的木屋开了，神秘人下来了。他微微打量了一下苏秦，蹲下来摸着狗，先是背再是肚皮然后是头，当浑身都摸了一遍后，他开口道：“剑呢？”苏秦一听，脑袋嗡的一下，他怎么知道自己把剑卖了？又一想反正杨公明送给自己的那把与之前的一模一样，不如就这么骗他一下，想着便从随身的包袱里抽出那布和剑，递了过去。

猎人掂量了一下，看着把柄对苏秦说：“这不是那把啊。”语气既冷又平淡，苏秦说：“那个把柄坏了，所以找能工巧匠换了一把。”猎人便不言语，仍然摸他的狗毛，那狗十分享受似的趴着，嘴里不断冒着泡泡。

“再过五天它就死了。”猎人的语气丝毫不伤感。

苏秦说：“一切东西命有终数，不可强求，有些事情只要记住就行了。”猎人不再答理他，只顾梳理狗的毛。又过了半晌，猎人好像玩累了，说：“你不上去看看了？”苏秦求之不得，马上整理衣服，跟随着猎人上树，一开门苏秦就惊呆了，整个屋子里全是虎皮！除了地板，其他五面几乎没有一处空闲着，全是黃花花的虎皮，黑纹飘扬！

苏秦忙问这是怎么回事，猎人淡淡地说，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老虎把

先生的婆娘和儿子都吃了，我就把碰见的老虎都杀了；第二，我想多卖几张虎皮凑点钱，我要离开这里了。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苏秦始终没能看清他的表情，他的头发太长了，并且故意遮住自己的脸。

苏秦便问：“为什么离开这儿？这儿不好吗？”

猎人说：“我不属于这儿，谁都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比如——现在的你的家。”苏秦闻说十分惊愕，他怎么知道自己现在过得挺好？想来又是师父那种类型的一个异人了，他感觉自己在他面前像是一个玻璃人，正要说一些作别的话，忽然苏秦转而一想，既然他善于预测计算之类，何不让他给自己留几个字？——从鬼谷子那里出来没有要几句指引自己的话苏秦早就后悔了。

苏秦说道：“您是一位高深莫测的人物，临走之前能不能给我留几个字？”那人早就知道苏秦的意思，拿起笔来写了十六个字：思我渡河，心诚意和，君莫为凶，终是德道。

苏秦看了半晌也没看出什么意思来，便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还请先生明示。”那人摇摇头，说道：“不可泄露，你现在的悟性未必能够看出我的意思来，可你日后终会明白的。”苏秦问道：“我日后可有大灾？”猎人没有回答。苏秦见如此，只好问道：“你的虎皮需要我帮着卖吗？”那人哈哈笑了，声音原来十分沙哑，他说：“我这些年没用你帮过，不照样过得挺好吗？你走吧。”

苏秦一时语塞，只好做了一个揖，走下屋子，拉起马，跨上去一道烟离开了，后面那人一直冷冷地看着苏秦的那条路。



## 第十章

# 茫茫燕国路

**苏** 秦回到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感觉那个神秘人和师父一样深不可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知自己的未来，宿命是人类最害怕的东西，对于苏秦来说同样如此。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同样的季节，苏秦躺在藤椅上，这次的梦是在太阳下做的。摇啊摇，苏秦恍惚觉得自己飞了起来，天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太阳，明晃晃的，自己的眼都被照得亮了，然后就那么飞着，上升，上升……忽然，一个晴空霹雳，苏秦的身子霎时从空中降落下来！苏秦大声呼喊，一下子惊醒，原来是一个梦，他拿布巾擦擦汗，想，这个噩梦是什么呢？

苏秦不懂解梦，问问师父可能会有答案，他记得师父给自己解过梦。可现在就一个人待着呀，他什么都没明白，唯一明白的，是一年以来这种日子已经使自己厌倦，空中坠落，就是说自己还没有根基吧。除去建房子与花销，

带回来的那一大包珠宝还剩下三分之一，这种坐吃山空的日子使他非常忐忑。

正在不爽快，妻子端着一个托盘，上面一壶酒、两个小菜，静静地放在自己身边的桌上，轻轻一笑回去了。苏秦心中十分感动，妻子现在总是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如果钱足够，他是希望这种生活一直过下去的，这当然是他自己的想法，为自己的出走找的一个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借口。苏秦坐起来喝了一杯酒，望着院子里高高的墙想，大丈夫志在四方，自己还不到三十岁，还能够闯一闯！

这次去哪里？

苏秦认为，赵国没有门道，那就试试燕国吧。三天之后，苏秦已经安排好佣人收拾了行李，这次的行李已经不是个包袱了，唯一不变的是那把剑，这东西让苏秦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安全感，大不了就拼命一搏嘛。

妻子的眼泪很快涌了出来，苏秦还是拍了拍她的肩膀，在她耳边说道：“如果嫂子哥哥再腆着脸来，你可以让他们进门来，一年之前我一直拒绝他们，现在我走了，你身边也没有真正的亲人。如果对你不好，你也可以不让 them 进来，我不喜欢他们进来的。还有，你可以把你娘家的亲戚接来一起住，只要你喜欢。你肚子里的孩子，我看像个男孩，如果在我回来之前生了，先不要给他起名。”

妻子抬起头问道：“就不能等孩子生下了再走吗？”苏秦摇摇头，他可不想让妻子再种地去啊，可这话怎么说出口呢！苏秦毅然走向马车，四匹马的车子，早有佣人赶起马车。苏秦在车上望了一望家门口，转身揭开帘子进入车子。

这次的旅途十分轻松，苏秦的盘缠足够，马匹也足够，在路上还买了好几匹好马，以至于这次行程已经不是云游了，只好以旅程来形容了。

苏秦经魏国赵国，终于到了燕国。

跟前几次一样，有人向燕文侯报了苏秦到来的消息；跟前几次不一样的是，苏秦早拿出钱来给了报信的人，报信的眉开眼笑，去了。

苏秦在城里面住下了。到了晚上，燕国的气候分外寒冷，还没入冬，苏秦就睡不着觉了，那仆人只好叫酒家上了酒。苏秦喝了几口，温暖了一点，长夜无聊，就和仆人说起话来。

“你叫什么名字啊？”苏秦这个仆人是妻子找人挑的，据说十分能干，且安分，苏秦出来的时候便挑了他，其实连话都没说过几次，也就不知道名字了。

那人恭恭敬敬地回答道：“老爷，我叫公孙亮。”这种对话在那时候是极其少见的，所以公孙亮显得异常受宠若惊。

“哦，这地方现在比得上咱们家的冬天了。”苏秦说。

公孙亮说：“这儿也没咱家炉子暖和，炭火也不够旺，想必是伙计偷懒了，我去催一下。”说着出去了，不一会儿端进来一个火盆，比屋子里的更亮更暖。

苏秦顿觉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心情不由轻松起来，再者公孙亮一口一个咱家，让苏秦觉得十分温暖。于是苏秦对公孙亮说：“来来来，过来喝一杯，也搪搪雪气。”苏秦受鬼谷子影响最深，对于那些繁文缛节本来就很不在意。

公孙亮起先不肯，见推辞不过就坐了，他先给苏秦斟满酒杯，然后给自己斟满一杯，恭恭敬敬地敬苏秦。苏秦喝了话又多了起来，无非是问问家里有几口人啊，有多少地啊，出来感觉怎么样之类的。直到谈论各自的女人的时候，公孙亮显示出极可爱的羞涩，苏秦才意识到他还没有二十岁呢，便呵呵笑道：“她多大来着？”

公孙亮说：“十八了。”

“噢，那你得快点找人托媒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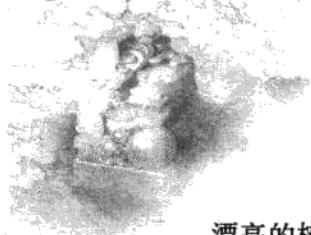
公孙亮说，自己这次陪主人出远门，挣完路费钱就成家。苏秦十分动情地听了公孙亮的经历，他现在对人与人的感情有种异乎寻常的渴求，多少年的云游生活，学习生活，使他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只能面对自己，问题自己回答，自己经历。可这一年的时间，与妻子重归于好之后，他才发现，古人群体而居，现在的各个势力集团，都说明一个道理：个人的力量在众人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不止如此，他觉得妻子给自己的温情仿佛年少时候的父母一样，有种久旱逢甘霖的功效。所以他竟然有些世俗地问面前这个小伙子的爱情了。

公孙亮是一个实在又聪明的人。与其他的呆头呆脑的仆人不同，他的眼神十分深邃，穿的粗布衣服却十分干净，有的时候显现出豪爽的表情，完全是燕赵豪杰的风采。苏秦此后对这点更加确认，如果给他这个机会，或者说，如果这个人生下的环境好一些的话，他肯定会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起码，比四海讨饭的自己要强一些。

转眼间十几天的时间过去了，报信的人还没有来找自己。苏秦十分焦虑，倒不是身上的钱的缘故，而是他担心自己的妻子，以及妻子肚子里面的孩子啊！

公孙亮开始的时候十分耐得住性子，和苏秦的反应不一样，安安静静。可到了十天之后，他也开始急了，除了服侍苏秦的生活起居，便自己拿着带来的铁剑练习。苏秦见过公孙亮的剑法，沉稳凶悍，比自己琢磨的那点剑法高明多了。苏秦也问过他，他说是一个云游的猎人教给自己的。苏秦也没有怎么在意，好在公孙亮是个可靠的帮手，苏秦想自己不至于被抢劫了，心里安稳。

又过了一个月，冬天真的来了。苏秦本来想自己一个月就差不多回去了，现在竟然连燕王的面都没见到，只好让公孙亮从一堆包袱里找出棉袍，二人穿上，晚上便开始下雪了。



漂亮的树木被遮盖得严严实实，从屋子里的微弱的光往外看，越发显得寂寥，在黑夜饮酒已经成了主仆二人打发时间的最好手段。

公孙亮照例喝了三杯就停了杯子，他问苏秦道：“给老爷报信的人可靠吗？”

苏秦说道：“无论可靠不可靠，给他钱的人都可靠就是了。”公孙亮觉得有道理，又问道：“老爷既然觉得可靠，那干坐着等不如做点有意思的事情。”

苏秦说：“噢？你说我这些天急得浑身就像起火了似的，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心啊。”

公孙亮说道：“老爷为什么不拿出先前读书的劲头呢，据说老爷读完了那些书立刻变得博学多识呢。”

苏秦想这人聪明是聪明，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如果论知识，鬼谷子师父和洛阳森林里面的猎人都是高手，他们都没有实现自己最后的目标，更不要说还不如他们的自己了。如果论知识就能行的话自己早就发达了。可公孙亮的话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这些天除了郁闷还是郁闷，倒不如多找些书来读读，日子过得还有意思些。

此后苏秦除了日常的休息出门打听新闻外，就在屋子里读书。书有从家里带来的，有公孙亮去城里给自己买的。公孙亮喜欢陪着苏秦读书，因为苏秦读书的时候他可以听。开始的时候苏秦没当一回事，此后他忽然想到这公孙亮是在跟着自己学习呢，他自己不识几个字，说服自己读书，然后自己跟着读，实在是太聪明了。苏秦倒是没有感觉到厌恶，反而有一点感动，这么好学的人，如果真的受过好的教育，肯定是文武都好的人才。

于是苏秦在念书的时候就放开嗓音，故意让公孙亮听清楚，公孙亮意识到主人明白了自己的企图，有点不好意思，可也没有停止。

又过了一个月，报信的人终于来回了个信，苏秦见了眼泪都差点流出来，那人急匆匆说道：“大王生病多日，我出不来宫，所以耽搁了这两个多月，不是故意要先生的，还请不要见怪。”

苏秦急忙将报信的人请到里屋坐了，公孙亮捧上茶。苏秦先问：“那大王的病现在应该不是很坏吧。”

报信的说：“总算是熬过来了，医生说今年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可是要看能不能熬过今年冬天了，如果明年春分的时候觉得好一点，基本上就没有大的问题了。”

苏秦最担心的事情差点发生，国家失主。如果燕文侯死了的话，势必会引发权力的争夺，那样燕国处在动荡之中，自己一个外国人想来做官，肯定会被封死出路，甚至命都可能丢掉。听说燕文侯现在情况好转，方才放了心，命公孙亮拿出一个包裹，里面包着十金，送给报信的。

报信的匆匆喝了口茶，说道：“相公不要以为我们这行只认钱了，就不知道人情冷暖，其实先生从远方来，受的冷落小的们都知道，只是爷上次给的已经够多了，这次再给，未免小的们就太不地道了。”

苏秦说：“先前是报信的辛苦钱，如今还要您多报一下大王的情况呢，怎么可以让您白跑呢？实不相瞒，家兄是做生意的，家中的钱财攒了不少，如果您觉得我够朋友，就收下，只要日后别断了咱们的交往就好了。”那人方千恩万谢收好了，对苏秦说，日后如果找他，只管去大江楼跟管事的说一声，要找王公，他自己会找到这里来的。苏秦听后大喜过望。

报信的走后，苏秦问公孙亮：“你以为这人靠谱与否？”这几个月来二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仿佛是朋友而不是主仆。公孙亮说道：“我认为这个人如果说假话，是缺钱才来招惹我们的话，早就来了，也不必等这么多时间，在下可以去打听一下。如果大江楼真的认识这么一位宫中的人，我就细细问

道他的情况，好做一下确定，他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故想要点钱来花才找到咱们头上的，先宰了他再考虑这地方待得待不得！”

苏秦说好，公孙亮披了苏秦的一个大毛裘，踩着雪去打听大江楼了。

到了二更时候，苏秦听见有人敲门，连忙去开了。公孙亮边打身上的雪边笑着对苏秦说道：“老爷的运气终于转过来了，大江楼上的人见我打听王公，立马像活爷一样对我，去说王公的都是爷。小的又去别的酒店打听，都说这王公在燕文侯面前是号人物，最近也没出什么事故，想来他今儿个说的话是真的了。”

苏秦听后大受鼓舞，问公孙亮道：“你认为，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公孙亮先给苏秦斟满了酒，恭恭敬敬地先喝了一杯，说：“老爷心中敢不是有主意了？”

苏秦笑了一下，对公孙亮说：“果然是个聪明人，他今天刚说完话我就想，有没有机会打破咱们现在处的这个僵局呢？你看王公说的大王的病，到明年才见分晓，到那时咱们必须要多等三个多月了，家里人都牵挂着呢，所以我送他钱，是想打通一下关节。我的想法是——咱们能不能作为一个探望者去看看燕文侯的病情呢？这公公说的话未必准确的，今天他意思是说需要明年大王才能见客人，想必是对外围的人说的，现在他收了咱们的钱，咱们……”

公孙亮听到这儿马上击掌赞叹道：“真是好主意，我在老爷跟那王公谈话的时候就想提醒您来着，想我又是多虑了，游说四方的嘴我怎能赶得上呢？”这是夸奖苏秦的话，苏秦却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好在他知道公孙亮是好意，便笑笑完事。

主仆两个直商量了一个通宵，走的每一步都商量好了。第二天，公孙亮去玉器店里面买了一对价值不菲的白玉瓶，小心翼翼地包好了，然后去大江

楼找管事的，要见王公。

三天后，王公踏着雪急匆匆来到了苏秦的住处。苏秦先热情地让进屋子里面，拿出那对瓶子对王公说道：“现在有一事需要王公帮忙。”

王公的脸色没变，十分严肃地喝了口茶：“这是绝对不能收的，如果这传出去，我老王的脸面从此就丢尽了，江湖上会说我老王贪财不厌，死无葬身之地的。”苏秦本来就算好了王公不可能要这瓶子，这只不过是虚晃一枪，见王公如此反应，他笑着说道：“王公为什么这么见外呢？”王公放下茶碗，站起来对苏秦说：“先生有什么事情可以直说了，咱们自己人其实不必来这套的。”

苏秦理了理衣服，笔直地站好，朝王公恭恭敬敬地作揖，然后将王公请到座位上，说道：“实不相瞒，这几天我与仆人思乡心切，并且，洛阳距离蓟北地区来回就要一个多月的行程，实在受不起。所以，我想这几天见一下文侯，不知王公意下如何？”苏秦边说边观察王公的表情，见他脸色没什么大的变化，心中便有了七分准了。

王公思量了一下，说道：“要说见一下大王也不是什么难事，毕竟大王现在大病差不多好了一半，头脑也十分清醒，每天见他的人也不少。这样吧，我替先生出一个主意，不如就将这对瓶子当做送给大王的礼物吧，先生以送礼探病的名头进去，想必不是很困难的。只是……大王上上下下的伺候，我们自己人就不说外话了，恐怕还需要先生一个几千钱的打点。”

苏秦说：“王公果然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如果贪图我的这对瓶子的人，想必早就拿走了，难为王公还为我考虑，大王上下，我每人五千钱打点。”刚说完，公孙亮早就准备好了拿出来一个包袱。

王公拿了包袱，低声对苏秦说道：“这事情万万不可以对别人说的。”苏秦连忙点头称是，恭恭敬敬把王公送走了。



## 第十一章

# 与齐的爱恋

**两**

天后，苏秦被王公派来的人接到了宫里。

王公亲自对燕文侯说道：“大王不知，一个叫苏秦的号称可以预测万事的先生，来看您了。”燕文侯疑惑道：“寡人的病没几个人知道，他怎么知道的？”王公笑着说：“要不怎么说苏秦是个会算的人呢？”

燕文侯一直想要隐瞒自己生病的消息，以此避免子嗣争权夺位，引发政局混乱。其实他不知道，在他生病的第二天，消息就已经在宫中传遍了。

燕文侯召见苏秦。

苏秦经过大大小小的殿门，终于走到一个大的房子前面。有侍妾打开帘子，苏秦抬起眼皮的一刹那就差点看呆了。

一位穿着华贵的男子坐在大椅上，身后是一位异常美丽的女子。那女子的穿着并不雍容华美，甚至有些素净，可通体散发的气质简直就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九天仙女。白皙的脸，眉毛弯得恰到好处，黑黑的头发盘成一个

大髯，双眼极其有精神，却不失情趣，极富顾盼生辉之妙。苏秦看得呆了，半晌才猛然想起这是在燕文侯的府内，便跪下行礼。燕文侯请他起来，声音稍显无力，却有一种高贵的威严。

苏秦便让公孙亮将两个如脂的白玉瓶儿呈了上来，燕文侯一看，脸上露出喜色。他对苏秦说道：“先生算出寡人生病来也就罢了，还带礼物来看望，实在是有心了。来人，看茶！”

苏秦心想，自己对于测算一窍不通，怎么说是给他算出来的呢？又一看王公在朝着自己摆手，心下方才明白是他给自己陪的话，连忙朝他暗暗作揖，口中却说道：“在下喜欢夜观天象，两月之前发现北方大星被雾气遮盖，周围小星变亮，心想北方除了大王再无他人印得上天星之象，便觉得大王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又过了几天，发现大王的星尽管被遮住了一点，可是本身的光并没有消散，我才放了心，于是连夜从洛阳赶来，乘死了九匹好马，一个多月后终于到了这里，在下到处寻找，终于找到了这可以蔽除邪气的白玉，请名人雕刻成了两个瓶子，是为盛福瓶。”

燕文侯听说了丝毫不怀疑，反而大受感动，连说：“好！好！”同时对身后的那个美妇说道：“苏先生对寡人如此用心，可惜寡人不胜酒力，不能敬他了，爱妾代寡人一杯如何？”这位叫做“齐”的美人朝燕文侯行了礼，笑吟吟地款款走到苏秦面前。早有人端过来一杯酒，齐先给苏秦斟满。苏秦连忙站起来饮酒，齐又斟满了一杯，朝苏秦敬了。二人喝过，燕文侯哈哈大笑。他听苏秦说这白玉瓶是为自己盛阳寿的，心中早就喜欢得不行了，又听王公说苏秦对自己如何用心，为了淘这对瓶儿花费了大部分积蓄，更是感动。

再说苏秦，见那位美人过来给自己斟酒，心中慌张得不行。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不，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气场。不，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气质和这种姣好的容貌如此巧妙地结合的女子！



他痴痴地望着齐，齐的眼睛像一湖水，深不可测。苏秦感觉到，心的外壳刹那间就打破了。他这辈子没有这么动心过，第一次见自己的妻子的时候，觉得挺好看，妻子纳鞋底种地纺布他也觉得没什么不妥。今天见了齐，他忽然觉得女人就是一个玉瓶儿，是需要养着的！而世界上多少人被养着，可玉瓶儿，就是齐一个人！

她的笑是那么的迷人，却不简单，带着一种暗暗的忧愁。她的忧愁是什么呢？哦，心上人，我愿意分享你的忧愁！她看向苏秦的时候，那轻颦的额头不经意间便舒展了，这让苏秦受到了更大的鼓舞。他鼓足勇气直直地盯着她，发现她的眼睛也在深情地望向自己！

一切只是一瞬间，一瞬间很快便过去了。苏秦喝了齐姬敬的三杯酒，归座。齐姬也重新站到燕文侯的身后，眼睛却不住看着苏秦。苏秦想，如果自己真的能够留在这里该多好啊，如果齐姬真的对自己有意思，他们便可以整天相会，哪怕不是整天相会，自己可以整天看到她也就足够了啊。这么美丽的人，神仙一样的气质，简直是上天对自己干渴的心的一个馈赠。和齐姬相比，自己的妻子简直是一堆草嘛！苏秦想着，强烈的兴奋感盖过了自己的道德感。

苏秦胡乱想着，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他忽然看到周围的人的脸色不太对，原来自己好久不说话，好像送了玉瓶儿没事了一般。苏秦马上理了理自己的思绪，他对自己的口才很有信心。苏秦刚要跟燕文侯显示自己的见识，只听燕文侯说道：“先生车马劳顿，想必是累了，寡人十分喜欢你给准备的东西，现在寡人已经让王公给你准备地方居住了，你可以在馆里面住下，有什么事情寡人会去找你的。”苏秦听燕文侯意思是今天的见面到此作罢了，只得答应了，和公孙亮退了出来。

那美人一直目送苏秦出来。

外面早就有人接待苏秦，将他引到了馆子。这儿是给各位外国使者居住的地方，为了显示燕国的富裕，装饰得比宫里的大部分地方还豪华。不一会儿，王公来了，刚进门便问道：“刚才先生为什么不说话呢，据说先生是十分善于论辩的。”

苏秦脸红了，笑了一下，说道：“王公辛苦了，在下好生感激的！刚才是第一次见燕王，心中过于激动吧，总之是在这里定下来了，王公今天就别回去了，咱们好好喝一顿酒。”王公没说话，朝外面打了一个手势，马上有人拿过来一个黄色的包。王公接过来，放到苏秦前面的桌子上，说道：“先生是一个豪爽的人，咱俩就结个朋友，这是大王回赠给你的见面礼，五十金，一定要收好了，我知道为了那对玉瓶儿，你是下了大本钱的。”

苏秦马上说道：“在下有今天都是托王公，这回礼咱俩一人一半！”说着就让公孙亮来分。王公按住包袱说道：“不必如此，打发人的钱我已经留下了，兄弟我有数，只是先生要准备好下次见面的话，显示自己的学问，那才是长久之法。”苏秦连忙称是，又让座吃酒。

王公推说大江楼今天有一位重要的客人，改日再来，苏秦和公孙亮送出了半里地才回来。看时，自己在外面的行李早就有人给搬进来了。苏秦想，肯定是王公派人搬的，心中又是佩服又是感激。

夜里，公孙亮要了一套剑法，然后收起来，走到苏秦面前。苏秦知道他有话要说，并且他说的话自己也差不多能够猜到。果然，公孙亮先是给苏秦作一个揖，然后说道：“老爷看来有心事。”

苏秦说：“你看出来了？”公孙亮说道：“如果不是她挡着燕王的视线，燕王现在应该已经把我们抓起来了。”

苏秦心下一惊，明白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确做得不够理性。他轻轻叹了口气，说道：“如果我是王得有多好啊。”公孙亮说：“那也未必，我爹爹打



小就告诉我说，人这一辈子安分就好，就是大王也有自己的苦处，所有的家都有自己的难处，我看那燕文侯气色发散，印堂很暗，肯定是不注意调节身体的缘故，所以生了大病，这样的大王，不做也罢。”苏秦万万没想到这个农家子弟会说出这番话来，他更加坚信世界上的灵性之人都是在山清水秀的灵地才可以产生的。

苏秦望着他，心想他肯定还有自己的想法，便问道：“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吗？”公孙亮说：“我的打算是要看您的打算的，如果是做于性命有害的事情，那我上有老，下有相好，哪怕老爷除了我，不给我一个铜钱，我也不会有话的。如果老爷懂得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我愿意为您效犬马之劳。”

苏秦知道他是在说齐姬，他闭上眼，齐姬那流光的双眼便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他心中有一个念头想要摆脱她，可有一个更强烈的念头想让自己占有她！苏秦紧紧地皱着眉头，倒不是因为舍不得这个得力的助手，还是因为很多复杂的情感。比如对妻子的愧疚，对儿子的愧疚（如果现在已经生下了的话，苏秦算一下日子应该差不多了），比如把这个当做自己与自己的博弈的话……他犹豫着。

公孙亮见如此，立马跪下来，说道：“老爷请辞掉我吧！”苏秦转过身子来，盯着公孙亮的身体看了好久，终于伸手扶起他，说：“钱还在桌子上，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吧。”

公孙亮愣住了，稍后对苏秦磕了头，去里屋拿了之前剩下的钱，收拾衣服便走。临出门，苏秦把他叫住，递给他一个包袱，说道：“回去好好过日子，对她好点，要懂得知足哇！”公孙亮的手停在空中好久，终于鼓足勇气拿过包袱，开门离去。

一阵寒风吹过，苏秦打了一个冷战。他赶紧叫人给自己生火，很快黑暗

的屋子便亮了起来，炭火在盆里发出噼啪的声音。苏秦方觉得身上有了暖意，想起齐姬的美貌，以及若有若无的对自己的深情，他整个人都晕眩了。

晚上，苏秦做了一个梦，一个从没有过的美梦。他成了燕文侯，端端正正坐在大椅上接受群臣的朝拜。齐姬就在自己的身边，挽着自己的胳膊。忽然场景一转，苏秦和齐姬双双拥抱在一起，齐姬身上的香气让苏秦迷离若失，仿佛整个世界都为自己停顿了。然后苏秦控制了齐姬的一切，正当他亲吻她的时候，她的嘴里忽然伸出一根血红的舌头，一下子将苏秦的脖子勒住了！苏秦又吼又叫，然而无济于事，他只好拼尽自己的力量去撕扯。

终于，那舌头被自己打回去了，眼前却又是完完整整的一个齐姬。她妩媚至极的眼神又一直向自己暗示着，苏秦忍不住，又一点点靠近她。当两个人又胶合在一起的时候，苏秦忽然觉得背上钻心的痛疼，伸手一摸，全是血！他吓得马上跳起来，再看齐姬的手，每个指头上都是半尺长的指甲！只听齐姬说：“来啊，让我掏出你的心肝来吃了！”

苏秦终于忍不住了，他摸出随身带的那把杨公明送的剑，一下劈开旁边的窗子，不顾一切地跳了下去！然后用尽平生的力气喊道：“杀……人……了！”忽然，苏秦隐隐约约听到旁边有人叫自己，猛然惊醒，才发现自己的身上全是冷汗，周围是几个内侍，在叫自己。定神了一会儿，苏秦看见早有几个人伺候的人端来了热汤，于是下来洗了脸，方才精神了。

他想想刚才做的梦，又是惊又是刺激，想想齐姬的容貌，又是怕又是爱。苏秦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怅然若失地坐在床前，过了半个时辰才又昏昏沉沉睡过去，再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

苏秦觉得自己饿得不行，却发现自己桌子上早就准备好了菜肴，都被金罩盖着保温。见苏秦醒来了，几个服侍的人便把盖子拿走。苏秦看时，共是十二个菜，珍禽异果自是不必说。有一盆大的黑糊糊的东西他却不认得，举

筷子尝了一口，稍微发黏，回味无穷。问旁边的人时，回答是熊掌。这也许就是命运，苏秦想自己也有这么一天，尽管还不是个达官贵人的样子，却也能够吃熊掌了，心中半喜半忧。

吃完饭，苏秦只在屋子里坐着。经过前一晚的梦境，他对齐姬的好感消失了一大半。更主要的是，他觉得齐姬昨天对自己的亲热不是非常靠谱的。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她为什么单单就对自己是那种眼神呢？如果她对所有人都是那种眼神，那她就是毫无价值的，尽管她是那样美丽动人。唉，苏秦叹了口气，自己昨天晚上做的决定太鲁莽了，竟然就那么把公孙亮打发走了。如果他还在，自己回答他的问题肯定不再犹豫！毕竟，这是要性命的想法啊。

苏秦决定，好好保养身体，然后去见燕文侯。若能给自己个官做就做，不给呢，也少不了给自己点路费，那就回家。想到这儿，他浑身又变得自在起来。人就是这样，一自在就想不自在的事情。苏秦又想，如果公孙亮回家之后对妻子和乡里人说我要跟燕文侯的夫人偷情，那岂止我的声名被毁掉，妻子也活不下去了吧。反正都是自己的错！考虑问题太不周全，看似很有头脑，其实脑袋里全是糟糠！

如此恨自己了一回，才又觉得好受些。声名都不想了，反正这里有人伺候着，我就姑且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再说吧！

没想到，刚过了五天便发生了足够改变苏秦一生的事情：齐姬给自己来信了。

毫无征兆地，一个丫鬟（苏秦日后知道那是齐姬身边一个非常得力的侍者）给苏秦送来一个锦囊。苏秦正纳闷，那丫鬟低下头在苏秦的耳边说道：“夫人说了，我三天后再来，如果你要回信，就交给我。”

苏秦大约猜到是什么事情了，脸烧得发红。他打开那个锦囊，是一块白色帛。苏秦小心翼翼地抽出来，一阵香气像水一样洒下来。苏秦的整个头便

处在了香雾里面，他的身体都酥软了。

那信上说：几日不见，仿佛百年，君若有意，再来花前。

寥寥十六个字却把苏秦的心思给扰乱了。就像一个从没谈过恋爱的男孩收到一封漂亮女孩的来信一样，他既激动又羞怕，紧紧攥着那封帛书，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心里就像被一面锣鼓不停地敲打……

他终于决定给齐姬回信了，这是必然的，他早就知道这是必然的，一切的犹豫与猜疑不过是为了压抑一下内心的极度兴奋与紧张。苏秦用颤抖的手写道：来信已阅，承蒙爱意，不胜感激涕零……洋洋洒洒写了一整张帛书，意犹未尽帛书已经到头。他只好再加一块，又写了半个时辰方满意。苏秦将自己如潮水的爱意，将自己痴痴的相思之苦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他用了山川比喻自己情有独钟，用天空比喻自己爱情的博大，用海水比喻自己情意绵绵，浩荡不绝……

然后，苏秦将那个锦囊拿来，小心翼翼地把帛书装进去，仰面躺下。第三天，她果然来了，取了东西便走。苏秦了了一件心事，却有无数件心事又涌了上来，此后他更是度日如年。

苏秦从来就不知拒绝别人的情意，在冷冷的外表下，他内心的炽热有时候都超过了自己的想象。从家到鬼谷，再到家，再到外面的世界，再到家，再出来，没有几个人对他表示过喜欢，更没有女人如此。缺少一件东西的人，总是盲目地追逐。

这样又过了三天，这三天就像是过了三年。苏秦想了几万遍二人见面的场景，足够激动而都不够尽兴，可这天还是老老实实地来了。

早上起来，苏秦沐浴更衣，静候那丫鬟的消息。太阳升得老高的时候，外面一个声音说道：“大王派我们来看望他。”苏秦知道那是有人对侍卫说的。然后那人又说道：“你们先退下，夫人有重要的事情对苏先生说。”

门开了。苏秦听到夫人二字，魂魄早就离窍。此时门一开，不见刚才说话的丫鬟，只有齐姬一个！

齐姬仍是一副高贵典雅的形象，哪怕门开了之后她急匆匆往里面赶了几步，都走得那么深情美妙。苏秦看得呆了，扑通下跪。齐姬马上赶上来拉苏秦起来，苏秦的手与齐姬一接触便拿不下来了，他像梦中那样紧紧将齐姬的腰搂住。齐姬伏在苏秦的肩膀上，温温说道：“先生可好？”然后深情地亲吻苏秦的脖子。苏秦眼前的齐姬没有吐出舌头也没有长出尖利的爪子，她是一个多情而高贵的人，有的时候丝毫不见她的温情款款，而这反而让苏秦觉得自己面对的这个身体更加鲜活……

苏秦把齐姬抱在怀里，她的喘息已经恢复了平稳，吐在苏秦的脸上，气若幽兰……

没有什么更多的对话，所有的温存就已经是对话了。他们二人都了解对方，都知道对方的艰难与需要，但是二人结合的不易，他们都明白。这是感情在指引着他们，他们愿意为对方付出自己的一切……

如此便有了第二次见面，第三次见面……苏秦在燕国的生活已经不是讨口饭吃那么简单了。他无数次从梦中犹疑到醒来，想自己那或许已经降临这个世界的孩子。但是在理智与情感的拉扯中，还是后者胜利了。

齐姬经常托丫鬟给苏秦送金银珠宝，可以说，现在苏秦所拥有的钱财比自己之前的人生中的任何时候都多，燕国已经成为了他的富贵乡、温柔乡。

第十二章

# 重生之地

**和** 实际接轨非常重要。

苏秦新学会了很多东西，包括怎么走路才能显示自己的儒雅气质。他改掉了在鬼谷里的那种十分怪异却十分省力的走路姿势。他还学会了颐指气使，命令人给自己办事。其实他暂时还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办，顶多是请王公以及王公介绍的各路朋友吃个饭，到处游乐一下。他有钱，一切都可以水到渠成。

另外，苏秦还学会了照镜子，那是与齐姬的一次幽会时学会的。她说苏秦真是一个漂亮的男人，苏秦听后非常激动，是吗？自己真的算是一个漂亮的男人吗？

他找来一面镜子反复看自己的脸，发现自己的眼睛炯炯有神，挺拔的身材，笔直的鼻梁，还有若有若无的那写在脸上的忧郁。他有些迟疑地看着自己，说实话，他从来没有这么观察过自己，也没有形成一个对自己评价的概

念。但是他知道，连齐姬这样的九天玄女般的女人都喜欢自己，说明自己肯定是很漂亮的。于是他摸着自己的下巴，憧憬着下一次见到齐姬的时间……

转眼间，苏秦在燕国已经待了一年的时间了。这段时间里，他的收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认识了许许多多的大人物。全燕国朝廷里面的要员他基本都通过王公有了交往。这期间他对王公灵活而广的交际手腕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想，自己在周显王那里的经历在燕国再也不会重演了。再来，便是他与齐姬的爱情。齐姬是一个聪明无比又极有主见的女人，苏秦在和她的交往中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这是在自己的身上从来没有感觉到过的东西。另外，齐姬多情的神思已经让他着迷了。

一切应该面对的事情还是需要面对的。

终于，王公出于对老主顾和老朋友的义气，在一个树叶落满大地的日子找到了苏秦。

“朝中的大臣我已经基本介绍给先生认识了，先生破费许多，在下实在过意不去。”苏秦慌忙走下座位，恭恭敬敬给王公作揖，正色说道：“兄弟休要如此说话，如果不是兄弟的提拔，在下早就回去种地啦，王公有什么想要提醒在下的，尽管说吧。”

王公知道苏秦在燕国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很多人都听闻了他的口才优势，他也十分善于交朋友。王公不知道苏秦和齐姬的事情，他只知道和苏秦交情不浅的人越来越多。于是王公赶紧离席还礼，说道：“兄弟我岂敢有什么意见，只是以先生现在的关系，是绝对可以在燕国站住脚了，为了你的时间，现在可以考虑一下来燕国的目的了。”

苏秦见王公说的情真意切，心想这人的心思的确周到。便说：“好，我正有此意啊。”王公说：“从上次大王生病先生去过，之后便没有再探望，肯定是有自己的考虑，只是我觉得，不去见燕文侯的话，先生的前程还是没有

真正的保障的，所以……”王公朝外面一招手，一个年轻的官人托着一个盘子进来了。苏秦一看这样，心中已经明白了八九分。王公继续说道：“咱们现在已经是兄弟，还希望先生不要客气，这个玉龙是我找名匠雕刻的，技术绝对一流，这也是我对兄弟前程的一个支持吧，后天你就再去见一下燕文侯吧。”苏秦知道这是笼络人必需的手段，还给他他也绝对不会要的，便佯装推辞了一下，拜谢了事。王公自去安排人手不提。

苏秦打开那个盘子一看，油光绿彩的一只活生生的龙！心中不由得暗暗惊叹，一是赞叹燕国工匠的手艺，二是赞叹王公的交际手段，真下得去手！

第二次见燕王的时间很快就到了，苏秦没有第一次的紧张了。他从从容容拜了燕王，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与上次不同的是，齐姬没有出现。这是他们商量好的，苏秦不想见她给别的男人捶肩捏腿。

苏秦这次正眼观察了一下燕文侯，这时候的他已经丝毫见不到生病的痕迹了。他眉毛平淡，双眼微微下垂，给人的感觉既不像周显王那么温性，也不像奉阳君那么威武。他走路没有特点，可毕竟是一国之王，隐隐透出一种不可置疑的威严。有了之前的那些经历，苏秦十分淡定地坐下了，他自己的这次见面非常有信心。

燕文侯先是呵呵笑着，像面对自己的一位老朋友，问道：“先生这一年在燕国待得可愉快？”

苏秦马上回答道：“燕国民风淳朴，心地善良，生活舒适，在下在这里待得都不想回家啦！”燕文侯听了这话更是高兴。这时，苏秦呈上来一个包裹，侍卫揭开包袱，燕文侯一看，好一匹玉马！他高兴地对苏秦说：“那先生就在燕国多住些日子吧！我燕国没什么大的好处，可就是喜欢交朋友啊！”

苏秦随着燕文侯笑了。

寒暄过后，两人半晌没有说话。燕文侯忽然正色说道：“先生来得好。



啊。”

苏秦微微一笑，刚想说“为什么说来得好”之类的话，可又一想，这样可能会让燕文侯没有面子，便说道：“还是看大王的意思了。”

可是令苏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燕文侯缓缓说道：“可惜我燕国逼仄，难以让先生大展宏图啊。”

苏秦听不出这话的具体意思，是说燕国难以发展，还是说自己不适合燕国？可无论是什么意思，这说话的内容与刚才异常协调的谈话氛围是十分不合的。于是苏秦干脆来了个开门见山， he 说道：“臣下认为燕国并不是一块逼仄狭小的地方，首先，燕国的东边有朝鲜和辽东，北面有林胡等国家，西边有云中与九原，南边有滹沱、易水，这样的地方怎么能说偏僻呢，如果这就叫偏僻，那其他的国家都是小国了，大王认为当今发展最得势的是哪个国家？”苏秦不想让燕文侯没话说，他知道双方互动的谈话才是有用的谈话。

燕文侯想了一下说道：“我认为当今秦国经过变法，实力已经独步天下，是现在最强的国家。”

这一回答正好迎合了苏秦。苏秦笑了一下说道：“大王明见，大王可以看一下当今形势图，秦国处的地方才是荒蛮呢，它都可以变得强大，何况燕国呢？”苏秦见燕文侯脸上有满意的神色，继续说道：“从地方来说，燕国可以说是当今的大国之一，燕国纵横两千多里，是很多小国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从农业上来看，这儿的土地十分肥沃，光是储存起来的粮食就有好几年，并且，燕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燕国不仅有粮食，还有一些可以买卖的作物，比如红枣和板栗，请容许我说一句狂妄的话，以我看来，就算百姓不去种粮食，光卖红枣和板栗也就足够了，大王可能不知道吧，我云游了这么多的国家，他们都羡慕燕国是天府之国啊。”

燕文侯听了，没有说话，但脸上一直挂着笑容。苏秦见如此，心下更有

底了。他又侃侃而谈道：“如果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来说，燕国军队力量几十万，士兵的气势很强。战车六百辆，战马六千匹，这可以与当今的任何大国抗衡了。”

燕文侯的眼睛逐渐睁大。他见苏秦第一回合的话说完了，便说道：“你说的是没错的，一个国家最根本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让自己的百姓过上好的生活。这和政权是相辅相成的，人们只有安居乐业了，国家才能安稳，才能够发展。燕国地处一个有利的位置，这里的军队很少覆灭，这儿的将领很少被杀，这是没错。可是，很多时候燕国能够感觉出自己的孤独来。”

苏秦见燕文侯推心置腹，心中狂喜。他说道：“在下倒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是关于对抗秦国的。尽管秦国通过变法越来越强大使得我们佩服，可是所有的其他国家都应该看到，秦国强大之后做的是什么事情。它的目的也很简单，吞并其他的所有国家。所以，您可以想象一下，秦国会不会对燕国构成威胁。”

燕文侯说道：“秦国是我十分欣赏的国家，但是我同样也知道，这个国家做起事情来雷厉风行，理性之至。我同意你的看法，秦国的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吞并我们这些国家。我整天也是十分忧虑的，可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请教你一下。首先，秦国有吞并六国的能力吗？其次，秦国还没有打到我燕国过。”

苏秦不慌不忙，说道：“您知道为什么秦国打不到燕国吗？很简单，因为赵国在燕国的西部当了您的屏障。秦国和赵国发动了五次非常有名气的战争，秦国胜利了两次而赵国胜利了三次。在两个国家打仗的时候，双方在一个问题上是统一的——是不是背后有人趁机得利。他们注意到燕国可以凭借自己的势力来牵制他们的事实，所以不敢对燕国轻举妄动。况且，秦国如果要攻打燕国，需要穿越云中和九原，代郡与上谷，好几千里的路程呢。如果



不把其他的国家拿下，即使攻打下了燕国的城池，秦国也守不住的。我们再看另外的一个问题，如果如今攻打燕国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呢？赵国只要发出号令，不出十天，几十万大军就会挺进到东桓驻扎了。再渡过滹沱，涉过易水，用不了四五天的时间，就到燕国的都城了。您心中衡量一下，我说的对不对。我在燕国的这一年，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秦国打燕国是基本不可能的。跨越几千里的路程打仗是自取灭亡，赵国攻打燕国才是最需要考虑的。因为这只需要几十里的调军路程，您不忧愁近的祸患，却忧愁秦国打过来，这样对吗？”

燕文侯听了点点头：“是寡人孤陋寡闻了。”

苏秦说：“并不是大王孤陋寡闻，而是大王太务实了。您看，如果您联合赵国，以及其他其他的国家，这样不仅维持自己周边环境的稳定，而且能够组织有生力量来对付秦国。别的国家先不说，秦国当今是所有国家的敌人啊。”

燕文侯说道：“秦国向来是彪悍的一个族群，现在实力也是最强的。作为一个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都会算计一下其他的国家的。秦国有虎狼之心，可惜现在其他的国家没有真正能够与秦国抗衡的啊。”

苏秦说道：“这的确是个问题，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可以与秦国抗衡。但是身为其他国家的人，就要看到自己的处境，寻找脱离困境的办法。如果想对付强秦的实力，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合纵！”

“合纵？愿闻其详！”燕文侯的眼睛忽然发出了光亮。苏秦的经验告诉他，这次燕文侯基本已经被自己拿下了。

“是的，合纵，既然单个国家不能对付秦国，咱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六国联盟，如果其他的小国也想加入进来，只要能够对付秦国就可以容纳，然后推选出一个领导国家，一个领导者，即使不想攻打秦国，加入这个联盟也可以保障自己的安全啊！”

燕文侯听得十分入神，他不知道这个和自己女人好上的人现在正在利用自己。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利用的对面总有甘心被利用的一个人。

燕文侯没有直接回答苏秦的话，而是说道：“先生可去过赵国吗？”苏秦说道：“去过，在下送给了奉阳君一把阴阳剑。”苏秦想，燕文侯问自己去过赵国没，肯定是在试探自己在赵国的话语能力如何，这会影响到他决定加入合纵与否。所以他不提自己卖给奉阳君剑的事情，转而说是送。这个计策不是鬼谷子教的，苏秦有时候觉得自己悟出来的东西更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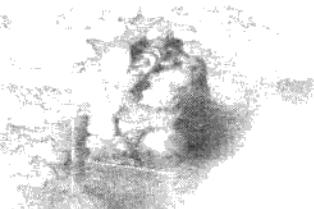
燕文侯果然表现出了十分浓厚的兴趣，他说：“奉阳君可是个够冷的人哩！”苏秦说：“大王说的没错，在下在赵国可是等了好多天才见到他的面，怎么像在燕国呢，经王公的一介绍我就可以和大王见面了，可见大王也是热心的人哩！”

燕文侯笑得脸上开了花。他放下手中的玉龙，站起来说道：“苏先生，咱们现在也不是外人了。听你说话我十分高兴，天下大乱的时代出来这样一个智慧的人才，并且在我燕国住了一年！”

苏秦连说不敢不敢。燕文侯说：“我燕国现在还是弱小的，可是我大燕的志向不小。现在燕国西边紧靠着强大的赵国，南边是齐周，都是能够给我们造成极大威胁的强国。这样，先生只要利用合纵的办法使燕国相安无事，我愿意倾国相从！”

燕文侯没有让苏秦走掉。当晚，燕文侯便设了宴席专门为苏秦送行。酒菜十分丰盛自不必说，有名望的各大臣陪席也是当然。对苏秦来说最重要的是，齐姬也来了。这自然不是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但在喧闹的场景下，二人的悲伤分外觉得明显。齐姬十分殷勤地给苏秦斟酒，二人对视，情意无限。

酒席散后，苏秦醉醺醺地回到自己的住处。他心思十分复杂又十分安稳。安稳的是燕文侯已经给自己调遣了几匹好马和极豪华的车子，赞助给自己的



金钱财宝更是花不完。复杂的是，苏秦这些天天梦到自己的家人，他有时候很想回去看看，可又不想跟齐姬分开哪怕一刻钟。

其实统筹看来，苏秦在燕国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理想。尽管这个理想的实现有点虚伪，可为什么不虚伪呢？苏秦所经历的一切苦难，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意义。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靠的无非就是一个字，钱。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反过来说，经历的一切就是为了钱？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想法。但是，苏秦毕竟背过神秘人的剑，脑袋里储存着鬼谷子的想法，天然归隐，也是他的一个梦了。这个梦与现实在苏秦的思维里面开始冲突。苏秦有时候觉得非常快活，且满足，有时候又感觉非常落魄。

三天后，燕文侯给苏秦的东西都齐备了，王公也在大江楼设了宴席给苏秦送行。可苏秦还是没走，他在等一个人。终于，五天之后，齐姬来了。她的穿着从来没有那么漂亮过，以至于苏秦都看呆了。当她踏进苏秦的屋子里的时候，苏秦觉得整个屋子都变亮了，他的心也变亮了。

苏秦早就在桌子上备上了酒菜，二人款款坐下，互相看着对方。齐姬的眼是那么清亮，这不是原来的清亮，而是因为眼泪。

“你……就要走了……”齐姬说到这里眼圈不禁又红了。苏秦深情地看着她，见她哭了，拿出手绢细心地给她擦擦。齐姬一把攥住苏秦的手，浑身开始颤抖，她哭得更厉害了。

苏秦叹了口气，说道：“只要有你在，我其实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现在这个状态，可以在这里待一年，但迟早是要走的。现在燕国的形势我和你讲过，我相信，即使我没有给你讲过你也知道，不是非常好。我在燕文侯面前说的话有修饰的成分，可是的确是事实。所以为了我们日后有更稳定的相处环境，我得去赵国走一趟啊。只要赵国接受我的合纵意见，那么秦国的霸业就不会那么快完成，起码，我们就会有更长的时间待在一起。”

苏秦还没说完，齐姬一手捂住他的嘴，说道：“别说了，别说了，我都知道，我想听的不是这些罢了……你可知道赵国形势吗？赵肃侯与奉阳君面上关系非常好，其实钩心斗角，政权争夺，势必会影响其他人的。如果你去，我担心你会受到伤害……”齐姬已经停止了哭泣，转而深深地叹息一声。

苏秦笑着说道：“这个你尽管放心，赵肃侯我见过，对我印象还不错，而且是他给我介绍到奉阳君那里的。我将自己的那把宝剑卖给了他，他为了抱歉没有重用我，给了我非常多的金银。”齐姬说：“你能够与他们相处我知道，只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在激烈的情况下，他们会对你做什么是不确定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你会冒着风险去。”

说到风险，苏秦又笑了一下。他问道，你见过峡谷吗？齐姬摇摇头，表示没有出过蓟城。苏秦说：“我跟随鬼谷子学习的时候，那里有一个鬼谷。”齐姬答道怪不得叫鬼谷子呢。苏秦摸了摸她的头发，继续说道：“那是一个非常长、非常深的峡谷。从鬼谷子的门口一直连到西方的群山，带够粮食走几个月都到不了头。如果到了头，据说那里有深的湖，湖底睡着一条巨大的龙。据说峡谷里面有野兽，有雪人，有棺材……可是我在一个夜晚趁着月色去走了一遭，开始走的时候非常兴奋，继而有一种陌生的而又强烈的恐惧感，继而发现了那些黑色的棺材。我当时吓得要命，但还是决定继续走下去，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冒险，我不想就那么放弃了。然后我又走到天明，遇到了更多的棺材和山洞，可是体力已经透支过度，我连一步都爬不到了。最后我用砍刀砍树，喝树汁救命，接着走了一整天才回来，差点累死在路上。但是我回来了，所以，从此以后会有那么多的不得志，有那么多人不喜欢我。我也迷茫过，但是我没有再怕过什么东西。这次冒险，在我看来充其量不过在鬼谷里面游荡的十分之一罢了。而且，那么强势的秦国我都去过，就不用说赵国啦。”

齐姬的心情好了许多，她佯装嗔怒警告道：“据说赵国有很多漂亮的女子，你可不要负了我！”苏秦紧紧握住她的手，说：“我就是死也要死在你的面前！放心吧，我一定会回来的！”苏秦这句话让齐姬大受感动，她甩手从头上拔下一根金钗，对苏秦说：“这是我随身带的东西，从不让别人动的，你要收好，在他国，见到这金钗就如同见到我！”苏秦也大受感动，提起腰上挂着的玉龙配，一手摘下，放到齐姬的手中，说道：“这是我给你的定情信物，你也要收好。”齐姬小心地收到袖子里，扑到苏秦怀里放声哭起来。

苏秦看着外面风，吹散一地的落叶，不禁百感交集。离别就在眼前。

**苏** 秦把燕文侯给自己的钱财拿出三分之一，托人给自己的妻子送去，这既是他的又一次补偿，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男人有了歉疚心理就会对女人非常好。

苏秦幸福地离开，临出发前完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和齐姬的幽会。早有人备好车马，苏秦十分熟练地踏上车子。车夫甩一下鞭子，车子西行，往赵国进发。

苏秦的出行档次越来越高了。从家里去燕国的时候，需要在途中找好马，不断替换。尽管公孙亮完成得很好，可还是有种穷途之感。现在有几十个军士给自己站岗，保卫自己，后面有十几匹马是专门为自己换用的，苏秦的出行豪华得像一个皇帝。

那是在一个十分舒爽的午后，苏秦慢悠悠地吃完饭，在宽敞舒适的马车里躺着，开始安静地想事。（自打从赵国回到家里，苏秦就已经不习惯安静

地思考了）他想，这样安静地思考已经好久没有了，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想到了燕文侯，想到了奉阳君，想到了王公，想到了神秘人，想到了鬼谷子，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说服力。苏秦轻轻地揭一下车帘，阳光明媚，照得自己懒洋洋的。他换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躺下，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

如果说自己的脑子有一段时间非常累，那一定是在鬼谷的时候。早读需要读出声音，还需要跟师弟无休止地讨论，还需要担当起做饭的重任，那时候自己的精力可真好啊，每一觉都睡得那么香，每一天都有无穷的力气。

如果说自己的脑子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闲的，那就是这几年了。在燕国除了吃喝不需要考虑太多的东西，只要有一张甜嘴就好，可是说得越多，脑子好像考虑的东西就越少，苏秦的感觉是——脑袋有点空了。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自己现在获得的这些东西，终究是为了什么呢？得不到别的答案，那就只能归结到偶然上了。苏秦十分愧疚地得出答案，愧疚瞬时变成了懊恼。苏秦抽过一份帛书，看了几眼就觉得困得要命，便倒下睡着了。如心所想的，他在梦里和齐姬相会。

赵国的路程并不是很长，不到十天的工夫，苏秦到了那个对自己十分重要的城市——邯郸。

一下车，苏秦直直地瞪着太阳看了半天，对一个随身伺候的人说道：“这邯郸是有点大啊。”那人笑着应承，马上安排苏秦住宿。

既然已经来过，苏秦的道路自然容易些。更何况，他还带了燕文侯写的信呢。可他不着急，这些年漫长的路程让苏秦磨光了着急的性子。

他第一个想找的人是王九。了解赵国宫廷里面发生的事情，王九这个人是最好的人选。于是派人去寻找，很快，王九风尘仆仆赶来了。

苏秦让进，上下打量一下。他发现王九比之前白胖了，身上的衣服也是

现下十分流行的黑色绸缎，便笑着说道：“九兄，别来无恙？”王九一看苏秦这阵势，心下明白了大半，早就作揖到地，连忙赞叹，说：“先生果然飞黄腾达，我眼力不差！”苏秦见老朋友说话动情，心下更是高兴，拉着王九的手，问道：“这些年，过得还好？”

王九拉苏秦坐下，说：“再好也好不过先生啊！先生送我的那块金，我用一半通了上面，升了个小官。另一半与人合伙开了个酒楼，叫做晚亭楼的。”苏秦一听他升官了，心下高兴。他肯定知道一些自己需要的事情，需要转个圈儿，问他一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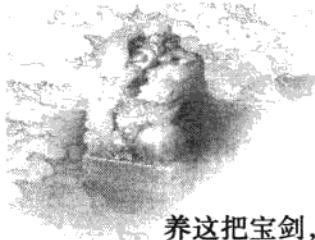
苏秦先对王九表示了祝贺，然后凑过来，细声在王九的耳边说：“不知道现在奉阳君怎么样了？”王九听后脸色大变，心道你既然知道奉阳君怎么样了还来问我？便正色道：“恩公果然不知道奉阳君的事情？”苏秦心下一动，脸色也变了。他想，果然出事情了！那避讳已经毫无用处了。

苏秦请王九入座，说：“实不相瞒，还请赐教。”

王九方知道苏秦故意拉低声音是为了试探一下，既然也试探成功了，他索性全盘告诉苏秦，事情是这样的：

在苏秦走后，奉阳君得了宝剑，整天舞习，其他官臣王公早就对他心存不满。前面说过，奉阳君是个武将，在人情方面做得并不到位。所以，尽管表面上是赵肃侯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奉阳君，其实这是赵肃侯的一计，为的是笼络人心，并且让奉阳君失去人心。

当奉阳君得到了苏秦的那把阴阳宝剑之后，有人立马报告了赵肃侯。赵肃侯心想，算计奉阳君的时候终于到了。于是他安排了很多手下，叫传出话去，说奉阳君请人给自己打造了一把阴阳剑。这剑的正面是阳，便是开锋的一边，代表奉阳君自己的灵性。另一边是阴，没有开锋，便是赵肃侯的灵性。那把宝剑一天需要一个人的鲜血来奉养，所以阴森森，锋利无比。而奉阳君



养这把宝剑，为的就是将赵肃侯的气脉消耗殆尽，然后赶尽杀绝，自己做赵王。

赵肃侯不仅让人在宫中传开这话，还叫人在邯郸大街小巷里传谈。有人相信，有人质疑。但是既然奉阳君本来就不大讨人喜欢，很多人就是不相信也相信了。一时间，赵肃侯成为了全赵国人怜悯的对象，而奉阳君成为了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

奉阳君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这些闲话。但是一来赵肃侯对自己的态度丝毫没有变，热情至极。另一方面赵国中自己的闲话向来就不少，所以也没有十分在意，只是暗中查明了几个传播这些话的人，打了个死去活来。

赵肃侯见这一举动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便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奉阳君最宠爱的妃叫喜成，美丽无比，聪明绝顶。赵肃侯就买通了她的丫鬟，对她说奉阳君的那些闲话，最后终于连喜成都有意疏远奉阳君了。奉阳君觉得不对劲，便问喜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喜成也是个有气势的女子，将那事情一说，便质问奉阳君。奉阳君十分恼怒，先是发毒誓为自己澄清，抚慰喜成，而后查明那丫鬟，严刑拷问，才终于知道了赵肃侯的诡计。

正好赵肃侯约定奉阳君第二天到府中饮酒，奉阳君想就趁这个机会去问他一问！

第二天，奉阳君果然带着自己那阴阳剑，气势汹汹地来到了赵肃侯的府上。赵肃侯一看奉阳君来者不善，也就明白了八九分，暗地里在酒席边设了无数人手。酒酣之际，奉阳君舞剑，想要借机杀掉赵肃侯，没想到赵肃侯一声令下，弓箭手将奉阳君射成了刺猬。

然后赵肃侯顺理成章地当了赵国的大王。

苏秦听罢心中惊疑不定，心想王九尽管不是自己的心腹人，到底是自己

帮助过的，欺骗自己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王九说的话全是真的，齐姬的预感是对的，赵肃侯看似豁达，没想到也是个阴险的主儿，和这种人打交道要注意了。如果王九说的话是假的，那也有一件可以肯定的事情，奉阳君已经死了。

苏秦叹了口气说道：“这次我是奉燕文侯的命令来和赵国合作的，我认识的奉阳君又死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王九说：“恩公别急，您来的时候不坏，如果在赵肃侯当王之前，您来可能会有危险，可现在一切都定下来了，他不会把您怎么样的。我那兄弟见奉阳君失败，逃去了，可在赵肃侯下面，我也是有几个相熟的。您要想见他也不是很难的事情，我帮你引荐。”

苏秦要的就是这句话，听王九如此说心中大快。他一摆手，后面的人马上呈上一盘金银。王九知道苏秦的意思，心中不好推辞，说道：“我本来是不应该要恩公给我什么的，可是我知道恩公的做事原则。恩公放心，我会上下打点，把这件事情当做我自己的事情来做！”苏秦听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快回去吧。现在尽管奉阳君去世了，可毕竟是敏感时期，我不想因为你来我这儿给你找口舌。”

王九拜了一拜，走了。

很快，赵肃侯便召见了苏秦，比苏秦想象的还要快。

赵肃侯说道：“先生远道而来，十分辛苦。”苏秦见赵肃侯的态度不像是对自己有很大敌意，尽管也不像没有，但充其量是试探的状态，苏秦的心先放下了一半。

他说道：“大王可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赵国吗？我听说如今所有臣下百姓都希望能够到您身边，聆听一下您的治国方法啊。并且这种渴望已经持续了很久了。我敬佩您的仁义，但是，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您也过于仁义，





以至于奉阳君当权。他是个嫉妒人才的人，您又不喜欢和他争执，这就使得宾客和游说的人来到赵国的不是很多，也不能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不在了，对您来说，您终于可以和您喜爱的百姓军士们亲近了。所以，请恕我来冒犯之罪，我今天要请您听听我的一些想法。”

苏秦的开场白说得十分精彩，赵肃侯非常受用，脸上逐渐显示出了喜色，而不是苏秦刚进来的时候的稍微的敌意。 he 说道：“先生为寡人着想也确实辛苦了！请坐请坐，先生的意见还有什么，尽管说，寡人会认真考虑的。想来无事不登三宝殿，看先生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寡人也好奇。”

苏秦知道，这些整天和耍嘴的人打交道的君主不喜欢太多的客套话，便说道：“大王如此圣明，在下就不转弯抹角了。我私下里常常想，现如今诸侯纷起，各位君主哪一个算得上是行仁政的呢？等我把不行的人排除后，发现只剩下大王您了。身为一国之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考虑人们的利益，使他们的生活安定，使战争远离自己的国土。安居乐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现在的形势而言，这些东西的前提是什么呢？是邦交。只要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处理好了，人民就安定。与其他国家的邦交处理得不好，人们就没有安定的生活。现在请允许我分析一下赵国在外交上所面临的问题：如果赵国与齐国和秦国这两个大国为敌，人们就得不到安宁了。当然，大王可以有自己的想法，结交秦国攻打齐国，但这样人们同样不会得到安定的生活环境。反之，结交齐国来攻打秦国也是这样的。所以，君王们常常面临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了——如果想要算计别的国家，攻打别的国家，就必须公开声明跟某个国家断绝关系。或者直接说处于战争状态，大王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把这话说出来。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大的才能的人，如果说有一点优点的话，偶然对于问题的分析还是勉勉强强到位的吧。您如果真的能够听从我的建议，燕国一定

会献出盛产毡裘狗马的土地，齐国一定会献出盛产鱼盐的海湾，楚国一定会献出盛产桔柚的园林，韩、卫、中山都可以相应地献出供您汤沐的费用。更重要的是，您的亲戚们也有了封侯的机会了。得到越来越多的割地，享受自己应得的权利，这就是古往今来所有统治者追求的东西。大王仔细想想，春秋五霸不惜牺牲自己的军队去竭力追求的东西不就是这两样吗？商汤武王之所以要起兵并且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去争取封侯，也是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论证，大王认为不是这样吗？为了让自己可以安然就座，轻易地获得这两种好处，我愿意为您效劳。”

赵肃侯听完默然了许久，他在衡量苏秦此行的真正目的。他知道这些人都是为了钱财而来，但是他仔细地想苏秦的话的时候，觉得十分有道理，便说道：“我知道先生为寡人着想，先生与我赵国也有十分好的缘分嘛，先生尽管说下去。”

苏秦说道：“多谢大王。咱们现在一项一项来做假设，如果大王您和秦国结成友好关系，那么秦国从这种关系中得到的东西会是什么呢——鉴于秦国是如今最强大的国家，他一定会利用赵国去削弱韩国和魏国；如果大王和另一个强大的国家齐国结成友好关系呢，那么齐国一定会利用这种优势去削弱楚国和魏国的势力。每一个国家都喜欢为自己着想，所以这些还是在下的保守估计，大王想必没有什么异议。那么大王再想，如果魏国被削弱了势力，就会割地河外。如果韩国被打击了，首先会献出来的土地是宜阳。如果宜阳被秦国给夺取了，上郡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了。河外一断，上郡的交通就会被割断，那么这一个地方基本就不在咱们的掌握范围之内了。如果楚国被削弱了呢？您想一想那里的屏障作用，您会变得孤立无援啊。这三个方面您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不是吗？”

赵肃侯说：“先生这个具体的解释是十分到位的。实不相瞒，宜阳和河



外也是赵国的大臣们经常跟寡人提到的地方，因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好，你接着说。”

苏秦说道：“如果秦国把轵道作为攻击的目标，那将是十分容易实现的目标。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被占领，韩国的南阳也就危险了。秦国如果进一步占领了南阳，下一步将要做什么呢？我认为狡猾的秦国肯定会包围周都。这时候，赵国如果再不有点反应，就是甘心被欺负了。如果秦国占领了卫地，打下卷城，齐国就没有什么继续与秦国为敌的理由了，俯首称臣是肯定的事情。那么，秦国的势力一旦在山东地方形成，下一步的目的即显而易见了，它的目的一定会是赵国。假如秦军渡过黄河，越过漳水，占据番吾，秦国和赵国就要开始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而战斗的地方，在邯郸城下面，大王想到这里还会觉得没什么好忧虑的吗？”赵肃侯听完吸了一口冷气，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更是极有可能的！

苏秦接着说道：“赵国，我前面说过，是当今的大国，山东的国家没有比赵国更加强大的。赵国方圆两千里，战车有几千辆，军队有好几十万，粮食可以供应国家使用好几年，这些都是其他很多国家所不具备的硬实力。赵国的西边有常山，南边有漳水，东边是清河，北面便是燕国了。大王不要单纯以为我是从燕国来的就只为燕国说好话，燕国是个非常弱小的国家，大王肯定比我清楚。这个国家不值得害怕，并且燕文侯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他最大的愿望是保住自己的国土，没什么大的野心，这个一点也没有夸张。

从宏观上来看，如果秦国只憎恨一个国家的话，那个国家肯定是赵国。因为赵国的实力足以和秦国媲美，并且赵国的地理优势是秦国所不具备的。那么，秦国为什么不出兵打赵国呢，就是因为秦国害怕韩国和魏国在后面算计它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肯定会考虑到这一点。如此，韩国和魏国就是咱们赵国南边的屏障了。大王您看，秦国如果攻打南边的韩国和魏国，

赵国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保护自己呢？大王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秦国有完全的实力占领赵国，我意思是秦国的侵略思想不占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方面。大王可见过桑蚕吃树叶吗？秦国的意图就是逐渐蚕食赵国啊。韩国和魏国基本上没有可能阻挡秦国，他们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臣服于秦国，这也是臣下所担心的啊。”

“我听说当初唐尧没有分到过三百亩的赏赐，虞舜也没有得到过一尺的封地。就是这种情况下，他们却能拥有整个天下；夏禹聚集的民众不够百人，可以说少得可怜了，却能在诸侯中称王；商汤、周武的卿士不足三千，战车不足三百辆，士兵不足三万，却能成为天子，掌握天下大权：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掌握了夺取天下的策略啊。所以，一个贤明的君主，对外要能预料敌国的强弱，对内呢，要能估计士兵们的素质的。这样用不着等到双方军队互相打起来，胜败存亡的关键所在早就在自己掌握中了。那么被众人的议论所蒙蔽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那么昏昧不清就不会占据您的心胸。”

赵肃侯这时已经听得入神了。他的眼神十分悠远，手中摩挲着丝绦上的玉佩，没有停下。

苏秦接着说道：“我私下研究过天下的地图，各诸侯国的土地五倍于秦国。我也保守地估计过诸侯国的军队，差不多十倍于秦国。那么，假如六国结成一个整体，同心协力，向西攻打秦国，秦国的出路还会有吗？秦国一定会被打败。如今很多国家害怕秦国的势力，反而向西侍奉秦国，向秦国称臣。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难道是同样的事情吗？！”

赵肃侯说：“这想必就是先生的合纵政策吧？”

苏秦点头，道：“大王知道与合纵政策相反的是什么吗？对，是连横。凡是主张连横政策的人，都想把各诸侯国的土地割让给秦国。只要秦国的霸

业成功，那些只贪图富贵不顾及尊严的人就可把楼台亭榭建得高大，把宫室建得华美，欣赏着竽瑟演奏的音乐，前有楼台、宫阙，高大华美的车子，后有窈窕艳丽的美女，至于各国遭受秦国的祸害，他们就不去分担忧愁了。所以那些主张连衡的人凭借秦国的权势日夜不停地威胁诸侯各国，谋求割让土地。这些人都是狼子野心，因此，希望大王能仔细地考虑啊。”

赵肃侯听了，点头不语。

苏秦说道：“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最明显的特质就是相信自己的判断，并且做事十分果断，我认为您就是这样的人。我听说赵国基本没有奸臣佞贼为非作歹的事情发生，这恰恰说明了大王您的功劳。是的，排斥谗言，摒弃流言蜚语的途径，堵塞结党营私的门路，这是为政者的能力所在啊。所以我才有机会在您面前陈述，使国君您更加受尊崇，使您的土地得到扩展，使军队更加强大。我私下为大王考虑，为了对付野蛮的秦国，使韩、魏、齐、楚、燕、赵结成一个相亲的整体，是最有效的方法了。这几个国家为的是天下的正义，相信一定可以战胜秦国那种张扬跋扈的国家！让天下的将相在洹水之上聚会，相互沟通以前固有的嫌隙，筑台子，杀掉白马歃血盟誓，互相约定说这些话：假如秦国攻打楚国，那么齐、魏就分别派出精锐部队帮助楚国。韩国就切断秦国的运粮要道，使他首尾不相应。赵军就南渡河漳支援，燕军就固守常山以北。假如秦国攻打韩国、魏国，那么楚军就切断秦国的后援，齐国就派出精锐部队去帮助韩、魏。赵军就渡过河漳支援过去，燕国就固守云中地带。假如秦国攻打齐国，那么楚国就切断秦国的后援，韩国固守城皋，魏国堵塞秦国的要道，赵国的军队就渡河漳挺进博关支援，燕国派出精锐部队去协同作战。假如秦国攻打燕国，那么，赵国固守常山，楚国的部队驻扎武关，齐军渡过渤海，韩、魏同时派出精锐部队协同作战。假如秦国攻打赵国，那么韩国的部队驻扎宜阳，楚国的部队驻扎武关，魏国的部队驻扎河外，

齐国的部队渡过清河，燕国派出精锐部队协同作战。假如有的诸侯不照盟约办事，便用其他五国的军队共同讨伐他。

这当然是我的想法，但是我认为这是十分必要十分实用的想法。六国相亲结成一体共同抵抗秦国，那么秦国一定不敢从函谷关出兵侵犯了。这样，在所有的联盟国家里面，赵国便是最强大的了，受益最大的便是您了，您霸主的事业难道不会成功吗？”

赵肃侯说道：“尽管我现在已经是一国之主，但是实际上与那些君王相比，我还年轻，不曾听到过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如今听先生说了这么多想法，我思量一下，的确是可以让天下得以生存，使各诸侯国得以安定的啊。我拿一个国君的人格担保，愿意倾尽全国的力量来相从！”

因为有了利益，所以这个理由更容易让人信服。



# 从邯郸到洛阳

## 第十四章

**赵** 肃侯的话让苏秦一下子兴奋起来。他站起来，激动地说：“在下绝对不会让大王失望的！”连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从决定开始云游到现在，苏秦这次是距梦想最近的。苏秦先派人到燕国送信。到了晚上赵肃侯宴请苏秦，觥筹交错间苏秦恍然觉得这个场景有些熟悉。原来是告别燕国的时候，燕文侯也是这么宴请自己的。而那时，齐姬还在自己的身边，自己回头转身就可以看到她。现在想起来，苏秦兴奋得有些伤感了。是的，生活给了他太多的磨难，这是再多的成功也不能够掩盖的。生活的真实让他有些不知所措——尤其是在想起齐姬的时候。

苏秦默默饮着美酒，当赵肃侯让自己讲话的时候，他欠了欠身子，说道：“在下出身贫寒，小的时候要过饭，给人家打过工。之后长大了虽然跟随鬼谷子学习了一段时间，出来也没什么出息。如果说在下得到了一些什么的话，那就是大王的赏识罢了……”想起自己的身世和逝去的父母，苏秦的眼睛不

觉湿润了，以至于声音都有些哽咽。大臣们听到他说自己受到了赏识便没了下文，变了声，还以为他是因为感激众位的知遇，都唏嘘不已。赵肃侯更是激动得离席敬他，苏秦一饮而尽。

苏秦回到住处的时候，赵肃侯已经打发王九领着人将礼物送来了。其中装饰车子一百辆，黄金一千镒，白璧一百双，绸缎一千匹。苏秦住的那间屋子比起这些东西来简直是芝麻比西瓜了，这些都是赵肃侯让苏秦用来游说各诸侯国加入合纵联盟的。

可是苏秦的脑海里显现的都是齐姬的身影，白天新交的朋友们争先恐后地来拜访还好些，到了晚上独守空房的时候，就越发觉得难受。孤单寂寞加上思念是一种很难让人忍受的事情，这样的状态直到公孙亮的到来才结束。

那是一个十分清爽的中午，太阳照得干爽。苏秦慢悠悠地循着城墙溜达，忽然有人来报说有家乡人来找。苏秦想起妻子，心道莫不是她来了吧，她来的话是为什么呢，是公孙亮告诉了她自己和齐姬的事情？倒是不怕她不高兴，就怕她把这件事传出去，那自己的一切都毁了。苏秦边急匆匆往回赶，边竭力思考来者何意。当他见到公孙亮拜迎自己的时候，一切疑虑都没了。苏秦笑呵呵地扶起公孙亮，既惊且喜，让进屋子里。侍卫见公孙亮穿着破烂，完全是一个仆人的模样，对苏秦的行为有些不理解，可看苏秦如此热情，又感觉苏秦的热情是真心的。

“怎么找到这里来了呢？”苏秦让人准备午饭后，问公孙亮。

公孙亮见苏秦春风得意，心中已经明白了大半，也没有过问他和齐姬的事情。他把身边的茶一饮而尽，抹了抹嘴说道：“想主人是不假的，主要是夫人让来的。”苏秦心道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妻子等的时间也的确太久了。想到这里，倒是觉得自己有些狠心了。

苏秦说道：“我找人从燕国送到家里的东西，都收到了吗？”

公孙亮说：“都收好了，夫人开始还以为老爷没赚到钱财，不想回去了，家中的财产差不多用没了，恰好老爷又着人送去，解了燃眉之急。夫人说，老爷还是十分惦念家里的。”

苏秦听了，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说道：“夫人生下的孩子怎样？”

公孙亮说：“倒是忘记告诉老爷了，夫人生了一个男孩，如今还没有取名字呢。夫人说，专门等老爷回家的。”

苏秦听后越发心痒，想起自己和妻子共同度过的日子，虽不像跟齐姬那样令人如痴如醉，也是温馨暖人，那是贫贱时期的患难与共。

苏秦发现公孙亮的衣服有点破烂，试探性地问道：“这一路来很辛苦吧！”公孙亮哈哈一笑：“老爷安然无恙，便不辛苦。只是苦了我从洛阳跑到燕国，又返回到赵国了。”苏秦也笑了，想这么一个忠厚的仆人，当真是难得。这个时候，酒菜已经摆了上来。公孙亮给苏秦敬酒，顺便问利有没有回家的打算。毕竟，这才是他从洛阳作别自己新婚妻子来到赵国的最大原因啊。”

苏秦知道他的意思。他转动着酒杯，想，如今自己已经富贵满堂了，年小时候做的那些富丽堂皇的梦，已经近在咫尺。当然有更大的企图，可现在自己太疲惫了，是需要回家休息一下的时候了。奇怪的是，齐姬此时竟然在自己心里不是那么让人热血沸腾了……苏秦摇摇头，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说道：“家，是要回的，那里永远是我的家。”听主人这么说，公孙亮马上眉开眼笑，几个月的疲惫仿佛一下子就消失殆尽了。

“可是……”公孙亮毕竟是一个聪明的角色，他知道齐姬现在对于苏秦来说未必是可以轻易割舍的事。“可是老爷也应该仔细想一想齐姬的事情吧……”

苏秦心中不自在起来，这是他心中的一根刺，不得不说是这样的。他抚着自己的手掌，半晌，说道：“我十分想家，可齐姬，你也知道的，对我来

说意味着什么。”

公孙亮知道是这个结果，也知道苏秦在模糊这个话题。为了不让苏秦尴尬，他只好住嘴，起身劝了苏秦一杯酒，说道：“世界上哪有仆人与老爷共杯的呢，老爷的抬爱对我来说的确是再生之德！”主仆二人喝到大醉方罢休。

主意已经定下来了，苏秦准备先回家一次，在游说其他国家的时候，也要多回几次家。

可是苏秦最害怕的敌人，秦国，这时候也在行动，它已经等不及地要开始自己的吞并霸业了。

苏秦外出以来遭受的最大的打击开始了。

事情是这样的，周天子把祭祀文王、武王用过的肉专门赐给秦惠王。惠王派犀首攻打魏国，生擒了魏将龙贾，攻克了魏国的雕阴，并打算挥师向东挺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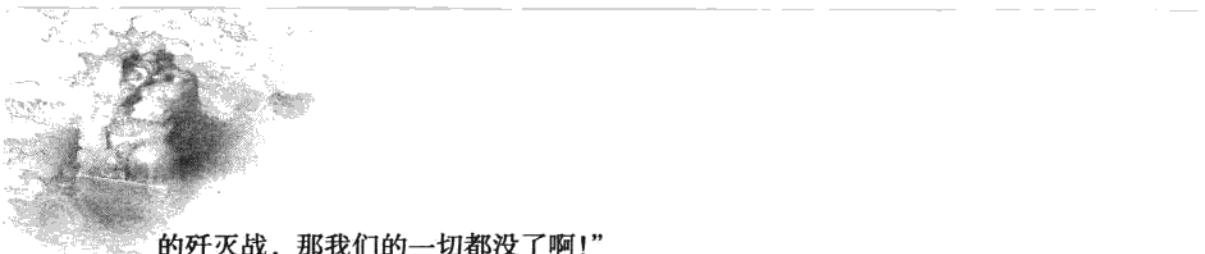
苏秦最害怕的秦赵之争就要发生了，他忧虑不已，连回家的心思也没有了。怎么办呢，公孙亮此时也心急如焚，他对于天下大事还是了解的，又勤奋好学，因而知道一些国家的动态。如果秦国把赵国给灭了，整个中原地区从此便没有了安宁的日子。

主仆二人又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

夜深沉，苏秦和公孙亮都没有睡着。苏秦知道自己有很好的口才，可是当面对全副武装的军队的时候，一切都成为了空中楼阁，他见过军队走过之后大地的模样，地不是完整的，人也不是完整的，死人一堆一堆，无人发丧！

苏秦问公孙亮：“你认为秦国打赵国的可能有多大？”

公孙亮说道：“老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如今的秦国就是一只猛虎，只要有机会就会咬人。老爷的合纵政策如果现今实行起来，不到一月的时间就可以组成一只实力远在秦国以上的军队。可就怕秦国把握战机，实行迅速



的歼灭战，那我们的一切都没了啊！”

苏秦点点头：“秦国现在打起来，赵国倒也不是很怕，几十万大军就是再不济也能顶上几个月。那个时候，其他国家若想支持，增援的军队肯定可以到达，我就是怕其他的国家不能被我说动……”

“是啊，如果秦国动兵，肯定会对各个国家实行外交压力，其他的国家更不容易被说动了，老爷可算是任重道远啊。”

苏秦见公孙亮的表情不是十分忧虑，便说道：“亮有什么计策，可以让我参考一下吗？”公孙亮说道：“主人没有，我怎么会有呢？”

苏秦说：“咱们两个亲如朋友，你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

公孙亮便侧过头来，低声说道：“老爷不是有一位十分有才华的师弟吗？我听老爷说，他的才学竟然不在老爷之下。只要你们的关系足够好，让他打入秦国的内部，来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这不好吗？”

苏秦若有所思，低头不语。

公孙亮知道他是不愿意利用自己的好兄弟，便说道：“老爷曾经说过，从秦国回来经过魏国的时候，资助了他很多钱财。这当然说明老爷十分讲情义，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张仪在秦国立住脚，老爷从此就可以大胆地游说六国，无后顾之忧了啊。”

苏秦笑了，说：“好不好好，再容我思考一下吧！”

公孙亮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说：“老爷再迟疑，秦国就打过来了！”

苏秦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好！你的建议很好！只是——我怕张仪受到伤害啊。”

“人要是想富贵，必须要冒着一定的风险。比如我想要富贵，就要来寻找您，路上坎坷一言难尽。老爷您要想富贵，就要游说四方，吃过的苦头更是不比我少，您衡量一下吧。”

苏秦终于答应了，说：“那咱们得改变计划了，先去魏国找张仪然后回家！”公孙亮郑重地点了点头。

苏秦禀明赵肃侯自己要去魏国一趟，言明是为了合纵的政策。赵肃侯另外给了苏秦一些钱财，苏秦带了，与公孙亮一起往南走去。赵肃侯又派了二十个甲兵给苏秦，苏秦拒绝了。

一路事情不必细记。

等苏秦到张仪的面前的时候，张仪喜不自胜。苏秦介绍了公孙亮，说这也是一位志士，三人互相行礼，然后进屋详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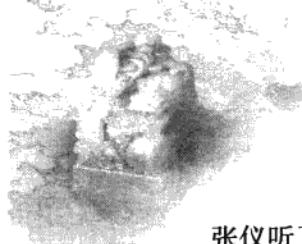
张仪欢喜得脸都红了，他说：“师兄上次不辞而别，这次可得在我这里好好住一段时间了！”苏秦笑着看了看四周，发现屋子已经重新盖了，不是很豪华，却很精致，说道：“实不相瞒，师兄我是无事不登门啊，你现在过得满意吗？”

公孙亮笑而不语，张仪愣了一下，“当然满意啊，时常没事情便与杨公明和一帮朋友谈论时事。前几天还谈到师兄在燕国的漂亮手段呢，而且承蒙师兄的资助，生活已经不成问题了。”

苏秦算了自己给张仪的钱，如果加上新盖的屋子，到现在肯定所剩无几，便给公孙亮使了一个眼色，公孙亮拿出一个包裹来。

张仪一看便明白了怎么回事，脸又红了，说：“单靠师兄来资助我，实在不是长久的法子啊。”苏秦笑着说：“不瞒师弟，这次还真不是单单送钱财给你的，有一件职务想请你，算是个长久之法吧！”

张仪连忙问是什么职务，苏秦说：“当今天下大势，秦国为首，其他国家无不侧目而视。我想让你去秦国，凭着你那过人的才华与口才，谋得一份职务。我一辈子没什么重要的人，你对我来说好比手足。而且你素来有大的志向，秦国十分富裕，我希望你考虑一下。”



张仪听了之后沉默不语，想自己从来没去过秦国，具体的事宜毫不清楚，连道路也不知道，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刚要推辞，苏秦说：“一月之后，你到邯郸找我。在去秦国之前，我需要给你一些建议。”张仪本不想要钱，可是他知道苏秦是为了给自己准备马匹与钱财之类。不要，自己又没钱，终于点头答应了。

苏秦十分高兴，公孙亮也加入了谈话。过了一会儿，张仪的妻子早就把杨公明请来了。四个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畅快。

第一步的目标已经达成，苏秦的下一步很简单，顺着上次的路回家。三天之后，公孙亮和苏秦到达了洛阳。

尽管苏秦这次没有带赵肃侯赠给自己的侍卫，但他在游说各个国家的消息早就传开了。公孙亮驾着马车带着苏秦回家，同一个乡里的人几乎都到大路上看他。对于一个背井离乡那么多年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了。苏秦与人们打招呼，人们纷纷议论，仿佛哪个大王巡游。

马车迅速行驶，转眼间到了哥哥家门口，他发现嫂子和哥哥已经跪在了下面。苏秦令公孙亮停车，慢慢地下马。他用手抚摸着旁边的那棵高大的槐树，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了，第一次回家的时候，也是从这里走过，第二次回家的时候，也是从这里走过，这里竟然是到自己家的必经之地了。

苏秦看周围黑压压的人，点头微笑，只是不理地下的嫂子和半跪的哥哥。弟弟和他们进行着默然的对决。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周围的人议论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终于，嫂子忍不住了，她抬起头，看了苏秦一眼。苏秦也看着她，她说：“恭迎叔叔回家。”然后又低下头，仿佛没有抬起头过。

苏秦还是没有作声，哥哥见如此赶紧也拜了，说：“弟弟终于回家了。”脸上却是害怕的样子，这应该是兄弟之间最让人费解的对话了，观众议论的

声音越来越大了。

苏秦却说话了：“几年前，我受尽落魄，一人回到家里。嫂嫂只当不认识我，哥哥只当我是个疏远的亲戚，为何今天二位要给我下拜呢？”说完马上走向马车，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他想说的话已经说完。哥哥从脸红到脖子根，嫂子的头埋得更低了。苏秦心中一阵憎恶，却停住了脚，走到二人跟前，他要更加猛烈地羞辱二人一番，站在二人面前就是最好的羞辱。

然而嫂子却抬起了头，眼睛里全是泪水，她咬了嘴唇，说道：“先前不认叔叔，是因为叔叔贫穷，如今给叔叔下拜，是因为叔叔的钱财多得不可胜数。”说完回头看一下自己的丈夫，苏秦的哥哥深深地低下头。

苏秦没想到嫂子会这么坦诚，他刻意仔细地看嫂子的头，头发白了差不多二三分，心中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妻子，第一次空手回家的时候，她也摆出了一张冷漠的脸，甚至还曾暗暗咒骂过的吧。可那或许是太多的委屈使然，两人最后不也和好如初了吗？父亲母亲在世的时候，妻子任劳任怨，所以她总归是好女人。

想到这里，苏秦对于自己身处的那个阶层忽地有了一种怜悯的情意。他看看周围的人，全是破衣烂衫。这些人其实都是老实巴交的劳动者啊，他们不懂得投机取巧，不知道玩弄权势，不喜欢凭嘴说话，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土地。这与父亲母亲多么相似啊，这些人的品质，就是自己祖宗的品质。这些品质也大量地存在自己的心里，他不能忘本啊。

苏秦看见不远处有两个孩子，可怜兮兮地望着地上的嫂嫂哥哥，那是哥哥的孩子。苏秦差点哭出来，这是自己的亲人哪！竟然在地上卑微下跪，在众人的目光下，这该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他们现实，可那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孩子，要养活一家人哪！

苏秦的眼眶里慢慢起了雾，他看看公孙亮，公孙亮笑了一下，朝他点点



头。苏秦上前两步，扶起嫂嫂哥哥，将眼泪忍下去，说：“咱们都是一家人，何必行此大礼！”嫂嫂听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哥哥握着苏秦的手，也已经泣不成声。苏秦招呼那两个孩子过来，连公孙亮一起，往家里走去，周围的乡亲啧啧称赞。

到了自己家门口，公孙亮下马车，跑进去招呼了一下，然后苏秦的妻子抱着一个孩子迎了出来。苏秦先迎上去与妻子说话，然后抱着自己的儿子回屋，见嫂子和妻子说话没什么不自然，方知道他们早就和好了，心下更加安然。当即给哥哥些钱财，让他重整房舍之类，嫂嫂哥哥感激不尽。

第十五章

# 韩魏之旅

公

孙亮也回到自己家里，苏秦厚赏了他。

久违的家的温暖，让苏秦流连忘返，一住就是半个月。奇怪的是，这期间苏秦丝毫没有想过齐姬。

可是齐姬想他。

她送信来了，书信是一个叫刘中的士兵带来的，他是苏秦在燕国的时候和齐姬的信使。齐姬打听到苏秦从赵国回家，对苏秦的思念又仿佛难以遏制，便给了刘中许多钱财，让他找到苏秦这里。

苏秦一见刘中，心底一股冲动便涌了上来，一下子将这些天安稳的情绪打破。好在家人都以为这是公家找苏秦的，也没什么话。苏秦慌忙接刘中进家，酒饭招待，给了他几倍的路费，留他在自己家住下了。

苏秦暗地里打开书信，只见上面写着：

苏郎如晤：

自郎一别，二月有余，妾身常思，茶饭无味，当日海誓山盟，孰料一去无音，此乃天意乎？苏郎有志，并天下而抗秦，齐姬无心，情长晕晕难耐。人云旧去新来，不知妾身为旧乎？为新乎？抑或更旧之人有之，更新之人尚存？鸿雁无情，难托信书，青鸟有踪，昆仑路远，故付情与刘中，千山万里，尚乞达传，此书到苏郎时，燕国彩云，鸿园莲结并蒂矣！

苏秦一看，泪水就出来了。和齐姬共同度过的每一个美好的时刻又在自己的脑海里浮现，齐姬那仙女一样的身姿，多情的模样，实在迷人极了！

她在担心自己，她是个可怜的人。苏秦见过许多那种在宫里郁郁而终的女人，自杀的更是不在少数。齐姬的苦楚他一清二楚，更何况那是自己心爱的人啊！于是苏秦起笔回信道：

秦一介草民，上承仙人眷恋，心满意足矣，今乱世纷扰，多事缠杂，未及与信，实为憾哉！想汝情暖人，腊冬春情，秦一生不可释怀，旧人当在，新人永去，汝身便日日新，时时新，不复旧矣！

他日苏秦合并六国，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天赐良时，当与君共度！

写完之后交付给刘中，赏了他好几倍的路费，刘中急忙赶回去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刘中的身份，除了公孙亮。他见苏秦几日来心事重重，想肯定是齐姬派人来和他联系了，也无法说太多，只是提醒苏秦，秦国虎狼之心，什么时候都不可大意。

一日，二人出门散步，苏秦说道：“下一步我们要去哪里呢？”他想去燕国与齐姬相会，可那样自己游说列国的计划就会推迟。自己也拿不定到底应该怎么样，便想让公孙亮说一说。

公孙亮当然知道苏秦的犹豫，他说：“老爷难道忘了在赵国的时候，怎样的心急如焚吗？怎么会因为一个女人坏了自己的大事呢？”

苏秦说：“我当然没忘，只是……跟你说实话吧，齐姬很想念我，我也很想念她，我实在是想见见她啊！”

公孙亮说：“主人想怎么样，在下当然只有跟随的分。只是既然主人问我的意见，我只能按事实说话，就是这样。我的意思还是一样，去韩国游说，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苏秦沉思了半晌，终于决定，第二天就去韩国。

往南走了几天，苏秦来到韩国，去游说韩宣王。韩宣王早就听说了苏秦，也知道了他的主张，只是还没有定下来到底应不应该听他的。苏秦见他的第一面就看出来了，韩宣王尚处在犹豫的阶段，苏秦决定激发他。

苏秦说道：“大王其实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韩国是如今防守最好的国家，我们北部有坚固的巩邑、城皋，西面有宜阳、商阪的要塞，东面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从面积上来看，纵横近乎千里。这样的地方，谁都不会轻易进攻的。同时，韩国不仅有优越的防守条件，进攻的武器更是天下闻名。

我们的武装部队有几十万，天下的强弓硬弩几乎都是从韩国制造出来的，不是吗？我去过很多的国家，也见识过非常多的弓箭，可是没有哪个国家的弓箭做得可以与韩国相比。就拿十分闻名的谿子弩来说吧，这种弓箭力道十分强大，射程都在六百步以外。很多国家的士兵连用手拉开弓箭都别扭，而韩国士兵却可以脚踏连弩而射。臣下有一个专门制造兵器的朋友，他告诉过我说，韩国的士兵在打仗的时候能连续发射一百箭，中间一刻都不停止。非常远的敌人，士兵们用弓箭可以射穿他们胸前的铠甲，直接射入胸膛。近一点的敌人，那就可以直接射透他们的心脏。

再拿韩国的剑来说吧，我们的士兵使用的剑，都是从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锤炼冶制的。在陆地上，这些锋利的武器都能截断牛马的身子。在水上，这些剑能够劈天鹅、大雁等飞鸟。如果是在打

仗的时候，这些剑能斩断坚固的铠甲、铁衣，从臂套、盾牌到系在盾牌上的丝带，没有不具备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这么厉害的兵器，大王没什么好怕的东西了。凭着韩国士兵的勇敢，披着坚固的铠甲，拉着强劲的硬弩，佩着锋利的宝剑，一个韩国的士兵可以打败一百个敌人！凭着韩国兵力的强劲和大王的贤明，却向西侍奉秦国，臣服于有虎狼之心的国家，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苏秦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下，侧着眼睛看韩宣王的反应。见韩宣王显得非常急切，他便说道：“我一路从赵国走来，路上听了很多的新闻，最多的就数大王您了，人们说大王有好的兵器，却喜欢臣服，说您……”

韩宣王问道：“说我什么？”苏秦说：“说您的胆气太小，只能给秦国当臣子。”

韩宣王大声地叹了口气。

苏秦趁热打铁，说道：“使国家蒙受耻辱而被天下人耻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知道大王并不是怕秦国，而是为全韩国的百姓们着想。秦国是一个非常歹毒的国家，一旦开战往往大肆杀害百姓。可是大王仁义，也要仔细地考虑啊，韩国的尊严毕竟在您手上呢。”苏秦知道所有的统治者都是好面子的人，这么说，是进一步激韩宣王。

果然，韩宣王的眉头拧得更紧了。

苏秦接着说道：“如果您真的听了某些小人的建议，去秦国，秦国必定会向您索取宜阳、城皋。秦国贪得无厌，这谁都知道的。你今年把土地献给他，明年他肯定又要索取割地。如果您要继续给他，土地终会全部落入他的手中。如果不给，那么就会丢掉以前割地求好的功效，从而遭受后患。况且大王的土地有限，而秦国贪婪没有止境。拿有限的土地，去对取无止境的索取，这就是拿钱购买怨恨，招引灾祸。不用打仗，而土地就被割去了。我听

说过一句俗语：‘宁做鸡的嘴，不做牛的肛门。’现在，如果向西拱手臣服，和做牛的肛门有什么不同呢？大王贤明，又拥有强大的军队，却蒙受丑名，我私下为大王感到羞耻啊。”

这时候，韩宣王忽然变了脸色。他捋起袖子，眼睛瞪得仿佛要掉出来，刷地把腰里的宝剑抽出来，一下子将案几劈下一个角来，怒气冲冲地说道：“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君王，但是，我决不会甘心为秦国卖命！秦国自来就是我的死敌！您现在告诉我赵国的意思，我自然会遵守。我愿意将整个国家托付给你，听从先生的安排！来人啊，拿金银来！”

韩宣王当面赏了苏秦，苏秦推辞，说赵王已给了自己路费。韩宣王说您为六国联合而奔走，这就是做有利于韩国的事情，我理应给你一些盘缠。苏秦方叫公孙亮收了。苏秦回到自己的住处，感觉这是自己最顺利的一次游说。鬼谷子曾经说过，要善于借势，自己借着赵国的势到处都畅通，心中十分痛快。

苏秦在韩国住了三天，与公孙亮商议了策略，不日便到了魏国。

苏秦见到了魏襄王，一眼就发现此人不是那么精神。他暗自分析道：一定要想办法振奋他，这样他才能听我的。

于是苏秦非常恭敬地拜了一下，魏襄王赶紧迎下来，将苏秦扶起。苏秦知道自己名声已经在外，也没怎么激动，心中却已经有了几分把握。为了循序渐进，不给魏襄王带来压力，苏秦先从题外话说起。他说：“不知大王听说过张仪没有？”

魏襄王说：“那是阁下的师弟，现在谁人不知道啊。”苏秦说：“人们现在可能是知道我才知道张仪，若是再过几十年，恐怕得反过来了。”魏襄王一听，暗暗吃了一惊，问道：“难不成张仪的才气比先生还要高么？”

苏秦笑着说：“岂止才气比我高，口才也比我强，论治理天下的能力他



更是远远将在下抛在后头哪。”魏襄王说道：“比先生还强，那还得了！不知他现在是何职务？”

苏秦叹了口气说道：“可惜我这师弟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志。先前在楚国游说的时候被楚相误打，后来回乡，穷困潦倒，我每次去看他，也倍感心酸啊。”

魏襄王一听是在楚国被打的那小子，便不再提张仪。任何与别的国家结怨的事情他都不想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韬光养晦。

魏襄王岔开话，说道：“先生的目的我已经听说了，只是……只是寡人有些时候……嘿嘿……”苏秦第一次发现有君王朝自己嘿嘿，想这大王有点妄自菲薄。可这人不傻，说好了是大智若愚，说直白了是装。

于是苏秦干脆直接进入主题，“大王认为秦国如何？”

“秦国是当今第一大国，这毫无疑问，只是侵略性太强。前一阵的事情想必你也知道了，哼哼，奈何我魏国今不如昔，不得不向秦国俯首称臣。唉，有些人说寡人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其实寡人也不忍心自己国民受到伤害啊！”

苏秦见魏襄王如此说，想时机到了，说：“大王不必急躁，您看魏国其实也不差的。魏国南边有鸿沟、陈地、汝南、许地、郾地、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郪，东边有淮河、颍河、煮枣、无胥，西边就有长城为界，北边有河外、卷地、衍地、酸枣，国土纵横将近千里。有人说魏国是个狭小的地方，这是不正确的想法。我们的田间到处盖满房屋，连放牧牲畜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人口稠密，车马多得数不胜数，日日夜夜奔腾行驰，络绎不绝，发出轰轰隆隆的声音，好像有三军人马的声势。我私下估量大王的国势，发现您和楚国不相上下。

可是现在有一些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丝毫不考虑魏国的实际情况，只

是主张连横，要大王服从秦国的指挥，这简直是不合时宜的做法！一旦魏国遭受秦国的危害，谁都不会顾及您的。通过之前的事情您就可以看出来啊。有的国家依仗着秦国强大的势力，在内部劫持本国的君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罪恶了。魏国从古至今都是天下强大的国家，大王您，是公认的天下贤明的国君。现在您竟然有向西侍奉秦国的想法，这是十分不应该的。大王的臣民想必也不想看到大王做如此的决定，如果魏国成为秦国的附属国，那您就要为秦国建筑宫殿，接受秦国的分封，穿他们那种衣服，春季和秋季还要纳贡，这难道不值得羞耻吗？”

魏襄王的脸霎时间变得通红，憋得说不出话来。苏秦见如此，知道自己在这次谈话中已经占尽了势，所以，更有说服力的言辞便如滔滔江水流泻开来。“我听说越王勾践用三千疲惫的士兵就在干遂活捉了吴王夫差，报了灭国的仇恨。而周武王同样只用了三千士兵，三百辆蒙着皮革的战车，在牧野制服了商纣，除暴安良。难道他们是靠着兵多将广吗？不是的，是因为充分发挥出他们的战斗力啊。如今我私下听说大王的军事力量，十分能打仗的部队将近二十万，戴着青色头巾的部队二十多万，能冲锋陷阵的部队二十万，勤杂兵十万多，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这些军事力量超过越王勾践和周武王很远啊，可是，如今您却听信很多小人的建议，想以臣子的身份服侍秦国。如果您侍奉秦国，必然要献给秦国土地来表达自己的忠诚。所以，还没动用军队，国家已受到了伤害。那些大臣们凡是说投降秦国为上的，都是非常狡猾的人，大王要远离，这些人不但不负责任，还妄图危害大王的声誉，让后世的魏国人唾骂您，真是卑鄙啊，从内部劫持自己的国君，以达到割让土地的目的，希望大王仔细地审察。

魏襄王越发说不出话来了。

苏秦又说：“我听《周书》上说：‘花草树木长出小嫩芽来的时候，如

果不及时除掉，等到滋长了怎么办？细枝末叶不弄去，等长粗了就需要用斧头砍掉了。’做事之前不考虑后果，就要为后果负责。大王您如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就支持六国合纵，专心对抗秦国，这也是赵肃侯派我来的目的。我将非常相近的公约给您看了，也就是要让大王来号召大家，起到模范的作用。”

魏襄王说：“我是一个没出息的人，从没听过如此贤明的意见。我听从赵王的建议，听从您的安排！”

第十六章 张仪入秦

**苏**

秦见魏襄王如此爽快，心下十分欢喜，说道：“大王您如此远见，肯定会得到人们的拥护，您的国家肯定会长治久安！”

魏襄王大喜，要赏赐苏秦很多东西，苏秦坚辞不受，说：“我自己游说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天下的百姓啊。连年祸患，人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平安日子了！”想起自己在战祸中死去的爹娘，苏秦更加伤心，流下了眼泪。

魏襄王见苏秦如此有情意，对苏秦更是佩服，说：“我一直以为天下靠嘴吃饭的人都是投机取巧罢了，今天见了先生才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多么愚蠢啊。先生既然不受我钱财，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尽管说。”

其实苏秦自己知道，赵王赏赐的钱已经绝对够了。师父曾经说过，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要知道见好就收，所以他才故意不收魏襄王的钱财。这一招果然好使，魏襄王对自己更加亲近了。

当下苏秦转了转眼珠，捋着自己的胡须，沉吟一会儿，说道：“在下刚



才和大王说过，有一位十分有才气的师弟，叫张仪。我跟他好久不见了，不知道大王能不能行个方便？”

魏襄王说：“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情呢，这还不好办吗？现在就找人请张先生来！”说罢便吩咐贴身的几个侍卫，派人把张仪接来。苏秦谢了魏襄王，自去住处休息不提。

过了几天，张仪来了。他早就听说师兄游说到了魏国，十分想见一面。结果正和妻子吃早饭的功夫，朝廷就派人来寻自己，说是有位叫苏秦的大夫请魏襄王来叫自己的。张仪激动得不得了，这可是人生中第一次有统治者来请自己。他喜气洋洋地换了衣服，连饭都没吃完就随着宫里人去了都城。

张仪面见了魏襄王，便兴高采烈地来到苏秦的住处。张仪让人报到里面，侍卫去了，半晌回来说道：“苏先生不在，可能得晚一些回来。”张仪的喜悦之情消失了一小半，心想自己专门挑中午来，就是考虑师兄的时间，他竟然不在？是了，师兄现在是十分风光的人物，肯定会有非常多的应酬，自己等等不妨，便对那门口的侍卫说道：“我叫张仪，是苏先生的师弟，我可以进去等一下他吗？”张仪说这话不过是对苏秦的人客气，边说着便抬脚往里走，没想到侍卫一把拦住他，说：“苏先生吩咐过，没有他的同意谁都不能进去！”口气严肃，不是玩笑，张仪有些恼火了，说道：“我是苏先生的师弟，我再说一遍，让我进去，我不追究你的责任。”

没想到侍卫冷笑一声，说道：“此处还没有人敢对苏先生的人追究什么责任，我看你就是来蹭饭的，赶快走开！瞧你浑身的破烂样！”张仪低头看一下自己的衣服，虽然出门专门换了，可一来他的衣服本来就满是补丁，二来这几天走得匆忙，没替换。想师兄手中有几个国家赠予的钱财，肯定不能大意了，不让普通人随便进去，可能有他的道理吧。可看着侍卫那一副傲慢的样子，张仪又恨不得打上去。

最终还是张仪选择了妥协，他找了一块有阴凉儿的地方坐下，边擦汗边盼着苏秦快点回来。

不知不觉，两个时辰过去了，太阳已经偏西。张仪有些按捺不住，只得站起来，慢吞吞地走到侍卫面前，尽量用温和的口气说道：“请问苏先生做什么去了？什么时候能回来呢？”侍卫看了看西边的日头，说：“我家主人的行踪不能随便告诉别人，他可能去宫里陪大王聊天，也可能去南湖钓鱼去了，还可能在哪个朋友家里，谁知道呢？”

张仪听他口气仍然傲慢，丝毫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愤懑之气又上来了。他冷笑一声，心想你把我给堵得这么尴尬，我也要给你点颜色看看，便凑过身子去，几乎贴到卫士的脸上，一字一句咬牙说道：“你说你家主人的行踪是不可以故意告诉别人的，那你为什么还说要么是在宫里要么是在钓鱼要么在哪个朋友家呢？这不是明摆着不把你家主人的话当成一回事吗？”

那卫士口齿也伶俐，马上回答道：“我家主人是说过，可我说的这三种可能就一定有一种是真的吗？如果说的这三种都是假的，那我还是没有告诉你我们家主人到底去了哪里了。”

张仪冷笑一下，心想这个卫士倒是机灵，便说道：“我不信你们家主人不去钓鱼会朋友，不去找魏襄王，哪怕他今天没有去，只要之前去过或者之后可能会去，那就说明，你还是暴露了你家主人的行踪！”

那个卫士便不说话。张仪以为他说不过自己，只能沉默，心下得意，走回自己待了一下午的地方。

太阳落山了，苏秦还是没有消息。张仪想回魏襄王那里，可自己已经到了苏秦的家门口了。魏襄王不似自己的朋友那么随便，跟他讨个地方住下毕竟不好。想着，张仪浑身上下开始摸索，这才想起来，自己来得匆忙，只以为有了师兄什么东西都好说了，没有带钱，叫苦不迭。仔仔细细地又摸索一



遍，终于找出几个铜板。张仪想，只好先找家饭馆吃一点东西，再做计较了。

魏都基本没有小酒馆，张仪找了半个时辰才从一个旮旯胡同找到一家小饭馆，几个铜板都花上，只喝了几碗粥。更苦的是店家刻薄，张仪刚吃完饭就撵他。张仪想这肯定是因为自己吃东西不给钱的，拍下那几个铜板就离开了。

秋天的夜晚非常冷，张仪找了一个草垛，好歹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张仪马上找到苏秦的住处，侍卫还是那个人。张仪重复了一下自己的来意，侍卫看都没看他，说道：“你是谁啊，衣服这么破烂，我们主人怎么会有你这种朋友，你肯定是来蹭饭吃的吧。”张仪赶紧说自己昨天来过的，并且等了一个下午，还说自己一晚上没睡好，就是趁早来找苏先生的。

没想到那卫士鄙夷地看了他一下，说：“找我们家主人的多了去了，用车都拉不过来，你还是不要枉费心机了。”

一股羞耻感从张仪的心底涌了出来，他强忍住怒火，说道：“苏秦现在在不在这里？”侍卫不答话，张仪一把抓住侍卫的领子，咬牙说道：“你莫不是故意在消遣我？昨天我明明来过你凭什么说我没来过？！”本来张仪气力并不差的，可一是旅途劳顿，二是没吃好饭，就不是那个卫士的对手了。那卫士反手一扭，张仪便头朝地屁股朝天，一动胳膊就像被夹断了。那个卫士还不罢手，往大门里面招呼了一下，几个坐着聊天的士兵马上恶狠狠地走出来，对张仪一顿拳打脚踢。张仪拼命还手，奈何对方人太多，只好拔腿往回跑。这时，一个身着华锦的人从大门里走出来，张仪抬头一看，竟然是苏秦！他大声叫师兄，可苏秦聋了一般，只顾往前走。张仪跑过去抱住苏秦的双腿，苏秦用费解的眼光看了看张仪，那表情就像是第一次观察一个陌生人。张仪还要说话，早有侍卫们过来将他拖开，苏秦便继续走。那几个卫士将张仪拖

开后就各自回了苏秦的住处，该站岗的站岗，该谈天的谈天，只是方才和张仪说话的那个侍卫将岗交给了另一个士兵。他边往院子里走边将自己的头盔摘下，此人正是公孙亮。

眼看着苏秦越走越远，张仪就像一个瘪了的气球，失望透顶，疑虑重重。他一瘸一拐地走回昨晚上住的那个草垛，仰面躺下。他昏昏沉沉地想睡觉，可怎么也睡不着。那个走出去的人，明明就是自己的师兄啊，他为什么装作不认识自己呢？如果他是故意的，那昨天他也未必出去了，就是故意晾着自己，想让自己受罪。师兄为什么这样做？想自己之前身边起码有一位体贴的妻子，而现在，竟然是一堆杂草，而且混合着畜生的粪便味！

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呢？张仪就像一只忽然掉到池塘里的蚂蚁，无所依靠，混混沌沌，急躁不堪。这么过了有一个时辰，他忽然听到有人在外面叫自己。开始张仪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可越听越觉得就是有人在草垛的外面叫自己，于是他爬出来，也不顾浑身是草，问道：“来者何人？”外面一个身材微胖的中年人，笑容满面地说道：“先生先不用管我是谁，你只需要知道我不是来害你的。现在你肯定饿了吧，走，吃饭去。”

张仪想就是死也不要去做饿死鬼，索性弹了弹身上的草棍儿，跟着那个中年人走进一家酒楼。酒楼的伙计好像对那人十分熟悉，忙着上来打招呼，讨好儿。那人点了一壶酒，两斤牛肉，一只烧鸡，还有羊肉，鱼，加上果蔬满满排了一桌子。好几天没正儿八经地吃过饭的张仪顾不得那么多，狼吞虎咽了一阵子，痛痛快快地饮了一口酒，觉得浑身都舒畅了。

对面那个商人模样的人却慢悠悠地自斟自酌。张仪抹抹嘴，问道：“先生为什么要请我吃饭？”那人长长地叹了口气，没有直接回答张仪的问题，而是问道：“先生可是叫张仪吗？”张仪点头，那人说道：“张先生的大名如今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可惜苏秦那人没有做到善始善终！”张仪见此人提

及苏秦，连忙问道：“兄弟有话不妨直说。”张仪跟杨公明相处久了，再加上与同乡那些不羁之士交游广泛，渐渐染上了点江湖气，喜欢说兄弟怎样怎样，对方一听便觉得热乎，就容易和你说实话。

那人说道：“苏秦先生是当今的名士，他成名后到处说你是他的师弟。你们一起在鬼谷子先生那里求学，大家就没有不知道你的。而且他特别强调的是，你的才学绝对不比他差。见识过苏秦口舌的人们都对你崇拜有加，所以先生不报名则已，一报名则天下尽来养活先生。”

张仪听如此说，对苏秦十分感激。想当初他在魏国对自己说的果然是心里话，其实二人尽管是感情很好的师兄弟，但是在鬼谷子那里二人就喜欢暗暗地比较，苏秦往往说自己不如张仪，也是事实。可既然如此，昨天师兄为什么不认自己呢，是有他的什么苦衷吗？张仪便问道：“您为什么说他不是善始善终的人呢？”

那人回答道：“苏秦先生在天下夸奖先生的才学，近来却生了嫉妒之心。我是做生意的，喜欢交一些文人墨客为朋友，知道苏秦对您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事情具体的开始应该是魏襄王夸奖了您几句，苏秦怀恨在心。”

张仪心中仍然十分疑惑，他放下酒杯，猛然想起师父鬼谷子在自己临走的时候告诉自己的话，“你和你的师兄可能会有矛盾。”当时张仪想法太简单了，没把这句话当成一回事。现在想想果然如此，没想到师父竟然一语成谶！

张仪痛苦又迷惑，他本来是不相信自己和苏秦会这样，这辈子都没这么想过。可昨天他看到自己被一群卫士殴打，只顾走自己的路，竟然不上来规劝！他是故意骗自己来，然后折磨自己！已经发醉的张仪越想越来气，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说：“我张仪有生之年，必然要报这挨打之仇！”

那商人面不改色，说道：“只是先生没有什么路子了，据说苏秦要游说六国，推行自己的合纵政策，如今先生的实力不如苏秦，和他争的话肯定没

有好处啊！”

张仪斜着眼，自言自语道：“既然这六个国家去不成了，那就去第七个国家！”商人听到，见张仪随后趴在桌子上不醒，连说张仪醉酒了，招呼店家来帮忙抬到客房里面去。店家忙活了半天方才完事，张仪直睡到第二天中午。

刚醒来，便发现有人在等着伺候自己。正要发问，昨天的那个胖商人进门来，将伺候的仆人招呼出去，问张仪道：“先生昨天说的可是真的吗？”张仪顿了顿眼神，说道：“昨天说的什么？”胖商人一拍大腿，叹息道：“原来先生并没有大志向！”

张仪听了，默然好久，缓缓说道：“秦国有虎狼之心，我帮秦国打天下就是对天下黎民不负责任！”

胖商人更加着急，问道：“先生的理想是什么？不就是位极人臣吗？如今天下大乱，只是秦国的过错吗？其他的六个国家就算将秦国灭掉，之后不也还是纷争吗？人们有好日子吗？你的妻子有好日子吗？如今拯救天下的唯一措施，很简单，让秦国统一天下而已！而且，苏秦先前对你不错，现在你知道那是在利用你啊。你如果不到秦国去，有自己的一番作为，然后在天下人面前把苏秦羞辱一番，那还叫英雄好汉吗？”

一席话说得张仪满脸通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向善辩的张仪被苏秦伤了心之后，这几天口舌都笨了。他重新坐到自己的床上，想了一会儿，面向胖商人说道：“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我从家里没有带钱出来，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如何是好？何况去秦国路途遥远，我未必能够到达那里。”

胖商人仿佛就等着这句话呢，他朝门外招呼了一声，便有几个女子各托着几个包袱进来了，款款放到张仪面前的桌子上，一一退出。胖商人微笑着打开包袱，一个里面是黄灿灿的金，剩下的里面全是崭新的衣服。张仪愣住了，问胖商人道：“这是什么意思？”

免费资源  
网购返利





胖商人呵呵笑了，说道：“我已经说过我最喜欢结交读书人，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我是十分欣赏的。所以我愿意资助先生，一道去秦国。”

苏秦听了瞪大了眼睛，他实在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可桌子上的金子与衣服是如此的实在。他站起身子，恭恭敬敬对商人作了揖，说道：“我是一介匹夫，没有高贵的出身与显赫的作为，承蒙您看得起，资助我去秦国。更让我感动的是，您竟然要亲自和我去秦国，如今人心动荡，往往不定，如果乱世有什么希望孕育的话，那肯定是从您这样的人身上开始萌发的！”

商人马上还礼，说道：“区区小礼，何足挂齿，只要先生显赫之后不要忘掉老朋友！”

“还没请教您高姓大名？”

“王珠。”

二人商定，即刻入秦。

# 飞黄腾达

**已**经备好了的马喷嚏仰嘶，后面是张仪和王珠乘坐的车。随行的有二十多人，张仪见王珠能号令这么多人跟随去秦国，心中暗暗敬佩。

西行的路程十分漫长，好在王珠是一个十分有见识并且开朗的人，张仪和他一块，心中倒也不憋闷。只是家中妻子无人照顾，脸上常常有忧难之色。王珠看出来了，便暗中嘱咐马车慢行。出行第三天，王珠设了一宴请张仪，酒酣耳热之际，王珠问道：“兄弟为什么这几天不太自然？”

张仪含含糊糊，不作答。王珠便穷追不舍地逼问，最后张仪慨然叹气道：“家中妻子，贫穷孤单，恐怕无人照顾，奈何我身世飘零，必须远征，怎不让人心生怜悯！”王珠听了哈哈大笑，张仪问道为何发笑，王珠说：“兄弟为何不说！我早有让兄弟回家一探的意思。只是恐怕兄弟着急入秦，没有及时说出。今天你既然说了，岂有不让之理？”张仪当即离席，敬了王珠一杯酒。王珠饮了，嘻嘻一笑，忽然问道：“兄可知此处距离家中有多远路程？”张仪出门探

视，恍然大悟。原来此处正与自己家南北一线，北往几十里便是自己家了。王珠从东往西，到自己家正南方问自己心事，真是体贴也！

王珠说：“此去之后，就会让嫂子一人在家，不是好计策。兄可乘马去，买车携带嫂嫂而来。我在此等候，决不食言，此为兄弟准备下的见面礼，兄务必带去给嫂嫂。”张仪知道这是王珠变着法让自己接受，便不推辞，当即乘马加鞭，半日便回到家里。

妻子问到苏秦的事情，张仪闭口不提，只是让收拾家中重要细软，自去镇上买了一辆好车，装备停当，正要出发，忽然想起一人可陪同自己出发，又乘马将杨公明叫上。杨公明在家早就憋得不行了，怎么不喜欢这个机会？当时一拍即合，二人乘马，随着一辆马车，第二日便到了王珠等候的地方。张仪引着杨公明见过王珠，三人一见如故，重新启程。

一路杂事不消细记。

张仪见到秦惠王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按照所有说客的套路，张仪面见秦惠王。

秦惠王早就听过张仪的名字，途径自然是苏秦。苏秦一直对别人说张仪是天下最有才华的人，自己怎么都比不上。苏秦的厉害秦惠王是知道的，而张仪怎样，需要切实考查一番。这就是秦惠王召见张仪的最大的原因。

张仪第一次以一个说客的身份见到当今第一大国的国主，可他心里没有丝毫的畏惧，脸色坦然，举止有度。来到秦国后，妻子特意给他挑了一身黑色的衣服，越发显得他沉稳持重，风度翩翩。秦惠王见他的第一眼，就觉得眼前一亮。此人才华外露，的确是一副治国之才的模样！

张仪先给秦惠王行礼，秦惠王答应了。为了先考查一下张仪的才学，秦惠王问道：“听说先生跟随鬼谷子学习多年，那不知能不能回答我的几个问题？”张仪微微一笑，“大王请便，臣下跟随鬼谷子先生学习的时候，整日就

是与问题打交道！”张仪这句话说得生动而自然。

秦惠王说道：“先生学的是游说之道，那么请试着给寡人阐释一下说话两方的动与静。”张仪心下想，这种问题在鬼谷早就回答了几十遍了，随口说道：“谁说话谁便处在动的状态，现在臣下以自己的眼光为轴心阐释的话，可以这么说：对方说话，对方就是在动，我表不动，是为静。但为了不让对方轻易猜透我的心思，我的内心要动。只要是说出来的话，就肯定有外在的表达，而有了外在的表达就有了可以比较的范围了，有了比较就可以看到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这就是所谓的动静结合使得事物发展。什么是形象？形象就是事物的外在形貌，什么是比较？比较就是将对方的真正意图进行比对。以静制动就是用非常微妙的道理来获得对方的表达，诱导的作用在此处体现。但同时要注意最重要的东西——事理，与事理相符合的话可以推导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来——实情。

我的师父鬼谷子喜欢用网鱼作为比喻，和人说话就是要激发对方入自己的网。当然，事物是复杂的，并不是任何一次谈话都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所以如果对方的言词没有真正表现出来，就需要改变方法了，顺承的作用便凸显出来了。顺着对方的意思，取得对方的善感，然后逐渐引到自己想要的话上面，只要符合了他的心意，他的壁垒基本就告破了。如果自己多加几次审查，便会得出更加确切的结论。”

秦惠王听得十分入神，等张仪说完，他又大笑不止。

张仪诧异，问：“大王所笑者何事？”

秦惠王说：“我征用天下之兵，攻打四方之国，靠的是硬碰硬的实力，可不是嘴皮子啊。”

张仪笑了笑，说：“臣下听说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实力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那商鞅君是个行军打仗的人吗？可见要使国家强盛，先要架起一个国

家的筋骨来，而内在的制度便是筋骨，这与说话的学问是一样的。说话之前也要建立起框架，这样才能有条不紊。大王行军打仗，如果对方来投降，靠的人是使者，使者不就是专门说话的吗？”

世人都知道商鞅是秦惠王处死的，张仪不是不知道，可他实在压抑得太久了，前几天竟然被自己最尊敬的师兄给找人打了。所以他将这次机会看成是唯一的一次重大机会，赌一把吧。这是跟秦惠王打的赌，也是跟自己打的赌。于是关于称赞商鞅的话便说了出来。

秦惠王的脸色果然刹那间变得可怕，眼神如鹰，透出恶狠狠的气概。张仪并没有下跪，也没有为自己辩解，反而微微笑了一下，岿然坐在自己的席位。

秦惠王张嘴说道：“你，知道商鞅是怎么去世的吗？”

“不容于天子。”

“天子发怒的时候你见过是什么样子的吗？”

张仪没有正面回答，他说：“商鞅其人，与其事是不同的，与其法是不同的。大王难道不是这么认为的吗？”

秦惠王沉默了半晌，脸色缓和了一点，说：“所以我杀了他，没有废除他的法令。”

“既然保留他的法令，为什么不能保他自己呢？”

秦惠王哼了一声，“因为他就是被他的法令害死的。”

话音刚落，张仪便拜下行礼，说道：“大王原谅臣下的无礼，刚才故意提到商鞅，有两个原因。第一，在下想看一看大王是不是跟传说中的一样，是一位贤明的君主。第二，我刚才和大王提到商鞅，其实就用了上面所说的探查人说话的道理。大王可以回想一下。”

秦惠王昂头一想，哈哈大笑，连忙扶起张仪来，说：“寡人见过那么多

的游说术士，先生可以说是第一个敢骗我的啊。骗得好，哈哈，骗得好！”

张仪再作揖归位。

秦惠王笑罢，收起笑容，说：“先生的一张嘴的确厉害，寡人算是领教了。不过，刚才先生所说的动与静自然是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就我看来，先生追求的是算计，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时刻想着算计人家，这样不是君子的作风吧？”

张仪回答道：“大王说得对，我和我师兄苏秦都是学习说话的学问，坦白点说，是学习怎么利用别人的话的学问。可算计一词并不是褒义，所以我并不接受大王后面的评论。大王试想，当今世界如此混乱，强者才能保住自己的疆土。为此杀害敌人生命，消耗自己人民的血肉也在所不辞，这就是因为有主次之分啊。与杀人流血相比，算计算不上生命大恶吧？况且，我们为君主服务，是为天下服务，只要和我们一路的人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活得就有意义。”

秦惠王知道张仪是个敢说的人，听了这话所以也不是十分在意。眼看就要中午了，秦惠王便邀请张仪和自己吃午饭。张仪想了想答应了，那是张仪有生以来吃的最高级的一顿饭。可他心思非常静，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过如此。

等张仪回到自己的住处，王珠迎了上来，见张仪满脸喜色，便知道事情基本成了。于是他问道：“秦惠王怎么样？”

张仪呵呵一笑，“有大国君主之风范，人都说秦惠王厉害，确实不是假话。”王珠听如此说，直说恭喜恭喜。张仪将这消息告诉了杨公明和妻子，大家都十分欢喜。到晚上，置酒洽谈不在话下。

王珠见张仪差不多吃完了，便找个借口将他叫到自己的屋子，让座，张仪不知道王珠这是什么意思，呵呵笑着说：“王兄为什么这么见外？有什么

话就在席上说不行吗？”边说边在王珠的座位上坐了。

王珠站到张仪面前，正色道：“先生知道我是谁吗？”

“王珠呀，大商人嘛。”张仪显然有些醉意。

“那只是我告诉你的名字，我真正的名字叫朱旺。”张仪一听，惊呆了，醉意全无，说：“兄弟为何骗我，而且帮助我到秦国？”

朱旺笑了一下，说：“不是我帮你，而是苏秦先生，你的师兄在帮你。”

张仪更加糊涂了，“不是你告诉我，我师兄故意整我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朱旺将张仪请到座位上坐好，说：“不瞒先生说，当今局势，秦国最强。这是对其他国家非常大的威胁，为了应对这个问题，苏秦先生在周游列国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十分伟大的想法，就是如今十分著名的合纵政策。但他恐怕秦国在合纵政策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出兵，所以专门找到我。这里我要跟您交代一下，我其实是赵国的一个说客，和先生是同一个职业，只是没有先生那么有才气罢了。

当时苏秦先生找到我，说‘张仪是天下最有才能的人，我真的比不上他，我比他先受到君主重用。说实话，如果君王先遇见的人是他，我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可是他毕竟是我的师弟，我真的不想他一直贫穷下去。记得我第一次去他家，为了给我吃到肉，他竟然早早地起来去抓野兔！当时我十分辛酸，差一点哭出来。如今他的情况并不怎么样，又不喜欢我给他一些施舍，所以我想给他寻一个机会。而如今我的合纵政策尚没有成功，十分害怕秦国早早发动战争，找一个可靠的人到秦国给我们提供信息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必须是最亲近的人才可以，这么看来，只有张仪符合这个条件了。

通过我自己游说的经历，我认为贫穷的人容易被钱财吸引，以至于忘掉自己最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要找个办法故意羞辱他一下，激发一下他的志气！”

当时我和苏秦先生商量了很久，最后的计策就是招呼您去找他，然后让他的一个心腹叫公孙亮扮成卫士，故意冷落你，寻找机会殴打你。但苏秦先生吩咐过不可以真打，所以您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当时侍卫们没有下一次重手？”

张仪一直用一种空白的思维来听这些话。朱旺说完之后，他所有的感觉在一刹那抽空，原来如此！所有的动力回归最本初的基点，所有的怀疑、假定、失望与悲伤，都一下子融化了。他没有接朱旺的话，而是一个人走出了房间，愣愣地在月光下站定。

原来，在赵国的时候，公孙亮就怎么利用张仪的问题和苏秦进行了商量。他们都认为只有想办法让张仪到秦国，去担任自己的间谍，了解秦国的一举一动，自己才能真正实行合纵的政策。请将不如激将，张仪想，苏秦知道自己的脾气有点急，便故意冷落自己，装作不认识他，并且派自己的家丁“殴打”他。

师兄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如果说他是绝对为师弟好的话，有些事情完全不必隐瞒。如果他说：“师兄我有一个十分大胆的企图，联合六国来防备秦国。这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就算是做成了也可能维持不了多长的时间。可我思考良久，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可以遏制秦国的办法了，如今秦惠王已经开始自己的霸业，侵略魏国，你想必也知道，难道你不想为自己的国家做一点事情吗？”这样自己也绝对不会说别的话，立马就会答应他的。可他为什么不呢，师父说师兄和自己可能会闹矛盾，唉，但愿师父说的矛盾是之前的假矛盾。

张仪又想，如果说师兄完全是一个自私的人，我从魏国到秦国又多亏了他。前程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师父没有接受前程，师父追求的又是什么呢？这也是一个神秘的问题。张仪的思绪在颤抖。

与苏秦不一样的是，张仪对人生的思考没有那么系统。在他的潜意识里，所有的事情都有联系，且联系得十分直接。而苏秦苦心孤诣给他造的这个局，他还没有判断出来是好是坏，或者，没有好坏。最后他冷冷地笑了几下，朱旺走到了他身后。

“先生，不知您现在的心情如何？”张仪的冷笑他分明听到了。张仪久久没有回答，指着天上的月亮说：“你说月亮有心情吗？”

“不知，天下万物都有灵气，我想应该有吧。”朱旺老老实实回答道。

张仪说：“月亮是天下的东西么？”朱旺不答。

张仪又接着说道：“月亮的命运谁知道呢？他自己也未必知道吧？”朱旺接着说：“月亮的命运它自己肯定知道。”

张仪淡淡地笑了，他不想刁难朱旺，他说：“无论它自己知不知道，阴晴圆缺是它的宿命，天下的事物都是悲哀的。那有时候也不需要想太多，或者——问太多吧。”

朱旺听了，对张仪作了一个揖，转身离去，张仪背着手，不看他。

◆

第十八章 一  
路东进

**王**珠回来向苏秦复命。

苏秦当时正跟公孙亮商议事情，见王珠回来了，摆摆手，公孙亮退下。苏秦问道：“看样子王兄这件事情办得非常到位啊，来来，坐下。”说完拉着王珠坐下来。王珠见苏秦如此礼遇，受宠若惊，脸色兴奋，说道：“还是先生算得到位啊，这场戏咱们差点演过了火，不过最后还是解释过来啦。”

苏秦见达到了自己的预想的效果，脸笑得通红，说：“先说我师弟。”

“张仪的确是先生般的人才，见秦惠王的第一面就受到了优待。秦惠王请他午宴，先生想一想，咱们这些人有几个能得到这样的待遇？”

苏秦听到这里，对于张仪的前程基本就估计准了，他呵呵笑着。问道：“王兄最后是怎么告诉他真相的呢？想必是用尽了你们生意人的好口才吧。”

王珠说：“当时我觉得张仪先生的大事基本上能够定下来之后，我就立

马告辞。张仪十分款留，说依靠王兄的鼎力帮助自己才到了秦国，有了如此的机会，应该好好谢谢才是啊。当时我回答说我其实没有非常了解您，真正了解您的，是您的师兄，苏秦先生啊。他一是非常担心您在自己的家乡埋没了自己的才华，二来不想让秦国有机会攻打赵国，所以想出来了这么一个方法，还希望您不要介意啊。他暗中派人给您钱财，您想想，如今只有您的师兄苏秦先生才会这样啊。现在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请让我回去，将您的好消息也告诉苏秦先生去。张仪先生听完之后十分震惊，他竟然不知道一直在幕后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师兄。他当时赞叹了一声，说这些权术都是鬼谷子先生曾经刻意教过我们师兄弟的啊，可是我自己没有学好，看来比起师兄来，我还是有差距的啊。师兄多虑了，第一，我是刚刚有机会在秦国做官，所以不会在这个时候攻打赵国。第二，我是师兄栽培出来的，一定会为师兄办事！大体上就是这样的。”

苏秦笑眯眯地听完，抚掌大笑，连忙夸赞王珠有头脑，说话得体。王珠笑得鼻子都歪了，苏秦赏了王珠，让他回家看看。王珠刚出去，公孙亮进来了，听苏秦说罢，他问道：“老爷难道真的全信他的话吗？”

苏秦捻着自己的胡子，说道：“我，自然不会全信的，你看呢？”

公孙亮说：“我认为张仪并不是说话那么兴奋的人。其人看似憨厚不已，其实十分有自己的想法。得知真相之后立马表现出感谢的姿态来，不是他的风格。这应该是王珠故意说好听的给老爷听。不过，王珠再大胆，也不会凭空捏造，无中生有的，张仪的态度应该差不了。”

苏秦点点头，说：“我知道他说的话肯定有虚构，可商人再滑头，诚信也是买卖的根本啊。张仪具体的态度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个大概了，我自己考虑他的性格，也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这一步，已经成功了，这要多亏了你啊。”

公孙亮说：“岂敢岂敢，跟随着老爷能够学到一些东西才是根本。”苏秦笑了，说：“如今咱们需要做什么呢？回赵国一趟？接着走下去？还是……”“还是去燕国复命？”公孙亮替苏秦说出了他没有说出的话，苏秦哈哈大笑。今天心情好，想起齐姬来都没那么悲伤无奈了，懂得自己的，还是公孙亮啊。

但是公孙亮却没有说出支持苏秦去燕国的话来，他神情严峻，说：“老爷如今是十分金贵的人，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机会。前些天，赵肃侯已经将赏赐给您的东西都派人带过来了。咱们回到赵国的意义并不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如果想去燕国，那谁也拦不住您。可是您得想一想，当初您就从燕国出来，游说各路诸侯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作为一个本来就支持你的国家，燕国被游说的意义不大。第三，咱们永远不要忘掉，秦国的虎狼之心啊。张仪是一个策略，可张仪也是个有主见的人。尊师鬼谷子曾说你们兄弟二人可能会有矛盾，老先生说了，那肯定就是有。谁知道日后他会不会搞出个专门破坏合纵的政策呢？”

苏秦听了，心情一下子紧张了起来。他叹了口气，挽着公孙亮的手说：“如果有机会，你也不会比张仪差，不会比我差。那就来第四种方案吧，去齐国，接着我们的合纵计划！”

有了赵肃侯派人送来的车马钱财，苏秦的队伍更加壮大了。一路往东，尽管不是很近，走得倒是挺舒坦。苏秦思念齐姬的心情淡了一些，究竟是为什么淡了，他说不清楚，反正得到了的东西总是没有渴望中的珍贵。刘中也经常来送信，信里面的东西也足够让苏秦感动。可感动是一回事，患得患失又是一回事。现在苏秦对齐姬没有患得患失的感觉了，时间的距离与空间的距离，让苏秦开始善忘。

来到了齐国，当时是齐宣王当政。齐宣王可没有什么好的口碑，据说齐宣王喜爱射箭，因为人家夸耀他能够使用强弓而高兴。君主都是喜欢听好话



的人，每逢人家夸他，他就洋洋得意。渐渐地，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力气了。其实他用的弓只要三百多斤的力气就可以拉开。好面子的齐宣王喜欢在大臣面前显示弓，大臣们为了迎合他，都拉着弓试一试，都只拉到一半，便说：“拉开它至少要一千多斤的力气，不是大王，谁能拉得开？”这个马屁拍得实在是太高明了，以至于齐宣王当时就找不到北了，高兴不已。但是真正使用的时候，宣王用的不过是三百多斤的弓。但是他一辈子都以为自己拉开了一千多斤的弓。三百多斤是实，一千多斤是名，宣王喜欢的是名，是面子，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落魄感造成的盲目对面子的追求。

另外，在刚刚即位的时候，齐宣王没有什么作为，却非常喜欢享乐，花天酒地不知节制，整天最大的爱好就是到各处挑选美女。有一天，一个女子自己找到了齐宣王那里。齐宣王以为是什么美女，十分高兴，叫人赶快请上来。结果看时，却发现此人额头和双眼均下凹，上下比例失调非常明显，肚皮大得就跟猪似的，而且鼻孔向上翻翘。这也就罢了，她的脖子上竟然长了一个比男人还要大的喉结，头颅硕大，就像一个大葫芦，又没有几根头发，皮肤黑得像炭，丑陋至极。齐宣王又气又恨，正要将这个女子治罪，她说道：“大王请慢着，让我说几句话，如果说完了，你还是要杀我，那就随你的便。”

齐宣王想反正你是一死，就让你说几句话能怎样！便说：“寡人同意。”

那女子说：“我的名字是钟无艳，无艳就是没有美好的姿色的意思。大王见了我，肯定十分失望，所以要杀我。但是请您想一想，自从您当上了齐王，做过几件有意义的事情呢？为齐国的人们出了多少力呢？我听说姜太公被封到齐国的时候，人们欢呼，治理有方。可现在如果问一下，人们都会有今不如昔的感叹！您整天在宫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招买美女侍妾，不问政事，这是一个明君能做出来的事情吗？如今诸侯争霸之中，谁不立志图强？

只有您了吧！您是要将全国百姓都赶到绝路上吗？”

齐宣王听后久久说不出话来，钟无艳说：“请您命令人杀了我吧！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这么说的！”齐宣王摇摇头，说：“寡人错了，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能够做到励精图治，不辜负人们的期望！”然后重重赏赐了钟无艳很多东西。

从这件事情上看出，齐宣王还是有一定的度量的，为了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他也十分注意听从别人的意见。

齐宣王知道苏秦要来，专门让大臣接出几十里地。苏秦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齐国，齐宣王就召见了苏秦。

“大王一向勤恳努力，实在是各位诸侯里面的佼佼者啊。”苏秦的开场白十分动听，这是每次游说的时候惯用的开场白。齐宣王说：“愧煞寡人了，寡人做过很多的错事情，承蒙先生不嫌弃，来我这里游走一次，我感觉十分荣幸啊。我这贫穷的国家接纳您，就像一个农户家来了位贵人一般！”

有点妄自菲薄，苏秦想。他接着齐宣王的话说：“大王是过于谦虚啦。齐国南边有泰山，东面有琊琊山，西面有清河，北面有渤海，这样四面都有天险的国家极其少见。孙子曾经说过，如果要围困别人，就要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可这一条在齐国是绝对行不通的，这种险要的地理优势，是上天赐给齐国的礼物啊。”

齐宣王呵呵笑了，他都没想到苏秦这么会说话，又自谦性地说：“先生过奖了，可惜我齐国的国土不是很大啊。”说完又笑了一下。

苏秦见如此，知道好话还没有说完，就说：“大王这么说更是不对的了。齐国的土地，肥沃至极，这是在诸侯里非常有名的。泰山巍峨，其土地也肥沃嘛。但从方圆来说，齐国的国土面积纵横两千余里，既靠近大海，又有广阔的土地，这是其他的诸侯国没有的优势啊。在广袤的土地上，肥沃的土地

上，养育了无数能征善战的战士。尽管我是一个书生，但是我也听说过，齐国的武装部队至少有几十万人。并且，齐国的军队最大的特点就是勇猛善战，纪律性非常强。有人说，只有粮草丰足才能打胜仗，才能供养一支伟大的军队。齐国的粮食堆积得像山丘一样高大，这就是给战士们最好的鼓励啊。有的国家只有可怜的一军，有的好点，二军。而我们齐国却有三军，并且装备非常精良，进攻如同锋芒的刀刃、良弓发出的矢那样勇猛捷速，打起仗来好像雷霆一样猛烈，撤退好像风雨一样快速消散。这样的军队简直可以与上古黄帝的军队相媲美了。

自从有战役以来，齐国从未征调过泰山以南的军队，也没有渡过清河，涉过渤海去征调这二部的士兵。我们兵多粮广，还因为齐国人丁兴旺啊。我计算过，光是临淄就有居民七万户，每户不少于三个男子，三七二十一万，用不着征集远处县邑的兵源，光是临淄此处的士兵就够二十一万了。这是多么震惊人的实力啊，齐国的强大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啊。

并且，临淄富有而殷实。这里的人们没有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下棋踢球的，街道上车子拥挤，车轴互相撞击，人多得肩膀相互摩擦，却很少打架。人多的国家对君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一个君主不善于治理，那就是一潭死水，人们就会失去礼节。而不是像我们齐国这样的，能够做到相互谦让。”

齐宣王说：“先生过奖了，临淄是齐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当然是比较发达的了，可比起邯郸等大的都城来说，这里还是小的。”齐宣王这么说，脸色却非常好看，这说明他还是非常认同苏秦的话。

于是苏秦以一个过来人的口气对齐宣王说：“大王说邯郸比临淄还要好，苏秦十分没有见识，可也在赵国住过一段时间，感觉赵国尽管号称泱泱大国，可地理优势绝对没有齐国好。邯郸的冬天非常冷，人们都不大敢出门呢。我

们临淄不仅人多，气候更是好啊。如果把衣襟连接起来，可以形成围幔，举起衣袖，可以成为遮幕的布料。大家的汗水，就像下雨一样多。家家殷实，人人富足，志向从而变得高远，意志也飞扬。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一块宝地啊。”

齐宣王依旧显得平静而高兴，苏秦还以为自己逐渐就达到目标了。没想到齐宣王真正说出自己的观点的时候，苏秦差点晕过去。他说：“先生所说的，寡人其实非常喜欢。但是，秦国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啊。为了自己的国民能够有自己的幸福生活，整个中原都必须要做到一件事，就是停止战争。我见过很多流离失所的人们，他们的孩子没有完好的衣服穿，手都冻破了，浑身就像一块黑炭。妇女们呢，面黄肌瘦，简直没有正常人的样子。我很心疼他们，所以我才没有和秦国争雄的心思啊。我的意思是，秦国距离齐国有几千里，他们就算是打仗也不会直接过来的啊。先生刚才说了，齐国的国民非常多，我的现在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保卫自己的国民。”

苏秦见齐宣王的意思是委曲求全，心中十分失望。但他面不改色，心想，我还没有说出合纵的政策来，你就先刁难我一下，这种伎俩我见的也够多了。又见齐宣王态度十分诚恳，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主人就压迫别人听取自己的意见的意思，心中又十分佩服。

他思忖了一会儿，还是咬咬牙，说：“大王您的智慧在我看来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很多人说文武全才这一个词，其实一个国家的君主才是真正全才，而您就是我所见过的君主当中数一数二的人物。我今天来到这里，不瞒大王说，第一当然是受赵肃侯的委托。第二呢，我在出发之前也衡量过了，大王您是一个十分开明而有见识的人，不会跟很多小国的君主一样的。所以我想来告诉您我的合纵的政策，结果我还没有说出来，大王就先否定了在下与赵肃侯商量的结果，在下十分伤心啊。大王没有说可以侍奉秦国，您要是

向西去侍奉秦国，我私下替大王感到羞耻。”

齐宣王到底是一国之君，并没有失态，他的脸上只是减少了点笑容，而思考的神情开始显现，他说：“先生不要急，寡人并没有说去秦国侍奉他们。秦国的虎狼之心，天下人都知道，赵肃侯与先生都是当今的英杰，这个寡人也知道，你们的决定肯定是有道理的。只是，寡人听说过，一个巴掌拍不响，有鼓无锤也徒劳。听说韩国和魏国也是非常畏惧秦国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要看一下西边邻国的姿态啊。”

苏秦马上回答道：“韩国和魏国为什么害怕秦国呢，就是因为他们和秦国的边界相接壤啊。如双方派出军队交战，不出十天，胜败的局势就决定了。第一种情况，如果韩、魏战胜了秦国，那么这两个国家自己的兵力要损失一半，并且有一个致命的恶果——四面的国境无法保卫，给其他的国家以可乘之机；如果作战不能取胜，那么更简单了，秦国摧枯拉朽，韩国和魏国接着就陷入危亡的境地。因为地理的天然因素，所以魏国和韩国把与秦国打仗看得非常重要，而秦国的政策向来是非常独断而且狠毒的，所以他们在考量问题的时候，往往都考虑到一点——如果臣服于秦国会怎么样？这样还没有打仗就失去了自己的底气。这就是韩、魏把和秦国作战看得重要，所以很轻易地想要向秦国臣服的原因。

但是就现在来说，秦国攻打齐国的话，情况就绝对不同了。因为齐国并不与秦国接壤，如果秦国不自量力，想要攻打齐国，那他就必须要依靠着魏国和韩国的土地，要经过卫国阳晋的要道。这还不算，他们还要穿过齐国亢父的险塞。秦国最有名气的兵器是弓箭和战车，在那个地方战车不能并驶，战马不能并行，这是天赐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势，只要有一百人守在险要之处，就是有一千人甚至于一万人也不敢通过。即使秦国军队想要深入攻打，绝不会那么顺利的。大王请让我用一种动物来形容那时候的秦国——狼，

如果秦国想要攻打过来，就会跟狼一样疑虑重重，时常回顾，左边看看，右边看看，生怕韩国和魏国在后面暗算它。

秦国很多政策的意图我们都知道了，它虚张声势，恐吓威胁，就是要让诸侯们怕自己，这就是攻心的策略，非常容易破解，却把很多人给吓住了。总结说来，我们可以发现，秦国虽然骄横矜夸却不敢冒险进攻，故而秦国基本上是不可能危害到齐国的。况且，韩国和魏国尽管受到了秦国的惊吓，但经过我的游说，他们都已经同意了合纵的政策。同时，他们还特别强调，自己是认为大王您非常有可能加入合纵的联盟才加入的。

不能深刻地估计到秦国根本对齐国无可奈何的实情，却想要向西而侍奉秦国，这是一些只考虑自己利益的大臣们想出的投降策略。如今齐国仍然是雄霸一方的大国，我真诚地希望大王能够考虑这些意见。”

齐王早已心悦诚服，颌首说：“先生见笑了，感谢您费了如此多的口舌。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又居住在偏僻而且遥远的地方，紧紧依靠着大海，从未听到过您这样的人给我的高明教诲。如今您接受赵王的使命来指教我，我将非常严肃地率领全国民众听从您的安排。”



# 惠王的阴谋

## 第十九章

**单** 说王珠走后，张仪第二天就被秦惠王叫去了，隔三差五，秦惠王便派人找张仪，赠送张仪一些东西，张仪也不拘谨。有的时候秦惠王会和几个王公大臣一起谈论事情，也会宴请张仪。这样一个多月之后，秦惠王对张仪便非常信任了，为了让张仪有个更好的休息环境，秦惠王特地给他安排了非常豪华的屋子居住，至于赏赐也不亚于一些将军，张仪在秦国也逐渐有了说话的机会和权力。

忽一日，秦惠王又召见张仪，张仪穿戴整齐，款款来到王宫里面，发现今天的大臣比平时要多得多，秦惠王威严地坐在上首，张仪来了之后行了大礼，秦惠王连忙找人扶起他来。让他坐到自己的身边去，张仪去了。

秦惠王先对大家说：“今天让大家都来，因为我决定了一件事情。”说完微笑着看着大家，“你们可以猜猜是什么事情啊。”

群臣一听，便如同炸开了锅一般议论起来，这时候一个将军模样满脸胡

须的人站起来说道：“大王就要举兵攻打魏国，然后一路征服中原了？”

秦惠王哈哈大笑，说：“卫将军打仗是数一数二的，可此时还没到逐鹿中原的时候。”

这时，一个十分儒雅的文官站出来说道：“大王难道是要推行新的法令吗？”

秦惠王又哈哈大笑，说：“商鞅这个人不怎么样，罪无可赦，可他的法令没有错，推行下去，有百利而无一害呀。”说完看看张仪，张仪会心地点点头。

秦惠王便命令宫女斟酒，每一个人面前的杯子都满了之后，他举杯站起，说：“为了答谢各位对我大秦的功劳，我先敬大家一杯，来来来都干了！”张仪慌忙站起来，朝着秦惠王唱礼，然后喝干酒。

秦惠王说：“我大秦的祖上是养马起家的，有些人说这是出身贫贱，我却不这么认为。”张仪马上对秦惠王说：“大王的国家如今就是一匹千里好马，威风凛凛，让人敬畏，这就是祖上的精神啊，奔腾不息，志向远大！”

群臣听了无不赞同，秦惠王非常高兴，过了半晌，秦惠王又说：“寡人近来经常觉得精神有点恍惚，不知道是什么征兆呀！”一位大臣说道：“臣下以为大王平时太过操劳，以至于精神恍惚的。”

秦惠王说：“寡人十分同意你的看法，唉，可是寡人有些身不由己啊，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亲自去办了寡人的身体耗尽了也就耗尽了，寡人最怕的就是寡人死了的时候秦国仍然打不开往东的局面啊！”群臣无不感伤，很多大臣其实早就看出来秦惠王理政事过度，身体每况愈下了，可一国之君的权力不就是集中在处理一些事情上吗，所以他们不敢分大王的权力。”

这时候，张仪请了秦惠王礼，缓缓说道：“大王其实可以安排一个非常靠得住的人担任秦国的相，您看武王伐纣，有姜太公扶持，齐桓争霸，管仲

主持了非常多的事情，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借鉴，大王如果不能爱惜自己的身体，会伤害所有大臣们的心的啊！”

秦惠王听了微笑不语，过了一会儿，他对所有的人说道：“张仪先生让寡人立一个相，众位认为这个方法怎么样？”

话音未落，宫殿里面又开始嗡嗡议论了，一个大臣说：“大王难道不知道商鞅这种人的危害吗？商鞅不是相，竟然有那么多的私用权力，这可是警钟啊，况且，咱们秦国从来没有立什么相，不也一步步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吗？”

话音刚落，张仪便站了起来，说道：“第一，秦国没有立什么相，可秦国的大王，历代所有的大王不都非常操劳吗？我们的君主是引导我们、管理我们的人，如果让他们太劳累，我们这些人不就失去了自己的责任感吗？并且，春秋五霸，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位了不起的相，咱们秦国都有百里奚、蹇叔这样的人，来给穆公提供策略啊。第二，对于商鞅这件事情，他的权力是君主赋予的啊，咱们的君主十分贤明，我认为就没有必要担心大臣滥用权力的。”

一席话说得那个大臣哑口无言。

秦惠王笑着说：“既然这么说，那寡人就决定了，立一个相，来辅佐寡人的事务，大家看如何？”群臣都说大王英明。秦惠王看着所有的大臣，问道：“寡人应该立谁为相最合适呢？”群臣不语，秦惠王把头转向了张仪，问张仪：“你认为谁能够做我大秦的宰相？”张仪一进来就被安排到了秦惠王的一边，如今看秦惠王对自己如此，便明白了，他朝着秦惠王作揖，然后说道：“在下没有什么主见，全凭大王安排！”秦惠王说道：“先生没什么主见？我看也未必，寡人其实想，先生完全有资格当我秦国的宰相的啊！”此言一出，下面马上又乱成了一锅粥，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秦惠王的意见，秦惠王也

知道没人反对，干脆不理下面的慌乱，只顾和张仪说话，他知道，下面的人说完了就自然闭嘴了。

过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出来说话，秦惠王异常严肃地起身来说道：“张仪先生尽管是魏国人，但胆识过人，与我大秦的豪杰十分相似，寡人非常的敬佩他，张仪才华横溢，在云梦师从鬼谷子先生学习，善于交际，我没见过言辞如此好的人，张仪为人正直，没有什么坏的心思，不自私，不武断，这正是一国之相应该有的气质，所以，我决定立他为相！”张仪三辞不受，秦惠王不同意，招呼群臣来贺，大臣们都走上来祝贺张仪，然后是规模非常盛大的宴席，席间张仪没有一点得意之情，与群臣敬酒，秦惠王见了心中更加欢喜。

酒席一直到非常晚才散，张仪喝得有点醉了，被人送回了家里。

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之后，妻子哇的一声哭了，张仪拉着妻子的手，说：“我知道这些年了，你受尽了委屈，和我一块生活你从来没有抱怨过，是我对不起你，如今咱们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了，我十分欢喜，你也应当欢喜才是啊，别哭了，来人，找杨公明来。”有两个侍卫去了杨公明那里，张仪握着妻子的手，温言款款。

过了一会儿，杨公明来了，见到张仪就拜倒在地，张仪慌忙扶起他来，大惊失色道：“你我情同兄弟，为什么要行此大礼呢？以后咱们当着面，千万不要如此。”杨公明眼角都有些湿润了，“宰相与我情同兄弟，算我没看走眼，嗨，我这眼睛太不争气了，这么大喜的日子都还哭哭凄凄的。我只是想，从魏国到秦国，再远的路，咱们也没有白走了！”张仪眼睛也湿润了，三人对立，久久说不出话来。

便如同公孙亮之于苏秦，杨公明对张仪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决策合作对象，当下张仪将杨公明搬进自己的宅院，二人商量，怎么才能当好这个宰相。



杨公明认为，新官上任，先要让天下人知道自己的气魄，张仪则认为应该不骄不躁，和王公大臣们搞好关系，最后杨公明听从了张仪的建议。

同时他又说：“您经历非常多的坎坷，我看着心里也难过，这样的事情存在心里，对您没有什么好处，只会乱了您的品性，该释放出来的东西就尽情释放……”

杨公明还没有说完，张仪就问道：“你是说楚国的那个没有眼珠子的宰相？”杨公明点点头，这样的事情不吐出来，迟早会影响您的，我听说，圣人做事，第一要厘清，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吧。”

张仪呵呵笑了，说：“你分析的对，说的也对，来来来，咱们商量着怎么吓唬那个老贼！二人商量，杨公明执笔，写信给楚国的宰相道：

您别来无恙，几年前我去过您那里，可却担了小偷的骂名，您将我痛打一顿，这应该是咱们最近的交情了吧，几年过去了，我有了变化，不知道您做到楚王的位子了没？

我听说楚国的宰相们一直非常敬重一个人，便是子鱼，这人在春秋争霸的时候为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不知道您有没有希望做到他那种地步，可我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楚国是蛮夷之地，和一些脑袋并没有进化好的人说话，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子鱼入不了我的眼，而我大秦人才济济，人们知书识礼，有想法，这对宰相的要求就高得多了，所以我是有可能超过他的，而您到现在都没做出什么大事来，是要老死算完吧？

实话和您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人犯我一寸，我犯人一尺，就是这样的。您以前冤枉我偷东西，让我的妻子伤心，让我的家人伤心，如今你要注意了，我要偷您的国家了，希望您做好准备。

如此一封畅快淋漓的信写完，二人相视大笑。

第二十章

# 楚国的惊喜

**齐**国的“归顺”对苏秦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以齐国的位置，顺从赵国支持的合纵，也是大势所趋。

齐宣王为了表示自己对赵肃侯意见的支持，送给苏秦二十四匹好马，公孙亮将队伍里面的老马病马换掉，又遣送走了几个生病的军士，这支小队伍又充满活力了。

苏秦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老了。记得在鬼谷的时候，爬山上坡根本不会多喘气一口，面不红心不跳，而现在，步子慢慢吞吞，像是一个老年人，自己还是一个中年人啊。每当这个时候，心头就忍不住地酸楚，如果云游是一种职业，有的时候真的不想接受这种生活，如果这种职业对别人看来是十分成功的——那些对自己俯首贴耳的人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自己却觉得没什么趣味，这真是自己和自己的矛盾。

那么下一步呢，先前在秦国，苏秦与公孙亮研究的路线到齐国就停止了，

因为没想到路这么长，也没想到自己的路这么顺利。

其实也很简单，剩下的，只有一个楚国。

苏秦和公孙亮算到楚国这里就停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苏秦在楚国生活过，非常确切地了解那里的民生情况与中原地区的差距。

楚国一直以来被中原国家排斥，齐桓公争霸的时候，为了树立自己的威风，尊王攘夷，楚国就是他的一个目标。为了刁难楚国，他逼问落水而死的周襄王的下落，逼问楚国不向周朝进贡包茅的事情，面子上的意图是为了树立周王朝的权威，实际上是为了收拾楚国，当时好在楚国知道好赖，没有和齐桓公的八国联军对抗，而是服了软，表示一定按期进攻包茅，这才解了自己的危困。齐桓公认为楚国是蛮夷之地。

楚国的确没什么有科技含量的东西，礼数不讲究，并且容易暴躁。春秋末期时候，楚庄王学习中原的一些管理制度，经过一番努力，楚国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国家，而楚庄王也成为春秋五霸里最后一位出场的霸主，与晋国的战斗让楚国名声大噪，一时间其他国家谈楚而色变，从此楚国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更多了，可是楚庄王得意扬扬，为了表示自己的实力，公然追问周王朝九鼎，野心出来了，人们面子上不和楚国作对，实际上还是瞧不起它，楚庄王能够逐鹿中原，也是没有摆脱尴尬的地位。

这就是苏秦和公孙亮没有将楚国算在自己的路线里面的原因，现在既然走得这么顺利，所有的国家，或是被苏秦的口才打动，或者是畏惧赵国的实力，都答应了合纵的政策，楚国，是得好好考虑一下了。

于是苏秦找人去寻公孙亮。

这时已经是夜晚，天上一轮明月，光彩生辉，十分明朗。公孙亮踏着皎洁的月光，急匆匆地往这里赶来，苏秦迎接出去，公孙亮行礼，二人走到花园里面的亭子里，公孙亮一看，早有酒菜果品摆上了，他已经大体上知道苏

秦的意思，微微笑了告座，苏秦在对面坐下了。

苏秦说：“这些日子，咱们苦过，累过，可咱们都挺过来了，真是苍天有眼啊。”

公孙亮说：“对，苍天有眼，老爷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啊，咱们下人看着也高兴！”

苏秦举着筷子，在空中划了一下，表示此言差矣，说道：“亮兄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苍天有眼，让你跟随着我！你在我身边，我就是单单看着都觉得自己有底气啊，因为你是我家里面的人哪！”苏秦说得极为动情。

公孙亮听了眼睛湿润起来，他知道苏秦的意思，可苏秦说出来之后，自己的感动是始料未及的，他说：“我一个下人，不过有些小聪明，剑是您送给我的，车马是您送给我的，回家的路费是您送给我的。”刚说到这里，苏秦接了一句“妻子也是我送给你的？”公孙亮听完哈哈大笑，苏秦也哈哈大笑，气氛由如泣如诉变成了幽默调侃，公孙亮心底暗暗佩服苏秦控制话语的本事。

苏秦斟了一杯酒，端到公孙亮跟前，自己满上一杯，稳稳地敬到公孙亮面前，动情地说：“咱们二人情同手足，何必心存感激之心呢？”公孙亮接过酒喝了，深深地朝苏秦作揖。苏秦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开口说道：“我相邀的理由你肯定已经知道了。”

公孙亮马上问道：“楚国？”

苏秦点点头，“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去呢，我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公孙亮说：“主人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了，既然想知道我的意思，我就大言不惭了。楚国自来被认为是蛮夷之地，风俗没文化，向来被中原国家轻视，可我认为，楚国是一块风水宝地，和蜀地一样，都是没有被开发的金子般的地方。春秋的霸主里面，楚庄王英气蓬勃，雄才大略，我们就应该知道，楚国是出人才的，既然出人才，就一定是好地方。”



苏秦笑了一下，捋着自己的领下的胡子，说道：“我们如果去的话，可能会碰上危险的事情啊。”

公孙亮说道：“您师从鬼谷子学习，肯定知道那里的情况，而且张仪先生曾经在楚国做过说客，所以，主人的想法，想必跟我差不多。”

“是的，我们先前经过魏国回家的时候，我就暗地里问过他关于楚国的情况，当然，是上层的情况，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些，尽管他有自己的困苦经历在那里，说话有些偏激，可我从他的话里清楚知道，楚国的实际情况并不像很多中原人说的那样，所以，咱们还是去一趟？”

“主人原谅我的语气，不是去一趟，是必须去一趟，秦国觊觎蜀地已经很久了，那地方如果被秦国打下来，那无疑增加了一个稳定的粮仓，秦国的军队便会肆无忌惮地四处掠夺，攻打各个诸侯国。蜀地被收入囊中之后，楚国对秦国来说就是刀俎之下的鱼肉了，迟早也会被秦国打下来，如果这两个地方被秦国占领，那秦国就可以运用包围的方法对付魏国韩国两国，然后攻打齐国燕国赵国，之前秦国没有非常大的动作，是在休养生息，巩固法制，商鞅之后，秦惠王是个精明的君主，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蜀地肯定早就在他的计划范围之内了。”

苏秦听完，脸色严肃，赞叹道：“如果不是我，是你跟随我师父鬼谷子学习的话，你现在肯定比我有出息！”

公孙亮说：“如果不是主人经常跟我讲述天下大事，我到现在还是一位马夫啊！”主仆二人都笑了。

去楚国的想法便定了下来，除了游说楚王外，苏秦去楚国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想知道自己的师父鬼谷子先生现在的情况如何。这也是苏秦所关心的。

车马浩浩荡荡，一路向南。

旅途非常困苦，可也非常充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苏秦已经习惯了十分迅速地赶路，有时候在床上做梦，也晃晃悠悠，这好像是对自己静止的童年少年时期的一个补偿，或者，是惩罚。

苏秦到达楚国的时候，几个月不停的雨已经开始了，他开始后悔没有事先和跟随的人说好，大家都沒有在南方生活过，几个人已经被雨水浇出病来了。好在跟随的军士都是千挑万选，大家依旧一心一意，跟苏秦走。

苏秦终于见到了楚威王。

对于这位中原说客，楚威王显示出了极强的兴趣，他认为这是中原地区主动跟自己示好的表现，既然中原地区对自己有兴趣，那自己也应该以礼相待了。见苏秦的第一面，他面带微笑，大臣热情洋溢地表达了楚威王对于苏秦到来的欢迎。

苏秦很高兴，楚威王是少见的几个从一开始就对自己表示出极强兴趣来的君主，不过这也在预料之中，他说：“大王还记得楚庄王吗？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位君主啊，实不相瞒，我现在推行合纵的政策来对抗强大的且有虎狼之心的秦国，来到楚国，就是因为楚庄王！因为楚庄王为荆楚地区做下的千秋基业，再加上大王您的勤恳治国，楚国如今仍然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同种格式的开场白，苏秦用了无数次，无数次都管用，游说对于苏秦来说有时候竟然成了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而天下的君主在苏秦的眼里，也成为可以控制的对象，苏秦的世界观，大得很啊！

楚威王自然不知道苏秦在想什么，但这话让他听得舒服，自己被夸奖了，祖宗也被夸奖了，他美滋滋地品着美酒，是的，楚威王是用留饮的规格来招待苏秦的。苏秦就在楚威王的席位下面，静静地看着他。

楚威王开口：“先生一路辛苦，您刚才说的话的确说到了我的心坎里面。

去了啊，来人哪，给先生斟酒！”话音未落，几个十分美丽的宫女过来给苏秦满上了酒，苏秦喝了，心想人都说楚国女子貌美，果然名不虚传，楚威王的枭雄气质，应该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苏秦说道：“大王可知道臣下到达贵地之前，耳闻别人怎么评价您吗？”

楚威王当然知道蛮夷之说，心下恼怒，陪饮的大臣们也个个侧目，苏秦笑着站起来说道：“世人都以大王为英雄人物，不然，楚国如此多的美女，谁能配得上呀！”口气里面满是羡慕，却毫无轻浮之气，众人听了哈哈大笑，楚王更是笑得乐不可支，说：“先生一张嘴，当真厉害啊……”

苏秦见时机到了，又开口说道：“楚国的地理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楚国西边有黔中、巫郡，东边有夏州、海阳，南边有洞庭、苍梧，北边有径塞、郁阳，从方圆的眼光看来，楚国的土地纵横五千多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常常奔波在外，对于地理是有自己的概念的，我觉得楚国的土地是所有国家之中最广阔的。当然，楚国之所以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国，还是与这里的军队数量与质量有关的，咱们有武装部队一百万，战车千辆多，战马万匹多，存的粮草足够支用十年。有了这样的资本，什么样的战争对您来说都不是问题了吧？如果说一个国家需要强盛，要有两种资本，一种是思想资本，就是说有多少人才，一种是国家的各项事业，那楚国的所有这些正是建立霸业的资本啊。

如果单从一点看来，就是单单凭借着您的贤明和如此广袤无垠的土地，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您这里。这就是我敬服楚国的原因啊？”

这时候，楚王身边的一位亲随大臣说话了，苏秦的话里满是溢美之词，他早就厌恶了，认为苏秦这次来的目的肯定不那么单纯，如此迷惑自己的君主，能是好人吗？于是他问苏秦道：“先生十分敬服我们楚国吗？可有什么凭证？我看先生倒是满嘴的好话！”楚威王马上喝道不可无礼，可随后也默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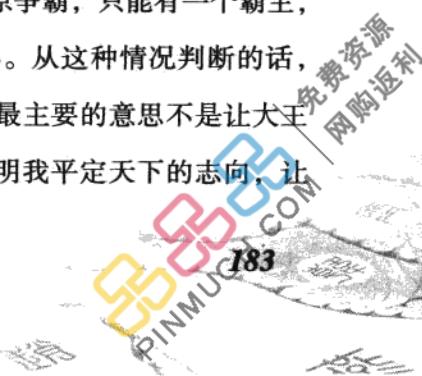
不语了。

苏秦笑着站起来说道：“我为什么敬服楚国呢？这要从我的父母说起，他们生我的时候，家里十分贫穷，但我的父亲有见识，认为我不可以重蹈他们的覆辙，他知道楚国人往往出异人，便托人寻找，找人当我师父，最后找到了鬼谷子先生，于是我得以和鬼谷子先生学习了几个年头，至今仍然受用。”

楚威王听了心下也释然，笑着说难怪先生如此有才干。可是刚才的那个大臣听苏秦如此说冷笑了一声，质问道：“先生敬服我楚国的原因好像没有把人才放到非常明显的位置吧，您这么说岂不是自我矛盾？”苏秦一想是自己说话失误了，非常尴尬，楚威王毕竟对与中原的交往十分急迫，呵斥大臣无礼，让他退下了，解了苏秦的围。

楚威王说道：“我楚国的确是沃野千里，国富民强，诚如先生所说，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很多因素有关，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啊。当今时代，秦国是最强大的国家，没有真正实力的国家，是没有办法和它抗衡的。我知道先生此次前来的意思，刚才的那位臣子也知道您来的意思，可是我们都认为秦国实在太强大了，我们现今无法和它对抗，所以，对付秦国这种危险的工作，我们不太想做，更不希望把危险引来。”

苏秦一听，心道这楚威王可是第一个明明白白拒绝自己的君王，看来还得费一番口舌，他想了想说道：“您既然知道楚国是数一数二的国家，那么就应知道，秦国不可能留下一个可能给自己带来祸患的国家，难道不是这样的道理吗？楚国强大，那么秦国就会弱小，因为中原争霸，只能有一个霸主，相反说来，如果秦国强大，那么楚国就会变得弱小。从这种情况判断的话，两国绝对不能同时并存。所以，我今天站到这里，最主要的意思不是让大王赏赐我什么，那只能说明我有一张巧嘴，而不能说明我平定天下的志向，让





天下人们都过上平安日子的志向。跟秦国交往，不如听一下我们的意思，合纵相亲，只有这样才能孤立秦国。我曾经跟很多将军分析当今的形势，如果大王不采纳合纵政策的话，一心要巴结秦国，秦国为了拔出眼中钉肉中刺，一定会出动两支军队，一支从武关开进，一支直到黔中，鄢郢的局势会怎么样，您肯定会比我清楚的吧，如果大王认为我在哗众取宠，那大可以召集我们国家的文人武士来衡量，我说的到底准确吗。”

苏秦在每个国家游说都会称呼这个国家为“我们”，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可没想到楚威王听完之后，不说一语。

苏秦接着说道：“我听之前那些有道德有修养的人说，优秀的君主，在大动荡之前，就应该治理它，在祸患没有降临之前，就要采取一定的行动，来抵制它。这里面的道理想必大王肯定有所耳闻，并且有自己的想法，因为要等到祸患临头，再去忧虑它，那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的想法还是这样的，我希望大王能够从大局出发，用过去与未来相结合的观点早作打算。大王是一个贤明的君主，我一点也不会看错，如果您真能听从我的建议，我能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让各国向您奉上四时的礼物，接受您英明的指教，而且，把国家委托给您，奉献出自己的宗庙请您保护，同时训练士兵，磨好兵器，听从大王的指挥。大王果真能采纳我这计策的话，韩、魏、齐、燕、赵、卫等国的最上等的动听的音乐和美丽的女子，一定会充满您的宫殿。燕国、代地的骆驼、良马一定会充满您的畜圈。合纵成功了，楚国就能称王。至于现在有人坚持的连横政策，不过是秦国的缓兵之计，如果连横成功了，秦国就能称帝。如今您要放弃称王称霸，蒙受侍奉秦国的丑名，我私下认为大王这种做法非常不可取。”

楚威王听了满眼放光，显然，苏秦所说的条件打动了他，楚威王想，点点头就可以号令这么多的国家，自己的祖上也没有这样的功绩啊！  
苏秦见楚

威王脸色变好，看来已经渐渐接受了他的想法。经历了这么多，他早已学会了察言观色，于是趁热打铁，说道：“秦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世人都清楚，那是虎狼一样凶恶的国家，如果说谁有真正野心的话，那非秦国莫属了，秦国因此也是天下各诸侯的共同仇敌，大王要记清楚这一点啊。那些主张连横的人，有什么出息呢？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苟且活着，都想分割各诸侯的土地奉献给秦国，这就叫做供养仇人，这就叫做奉仇敌啊。大王是身为人君的命运，不会作为人家的臣子吧，如果是，那肯定也不是赫赫有名的楚国之君了！那些希望连横的国家要分割自己国君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土地，和如狼似虎的强秦相交往，侵扰天下，但是自己的国家呢？自己的国家遭受秦国的侵害，他们却不顾及这些。

对外，这些败类依仗着强秦的威势，在内部，用秦国的威势劫持自己的君主，索取割地，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叛逆，最大的不忠吗？我私下认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罪过。

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合纵相亲，现在赵国、燕国、魏国、韩国、齐国都同意了我的合纵政策，难道大王还在犹豫吗？合纵成功了，各诸侯就会割让土地侍奉楚国，楚国就是霸主啊，但相反，如果连横成功，楚国就要割让土地侍奉秦国，这两种策略带来的结果相差太远了，大王要处于哪一方的立场呢？”

楚威王说：“是的，我国西边和秦国有接壤，我们的大臣们经常讨论，都认为秦国有夺取巴、蜀两地并且吞并汉中的野心。秦国就像先生所说，是虎狼一样凶恶的国家，我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秦国早就想把我楚国当成自己盘子里面的肉啊，谢谢您对我的点拨，我认为秦国是不可以亲近的。”

我知道，韩国和魏国经常遭受秦国的威胁，寡人之前想，自己不可以和他们做深入的策划，原因很简单，现在各个国家都派自己的人传播情报，如



果和他们深入地策划，恐怕会有叛逆的人泄露给秦国我们的信息，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计划还没施行，而国家已经面临危险。

我自己和楚国的将军们做过估计，楚国对抗秦国，真的不一定取得胜利。我也和一些文官们进行商讨，可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他们不可信赖，因为他们有人想要我投降秦国，其实我的情况现在并不好，我躺在床上睡觉一点都不安稳，吃东西也好像在吃草，一点都感觉不到香甜，我的心情恍恍惚惚，好像挂在空中的旗，没有着落。现在您打算团结诸侯，使处于危境的国家得以保存下来，我愿意恭恭敬敬地把整个国家托付给您，听从您的安排！”

苏秦知道，他这次的到来已经胜利。

# 鬼谷子的局

**苏**

秦激动地站起来，朝着楚威王拜下去，说道：“我替全天下的百姓谢谢您了，如果没有您的支持，合纵的大业就不完整，而对抗强秦的任务就尤其艰巨，现在您号令全国的大臣来支持合纵的政策，真是仁义之举啊。”

楚威王走下阶来扶起苏秦，抚慰道：“先生不辞劳苦，奔波这么长的时间，我楚国理应支持您的事业啊。”

楚威王下令，赏苏秦马四匹，车十辆，数百金，苏秦再三推辞，楚威王不许，苏秦便接受了。

六国合纵从这时候成功，六个国家同心协力。自然而然地，苏秦做了合纵联盟的盟长，并且担任了六国的国相，人们称呼苏秦再也不敢为“先生”了，而是称之为“苏相”。

回到住处，公孙亮见苏秦一脸喜色，就知道事成了，说道：“苍天不负

有心人哪！”苏秦紧紧握住公孙亮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二人刚刚回屋，就有宫中的人捧着衣服出来，说这是楚威王专门为苏相订做的。

苏秦收下，二人仔细端详那衣服，果然是明亮生辉，质地华贵，苏秦不禁叹服楚威王做事及时。这应该是苏秦这辈子最好的衣服了，而这衣服，将伴随他很多年。

苏秦的使命已经漂漂亮亮地完成，他美滋滋地想，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够达到自己的这种高度呢？恐怕不多，周公固然是一位高明的臣子，可他不过是侍奉一个国家的君主，而自己呢，六个国家，就连人们心目中最难啃的楚国都拿下了。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这五个赫赫有名的霸主，靠着强大的军事威胁力才能够号令诸侯，自己不费一兵一马，就将六国君主说得服服帖帖，真是旷古未有的功绩啊！年少时候，鬼谷时候，自己那个富丽堂皇的梦，竟然实现了，并且实现得这么漂亮。

想到鬼谷，苏秦又想，现在自己做了六国的宰相，那鬼谷又算什么呢？自己可以派人将他填平！

踌躇满志，就是此时苏秦的状态，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做到，所有的思想他都可以探窥，苏秦笑呵呵地对公孙亮说：“我如今地位如何？”公孙亮说：“位及人品，古往今来没几个人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只是……”

苏秦见公孙亮稍微一迟疑，知道他有话要说，便道：“有什么说的，尽管提。”

公孙亮微微一笑，说道：“鬼谷子先生呢，您现在认为自己和他相比如何？”

苏秦脸色大变，久久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喃喃地说：“我……我应该去看看师父了吧？”苏秦转向公孙亮，他知道公孙亮刚才话的意思，自己骄傲，还不是时候，当了六国的宰相，只能说明自己才气还行，运气很好，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公孙亮说道：“看一下老先生，是我的愿望，从您的教诲当中，我觉得鬼谷子先生真是神一样的人物，功夫在诗外，我觉得纵横捭阖之术只是他庞大的思想里的一小部分，并且，一个只懂得游说之术的人不会将道理说得那么透彻。”

苏秦点点头，“我知道师父不是那么简单的人，听他说，他好像也进入过鬼谷，就是我和你描述的那个让人进去就感受到压抑的地方，而且我在鬼谷后面的森林里发现过很奇怪的东西，两大块巨石，周围很少树木，没法判断是什么，后来我跟张仪谈论的时候，说起过这件事，他说他见过师父用这个东西观察太阳，师父真是心藏宇宙啊。”

公孙亮赞许地点点头，“您想去看看吗？”

苏秦朝公孙亮笑，“去看看师父他老人家，也是我来楚国的原因之一。”

苏秦先修书一封，叫人去送往赵国复命，然后会同几个愿意跟随自己继续前进的人，当然少不了公孙亮，他们向鬼谷方向前行。

阴雨连绵，车子一路蹒跚，很快苏秦就找到了自己当年走出来的路，这次是往回走了，苏秦的心情见不得激动，可也不平静，自己为什么不平静呢？苏秦走下去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当他见到当年的那个小乡时，忽然明白了，自己的不平静，是因为师父，因为比自己博学几倍的师父都没有将人生真正搞清楚，自己将时间花费在来来往往的路程上了，对于人生奥秘的探讨，跟师父差得还是太远。

乡里还是那副模样，趁着雨后天晴，苏秦换了鞋子，与众人踏着草地而行，长久生活在这里让苏秦明白了一些生活的经验，比如下雨之后草地要比大路好走得多。

这里的人们已经基本上变了样子，当然，变化最大的还是苏秦，他由一



个没成年的男子变成了一个闯荡天下的男子汉，胡子已经被留起来。他们的到来吸引了这里的人，虽然人群十分稀疏，却都围着苏秦，对于这一队豪华车马的到来，他们都显得十分好奇。苏秦也不想只和人们点头示意，他极力想认出几个人，顶多是有一点点印象，实在不能明明白白地想起来，直到他发现有个略胖的将近五十岁的老汉在急切地招呼自己，方才停下脚步，走过去仔细端详，那老汉嘿嘿笑了，他一笑，苏秦就知道这是谁了，胡屠夫！

苏秦的眼泪刷地淌了下来，这位老大哥，像自己的哥哥一样，照顾了自己和师父师弟这么多年，如今他也如此苍老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苏秦紧紧握着胡屠夫的手，胡屠夫咧着嘴，呵呵笑着，说道：“大公子，你可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呀，就算不看你老哥，也会看你师父啊！”听到自己的师父苏秦更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了，胡屠夫这么说，自己的师父肯定还健在，他顺手摸了脸一把，勉强笑道：“他老人家应该还好吧？”胡屠夫说：“还是老样子。”

苏秦心下更加急切，他想快点见到自己的恩师啊，他告别了胡屠夫，相邀改天再谈话，命令随从加快速度，很快进了山里面。

还是那条熟悉的羊肠路，原先的青石磨得有点光滑了，踏上这条路苏秦的脚步就变得轻盈，六国宰相的那种稳重华贵的步伐霎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苏秦不自觉地用起鬼谷子教的那种步伐，仿佛一只灵巧的猫过墙头。公孙亮习惯舞枪弄棒，见了惊奇不已，问苏秦这是谁教的，苏秦说鬼谷子，公孙亮摇头道，见过一个神秘的武功高手，他走起路来也是这个姿势，据说一天可以走三百里，苏秦听了也纳闷不已，他们对鬼谷子的神秘莫测、博大精深愈发佩服起来。

很快，那条小路越来越短，那山坡越来越陡，苏秦已经望见那几间茅草屋子了。苏秦的心好像要飞起来了，他顾不得什么形象，发力跑了上去，站

在门口，苏秦叫了两声师父，没人回应，苏秦又连续叫了几声，还是没有动静，他开门进去，昏暗的光亮下，里面的陈设根本没什么改变。苏秦感觉就像自己昨天出去玩耍了一趟，今天便回来了一般，泥巴糊的墙面上斑斑烟迹，顶棚塌下几片泥土，干硬在那里吊着，苏秦再去睡觉的屋子，一被一炕一木几而已，心道师父生活的地方连自己的下人的规格都算不上，既然不在屋子里，师父肯定是出去了，或者跟他的那猴儿摘果子吃去了。苏秦开门出来，随从们整齐地列在屋前，没有苏秦的命令，他们都不敢进去。

苏秦便招呼大家席地而坐，对公孙亮说道：“师父不知道去了哪里，可能在那树林子中吧，他和那只猴子最喜欢那地方了。”公孙亮倒是显得很耐心。

这时候一个懂阴阳的随从说：“绕水背山，林屏谷障，这是一块绝无二处的风水宝地啊。”苏秦点点头，他这次回来一下子即发现了这一点，想自己在这里生活了几年，反而没有发现，师父选择这块地方，的确是高明。他转向那会看风水的随从问道：“你见过那谷了？”那人没说见过，也没说没见过，他说这条气脉远远就能望见，上面气象明朗，的确是条大脉，如果不出现意外，肯定有先人把自己的祖先葬到这个地方。

苏秦连忙称是，自己还在里面见过棺材呢，那人颔首沉思，“既然是大脉，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奇异的生物，不知道苏相见过没。”苏秦的回忆一下子被勾了起来，连忙说道：“他们说过，里面有东西的，有……一个大的湖泊，有一条睡觉的龙，那龙打呼噜的时候，就像天空中炸起一个雷！”

风水先生便不言语，这种地方不是人住的，是神仙住的啊。

等到日头挂在西边，众人有一搭没一搭谈话的时候，忽然苏秦听到有东西吱吱叫了几声，他转头看了看，没什么，便迅速起身，走到茅草屋子后面，一只大猴儿拖着一捆柴从树林子里蹦蹦跳跳走了出来，苏秦喜出望外，连忙

去接着，那猴儿见了苏秦显得分外亲热，直舔他的手，苏秦摸着他的脑袋，问道：“师父呢？”大猴儿呆呆地看了苏秦一会儿，用手指了指后面，然后跳到那捆柴上蹲着，苏秦朝树林里面望去，一个削瘦的身影逐渐移动过来，黄头发，编得毛毛糙糙的辫子，炯炯有神的眼睛，熟悉的步子，果然是师父。

苏秦一下扑了过去，倒头便拜，鬼谷子笑呵呵地拉起来，问了一句：“回来了？”就好像苏秦刚出去玩了一会儿一样，带着苏秦慢吞吞往回走，苏秦要拿斧头，鬼谷子笑着拒绝了，问道，吃饭了吗？苏秦惊愕，上山就花了半天功夫，哪有时间吃饭呀，鬼谷子说锅里有吃的，那是给你们预备的，苏秦把眼睛瞪得老大，跟着师父从后门进去，鬼谷子一揭开锅，一大锅香喷喷的米饭。外面的人见鬼谷子来了都行礼，及至见到鬼谷子早就做好了几十个人的饭，不禁大为惊奇。

最惊奇的还是苏秦，他从猴子身上解下来那捆柴，放到灶台旁，鬼谷子早就走出门，一个个打量，众人都不言语，等鬼谷子打量到那阴阳先生的时候，淡淡地问了一句：“您看我这地方怎么样？”其他人听了无不惊叹，他们都不知道鬼谷子怎么了解这人会看风水的，那人也不着慌，说道：“神仙才能住的地方。”鬼谷子哈哈一笑，那如果凡人住了会怎么样？那人说道：“灭顶之灾。”此言一出众人议论纷纷，鬼谷子又淡淡地看了那人一眼，不再答话，让苏秦在外面生一堆火，众人今晚在神仙住的地方露宿，苏秦心下不好意思，各位跟随自己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断没有住在外面的道理，可屋子里的确住不下啊，只好出去说道：“师父这里没有各位的炕，我今晚陪大家睡在外面吧！”

随从多是军士，行军打仗自然习惯在外面住，见苏秦如此，大受感动，都要让苏秦回屋子里面睡去，苏秦却又执意不肯。鬼谷子见如此朝大猴儿打了一个手势，大猴一转身就消失在夜色里，等众人吃过了饭，那猴儿抱着一

个大帐篷过来了，鬼谷子给猴儿撒了一些米饭，对苏秦说：“这是我在林子里面住的时候安排下的，今晚大家就住在这里面吧，说完拿眼看了看风水先生，意思是说你不是说我这里不能住凡人吗？你敢不敢住呢？那先生倒不害怕，一头钻进帐篷里面。

这次苏秦与师父重新见面，只有一个人是冷眼旁观，公孙亮。

自打见到鬼谷子他就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如果按照苏秦说过的话，鬼谷子如今至少得七十岁了，不，还多，差不多八十岁了，可他为什么看起来顶多六十几岁的模样呢？再者，鬼谷子是一位隐士，眼神冷淡也就罢了，可他走起路来竟然没有声音，他怀疑这是一门奇异的功夫，就像自己见过的那个神秘高手似的，移动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不费力的事。如果苏秦走的时候这屋子就是如此的话，如今也应该坏掉了，这屋子肯定不是重新盖的，因为木桩的腐蚀程度说明它至少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满腹狐疑的公孙亮随着众人吃完了饭便回到帐篷，里面生起了暖烘烘的火来，实在温暖极了，他采过一堆干草，在火旁边烘热了，密密地铺开，顺势倒下睡过去了。

单说苏秦，天色大黑，众人都睡了之后，他跟着鬼谷子慢悠悠地在四周转悠，初夏的天气，夜晚有点凉爽，尤其是雨水过后，只是蚊子有点多，鬼谷子带着猴儿，猴儿手中拿着一把点燃的艾草，驱蚊，苏秦想师父什么时候给猴子训练了这个。

来到以前苏秦和张仪晨读的地方，二人席地坐下，照旧的姿势，鬼谷子面向河水，苏秦面向鬼谷子。

“师父，今年这雨水不太小吧，我看这河水都涨高了。”

鬼谷子没有回答，他冷笑道：“你出去一次，感觉自己长了什么见识吗？”

苏秦知道师父会这么问，他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地，有的是人马与人气，他十分舒服地躺下来，说道：“徒弟当然，当然……”说到这里苏秦住了口，心道师父说的是见识，我出去的这一趟有什么见识呢，知道了这个君王喜欢什么话，那个大王喜欢什么马，这个国家的路不好走，那个国家出产美女，不，这些显然不是见识，可这些并没有让苏秦手足无措，他稳重得很，至于为什么如此，他知道是因为自己现在可以得到大部分自己想要的东西，只要钱势能换来的东西。

苏秦说道：“徒弟其实没有什么大的见识”，说完他换了一种十分惋惜的口气，说道：“只是明白了一些人情。”

鬼谷子不说否定也不说肯定，他只是沉思，过了一会儿说道：“你为什么不提钱呢？”

“钱与见识相比太渺小了，很多东西用钱也买不到。”

鬼谷子哈哈笑了，苏秦发现了鬼谷子的变化，哈哈笑的时候嗓音有点尖尖的，鬼谷子说道：“我教你和你师弟的这些东西，为的不就是让你们能够有挣钱的本领吗？”

苏秦愣了，是啊，师父当年给自己和师弟讲的，都是窥测君王的心思，然后待机而说话的方法啊，都是通过自己的一张嘴来换取食物金银的策略啊。他觉得师父自己的生活方式明然是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反驳，师父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但苏秦有这种感觉，师父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

苏秦问道：“我知道，我和师弟的生活目的是您给设定好的，可是您的生活目的是什么呢？”

鬼谷子听了这话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冷笑一声，说道：“我的目标？我不知道。”

苏秦对这个答案并不意外，自己出鬼谷的那一晚上，师父吐露过自己的

想法，他对人生的迷茫，用他的大圈与小圈的说法，是要比自己和师弟还要多的，他也说过感叹过不止一次。还是回到了那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在师父看来世界上的东西都是由阴阳组成的，那么也都是平等的了，可为什么师父的人生就跟自己不一样呢？——还是他故意设计的？苏秦就只好这么问了，“师父，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鬼谷子收敛起那种神秘莫测的表情，说道：“你认为我是神仙吗？”苏秦说不啊，鬼谷子说：“那你问只有神仙才能回答的事情干嘛？”苏秦又问道：“您认为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要给我和张仪设计这样不同的人生呢？”

鬼谷子问道：“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这是不是你们的理想呢？在来到鬼谷学习之前，你们的理想不就是这样的吗？难道是我给你们改的理想？至于我，也有过很多理想，可最后我发现，还是没有理想的好，因为，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到现在还没解答明白。

苏秦又愣住了，是啊，自己的梦里都是金碧辉煌的宫殿和随从，是金银珠宝，师父给自己设计这种游说的人生，是帮助自己实现自己的梦想。“人和人是平等的，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平等的，可这不代表世界上的事物的生活方式目的是一样的，对吗？”

鬼谷子点点头，“很好，我还以为你从外面回来之后，变得只会谈论水的深浅，吃的好坏，睡的安稳与否呢。”苏秦十分不好意思地红了脸，这的确占用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想法，不只是现在，而且是这些年来，这样的哲学性的辩论早就没有了，想到这里，他为自己感到了一丝害羞，他忽然有了一种跟随师父的冲动。

鬼谷子好像看出了苏秦心中想的是什么， he说道：“我一直等，等你和张仪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回来，然后在这个河边坐下，谈论一些你们不清

楚，我也没把握的东西。你们非常有灵性，可是你们没有一块来，你来了，也确实有点晚了。我毕竟不能一个人知晓所有的东西。”

一股愧疚感涌上苏秦的心头，他说道：“徒弟没有及时来看您，对不起您！”鬼谷子呵呵笑了，他说：“我没有怪你，你们不来，是我自找的，因为我给你们设计的这种成功的路线，需要的时间过长，这是我没有算到的地方；我遗憾的不是没有常常见到你们，叙一下师徒的情意，而是为了一些道理，为了弄明白一些事情。所以你没有什么好愧疚的。”

苏秦听明白了师父的意思，他听过许许多多表扬和讨好，可都没有这话让他自信，鬼谷子师父是知晓天地的人，他会借鉴自己的想法，的确是自己的幸运。

苏秦为了不让师父太失望，就叙说自己出了鬼谷的一些事情，当数到洛阳的那个神秘人的时候，鬼谷子脸色大变，问道：“他的脸上是不是有一条疤痕？”苏秦说道：“他的头发很长，将自己的脸挡住了，所以看不清。”鬼谷子教苏秦形容一下那人给他的那把剑，听完苏秦的描述，鬼谷子大惊失色，喃喃道：“师兄，师兄……”

苏秦问那是师伯吗？鬼谷子说，对，其人好赌怪癖，叫乐进子，从师父那里分道扬镳的时候，他曾和我打赌，谁先弄清楚世界的终极是什么，谁就是天下最有见识的人。他的那把剑，就是他一直和我描述的自己梦想中的剑，那肯定是他自己锻造的一把剑，而且花费了很大的功夫，他能够送给你，说明他还是念及师兄弟之情的，想来我师父将我和师兄分开，也是为了再见，为了弄清楚人生，这么说来，我和他用的是同样的思维了。

第二十二章 真相

苏

秦终于明白了那个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指引自己的，原来是自己的师伯，至于师伯说的关于鬼谷子的话，很可能是假的了，他只是不想让鬼谷子知道自己在哪里罢了，更没想到鬼谷子单凭一把剑就可以想到他。

苏秦和鬼谷子说了自己最后一次见到乐进子的经过，鬼谷子笑了，说，我和他也是为师父的疑惑而生的，陷入到拷问当中，我们是一类人。我对你们，比我师父对我和乐进子要慈爱得多，我师父教会我和师兄的处世方法是打斗的技术，所以你会发现乐进子可以驯服很威猛的狗，能够破获凶猛的狼虎黑熊。

“那师父你也可以吗？”

鬼谷子幽幽地说道：“我不会打斗的话，这个森林里面，为什么没有野兽，只有这只猴子？”



苏秦听了惊奇万分，鬼谷子如此瘦弱的体质，谁知道竟然蕴含着这么深厚的能量。惊奇之后，苏秦感觉到了非常深刻的自卑，对于人生的拷问，师父显然具备更大的资本，而没有拷问的人生，怎么值得过呢？自己面对的那些威风凛凛的大王，家财万贯的商人，此时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不值一提。苏秦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痛苦之中，既然连追求的理想都是可以怀疑的，还有什么是有意义的呢？

鬼谷子好像看出了苏秦的心思，惨然一笑，说道：“苏秦，我们这类人都是追求精神上饱满的人，可精神上的饱满实在是太难了。我离开师父之后，来到这个地方，发现此处正是风水宝地，仿佛给仙人住的地方，我就盖了草房子，精心研究世界上的各种知识，过了几年，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知识不够啊，而我发现了一个更加可悲的事情，世界上的知识根本就学不完，我也去过鬼谷，当然，我的目的和你不一样，我是为了寻找那里面异样的东西，我走了一个多月，有你说的棺材，有一些诡异的洞，有宽阔的地方，有仅仅容一人通过的地方，我的粮食足够，因为我练过闭息的功夫，我最后退回来……是因为……因为我怕了。”说到最后，鬼谷子眼神不定，又开始抚摸身边蹲着的大猴儿。

苏秦从来没见过师父说话吞吞吐吐，他想，肯定是什么师父不想说的事情。这事情的杀伤力必定很强，或许会颠覆些什么。想到这里，苏秦急切地问道：“师父，不是因为你怕了，是吗？”

鬼谷子盯着苏秦看了一眼，脸色反而平静了，他说：“你很聪明，是的，不是因为我怕了，而是因为我看见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可以跟你说，很简单，跟你说过了对你不好。你知道，我不想说的事情是绝对不会说的，我不想做的事情谁都逼迫不了。”

苏秦沉默。

很快，天上的星星全部出来了，闪闪发亮，鬼谷子指着上面说道：“我闭着眼睛都可以知道随便哪颗星星的位置，也可以用它们的位置来推算，可是，我最终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地下的事情。”

苏秦说：“可能是原来的方法有问题，前人的东西不可以全信，这是您说的。”

鬼谷子说：“所以我想用另外的方法，比如，世界不是由阴阳构成的，是三种东西构成的？是水火构成的？我想了五六十年了，没有头绪，可能我这辈子也没办法理解人生了吧。”

接着，鬼谷子问到了张仪，苏秦将自己利用张仪的事情如实说给了鬼谷子，他知道这是瞒不过师父的，鬼谷子有些黯然，说道：“我知道你们会有这样的一次相遇，只是日后……也罢，也罢，有些事情全是天意，人是勉强不得的。”

苏秦听了，黯然不语，明明亲如兄弟的两个人日后难道还会有更大的过节吗？他心里明白，自己是明明白白利用了张仪一次，尽管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他好。

鬼谷子不说话了，他第一次将自己的无奈甚至自己的恐慌对苏秦如实说来，不能不说自己非常有底气，因为懂得别人不懂的事情，但同样的事，有一个鬼谷子这辈子不敢触碰的词语——快乐，刹那间涌入了他的脑海，是的，自己快乐吗？快乐是什么？苏秦快乐吗？自己给他和张仪带来过快乐吗？

无言，全是无言，苏秦默默地抬起头，望着自己望了无数次的星星，灿烂的星空美丽动人，夜空也充满了故事，一颗两颗三颗四颗……组成了一个自己十分熟悉的东西……齐姬！是齐姬！苏秦不自觉地闭上眼，齐姬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仿佛就要抱住自己了，苏秦激动地伸出手去，一揽，齐姬却化成了一阵风，霎时间没有了踪影，苏秦睁开眼，往天上看，天上又变成了一

颗颗普通的星星……

鬼谷子显然发现了苏秦的情态变化，他盯着苏秦说道：“你今年多大了？”

苏秦说：“三十五岁。”

鬼谷子说道：“那也已经到了和女人打交道的年纪了。”苏秦的脸霎时间都白了，女人，从来就不在苏秦的谈话范围之内，更别说是与燕国君主的夫人私通了。与齐姬幻想中的相会带来的一点温存感一时都消失了，对齐姬此时进入自己的脑海而产生的惊异感也刹那间消失了，有的只是面临鬼谷子的质问的那种无奈与惶恐，苏秦支支吾吾地说道：“怎么？”

鬼谷子说：“你手相平稳，但有点纠缠，是感情纠结的表示，所以……”

苏秦更加惶恐了，在师父面前自己明明就是个玻璃人。他静静地转过身子，去那帐篷里看了看，火还在烈烈地烧着，军士们都睡着了，苏秦回来的时候，风吹得他精神格外清爽，苏秦又恢复了自然。

鬼谷子和猴儿不知道说着什么，苏秦远远地看着，心道这猴子如此聪明，也不过是个畜生，哪有人灵性呢？可一想到自己的灵性，苏秦又想，自己靠着机灵爬到如此高的位置，可白白生出这么多的烦恼，还真不如一只猴子快活，于是苏秦又失落了。

鬼谷子再也没和苏秦说话，苏秦认为，该说的话已经说了，不该说的话师父也不会说，便也不说话。两个人就那么坐着，前面是那条溪水，溪水南边是那条又深又长的鬼谷，苏秦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产生了困意，然后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苏秦忽然感觉有人在推自己的身子，他喃喃嘟囔几句，一睁眼，发现公孙亮在自己身边，见苏秦醒来，他问道：“鬼谷子先生呢？”苏秦说：“就在我身边啊。”转身一看，哪里还有师父的身影？苏秦急了，赶

忙到那几间茅草屋里找，没人，岂止没人，就是那猴子现在也找不到了。眼看着东方的天空越来越白，苏秦赶紧招呼起还在睡觉的随从们，有到树林子里面找的，有到帐篷周围找的，有下山找的，四下散开了。

一个时辰之后，所有的人都回来了，仍没有发现鬼谷子先生的影子。苏秦低声问公孙亮怎么办，公孙亮说昨天自打第一面见到鬼谷子先生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他身上好像有股十分奇怪的气质，你问问昨天的那位会看风水的先生。

公孙亮这么一说，苏秦就想起来了，他赶紧找到那人，说明了一下情况，那人望着即将冒出地平线的日头，然后往后退几十步，使自己的视线与鬼谷平行，转动脑袋观察周围的情况，过了半晌方停止，他对苏秦说：“老先生是得道之人，从他看我的眼神就能看出来，他名字叫鬼谷，又住在鬼谷，他可能有什么解不开的事情，然后……然后……想用自己的一生来解……”

苏秦接着说道：“然后他极有可能进了鬼谷，再也不出来了，是吗？”

那阴阳先生点点头，“鬼谷是他最后的时刻必须待的地方。自打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就注定走不出去。”

苏秦明明知道没有用，还是派人去鬼谷方向找，有人回来，说看见鬼谷子的猴子一路啃剩的果皮，苏秦听了，默然而已，众人随之默然。

太阳升得很高了，苏秦和大家一起到师父经常去的树林里面。刚进去就发现一片树木伐倒后留下的空地，仔细看去，全部是一些无名的图案，最大的一个是圆盘状，青绿色，圆盘中间是一个稍微小点的盘，整个呈环状，有的图案好像一堆字，字的笔画全是横和竖，没人能够辨认出来，还有人形的图案，只不过上面的人比此处的人要黑，且鼻梁高耸……纷纷杂杂，看不清楚。苏秦想，这肯定是师父留下的东西，师父到底在钻研什么的确是一个谜，钻研成什么样了，把人、把世界认识到什么样了，其实也是个谜。

正看着，公孙亮从后面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身黑色衣服，一脸正色对苏秦说：“对，就是这衣服！我见过的那个神秘的人，就是和你走路一样的人，就是穿的这身衣服！”苏秦听了，激动的心仿佛要跳出来！师父肯定出过鬼谷！

一系列的联想开始在苏秦的脑海里显现：鬼谷的深处是不是有一条十分隐秘的大道，可以到达外面的世界呢？师父既然出去过，那是不是为了跟踪自己呢？跟踪自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找到他的师兄？那个神秘的猎人又是怎么找到自己的呢？鬼谷子名声在外，如果他要找师父，肯定会来的，他到底来过吗？二人会不会重逢？或者，现在正在鬼谷里的一个地方把盏谈心？……

很快，所有的想法都灰飞烟灭了，苏秦只剩下一个念头，师父不想见自己。可苏秦隐隐觉得，师父给了自己什么暗示，这个暗示是什么，他不想去猜了，这种猜来猜去、不明不白的日子他早就有些厌烦了，昨天晚上他更是确定了一点，师父考虑的问题，会让人快乐吗？师父懂得很多不也是把自己困在这里了吗？

走吧，公孙亮说道。

那就走吧，回赵国复命，去家里看看，然后，去燕国找齐姬。

苏秦从鬼谷上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着急走，他先到了胡屠夫家中，胡屠夫见苏秦来了，十分高兴，说道：“师父他老人家还好吧，前些天我还见他了，身子骨特别硬朗。”

苏秦微微笑着，点点头，说道：“老哥，你知道我这辈子吃的最舒服的一顿饭是什么吗？”胡屠夫说：“您现在是六国的相，吃的东西我肯定都没见过，可别打趣你老哥啦！”苏秦笑了，说道：“不，我吃的最好的一顿饭，是下山的时候，你请我吃的那顿锅子，那种味道我这辈子不会再吃出来了，不

管我吃什么！”

胡屠夫憨厚地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妻子见他这么没出息，递给他一块布擦脸，苏秦对她说：“嫂子，还记得你们留我在那最暖和的炕上睡觉吗？那可是我睡得最温暖的一觉呀！”说着给公孙亮使了一个眼色，公孙亮知道什么意思，马上找人从行囊里包出一包金银，送到胡屠夫妻的手上，胡屠夫一看急了，连忙说这是干啥，我们两口子没个兄弟姐妹的，自打大公子和二公子上山跟鬼谷子先生学习，俺们早就把你们当成亲人，这不合适！胡屠夫的妻子也急得满脸通红，说道：“他说的是，苏先生不管多穷，都是俺们兄弟，不管有多少钱，当多大的官，都不能要他的钱，只是时常来看看就罢了呀。”

众人见两口子如此，无不动容，苏秦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公孙亮便说道：“苏先生这次回来一是看望他师父鬼谷子先生；第二，就是看你们这些乡亲们啊，他在鬼谷上生活，你们照应了不少，这些钱是他回报给你们的，其他人的和你们的一样，苏先生都送到了，你们如果不要，那才是不把苏先生当成兄弟呢。”

二人听了觉得果然有理，便收下了，胡屠夫让苏秦吃了饭再走，苏秦担心随从吃得太多，就说君王有命令，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耽误了就不好。胡屠夫只好作辞，夫妻二人眼看着苏秦走远，泪眼婆娑地回去了。

苏秦没有和胡屠夫提自己师父走了的消息，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师父又重新出现在鬼谷呢！



# 归途

## 第二十三章

队人马终于又开始了行走，路上经常有这个国家的君王接见，那个使者相陪，收了很多东西，也送了很多东西。

等苏秦到了洛阳的时候，公孙亮专门提醒他换了一身华贵的衣服，气派极了。周显王听说苏秦要经过此处，慌张不已，赶紧召集大臣商量对策，这人现在得罪不起啊。

有大臣说道：“苏秦如今是富贵之命，这是天意，而我们都不可以违背天意，所以，应该对苏秦的到来表示欢迎。”不落痕迹地给了周显王一个台阶下，周显王当然明白此人的良苦用心，便赶紧同意，着此人去迎接苏秦，一切礼数，都按诸侯办。

于是苏秦进入洛阳的时候，无数人在前面为他扫地，苏秦知道这是周显王的安排，也不大在意，顺着干干净净的大路进了自己家的大门。

妻子、嫂嫂和哥哥，以及哥哥的两个孩子早就跪在地上了，苏秦先扶起

妻子，然后抱起儿子，拉起哥哥嫂嫂。这是苏秦得胜归来的时刻，比前几次回家都荣光，而他最感谢的，其实还是公孙亮，这个仆人不仅有大的志向，而且有一股游侠的志气，如果真正有机会，也肯定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在洛阳停留的两天里，只要公孙亮在家，苏秦就将他请到自己的家里，设置酒宴招待。有时候想起鬼谷子跟自己说的那些话唏嘘不已，公孙亮便轻轻问一下，他觉得自己的主人从鬼谷回来之后有点不一样，具体是哪里不一样了，他说不明白，只好大体安慰一下。

“你说，如果我当初没有经历过饥饿，家里有那么二三百亩地，我还会是今天的这个样子吗？高的地方，比别的地方要冷得多啊。”

公孙亮回答道：“如果老爷有两百亩地的话，就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那过去的十年您肯定是以一个小公子的身份度过。或许不会经历这些事，可是也许不会明白什么是人生，什么叫辉煌。”

公孙亮自认为这话说得漂亮，却没想到苏秦的脸色并没有变得缓和，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人，不就是几十年吗？懂得了人生又能如何呢？况且，我有如今的地位与名声，有数不过来的钱财了，我就懂了人生吗？我反而更迷糊了，我觉得我这辈子最贴近真实的自己的时候，就是那些穷困潦倒的时候。”

公孙亮听了便不作声。

苏秦也默然不语，半盏茶的时间过后，他跟公孙亮说道：“不论我在哪里，都没有在家乡舒坦，这里的人们非常朴实，我小的时候他们非常照顾我，我想回报给他们点东西，因为，他们也是穷人啊。”

公孙亮知道苏秦的意思，在这些事情上，苏秦向来花钱大手大脚，便说道：“老爷如此非常好，可以传播自己的好名声，又可以让他们对家里有个照应，还可以报答恩情。”苏秦听完只摇头，他将一条干肉放到热水翻滚的锅



里，肉的颜色霎时间由红变白，苏秦自言自语道：“我也得被洗洗了，也得被洗洗了……”

饮酒之后，苏秦将一千金发送给了周围有恩于自己的人，大家承恩道谢，苏秦仿佛成了救命的神仙。开始苏秦要送一千金的时候，公孙亮还不信，以为苏秦说大话，这可占了苏秦经费的一多半啊，可当苏秦真的发送完了之后，他被惊得目瞪口呆，暗地里自叹气魄不如。

在洛阳的家乡苏秦过得可谓是惬意极了，赵王来了回信，对苏秦的成功大加赞赏，并且让他好好在家里休息一下。苏秦笑着读完了赵王的回信，索性将随从们都打发回了赵国，他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众人称谢，又得了赏钱，无不念苏秦的好，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

家毕竟有点过于平静，苏秦面对的是妻子，少了那份激情，妻子尽管也温柔款款，可闭上眼睛，齐姬的模样就在自己的眼前浮现了，他真的怀疑世上的灵气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每当与妻子共枕的时候，齐姬的形象总是出现呢？

为了齐姬，为了摆脱这单调的生活，苏秦过了不到十天就对于燕国的旅程迫不及待了。又过了三天，他终于忍不住了，命令没有走掉的三个随从收拾东西，赶紧上路，公孙亮自然不想走，可苏秦这么说了，自己毕竟只是一个仆人，只能照做。

妻子送行，兄嫂问候，乡里乡亲的都来送行，苏秦匆匆忙忙打了招呼，心早就飞起来了。车夫一扬鞭子，马车向着苏秦的目标行驶。

夏天就要过去了，越往北越凉爽，天朗气清，云彩高高。苏秦现在什么都不怕，只命人挑大路走，走一段路后，苏秦就下车看看，每次想到与齐姬的距离又近了一点，心中便增添一点兴奋。

路程很远，时间很慢，可苏秦有无限的耐心与毅力，一个多月之后，阔

别多少时日的燕国终于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还没到蓟城，就远远看见迎接的仪仗。苏秦下车，仪仗队就开始骚动，探马回报了之后，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官员迎接了苏秦，苏秦从他的穿着感觉此人地位应该不低。到了城里面，燕文侯早就给苏秦备好了酒宴，苏秦先给燕文侯行了大礼，燕文侯亲自扶起苏秦，笑着让到席上，苏秦叫过公孙亮，拜见燕文侯，燕文侯也给了他一个席位，然后凡是跟随苏秦来到燕国的，燕文侯都赏赐了，让人送到安排下的地方休息。

不等燕文侯开口，苏秦先说到：“苏秦这一路，遇到过很多艰难，也曾经想到过放弃，可一想起与大王的约定，我浑身便充满了力量，觉得不走下去，实在是对不起您的信任啊！”

他声泪俱下，仿佛感慨极了，燕文侯马上让边上的齐姬送过一块帕子，齐姬走过来，背对着燕文侯，一双大眼动情地望着苏秦，苏秦也抬起头，看着她。她更美了，眉宇间比先前更增添了超逸的气质，她觉得他更雄姿英发了，轻轻扬起的胡须，棱角分明的脸庞，天天思念的人如今终于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苏秦见齐姬好像要哭出来，赶紧陪笑，说：“多谢大王赐帕。”用手取过，故意碰到齐姬柔弱无骨的手，齐姬并不躲闪，低头转身回去。

燕文侯哈哈大笑，说道：“苏先生，如今是六国的宰相，比我这个燕国的王地位要高得多啊，怎么样，我没看错人吧！”说着，转头看着身下的大臣们，大臣们纷纷点头，交头接语，纷纷赞赏不已。

苏秦回答道：“在下岂敢与大王比高低！在下承蒙大王不嫌弃，赐给车马盘缠，才有了今天，如果不是大王，我可能早就抛尸野外了呢。”燕文侯见苏秦毫不以六国宰相的地位自居，更是高兴，命人拿赏，公孙亮接过。酒宴在欢歌笑语中度过，苏秦喝得并不多，因为他知道自己最重要的事情不在和



燕文侯打交道上，而是在齐姬身上。

到住处休息下之后，忽然听外面有人要见苏相。苏秦连忙叫人请进来，灯下一看，原来是刘中，苏秦的心疯狂地跳动起来，朝外面说道：“这是我朋友，你们先退下。”外面的侍卫听如此说便离开，苏秦将刘中让到座位上，刘中不敢，一下子就给苏秦跪下了，苏秦连忙扶起他来，嗔怪似的说道：“咱们自己人，你倒行此大礼，却不是生分了？”刘中连忙赔不是，今非昔比，苏秦现在的地位，就是燕文侯也不得不正眼好好看他啊。

苏秦给他倒了茶，急切地问道：“她怎么样了？”刘中说道：“夫人很好，只是经常挂念您，自从您写了回信之后，她感觉好了一些，可听说您像使者一样，到处调停，她又十分担心，生怕您有什么危险，夫人也曾经派小人再去给您送过信，两次都碰上了行军打仗，还有一次我到了您家，而您却早就离开了。”

苏秦想自己竟然错过了齐姬的信，心中懊悔不已，连忙跟刘中解释自己车马行程不定，回去跟夫人好好解释，刘中说大人请放心，夫人想你还来不及，怎么会生您的气呢，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好告诉夫人，让她来见您。

苏秦说：“我什么时候都有时间，现在人员复杂不适合写信，你给我带个口信给夫人，说我对她的心思永远不变。”刘中得了命令，连忙回去禀报。

这里苏秦见刘中走了，重新躺下，盼望着二人相逢的日子，正要睡下，忽然听到有人敲门，他悄声问道，是谁？门外一个熟悉的女子声音，说，是我，声音发涩，要哭的样子，他心中一动，马上开门，见两个侍卫打扮的人站在自己面前。苏秦知道这是齐姬，是的，是齐姬，她趁着燕文侯醉酒，趁着夜色来见苏秦，旁边的便是她的丫鬟。

苏秦紧紧握着齐姬的手，声音都有些哽咽了，“这么晚了怎么还来呢？”齐姬早已经哭了，说道：“只要见到你一面，哪怕下一刻死了我也甘心了！”

二人握手而谈，苏秦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看到齐姬后就觉得世界上其他女人都没有了颜色，妻子是个好人，但除了纺织以外，她没有一样可以比得上齐姬，齐姬的风情与体贴，让人觉得女人中的极品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苏秦说：“这些日子，你还好吧？”这完全是可以忽略的废话，但齐姬听了，好不容易止住的眼泪又开始流淌，她说：“整天面对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我怎么会好呢？”苏秦一听心下如炭火烧烤，是啊，燕文侯是她不喜欢的男人，而自己将她丢在这里。面对这样的人，她需要曲意逢迎，需要咬紧牙关，需要忍辱负重，在任何时候，她想着的人是自己，可她面对的，却是燕文侯。

苏秦一下子变得痛苦不堪，他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头发，用撕裂般的声音说道：“对！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无能！我不是一国之君，没有权力早早地将你纳入我的怀抱，现在见到了你，我也没有能力把你抢过来，连自己心爱的女人我都保护不了，我还算什么男人呢？”

苏秦的眼泪将齐姬的袖子都打湿了，齐姬止住苏秦的哽咽，深情地抚摸他的头发，幽幽地说：“尽管你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可你毕竟只有一个妻子，并且，在你的心中，我是最重要的，所以跟你在一起的话，我肯定会非常幸福，可是天意就是如此，让燕文侯早早地遇上了我……后宫里他有无数的妃子，那些妃子们最常见的下场是什么，我清清楚楚，为了不是那样的下场，我百般讨好他，什么事情都顺着他，并且变着花样地让他对我感兴趣，可天知道我是多么痛苦。我得到了很多东西，失去的，却是自由啊……”齐姬的眼泪更多了，两个痛苦的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痛苦就是黏合剂，容易让他产生最深层次的共鸣，苏秦是六国的宰相，但面对齐姬的无奈，他有一种徒劳无功的感觉，这种感觉十分强大，仿佛要使自己窒息……



过了半晌，齐姬的啜泣已经停止，她又一次握紧了苏秦的手，说道：“你不要太痛苦了，世界上的男人，薄情寡义的太多了，我之所以将自己给你，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有情意的人，不管你的身份如何，起码我这一生有了真正爱的人，而且我还可以有机会和你在一起，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啊。”

齐姬这话是对苏秦说的，苏秦听来，这话是她对自己说的，他看到齐姬挤出一个动人的笑容，理了理头发，便说道：“世界上的人都以为宫廷里面是最幸福的地方，谁知道你这种最受宠爱的人都有自己难以说出口的苦衷，世界真是一个骗局啊！”他凝望着齐姬的脸庞，星眸乍展，楚楚动人，齐姬，是不是个骗局呢？

然后齐姬又将自己给苏秦写的信一一背诵出来，苏秦大为惊异，一是齐姬原来写了不只三封信，二是她竟然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背诵出来，女人的心到底有多么不可思议啊。苏秦心潮澎湃，越来越多的话涌上自己的喉头，齐姬也是一样，她要将这些日子的情思都一一说出来……

三更已过，四更也过了……天蒙蒙亮的时候，二人才依依作别，苏秦回到被窝里，不知不觉就睡过去了。

三天后，苏秦觉得休息得差不多了，便禀告燕文侯，要去赵国复命，并且需要将各个国家都签订了的合约交给秦国，燕文侯当然十分赞成，苏秦与齐姬找了个机会作别，便带了随从去了赵国。

赵肃侯十分高兴，秦国如今对其他国家都虎视眈眈，苏秦的这个合纵政策正好给赵国以喘息之机，苏秦就要到邯郸的时候，赵肃侯亲自迎接出去十里地，然后二人携手返回。

仍然是国宴招待，苏秦将自己一路来游说诸侯的顺序跟赵肃侯说了，赵肃侯夸奖苏秦有见识，说道：“先生的功绩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啊！哪怕是周公、姜尚都没有这种作为！我赵国不是什么大的国家，但封赏贤者毫

不吝啬，寡人就封你为武安君！”

苏秦听了大喜过望，心想自己当了六个国家的宰相，说白了还是个虚职，赵王封自己为武安君，自己何其幸运！他激动地拜倒在地，说道：“臣下没有什么出息，也没有什么远见，一直想在自己的那块地方种种地罢了，大王审视天下大势，提出合纵的政策来，并且让臣下去实现这个计划，臣下靠着运气得以成功了，其实最大的功劳应该是大王的！现在大王用仁慈的方式治国，臣下也得以时时向大王请教一些东西，这真是上天给我的赏赐！”

赵肃侯听了非常高兴，心想苏秦怪不得可以说动那五个国家，这张嘴的确厉害啊。

赵肃侯接着说道：“现在一切东西都具备了，只差……”

“只差让秦惠王知道了。”苏秦稳稳地回答道。

赵肃侯说：“对！他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就差将合约送到他手里，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了！”

苏秦说道：“臣下愿意亲自跑这一趟。”

赵肃侯大喜，当即又赏给苏秦许多财物和马匹。



# 相会秦国

## 第二十四章

**苏** 秦在赵国只住了一天，随从将生病的马匹换掉，一队人马重新出发，又走了一个月，来到秦国。

苏秦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见秦惠王，而是另一个人——张仪。为了自己的大业，他利用了张仪一次，张仪的地位现在不比自己低下，这应该能够成为他原谅自己的理由吧，苏秦对师兄弟之情还是挺信任的。

几经打听，苏秦来到了张仪的相府，让人进去通报，那侍卫刚走到门口就被堵回来了，苏秦问道怎么回事，守门的说张相今天不在这里，苏秦纳闷。

过了一会儿，又让人去问，回报说张相出去会朋友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苏秦听了，暗暗生疑，便在马车上又等了一个时辰，又叫手下的人去问，手下回来，这次说的是张相的朋友众多，时间不定，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苏秦勃然大怒，但同时一个念头忽然冲进了自己的脑海，哈，这不是自己当年戏弄张仪用的花招吗？于是苏秦朗声说道：“师弟，师兄我来看你了”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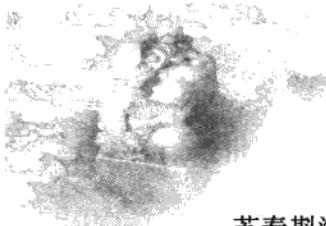
完，作了一个深深的揖，话音未落，只听院子里出现了脚步声，然后同样的笑声传了出来，张仪一身华贵的衣服，款款走出来，“师兄，别来无恙啊！”苏秦近一步握住张仪的手，“师弟，上次的事情委屈你了啊！”

张仪哈哈一笑：“师兄是为了我好，如果不是师兄那一条高妙的计策，我也没有今天的成就啊，来来来，师兄，里面请吧。”说着携了苏秦的手，进入那大门，里面首先是一个极大的庭院，中间往后三间大房相连，中间一间尤为突出，飞檐耸顶，金碧辉煌。张仪便和苏秦往当中一间走去，苏秦进门一看，当中穿空，有屏风遮着，转过屏风直接通到这屋子的后门，从后门出去是一面影壁。苏秦此时已经为这座房子的庞大惊叹不已了，转过影壁发现还有一个小院子，精致绝伦，这方是张仪的住处，张仪指着旁边的一个郁郁葱葱的花园说：“这里面有亭子，如今坐在里面应当惬意得很。”苏秦赞叹道：“师弟的这座房子简直可以与君王的行宫相媲美了！”

当下张仪领着苏秦一干人到花园里，花草丛中果然耸立着一个小亭子，石桌上美酒佳肴，琳琅满目。苏秦见过各种宴席，可乍一看还是被惊呆了，上面的东西竟然有至少一半自己从来没见过，大家分主宾坐了，公孙亮在苏秦身边，杨公明在张仪一旁，另外有燕国的几个随从，有秦国的几名大员。苏秦先感慨道：“师弟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想当年我还有赞助师弟的心思，如今看来，是靠师弟抬举我了，就这一桌东西，我是有一半从来没见过的啊。”

张仪呵呵一笑，说道：“师兄如今是六国的联合宰相，高高在上，我还得师兄提拔呢，怎么说是靠我呢，这桌子上的东西没什么稀奇，不过是秦国常与那些游牧的部落交往，他们送来的奇货罢了，哪里就有什么了。”杨公明也笑着说道：“张相还经常羡慕苏相在中原发号施令，领导群国呢。”大家听了哈哈大笑。





苏秦斟满一杯酒，向张仪敬过去，说：“来来来，师弟，这可是这些日子咱们再一次见面，不成敬意，师兄敬你一杯，师兄得以周游列国，全靠师弟稳住了秦国的形势啊。”张仪也站了起来说道：“咱们是双赢嘛，哈哈，哈哈……”

于是众人喝酒，随从击缶作乐，宴席十分欢畅。

当下张仪说秦国驿馆没有自己家里亲切，就让苏秦住在自己家里，苏秦知道拗不过，只好答应了，张仪细细询问苏秦周游列国的具体情况，当听说他去看了师父的时候，张仪猛然站起来，问道：“师父真的就平白无故地消失了吗？”

苏秦痛苦地点点头，说：“师父的行踪向来便是不定的，我猜想，师父之所以连声招呼也不打就进了鬼谷，肯定是什么重要的想法了，他要去实现，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

“师父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探查一些问题，包括你我。”

张仪的脸刷地白了，他问道：“你是说师父在利用我们吗？”苏秦说是，他自己也是他师父的一个利用品，这么说太直白了，但这就是事实。

张仪也变得痛苦，他紧紧揪住自己的头发，说：“不可能，师父怎么会这样对待我们呢？”

“师父为什么不会这样对待我们呢，从我们去的时候到我们一个个离开，师父对我们有过多少热情呢？他的表情就是思考的表情，一成不变，对我们而言，我们在鬼谷里做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分工罢了，有没有我们在那里生活，他都是那样子，没什么损失。”

张仪呆了半晌，忽然灵光一闪，“不，师兄啊，师父这样的人都参悟不透人生的规律，他做的一切又怎么能够品评呢，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做事

情的标准是什么。他自己也是一个试验品，他的师父也是自己的一个试验品啊，他们貌似在利用着自己的徒弟，其实，他们是在利用自己啊。”

苏秦听了这话连忙击节叫好，他激动地想，是的，这利用与被利用的问题他纠结了很多天了。自从师父无缘无故地消失，他就经常叩问自己，师父到底对自己怎么样呢，自己走出鬼谷，他没有多回头看自己一眼，可他又盼望着自己和师弟去看望他，相处久了的人怎么也会产生感情的啊，师父和他的师兄都是非常冷的人，可就是这么冷的人，听说了师兄的消息都激动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他们总是在考虑人间的奥妙，却忘记了自己的情感，有的时候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可师父，毕竟走了啊……或许，这一辈子是未必能够再见面了。”张仪的眼泪不自觉地淌了出来，师父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位父亲，一位严厉的父亲。

“师父不跟我们谈论他的想法，以前，就是他的闭合之道吧，当他觉得我们可以自己产思想的时候，他就渴望与我们对话，当他和我谈论的时候，我没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当我醒来之后，他就不见了，我想，如果跟我的谈话给了他一点启示的话，我也已经满足了。”

张仪听了不再答话，他是多么想再见师父一面啊。

经过这次谈话，苏秦的思想忽然有了血肉，人本来就是温暖的东西，人活着，也不是为了拷问，活着是自然的事情，自己明白了这些，他非常感谢师父的提示。

第二天，张仪便使人引着苏秦到秦王那里，递交六国签订的合约。

本来张仪想陪同苏秦去的，可是这么一封恐吓信，张仪和苏秦又是师兄弟，怕人说闲话，也怕秦惠王不高兴，苏秦坚决不让张仪陪同，万一张仪在此处当卧底的事情败露了，二人只有死路一条。

秦惠王见到苏秦，已经大约知道了他此行的目的，脸上隐隐有愤怒之色，

率先发问道：“先生周游列国，辛苦得很吧，是忘记了我给先生的馈赠吗？”

苏秦坦然说道：“大王的恩赐苏秦一辈子都不敢忘记，只是迫于时事，有些事情，在下也是无可奈何啊，大秦国是如今最强大的国家，可风头越是强盛的东西，就越容易被率先攻击，还希望大王能够体谅。”

秦惠王勃然大怒，刷地抽出剑来，吼道：“忘恩负义的东西，你知道寡人现在随时可以杀掉你吗？！”

苏秦心道，自己的确说错话了，不是秦国的风头过盛了，是自己风头太逼人了，于是赶紧下跪，哭泣道：“大王请体谅一下在下的苦衷啊，当时赵王和燕文侯为了把持住我，将我的家人老小禁锢起来，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对付大王，他们害怕大王，就让我去各国游说，来共同对付秦国啊，小人自从受了大王的恩赐，心中十分感激，一直想着有机会报答大王，去其他国家游说，的确不是在下想干的事情啊！”

秦惠王哼了一声：“你刚才如果真的惧怕寡人，会斗胆说那么大逆不道的话吗？据说你收了赵肃侯的很多钱财车马，就甘心为他效劳，是也不是？”

苏秦匍匐在地下，哭泣道：“臣下想说的话根本不是这样的，臣下在秦国需要干什么，需要说什么话，都是赵肃侯他们早就给定下来的，臣下只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办事啊，为了保住家中老小的性命，不得不这么说，恳求大王宽恕我这一次吧，当六国合纵的政策因为内讧瓦解的时候，在下甘愿为大王效劳！”

秦惠王用剑指着苏秦说道：“如果我想杀你，现在就可以！然后与六国兵戎相见，拼个你死我活！你以为这一纸文书就会让我害怕吗？痴心妄想！”苏秦哪里见过这个阵势？早就吓破了胆，只是不住地磕头，就在这危机的时刻，忽然外面人报，张仪先生求见，秦惠王说：“让他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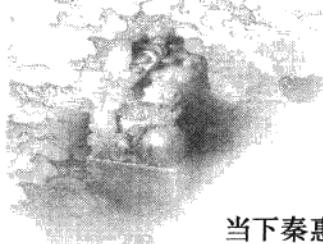
张仪进来一看，苏秦跪在地上，便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了，他扑通一声跪

下，说道：“大王息怒，请听张仪一席话再做定夺不迟。”秦惠王冷冷地看了看张仪，“你这位师兄刚才口出狂言，不把我放在眼里，你认为该不该杀？”

张仪说：“该杀！世界上任何想侮辱大王的人都是该杀的，可是，天下人都知道，大王拥有博大的胸怀，广阔的气度，从来不拘小节，宽以待人，要想一统天下，就得有让天下人信服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自身的名声啊。还有第二点，自从苏秦开始到各个国家游说以来，觉得非常对不起大王，他常常思念大王对他的赏赐，在魏国的时候，也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秦惠王听了默然不语。

张仪接着说道：“当时我们二人觉得来归顺大王是最好的方法，可是又想到苏秦的妻儿老小都被接到了赵国，名为养活，实际上就是人质啊！大王想想，苏秦当时的心境该是怎么样的呢？我想天下任何人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痛苦不堪，于是我们商量出一个两全的方法，由我入秦国，为秦国做出自己的贡献，来弥补苏秦的过失。自从担任秦国的宰相以来我勤勤恳恳，是我分内的事情，我一件都不会粗略地处理，是我分外的事情，我绝对不敢过问，因为这些微不足道的贡献，大王赏赐了我一座宅子，还定期给我发放俸禄，这真是至死都报答不了的大恩情啊。如今苏秦一时口误，臣下以为，大王杀了他出气，不如让他回去，这样能够显示出的大王的恩义在，也让臣下更加死心塌地地跟随大王，驰骋天下，争霸中原！”

秦惠王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看苏秦的合纵之约，本来就恼羞，被苏秦一激，便成怒火，杀心陡起，他当然知道六国联合是什么后果，也知道杀掉苏秦对自己的名声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秦惠王不得不犹豫，因为权衡利弊他清楚，幸好张仪及时赶到，化解了这局面，可苏秦那厮实在可恨，当初自己没有让他担任官职，可也赏给了他不少的好东西，算是对得起他了，如今他竟然来对付自己，此人的确够狠啊。



当下秦惠王对跪在地下的张仪说道：“寡人就看在你的面子上，暂且饶恕苏秦，如果不是张相，你今天难逃一死，走！”说完，秦惠王拂袖离开。

张仪从容地拉起苏秦，回到家里，苏秦犹是惊魂未定，自己见过了大场面，交往了各个国家的名流，可真刀真枪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就只有颤抖的分了。秦王那长剑，就像一条蛇，仿佛缠绕在自己的脖子上，让人窒息。

张仪安排苏秦去沐浴一下，又着人给他煮了安魂汤，苏秦喝了汤之后又睡了一觉，方才好起来。醒来一看，张仪坐在自己身边，苏秦黯然说道：“真没想到帝王之威如此骇人。”张仪淡淡笑了一下，说道：“帝王之威我没真正见识过，相国之威我倒是见识过。”

苏秦知道张仪在自我打趣，也笑了，他指着窗户外面的一棵白果树，说：“我就像旮旯里的一棵树，承受着阳光，自我感觉还不错，可谁知真正的暴雨雷风到来，自己先承受不住了，读书人的悲哀啊。”张仪说道：“除了读书的将军，其他读书人都是这样，没什么好自我责备的，师兄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啊。”苏秦摇摇头。

世界就是一场游戏，有真有假，虚虚实实，真不容易猜透，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卷入这个游戏中来，这就是苏秦当时所想。这个游戏中竟然有这么多的磕磕绊绊，有这么可怕的阴影随时可以笼罩住自己，就像鬼谷里面的龙吧。师父曾经说过，他在鬼谷里面见到过一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师父认为告诉了自己对自己不好，可能会彻底颠覆自己的世界观。现在想想，不说那里的东西，就是今天自己经历的，也足以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了，自己这三十多年来经历的，原来是如此温柔，春风化雨。刺激，已经成为了一个长着骇人面孔的恶魔，让苏秦随时都处在惊慌中。

公孙亮知道苏秦惹怒了秦惠王时，吓得差点晕过去，等得知张仪往秦惠王宫里赶的时候，紧张的心情才松弛下来，秦惠王怎么都会给张相面子的，

而苏秦得罪秦惠王肯定也是因为出言不逊，秦惠王也未必真的想杀他。于是张仪离开之后，公孙亮进来见苏秦，说道：“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呢？您的大业到如今基本已经完成了。”没想到苏秦摇摇头，说道：“我哪里有什么大业？我不过是别人利用的一颗棋子罢了。”公孙亮听了大吃一惊，说道：“难道老爷因为这一次事情就丧失了信心吗？棋子的说法，是片面的，有人把您当作棋子，可也有很多人是您的棋子啊，更重要的是，那些貌似在利用您的君王不也是您的棋子吗？”

苏秦凄然一笑，说：“我并没有一个君王的权势，不能独霸一方，没有退路，这不就失去了利用别人的根基了吗？我也常常想，在这个年代里什么是最主要的，在和那些君王谈话的时候，我说天下人们的安定生活是最主要的追求，但谁都知道那是扯淡，我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人。”

公孙亮听完沉默一会儿，说：“老爷的心思有点不稳定，不管鬼谷子先生跟您说了些什么，您这些年的苦不是白吃的，您的经历也是有用的，所以没必要因为某一件事情消沉啊。您曾经说过走出去你的那个小地方是您的梦想，现在您不只走出来了，而且还成为了叱咤风云的人物，这难道不是应该满足的地方吗？”

苏秦发呆了半晌，然后忽然问道：“咱们回去吧？”

“这……好吧，老爷是为张先生着想。”

苏秦叹了口气，重新躺下，伸出手摆了摆，公孙亮恭恭敬敬地退下去了。



# 短暂的和平

## 第二十五章

**苏** 秦回到了赵国，继续当他的武安君，他不仅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接到了赵国，而且还经常借口去燕国，没别的事情，为了齐姬。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秦惠王再也没有让军队从函谷关打过来，中原地区享受了难得的和平时期。

其中发生了一件不可不提的大事——燕文侯去世了。

安逸的国际环境和享乐的心态，让燕文侯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一个秋天，他终于停止了呼吸，燕国举行国丧。

消息很快就送到了苏秦这里，更巧的是，送信的人是刘中，更准确地说，他带来了一个口信和一封书信，口信是燕文侯去世了，希望苏秦先生能够去出席国丧，然后是一封书信，齐姬写的，苏秦听了口信，既惊又喜，连忙着人赏了刘中。他拿起齐姬给自己写的信，上面写道：自从你在赵国安居，我便一直担心我们的事情被燕文侯知道，现在，上天可怜我们，燕文侯死掉了，

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我知道自己容颜已老，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姿色，可你却仍然像以前一样地爱我，我这一辈的苦，因为你而值得。燕文侯死后，已经没人能够阻止我们在一起了，我想你的心时时燃烧，希望你快点过来。

苏秦看了喜不自胜，先写一封回信让刘中带回去，上面写的是：我又何尝不想你呢？尽管你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年纪，可你的气质依旧无人可以代替，你的言谈举止都像天上的神仙下凡，遇见你，是我今生最大的荣幸啊，是的，你如果认为你现在容颜已老，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的年龄没有让你变老，而是让你变得更加妩媚动人了，我想你的心比先前更强烈，我们以后不用怕燕文侯和他的侍卫了，这的确如你所说，是上天的恩赐，我会尽快赶回去看你的。

刘中一走，苏秦就忙活开来，准备了丧礼，立即赶往燕国。

新上位的燕易王对苏秦毕恭毕敬，这是燕文侯的交代，要好好用苏秦这个人才，不要让他老在了赵国。

燕易王在灵柩前哀痛地哭泣，旁边便是风姿绰约的齐姬，苏秦先看了齐姬一眼，然后放声大哭，直到有人使劲地拉扯自己，才勉强停止了哭泣，他跪在燕易王面前说道：“臣下本来是乡村里一个种地的农夫，因为燕王不嫌弃，听了臣下的策略，便重用了我，可以说，文侯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恩人了，如今他先一步而去，我怎么能够独自活着啊！”说完就要往灵柩上撞，燕易王赶紧拦住，百般劝阻下苏秦方罢手。

吃完了丧宴，各人归去，齐姬给苏秦使了一个眼色，苏秦明白，这是说晚上要到自己这儿，心中怦然一动，赶紧点头表示自己已经理解。

苏秦回来，先将侍卫们支开，让服侍的人都散了，自己边喝茶边等齐姬的到来。

天刚交了二更，却轰隆隆下起大雨来，苏秦等得焦急，齐姬今晚可能不



会来了。他刚要叫过公孙亮来就听见外面有脚步声，连忙打开房门，齐姬一步踏了进来，歪着头摘下斗笠，然后轻柔地伸展开双臂。苏秦知道这是让自己给她脱掉蓑衣，便轻轻地解下扣绳，将蓑衣揭了下来，里面的衣服十分干爽，苏秦上下打量齐姬，发现她身材美妙得恰到好处，正看着自己，虽然有了一些轻轻的皱纹，仍然有一种妙龄少女的天然纯粹，苏秦心情大悦，笑着说道：“我想你想得茶饭不思啊。”

齐姬说：“渴死我了，从宫的东头跑到西头，还怕被巡逻的侍卫抓住，累死我了。”说完调皮似的瞅了苏秦一眼，“你还不给我倒水喝吗？”

苏秦呵呵笑了，怕齐姬乍脱下蓑衣受凉，找出自己的一件衣服来给她穿上，然后又轻轻倒了茶，齐姬喝了半盏，叹了口气道：“说起来我真不是个好人，燕文侯在世的时候，对我百依百顺，什么东西都给我，而今他死了，我却没有丝毫的心痛。”

苏秦拍了拍齐姬的肩膀说：“不必伤心自责啦，你因为没有心痛而自责，恰恰说明了你是一个好人，当初燕王四方选美女，将你从齐国掳掠到了这里，也没有顾忌你的感受啊，而且当你侍奉燕文侯的时候，也是尽心尽力的，他如果活着，也不愿意看到你整天悲悲戚戚的啊，他是真正爱你的人，可你不爱他，他的爱就太霸道、太自私了。我是爱你的人，你也爱我，所以，我们的爱才叫真正的爱情啊。”

齐姬听了扑哧一笑，说道：“我今年都三十岁了，还在听你讲爱来爱去的，你没觉得自己的嘴巴太过于油滑了么？”苏秦搂住了齐姬的腰，柔软至极，仿佛一只手就可以围过来，说道：“如果不是嘴巴好使，怎么能够说动六国呢？如果不是嘴巴好使，怎么能够取得今天的地位，可以和你厮守呢？”齐姬挣脱了苏秦，说：“燕文侯这辈子有一件事情是做对了，那就是重用了你，你这辈子有一件事情也做对了，那就是爱上了我，如果不是你，我如今

恐怕就请求殉葬了，人生，有时候也真没个趣味！”说完，她的眼圈泛起了红色，苏秦为了不让她伤心，开玩笑道：“你的嘴比我还好使嘛！”

齐姬说：“今天，我只能陪你说话，燕文侯刚刚死去，我不想太亏欠他。”苏秦笑着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燕文侯也是我的恩人，我还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吗？”

齐姬便说道：“秦国现在已经被六国排斥在外了，可有些事情并不如我们想的那么牢固，我看儿子易王对于反抗秦国表现的不是那么积极，平常跟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将发展农产放在头里，并不提怎么建设军队，久久不打仗让人心疲软了啊。”苏秦听了大觉有理，说道：“你说的很对，现在王权更替比较频繁，六国合纵，的确是需要找个机会加强一下啊。”

齐姬笑着说：“时候不早了，我得回去了。”说着就要找蓑衣穿上，苏秦怎么舍得？他先一步将蓑衣拿在手里，说：“这个蓑衣湿了，穿着不舒服，你先坐下，我给你倒茶水喝。”齐姬只好坐下，苏秦先给齐姬拿热水倒了茶，然后去取过来自己的一套干蓑衣，笑着说：“这么一来就不怕了。”

齐姬十分感动，二人又说了些闲话，意犹未尽的时候，已经快四更天了，雨早就停了，鸡叫声隐隐传来，苏秦说：“时候不早了，你赶快回去吧，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齐姬笑着将苏秦的衣服脱下，穿上蓑衣，消失在黑夜里。

齐姬是三十岁的太后，在苏秦面前竟然如此活泼，这也是苏秦没有想到的，人性，这个苏秦从来没有考虑过的话题，仿佛比人生还耐人寻味。好的一面是，齐姬终于摆脱了燕文侯的手掌，以前见到燕文侯身旁站立的竟然是自己的女人的时候，苏秦的心里是担忧与哀伤参半的，现在这种情景再也不会出现了，齐姬从今以后不再属于燕文侯，她只是自己的女人。

苏秦的心里美滋滋的，这一夜他没有再睡，主要是没有睡意，他将齐姬



的蓑衣拿过来，轻轻地嗅了嗅，一股清香沁人心脾，他拿起一块布，开始一根一根地擦拭，每擦一下，眼前就好像齐姬朝自己笑一次。到了五更天的时候，淅淅沥沥的雨水又开始落了下来，苏秦为了保持精力应对燕易王，将已经半干的蓑衣挂在原处，然后铺好床被，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等燕文侯的灵柩入土之后，苏秦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了，十几年来，燕文侯都是横在他和齐姬之间一道鸿沟，只要他还在，苏秦就过得不自然，现在燕文侯去世了，苏秦好像一只挣脱牢笼的鸟，与齐姬共同享受着美妙的自由空间。

转眼苏秦在燕国待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里苏秦体会到了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最美好的女人对自己是什么样，他有时候也会拿自己的妻子和齐姬比较，但妻子总是以一个模糊的形象来给苏秦比对，这让苏秦偶尔感到懊恼，可当面对齐姬的时候，一切懊恼都抛到九天之外了。

那是一个夏日的中午，齐姬寝宫里花园的荷花盛开，齐姬便邀苏秦来到这里赏花。这是一个大胆的决策，以至于苏秦听刘中说完之后吃惊的程度大于喜悦了，自己在燕国的这一个月，都是把守灵作为借口的，也去宫里面见过燕易王，谈论天下大事，可谁都知道，后宫里女眷请一个先生去，是多么的不合适，可苏秦还是去了，齐姬在他眼里的魅力，有一半是因为敢作敢为。

不巧的是，一个叫王濯的小太监，恰好看到了苏秦和刘中一起往里面走。他心想后宫很少召见外来人的，并且二人从墙角过来，分明是为了绕开燕易王。怪就怪在刘中，他素日仗着齐姬的宠爱，就不把其他的太监们放在眼里，还酗酒，喝醉了就拿人撒气，王濯就经常被刘中折磨，因此就算没事他也要编出个事情来说说，更何况是明摆着鬼鬼祟祟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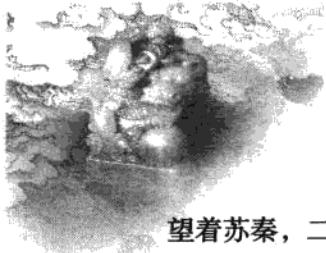
王濯急忙矮身在花丛下，眼看着苏秦与刘中东张西望地进了齐姬的宫里，便撒腿跑开，到处说苏秦贸然入齐姬的寝宫，是刘中领着的。这话是什么意

思，谁都明白，况且燕文侯刚刚去世，所以这事情一下子就在宫里面传开了。那素日受刘中打的人添油加醋地描绘一番，你传给我我传给你，一来二去，就完全变了样，本来是苏秦入寝宫，传到燕易王耳边的时候就有了十几个版本。有说晚上看见苏秦和齐姬在亭子里面亲热的，有说齐姬白天守丧晚上就去苏秦那里睡觉的，还有的说见过齐姬托人给苏秦带鞋袜腰带，苏秦就回赠玉璧，更有甚者，说苏秦如今的钱财，有一半是齐姬从燕文侯那里盗出来给苏秦的。

燕易王在宴席上就经常发现齐姬看苏秦的眼神不太对劲，可他与自己的父亲不同，不喜欢冒进，对于这些谣传也未全信，首先，他非常尊敬自己的母亲，母亲不仅有文才而且有治国决断的大智慧，以前他就不止一次听父亲夸自己的母亲，而且，自己能继承父亲的位置，有一多半是母亲的功劳，如果母亲是一个被冷落的后宫人的话，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继承这王位。

燕易王派了几个心腹小侍卫去齐姬的宫里，要细细打听苏秦到底在那里干什么。

单说苏秦，他还知道自己偷偷摸摸地溜到齐姬这里，外面已经众人皆知了。他将刘中留在寝宫的门口，一个人进了齐姬的花园，齐姬早就让人收拾下了果品美酒，亭子边上便是一池荷花，颜色绚丽，争相绽放。苏秦一见心情大好，因为有四个服侍的宫女在旁边的缘故，苏秦先拜下去，齐姬忍着笑，赐给了苏秦座位。二人对面坐下，齐姬对那几个服侍的宫女说：“我和苏秦大人有事情要商谈，你们先退下。”几个宫女说是，一一退下了，待他们走远了，齐姬早已忍不住笑了出来，苏秦尽管因为这冒险脸色严肃，见齐姬笑了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二人对笑了一会儿，苏秦正色道：“你要吓死我啊，这也太危险了！”齐姬说：“什么危险不危险的，有事情出了，我自然有办法应付。”苏秦只好不谈此事了，与齐姬对饮几杯，心胸畅快，齐姬含情脉脉地



望着苏秦，二人便携手站起，一块欣赏池塘里面的荷花。

正当情意浓洽时，刘中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见二人正在携手，赶紧跪下磕头，齐姬从苏秦手中抽出手来，在石凳子上坐下，正色道：“什么事情，这么惶恐？”刘中趴在齐姬耳边，低声说道：“奴才刚才看见几个易王的心腹侍卫悄悄地从墙头爬了进来，不会是谁走漏了风声吧？”齐姬听了，哼的一声，说：“这肯定是你素日飞扬跋扈，惹着那些小人了，他们还不知道怎么编派我呢，也罢，你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现在去将我的丫头们叫回来，刘中领命，赶紧去了，苏秦听齐姬的话心道肯定是事情败露了，一下子就六神无主起来，冷汗冒了一身，问齐姬道：“怎么办？”齐姬莞尔一笑，“没事，那群小子想跟我斗，还差得远呢，咱们只管如此如此……”说着招呼苏秦过来，讲明白需要怎么做，苏秦立马转忧为喜。

且说那四个易王的侍卫，都是功夫一流，沿着墙头飞身而过，一点动静都不出，等偷偷摸摸地寻到齐姬的亭子上时，发现苏秦果然在那里。齐姬早就发现了他们只装做不知道，和苏秦说话，那小侍卫们想现已发现了苏秦的确在这里，传言不虚，当回去稟明易王，刚要往回走，内中一个比较老成的阻止道：“不行，齐姬夫人是易王的母亲，母亲的罪过再大儿子都不会真正惩罚的，况且他们在里面并没有什么亲热的举动，如果贸然回报，可能会惹到大王，咱们都没好下场，你们想想，是也不是？”其中一个道：“老大说得对，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咱们将丑事给易王说了，先死的肯定是我们啊！”此话一出，另一个就带着哭腔说道：“那咱该怎么办啊，难道是死路一条？”那个年长的说道：“不必着慌，咱们好歹跟随大王，都是一等一的侍卫，只要学着机灵点，肯定不会有什坏事，大家待会儿就看我行事。”其他三个一起说好。

且说齐姬在亭子里面见这几个人待在这里不回去，肯定是想到了后果不

敢贸然行走，心下窃喜，心道你们可是来给了个机会。便站起身来朝着四个人蹲的地方朗声道：“那花丛里面是什么人？敢在我的花园里面偷窥？还不来人给我拿下？”里面四个一听连连叫苦，只好一个挨着一个走出来，跪在齐姬面前，苏秦见了，脸都吓白了，齐姬朝他打手势，只叫他别慌张，然后问那四个侍卫道：“你们几个闯入我的花园，是什么道理呢？”里面年长的那个说道：“听人说有人偷偷摸摸进了夫人的寝宫，所以我们哥四个为了保护夫人的安全就闯了进来，如今看来是苏秦大人，并不是旁人说的鬼鬼祟祟的人，冒犯了夫人的兴致，还请夫人不要治罪。”

齐姬想这人还真是聪明，识大体，可还得吓唬他一下，不然日后走漏了风声，可不好办了，便厉声问道：“既然知道冒犯，你们可知道冒犯的罪是什么吗？”四个侍卫里那个最小的已经哭了起来，那刚才说话的却很淡定，他知道这是齐姬在立威，便回答道：“按法令应该斩首，不过，那是在旁的禁地才会发生的事情。”齐姬故意装做不知道，说：“哦？为什么在我这里不呢？”

那人回答道：“我们兄弟四个是为了夫人的安全才贸然进来的，夫人一向非常仁慈，不轻易惩罚人，这是一；第二，适才夫人和苏秦先生谈论的都是国家大事，这咱们四个弟兄都听到了，并没有一点私情在里面，所以夫人光明正大，但是外面有一些不好的谣传，为了报答夫人的不杀之恩，我们兄弟四个一定会为夫人澄清一切，谁敢说夫人一句坏话，保证他没有好下场！”

齐姬要的就是这话，心想燕文侯留给自己儿子的果然一个个的都是人才，哪里像刘中那样耽误事！脸上却不表现出对他的喜爱，只说：“既然如此，就退下吧。下不为例！”为首的那個领着其他三个拜了，四人飞快地离开了齐姬的园子，他们刚走，刘中带着宫女也来了，他在齐姬耳边说：“奴才故意延迟了一会儿，夫人把那几个人办理了吧？”齐姬低声道：“你倒是识趣，也



算是将功补过了。”

苏秦早就吓得魂魄出窍，见齐姬如此就收拾了，心下既佩服又惊恐，等刘中退下，便问齐姬道：“你难道一点都不害怕？”

齐姬莞尔一笑，说道：“我是胆小的人吗？什么东西能让我害怕呢？哦，唉，也只有你的安危是我担心的。”说完自己斟满了一杯酒，递给苏秦，“来，压压惊，唉，这事情比后宫里面的斗争不知道温和多少呢，我这么多年来不知花费了多少心思才保住我儿子的王位呢，你以为我整天就是吃喝玩乐吗？”

苏秦道：“就凭你的这个胆识，治理一个国家绝对不是问题，可叹我苏秦走过了这么多年的路，胆量竟然没有一个妇人之辈大，真是可怜啊。”

齐姬没有再说话，苏秦从这次事情之后便明白，世界上的奥秘远远超乎自己的理解范围。以前齐姬只是一个漂亮的身體，熟悉了之后，发现齐姬不仅有漂亮的身體，还有过人的智慧，到今天自己才发现，齐姬不止有这两样，她还有过人的胆识！

忽然，他想念起鬼谷子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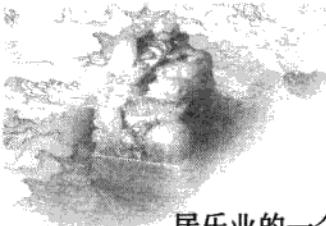
# 风云突变

**燕** 易王见四个侍卫没有发现，便稍微释了疑，他想，这次事件之后，如果苏秦的举动和以前没什么两样，那他就是被冤枉的，如果苏秦有什么不自然的举动，那肯定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

苏秦经历了上次的事件，只想回到赵国，避避风头，于是他给齐姬写信，因为公孙亮这次没跟来，所以他能商量问题的，就只剩下齐姬了，齐姬给他回信道：“此时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如果你走了，那易王肯定会怀疑你的，你应该做的就是保持不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去见易王就去见，千万不可让人看出你心虚来，如果是那样，你的下场会很惨，而我也就不活了。”苏秦听了觉得有道理，就照正常的事情做，易王见苏秦没什么异常，这件事情也就只存疑，不再追究。

就在苏秦以为可以安心地重新过活的时候，一封信彻底打乱了他的思绪。

那是张仪寄给苏秦的一封信，当时苏秦回到赵国，在武安君的位置上安



居乐业的一个平常的下午。他正在床上打盹，忽然听人说有重要信件，苏秦慌忙出去接了，一看，是张仪的，心下便生出了不祥的预感，待打开看的时候，只见上面写道：“这么多年，秦国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了，秦王被合纵联盟制约着，不敢攻打其他的国家，可他也并没有闲着，这些天来，他一直招呼我们内臣谈话，意在破坏六国的合纵政策。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去制止，却发现没有用，为了不被怀疑，便没有再说不同意的话，只是据我看来，六国很多年之前还有共同的利益，或者说，共同的利益还是很明显的，抵抗强大的秦国。这些年来秦国没有一次攻打东方各国，这让很多君王忘记了先前的经历，六国联盟，没有先前牢固了，据我推测，秦国想离间魏国和齐国的关系，派谁去我还不知道，未必是我。我写这封信只是要让师兄知道秦王的意图，早作打算，为自己留一条退路。”

字迹清秀刚健，是张仪的手记，苏秦看完，浑身的冷汗就出来了。这么多年来秦国都没有动静，他已经习惯了听不到秦国打仗的消息，如今秦国就像一只刚刚睡醒的猛虎，自己就是它的食物，六国的力量当然可以对抗秦国，但就像张仪所的，六国的内部早就不是以前的状态了，有几个直接参与合纵的君主已经去世，有几个国家的矛盾也渐渐开始浮现出来。因为共同对抗秦国结成的友谊，就像一块带了裂痕的玻璃，太容易被击碎了！

苏秦赶紧召公孙亮来商量，公孙亮一听，也吃了一大惊，他说：“既然秦国这次要动真格的了，我认为秦惠王肯定会先保守自己的军事实力，等到外交上取得了效果，大军便会如水银泻地，势不可当，所以，第一步应该是破坏他的外交政策啊。”

苏秦说：“我何尝不知道，只是如今的六国，你也知道的，已经不比原来了，靠游说，我们未必能行，万一其中的几个国家被秦国挑拨离间了，一切都完了！”

公孙亮沉默不语，苏秦披上衣服走到门口，对着月亮长长叹了口气。这么多年了，他是一个成功的说客，处在高位上，用他的眼光看来，有志者事竟成，只要自己竭尽全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可现在才隐隐约约明白，天下的局势，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他也渐渐有点了解师父和乐进子的无奈了。

秦惠王召集了几个心腹臣子，张仪是一个，犀首也是其中一个，五六个人围在一起，秦惠王完全没有一国之君的架子，他挨个抚摸大臣的肩膀，带着哭腔说道：“我大秦如此强大，却被几个蝼蚁小国给围困了，我对不起祖宗啊！寡人决定了，今年祭祀的时候，便用我自己的鲜血，以向各位祖宗谢罪！”大家听了都泣不成声，纷纷表示愿意为了破六国联盟来贡献自己的生命！秦惠王要的就是这句话，他叹口气道：“六国现在由苏秦当宰相，齐心协力，只怕我秦国一虎难斗群狼啊！”这时候，犀首说道：“大王如果不嫌弃，臣下倒是有一计来让六国自己内乱，然后大王趁着他们分崩离析，长兵直入，赶尽杀绝！”秦惠王故作惊异，问道：“如果有这样的方法，我愿倾全国之力来助先生！”犀首说：“臣下不要别的，只要一辆快车，几匹好马，愿用三寸不烂之舌让六国内乱！”于是将自己的计策如此如此说给了秦惠王，秦惠王听完连连称妙。

犀首先来到魏国，魏襄王本来是不想见他的，可是犀首早就买通了魏襄王手下的大臣，叫大臣说魏国距离秦国如此之近，万一惹恼了秦国，率先受害的必然是魏国，到那个时候，五国联军到这里，魏国就已经成为秦国的一片疆域了。

魏襄王认为这话说的有道理，便见了犀首，犀首说：“我受我们大王的委托，来跟您谈论一些事情，我们大王素来以慷慨大方闻名于天下，他让我对您说，在统一天下的进程中，只有最强大的赵国是我们的对手，而魏国这些年来加入了合纵的联盟，这是因为您迫于赵国的逼迫才干出来的事情，所

以不是真心的，现在如果让赵国最先放弃一个国家的话，那肯定就是魏国了。

魏国土地有多大呢，纵横不到一千里，士兵超不过三十万。更加不利的是，魏国四周地势平坦，可以畅通四方的国家，没有名山大川来隔绝。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从新郑到大梁只有二百里地，战车飞快驰骋，士兵拼命奔跑，没等用多少力气就已经达到了。魏国的南边是楚国，西边是韩国，北边是赵国，东边是齐国，这样一来，就给防卫带来了很多困难，士兵驻守四面边疆，光是防守边塞堡垒的人就不少于十万，相当于魏国三分之一的军队，古代的人曾经说过，魏国的地势，本来就是个战场。这话难道没有道理吗？假如魏国向南与楚国友善而不和齐国友善，那么齐国就会攻打你东面；向东与齐国友善而不和赵国友善，那么赵国就会攻打你北面；与韩国不和，那么韩国攻打你西面；不亲附楚国，那么楚国就会攻打你南面；这就叫做四分五裂，这种地理形势难道苏秦来游说您的时候没提吗？如果他真的没提，更说明他睁着眼说瞎话了。

况且，各国诸侯缔结合纵联盟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过是为了自保，是为了凭借它使国家安宁，君主更加尊崇，军队更加强大，名声更加显赫。如今，那些主张合纵的人，想使天下联合为一体，相约为兄弟手足，据说他们还在洹水边上杀白马，歃血为盟，看起来彼此表示信守盟约的坚定信念。可他们忘了，即使是同一父母所生的亲兄弟，还有争夺钱财的，您还打算用苏秦虚伪欺诈、反复无常的策略，那必将失败，这是很明显的了。”

魏襄王听了不作声。

犀首接着说道：“我们大王说了只要您侍奉秦国，与赵国作对，大王肯定会得到十座城池的赏赐，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假如大王不侍奉秦国，那么秦国只能出兵攻打河外，占领卷地、衍地、燕地、酸枣，劫持卫国夺取阳晋，这样一来，您可以想一想，赵国的军队还可能南下支援魏国吗？赵国的

军队不能南下而魏国的军队不能北上，魏军不能北上，合纵联盟的通道就被断绝了。合纵联盟的道路断绝，那么，大王的国家想不遭受危难，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秦国已经使韩国屈服了，这样攻打魏国，早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之所以没跟您说，是怕您太害怕。秦、韩合为一体，那么魏国的灭亡，快得简直来不及坐下来等待，这是我替大王担忧的啊。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换个思路思考问题，我替大王着想，不如侍奉秦国。如果您侍奉秦国了，那么楚国、韩国一定不敢轻举妄动；没有楚国、韩国的担忧，那么大王就可以垫高了枕头，安心地睡觉了，国家一定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事了。

“不瞒大王说，秦国想要削弱的莫过于楚国，而能够削弱楚国的莫过于魏国。楚国有富足强大的名声，而实际上，那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家，只想在中原拥有自己的名声，他们很空虚；它的士兵即使很多，却总是轻易地逃跑溃散，不能够奋战。不是我说大话，假如魏国发动所有军队向南面攻打楚国，胜利是肯定的。宰割楚国使魏国的疆域得到扩大，使楚国亏损而归服秦国，您就可以使自己的国家安宁，这是好事啊。假如大王不听从我的建议，秦国出动精锐部队向东进攻，那时即使您想要臣侍秦国，恐怕也来不及了。

那些主张合纵的人，比如苏秦，只会讲大话，唱高调，很少让人信任。您看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之后，还来找过您吗？赵王封他为武安君，他正在享受自己的逍遥日子呢，那些想合纵的术士，他们只想游说一个国君达到封侯的目的，所以天下游说之士，目的就是为了富贵。国君赞赏他们的口才，被他们的游说迷惑，难道这不是糊涂吗？

羽毛虽轻，集聚多了，可以使船沉没；货物即使很轻，但装载多了也可以折断车轴；所有人都鄙视一件东西，就是金石也可以销熔；谗言诽谤过多，

骨肉之亲也会变成陌路之人。所以我希望大王审慎地拟订策略。”

魏襄王听如此说，胆战心惊，衡量了一番之后，痛下决心，对犀首说道：“我赞成您的说法，赵国向来也不把魏国放在眼里，我早就想和他们对打一番了，只是限于合纵联盟，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我不会错过的，请转告秦王，如果能借给我十万的人马，我肯定会跟赵国斗一斗的。”

犀首笑着说：“不只借给你十万人马，还把齐国借给你！”魏王听了大吃一惊，“怎么，齐国也加入进来了吗？”犀首说道：“实不相瞒，在下是先去的齐国，齐国早就答应了跟随我们秦王了！”这是犀首为了稳定魏王的信心编的谎话，这话十分奏效，魏王脸上已经全现恭敬的神色了。

这就是秦惠王和犀首的计策，现在将魏国拿下来，基本上把六国的合纵给瓦解了，秦惠王听了魏襄王的请求，立马就答应，让犀首赶快到齐国那里游说，犀首不作停留，一路往东，直接往齐国来。

和魏王一样，齐王也不想见犀首，六国的联盟毕竟没有在面上瓦解，那合约的作用还在，齐王可不愿意率先做了叛徒，齐王很好面子。

于是犀首写了一封信，叫人交给齐王，上面写的是：六国的合纵早就已经瓦解，您为什么还执迷不悟呢？如果您问为什么瓦解的，我告诉您，因为魏国已经归附了我们大秦，如果您是一位贤明的君主，就出来见我，如果您是一位愚昧的君主，秦王吩咐过我，叫我跟您说咱们战场上见。齐王一看来信大惊失色，连忙派人打听魏国是不是归附了秦国，结果探子回报说魏国已经和秦国签订了合约。

犀首见了齐王，他不等齐王开口便说道：“论中原六个国家，没有比齐国更加强大的了，首先，齐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人情十分和睦，大臣们及父兄们都有自己的事业，兴旺发达、富足安乐。可以说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事情都是两面的，生活条件好了就容易让人们产生安逸享乐的观念，我

私下里打听过，尽管齐国非常繁荣富强，可替大王出谋划策的人，却不敢恭维，他们没有好胜心，积极唆使大王听从苏秦的意见，与中原国家结盟来对抗秦国，事实上，这些大臣们不都是为了暂时的欢乐吗？他们不顾国家长远的利益，只顾贪图眼前的富贵，实在是鼠目寸光啊。

我知道主张合纵的人游说大王，必定会说：“齐国西边有强大的赵国，南面有韩国和魏国，东面是一片汪洋大海，齐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不仅如此，光是海边上的资源就可以让齐国获得非常多的利益，齐国军队强大，士兵勇敢，即使有一百个秦国，恐怕对齐国也将无可奈何。”大王认为他们的说法很高明吗？我私下为这种说法感到羞耻，这种说法只看到了表面，却没能考虑到实际的情况。主张合纵的人，都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之辈，没有不认为合纵是可行的。我听说，齐国和鲁国在历史上打了三次仗，结果十分出人意料，鲁国战胜了三次，但鲁国的下场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国家却因此随后就灭亡，所以，可不可以这么说，即使有战胜的名声，却遭到国家灭亡的现实，这样的国君不是明智的。大王想，鲁国打了胜仗却最后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齐国强大而鲁国弱小，齐国礼仪之邦而鲁国野蛮之地啊。鲁国只为了一时的痛快，鼠目寸光，和齐国打仗，内耗太大，终于灭亡。现在，秦国与齐国比较，就如同齐国和鲁国一样。秦国和赵国在漳河边上交战过，结果我们都知道，赵国两次交战两次打败了秦国；二国也曾在番吾城下交战，两次交战赵国又两次打败了秦国。可是四次战役之后，赵国的士兵阵亡了几十万，才仅仅保住了邯郸。所以说，即使赵国有战胜的名声，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因为和秦国打仗却使得国家残破不堪了。这是为什么呢？不还是因为秦国强大而赵国弱小吗？

齐王听了，默然不语。

犀首见齐王有归顺之意，马上接着说道：“魏国已经成为了秦国的合约

国，六国联盟基本上是一盘散沙，如果大王还执迷不悟的话，我秦国恐怕会有得罪之处啊，先前秦国攻打齐国还有路途遥远的忌讳，现在魏国已经成为了秦国军队补给的中转站，您可以想一想，魏国距离齐国比秦国到齐国距离如何。”

齐王终于屈服了，他请犀首上座，说：“我齐国一直处在中原的落后的地  
方，不知道大国的礼仪，请秦王不要责怪，我齐国偏僻落后，独自处在东  
海边上，不曾听到过有真正的谋士告诉过我国家长远利益的道理。现在秦王  
既然看得起我，那我齐国就与秦国签订合约。”于是犀首拿出合约来签了。

犀首说道：“大王可知道这次秦王让我来的真正目的吗？”齐王说不知  
道，只凭秦王安排了。犀首凑到齐王的耳边说道：“大王肯定想不到，我秦  
国要和齐国还有魏国联合起来攻打赵国！”齐王一听，浑身一颤，手中的爵啪  
地掉在地上，“这？”他双眼惊恐地看着犀首，犀首微笑着看着齐王，并不  
说话，过了半晌，齐王颓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说道：“合约已经签订，齐国  
会听从秦王的安排。”犀首哈哈大笑，找人拿出与赵国的战书，齐王打开一  
看，魏国果然已经签了，只好签名。

犀首大摇大摆地走出宫去。

第二十七章 低谷

三个国家攻打赵国的事情张仪马上就知道了，他焦急万分，当大军打过去之后，苏秦必死无疑。就算大军没有过去，赵王也不会放过苏秦，赶紧修书一封，为避免自己被查，让杨公明专门走一趟，杨公明拿了书信，连夜骑马出城。在战书到达赵国之前，终于见到了苏秦。

苏秦见杨公明亲自来了，心中一惊，打开书信一看，上面写道：“秦国已经将魏国和齐国勾结起来，要攻打赵国了，赵国是六国合纵的中心，所以，六国合纵从此时开始，已经结束了。我写这封信冒了极大的风险，万一被查到，商鞅的下场你也看见了，所以，为了我冒的风险，师兄也应该早早离去，去哪里，未定。可以来秦国，也可以去燕国暂时避难，如果三国真的和赵国打起来了，赵国是没工夫专门惩罚你的。”

秦惠王的意图其实并不是很明确，从面上看来，他是想灭绝了赵国，自己称霸整个诸侯。历来秦国与赵国打了几次，秦国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故

而，这次也可能是虚张声势。（秦惠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任何人谈论，我猜想他肯定有自己的意图，不想暴露）可是不管怎么样，还是那句话，六国的合纵已经瓦解了，趁着大军还没有打过来，你一定要借口离开赵国，以免遭受杀戮之罪啊！

苏秦看完书信，先想到的是齐姬对自己说的那番话，然后是张仪的第一封信，这个日子早就应该到了，这个日子总是避免不掉的。他将信件先烧掉，然后让杨公明离去，杨公明十分诧异，说道：“先生为什么还待在这里呢？不怕自己遭受灾难吗？”

苏秦黯然说道：“该来的一定会来的，怎么都躲不过。”

杨公明着急地说道：“实不相瞒，我这次来，不单是为了给您送信，还接受张相的命令，督促您离开这里，最好是到秦国。秦惠王尽管与您有过节，可他喜欢有才气的人，您难道不知道管仲的故事吗？希望您不要拒绝我的请求和张相的好意。”

苏秦凄然地摇摇头，说道：“走？能走到哪里去呢？你放心吧，回去跟张仪说，我自有安排，赵国和中原国家的和平，不是我出的力吗？他还不至于杀我。”紧急面前，苏秦倒淡定了许多。杨公明叹了口气，只好作别回去。

苏秦连夜请见赵肃侯，赵肃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见苏秦跪在地上，便问道：“先生为什么如此？发生什么事了？”苏秦哭着说：“秦国带领魏国与齐国，想来攻打赵国！”赵肃侯一听，脸都绿了，他大喝一声，侍卫全部出现，赵肃侯命令各人给将军们送信，就说军情紧急，马上商讨。

侍卫们送信去了，赵肃侯狐疑地看着苏秦说道：“我这两天眼皮一直跳个不停，原来有此灾祸，请问先生是怎么知道秦国要攻打我赵国的消息的呢？”苏秦一听，心底发凉，赵肃侯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他匍匐在地上，声音都发颤了，说道：“不瞒大王说，臣下在离开秦国的时候，在宫里面设下

了自己的人，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快马告诉臣下，没有将六国永久地联系好，是我的过错，现在什么都不是主要的，请大王赶快商量迎敌的策略。”

赵肃侯听苏秦如此说，脸色缓和了一点，他说道：“先请起来吧，如果不是先生足智多谋，在秦国安排下了我们自己的人，恐怕到现在寡人还不知道秦国要灭我呢，先生为六国合纵立了功劳，寡人都记得，不会得鱼忘筌。”

苏秦再拜，然后起身坐下。

不一会儿，将军们及大臣们都来了，赵王将情况说了，大家议论纷纷，一位大将站起来，请命道：“大王如果相信廉颇，请给臣下三十万兵马，臣下兵不血刃，将秦王的头拿来献给大王！”话音未落，另外一个将军也站起来了， he 说道：“秦国和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常常被我们击退，被诸侯们笑话，臣下同意廉颇将军的意见，他们三个国家打过来，正好一起歼灭！”赵肃侯听了，脸上不露声色。

这时一个文臣模样的人站起来说道：“秦国势力差不多与赵国持平，现在又加上魏国和齐国，更是强盛，如果和他们硬碰硬，未必有好的结果啊！”听闻此言，廉颇怒不可遏，指着那文臣骂道：“你怕死，直接带着家里老小投奔秦国去，我们势必要和秦国决一死！”那人不敢回口，脸红到了脖子根。赵肃侯说：“二位都是赵国的栋梁，不可失掉和气，还有谁有什么想法吗？”

另外一个谋士站起来，缓缓说道：“秦国此时来攻打赵国，未必是明智之举，赵国实力雄厚，秦国并非对手，就是加上魏国和齐国的实力，也没有全胜的把握。秦惠王运筹帷幄十五年，不会等不了这一时，所以，臣下以为，在秦国没有必胜的把握之前，是不会真正和赵国开战的，这次打仗只是秦国情绪的一次发泄罢了。”

赵肃侯听得入神，笑道：“哦？怎么算是情绪的发泄呢？”

那谋士说道：“自从苏秦先生说动六国合纵联盟，秦国十几年不敢出兵度过函谷关，六国就是压在秦惠王身上的一块石头，十几年来，他虽然一直在暗暗谋划，却也憋得不轻，就像一只被捆在牢笼里面的大虎。这次秦惠王将魏国和齐国联合起来，无非是看到六国合纵内部矛盾重重，而赵国又是合纵的枢纽，借二国的兵力来打赵国，就是要让合纵的政策从根本上失去效果，同时发泄一下自己的郁闷，在诸侯面前要一下面子，不是真的要与赵国决战。”

群臣听完都暗自点头，赵肃侯哈哈大笑，说：“你说的和我想的一模一样，那据你说来，咱们应该怎么应对呢？”

那人说道：“如果不应战，赵国的脸面何在？所以臣下以为，根本的还是整治军队，迎接来敌，臣下猜想，一两场战役之后，秦国达到了目的肯定会撤兵。”赵肃侯点头思索，便命廉颇为大将军，领三十万人马迎接来敌。

事情果然与那谋士的预料丝毫不差，秦国果然达到目的后撤离战区。

赵肃侯重重赏赐了那位谋士，还当着群臣的面说：“只有有用的人才，才可以站在这里，我们赵国对人才向来公平。”苏秦在下面听了这话，觉得分外刺耳，可又不好说什么，秦国的军队没有真正和赵国打起来，就像张仪在信里料到的第二种说法。无论如何，六国的合纵以齐魏与赵国的兵戎相见而毁灭，自己这个六国合纵的宰相，已经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

那些平常与苏秦称兄道弟的大臣们也很少到苏秦家里来闲谈聊天了，苏秦感受到了人生中最强烈的一次落寞，从高空中跌下的滋味很无奈，很痛，很孤单。苏秦便称病，不再去赵肃侯那里，整天将自己关在屋子，不想见人，自己饮酒。

公孙亮看不下去，来见苏秦，开门便发现苏秦污垢满面，醉倒在床上，公孙亮赶紧叫服侍的人来收拾，那些人推辞道：“苏秦先生吩咐了，没他的

命令谁都不可以进去。”公孙亮着急地说：“赶紧收拾，出了事情我负责！”那些人方一个个捏着鼻子，勉勉强强收拾了，公孙亮又叫人拿醒酒汤来，给苏秦喝下，过了一个时辰左右，苏秦渐渐醒过来了，见公孙亮在自己身边，他凄然一笑，说：“你看我这辈子是不是已经完了呢？”

公孙亮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得到燕王赏识之前，您走过五六个国家，被鄙视，被排挤，都没有消沉，而今，您没有杀身之祸，没有被罢官，您还在当自己的武安君，还有人在服侍您，您就要自己放弃了？”苏秦依旧躺着，无力地摇摇脑袋，说道：“完了啊，一切都完了啊，实在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啊，公孙，你说，人这辈子，到头一场空，有个什么趣儿啊！”苏秦的声音渐渐哽咽，带着未消的酒劲，竟然哭了出来，公孙亮又好气又好笑，退出苏秦的房间，在门堂坐下。

苏秦哭了一会儿就停止了，从屋子里走出来，见公孙亮还没有离去，自己不好意思起来，说道：“刚才让你笑话了。”公孙亮没答话，给苏秦倒了茶，叹口气说道：“六国的分崩离析，本来就不是您的过错，你不必有丝毫的内疚，您就是一块胶，将六国联合起来，但不能将六国合成一体。当然，也没人能够将六国合成一体，秦国强大，六国有共同的利益，才联合的，最后失败，是天意，是必然，您真的没什么必要自觉失败。”

苏秦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不是放不下什么，只是觉得有些可惜啊，我二十多年的心血，一朝付诸阙如啊。”

公孙亮听他的话音又带哭腔，连忙说道：“您自己是有目的的人，但有些东西并不是您人生中的全部啊，您如果觉得有些可惜，还是因为放不下一些东西，您忘了您的妻子和兄嫂了？忘了齐姬了？”

公孙亮说到齐姬的时候，故意加重了一下语气，果然，苏秦一听到齐姬，双眼便开始放出光芒，是啊，齐姬是自己心灵所属，自己就是死也得见上她

一面啊。苏秦端起一杯茶，一饮而尽，摸摸嘴，朝公孙亮说：“我感觉好像有点饿。”公孙亮笑了，连忙出去招呼服侍的人将吃的端上来。

一转眼的功夫，桌子上摆满了鸡鸭鱼肉，各种果品糕点，苏秦连抓带拿，好像从没吃饱过饭，再也塞不进东西了方罢手。公孙亮见吃得差不多了，一招手，服侍的人将桌子打扫干净，公孙亮沏了非常浓的茶，苏秦一口口呷着，一下子就变得生龙活虎了。

“老爷，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

“去燕国，在赵国站不住了，燕国肯定会收留咱们，你看，开始的地方成为了结束的地方。”公孙亮有些迟疑，问道：“那您和齐姬的事情，那燕易王……”苏秦忽然显得乐观极了，他摆摆手，“没事，燕易王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公孙亮又问道：“那赵肃侯这边呢？”

“没事，只要辞去，他必然会准许。”

苏秦果然去辞别赵肃侯，赵肃侯也不十分留，苏秦回来叫人收拾了东西，只带了攒下的钱财，一车衣物，十几个人往燕国来了。

# 重回燕国

**魏**国和齐攻打赵国的消息让六国的合纵政策瓦解，每个君主都知道，冻结住秦国的那些太平的日子，真的是一去不复回了。

苏秦还是受到了燕易王的欢迎，因为燕文侯对苏秦的赏识，以及齐姬的夸赞，燕易王从小就佩服苏秦。他见苏秦只带了十几个人来到燕国，燕易王马上派人给他安排了一座宅子，并增加了三十个侍卫仆人，仿佛苏秦还是那个佩戴六国相印的无所不能的宰相，苏秦对这一切十分感动。在这弱肉强食的时代，有些东西竟然不会改变，这就是人情的力量吧，其实他不知道，自打他离开燕国，齐姬就预料到他会有今天，很简单，战争年代哪有永久的朋友呢？为了给苏秦留一条退路，她亲自模仿燕文侯的笔迹给燕易王写了封遗书，她对燕易王说，这是燕文侯让她在六国合纵失败后才可以交给易王的。

燕易王自然相信母亲的话，六国合纵失败，不言自明，他取出母亲给自己的那封信，只见上面说到：在你打开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并且，六国的合纵已经结束。我十分幸运生活在苏秦的时代里，他游说六国诸侯的风采，如果当年你见了，也会被他感染，乱世出英雄，这话的确说得对。

我写这封信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让你注意一下苏秦，六国合纵破灭，不是别人的错，是六国自己没处理好自己的矛盾罢了。这时候，苏秦肯定会被赵国抛弃，他肯定会来找你，在所有国家中，燕国始终支持他，就像是他的家一样。

对，就像家一样，我和他亲如手足，你母亲和他情同兄妹。这样的人才，带着一身落魄到燕国，你一定要注意不可错过，至于任命他当官之类的，可以不必考虑，因为这种人不适合当官，外冷内热的人都不适合当官，他适合当隐士。你可以将燕国的钱财车马宅子随意赐给他，但不要给他大官做，到了有了十分严峻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他，他肯定会竭尽全力地报答你的，出身贫寒的人，总是容易被收买。

当然，最好你和他产生真正的师徒之情，贫寒人家出来的人，都是注重真正的交往。

燕易王尽管因为他和母亲传出的一些事情，对他的看法有点不妥，可读完这封信之后，疑虑全没有了，这是父亲的话，他相信父亲的论断。

苏秦和齐姬幽会的时候，说燕易王对自己好得有点莫名其妙。齐姬并没有说自己假冒燕文侯给燕易王写信，只是笑笑掩盖过去，说这是你的实力使然，如果燕国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他还希望你顶上去呢。齐姬知道苏秦现在需要的绝不仅仅是赏赐的什么车马金银，他最需要的是找回以前的信心。苏秦听了齐姬的话之后果然高兴起来，燕国的日子没有在赵国当武安君的时候繁忙，清闲得很。

燕易王也经常请苏秦去参加宴席，对苏秦的才华大加称赞，人们知道苏

秦受时局限制才有此落魄，也没有瞧不起他，都对他的遭遇唏嘘不已。

可清闲的日子过了没有几个月，大事终于发生了。

秦国完成了攻打赵国的把戏之后，并没有将魏国和齐国的军队撤回去，而是召集魏王和齐王，魏王和齐王不知道这次秦国又要做什么，只好来了。

秦惠王先给魏王与齐王斟满酒，亲自敬酒，二人哪里敢当，站着将酒饮完。秦惠王说道：“自从二位大王将军队托付给我，所幸我秦国的将军没有辜负二位的愿望，攻打赵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只是，只是寡人如今有一个很好的计策，不知道二位愿不愿意听一下？”

魏王和齐王转头一看，周围全是刀斧手，哪里敢不依？魏王对于攻打赵国的时候，将自己国家的军队放在最前面非常不满意，此时见秦惠王威逼，又气又怕，说道：“大王不知有什么好的计策，尽管说就行。”秦惠王见魏王的语气不善，知道他心存不满，便哈哈一笑，说道：“赵国惧怕我们三个国家的实力，不敢和我们硬碰硬，那我们不去管它也就罢了，可如今有一块肥肉在面前，二位可想吃一口？”齐王早就有依附秦国之心了，对秦惠王当然是言听计从，当下笑嘻嘻地说：“大王只管说，说完了，我们二国商量着做。”秦惠王满意地哈哈大笑，魏王心中更加愤懑。

秦惠王说：“燕国是距离赵国最近的国家，想来赵王惧怕我三国，我们从赵国的边境打过去，不怕赵国出兵断后路，燕国是唾手可得啊！”齐王早就受了秦王的嘱咐，只管点头就是，对这个意见称赞不已。

魏王不知道秦王和齐王的计策，一听就急了，可在秦王面前又不敢发作，只好问道：“不知道大王要哪一支队伍当先锋？”秦惠王料到魏王会这么问，便说：“攻打赵国的时候魏国的勇士们以一当十，勇气可嘉，立下了战功，可也有伤亡，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这次不如我们换一种方法，不再以作战的勇猛程度区分，我们三个都写一个纸条，上面写上自己心中的那个国家。

的军队，好不好？”齐王叫好，说这又公平又简便，魏王还以为齐王和自己想到一块去了，如今当然是秦国的战斗力最强，而且魏国和齐国是受秦国的要挟才出兵的，齐王一定也会选秦国的，于是点头答应。

秦国令人拿来帛和笔，三人各自写了，交给了随从，随从将三张帛书放到一起，秦惠王命令侍卫读一下。侍卫读出第一个是秦国，秦王脸色不改，魏王脸上全是喜色，齐王一直笑着，看不出变化，侍卫又读出第二个，魏国，魏王心想着肯定是秦王写的，也不多想，只顾听第三个，侍卫又读出第三个，还是魏国，魏王的脸霎时变得通红，秦王和齐王都哈哈大笑，魏王才明白过来自己又被算计了，于是托身体不舒服，告辞了，秦惠王便命令齐国将领带领军队，攻打燕国。多少年不见打仗的燕国早就习惯了太平日子，所以攻打的军队势如破竹，一下子就攻克了十座城池，燕国上下都处在恐慌之中。

燕易王想，用苏秦的时候到了，便亲自备了车马到苏秦的住处，苏秦连忙跪着迎接，燕易王说：“先生今天一定要拯救燕国啊。”苏秦心中纳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问道：“大王有事情尽管说，我苏秦在所不辞。”燕易王带着哭腔说道：“齐国和秦国勾结，攻打赵国不成，现在派军队来攻打我燕国，探马回报，燕国的十座城池已经被打下来了，我祖辈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一下子就被我给毁了，我是千古罪人啊！”苏秦听了连忙安慰道：“我苏秦曾经靠着一张嘴取得了六国相位的地位，追根溯源，都是因为燕国给我的最初的支持啊，我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也懂得士为知己者死的道理，大王放心，我一定替大王把丢失的土地给收回来！”

燕易王哭着说：“如此，我替我父亲先谢谢先生了！”

苏秦当即备马来见齐王，齐王知道苏秦的来意，也不阻拦。苏秦见到齐王，什么话都没说，先拜了两拜，弯下腰去，这是表示祝贺的动作，苏秦向齐王表示庆贺，齐王有点莫名其妙，他明明是来帮助燕国说话的；但随后苏

秦仰起头来，又向齐王表示哀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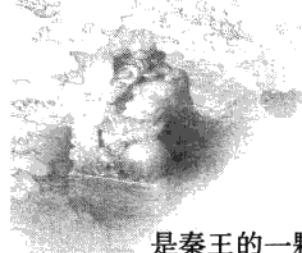
齐王纳闷至极，问道：“先生的这两个动作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庆贺和哀悼相继这么快呢？”苏秦坦然说道：“我听说饥饿的人，宁愿饥饿而不吃乌头这种有毒植物的原因，饮鸩止渴的事情，只有傻子才能做得出来，乌头越能填饱肚子，人死得就越快，这还不如饿死呢。我举了这个例子，希望大王能够理解其中的意思，事先说明，在下对大王并没有丝毫的嘲笑的意思。”苏秦自从被秦惠王吓到过，就想，在游说的时候一定要加上这句话，那些当君主的最爱面子啊，可之后几乎没有游说的经历，今天实践一把。

苏秦见齐王没有不耐烦，便接着说道：“现在，燕国虽然弱小，但就像您所知道的，秦惠王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燕易王啊，换句话说，燕王娶秦王的小女。大王来到这里攻打燕国，我知道是受了秦国的指派，您想一想，秦国为什么要攻打自己女婿的国土呢，这是不合常理的吧？答案很简单——让六国结仇，这就是很多依附着秦国的术士们想出来的所谓“连横”政策，做父亲的怎么能够不向着自己的女儿呢？表面上您现在跟秦国相处得很好，可别忘了，您占了燕易王十座城池，这个便宜会让您长久地和强秦结成仇怨。”

齐王恍然大悟，思考了一会儿，又问苏秦道：“你说的这件事情有道理，只是你刚才说的乌头的那件事，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苏秦说道：“如今的形势您也知道，尽管是秦惠王唆使您来攻打燕国，可他们是亲家之国，秦惠王有自己的目的，纵观当今天的形势，弱小的燕国像大雁一样飞行，而强大的秦国呢，跟在它的后面做掩护，秦王的心思你还不理解吗？这是要招致天下的精锐部队攻击你啊！大王想想，这与吃乌头是何其相类似啊。

齐王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凄怆而严肃，他仔细想想苏秦的话，的确是这么个道理啊，秦王和自己算计了魏王，可其实在秦王的眼里，魏国和齐国都不



是秦王的一颗棋子吗？狡兔死走狗烹，当秦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之后，齐国和魏国都会成为秦国刀俎下的鱼肉啊。于是齐王离开自己的座位，带着无助的语气对苏秦说：“我是一个十分愚笨的人，不明白大的事理，刚才听先生陈明利害，方才明白自己的危险处境。先生请告诉我，我面对如此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苏秦笑着对齐王说道：“大王不要着急，我今天来就是要将我的计策告诉您的。我听说古代善于处理事情的人，能够把灾祸转化为福事，通过失败变为成功来获取自己的最终利益。大王果真能听从我的计策的话，请您立即归还燕国的十座城池。燕国什么东西都没有损耗，却白白地收回十城，一定很高兴。秦王知道齐国这样，也就没有话说了，这就叫做放弃仇恨而得到牢不可破的友谊。进一步说，大王依附着秦国只是一时的策略，如果大王归还了燕国的十座城池，那么大王在诸侯里就会有响当当的名声，您对天下发出的号令，没有敢不听的。这就等于用虚夸不实依附秦国，实际上却用十城的代价取得天下，这难道不是称霸天下的功业吗？”

齐王听了，面露喜色，高兴地说：“好，就依先生说的办！”于是就归还了燕国的十座城池。

燕易王知道了苏秦此行将十座城池带回来的消息，十分高兴，大摆筵席，将苏秦的座位专门与自己挨着，以示对苏秦的尊敬，宴席进行得非常热闹，有宫女们伴舞，有作乐的，苏秦十分得意，只是在席间没有看到齐姬，便问燕易王，太后哪里去了。

燕易王故作不经意地说道：“母亲可能太累了吧，这些天齐国人打到我们燕国的地方，母亲可是十分担心呢。”苏秦说道：“大王有这样的母亲，当真是幸运之极啊，燕国有这么贤明的国母，也是燕国的幸运啊。”丝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词，燕易王听了哈哈大笑，说：“我燕国有先生这样的人才，

也是燕国的幸运啊，不是吗？”苏秦跟着笑。

因为饮酒有点过量，苏秦没有回家，在先前住过的地方住宿。正当昏睡的时候，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敲门，苏秦想一定是齐姬，赶紧拢一下头发，整理衣服，开门迎接。苏秦的下意识是准确的，齐姬担心苏秦到齐王那里，如今回来，为了不在燕易王面前露出破绽，那宴席就没有去，她随身带了苏秦曾经给自己写过的信，要给苏秦一个惊喜，自己一直好好保存着，并不曾丢失呢。

苏秦见果然是齐姬，慌忙将她拉进来，说道：“你也太大胆了吧？”脸上却满是关切，“路上没磕着碰着吧”，齐姬温柔一笑，说道：“我没事，只是这些天听说你去面见齐王，要他归还燕国的十座城池，我整天担心得要死，主要是……我整天做同样的一个噩梦啊！”

苏秦搂住齐姬，温柔地说：“哦？什么噩梦？把你吓成这样？”齐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梦见你被齐国的人射了一箭，伤口破裂而死……”齐姬接着说：“以后少管这些事情，好么？”苏秦哈哈一笑，说道：“你这是听说我去了齐王那里做的联想罢了，哪里就会出事呢？我从鬼谷出来游说各国，什么样的事情没有经历过啊，各种险情也见过，还差点成为了秦惠王剑下的一鬼，没事，我命大着呢。”齐姬只好不说这事。忽然她想起来要给苏秦的惊喜，边说“你看看我给你带什么东西来了”边从袖子里往外掏，可掏了半天也没找到，齐姬的脸刷地变白，坐在凳子上一语不发，凝神思考。

苏秦见齐姬这样，知道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丢了，便问：“怎么不笑了？”齐姬皱着眉头，对苏秦说：“重要的东西……你给我写的那些信……”苏秦一听，就如五雷轰顶，一屁股坐在地上，喃喃说道：“这可怎么是好……这可怎么是好呢……”齐姬叹了口气，说：“我本来以为我们两个可以这样了此一生，没想到……”苏秦慌忙说：“没事，我出去找！”不待齐姬回答就往

外跑，跑到门槛就停住了，转过身子问道：“你是从哪条路来的？”齐姬走上前来，说：“这样，你安心睡你的，我去找找，那是一个锦囊，我先找，如果找不到，就传出话去，齐姬夫人丢了一个锦囊，捡到者有重赏，但愿能够有好的运气。”说完不待苏秦回答就离去。

齐姬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原来那个跟踪苏秦和刘中的王濯，自从上次被认定做了“假情报”，一直很没面子，而刘中回去之后将素日里几个经常和自己过不去的都一顿收拾，王濯挨打当然是最重的，他记仇在心，一直要报复苏秦和齐姬。

当天苏秦住到先前的屋子，事先有管事的人收拾，王濯知道之后便想，这肯定是两个人幽会的大好时机，便在苏秦的院子外面等，果然等到一个人，只是这人穿着不像齐姬，王濯正纳闷的功夫，来人甩袖子的时候不经意甩出一个锦囊，王濯待他走进去了，上前捡起来，拿回去一看，心花怒放。

## 第二十九章 结局

王濯终于得到报复苏秦的机会了，他第二天亲自通报燕易王，说有重要的事情禀告，燕易王一听说是这个人，心底一振，他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侍卫呈上来一个锦囊，外面绣着五彩鸳鸯，拿近时便可以嗅到异常的芳香，燕易王不好的预感更强烈了，他打开一看，是密密麻麻的叠起的信件，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燕易王何等聪明，他早就对这事情有了心理准备，今天不过是查实，什么东西最好都不要打破，因为苏秦对整个燕国的社稷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况且，这种事情一旦传出去，整个皇族的脸面还会在吗？于是让侍卫把王濯叫进来，王濯以为得逞，喜不自禁，连忙进来跪下，这可是他第一次进这么大的场合。

燕易王故作惊喜地说：“这东西是你在哪里捡到的？”王濯激动得连声音都颤抖了，说：“在……在苏秦……大人的门前。”燕易王脸色突然变得恐怖

吓人，他呵斥王濯道：“不做好事，偷鸡摸狗，总管是怎么教育你的？苏秦先生是国家的重要人物，你岂敢在他门前偷窥？！来人哪，给我拉出去，斩了！”十几个刀斧手一下子涌了进来，将王濯拖出去斩了。

燕易王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复，他想，如果苏秦不知道收敛，岂不是太瞧不上我了吗？便叫侍卫来，说是赏给苏秦一千金，侍卫们奇怪，但还是照做了，领了金子去送给苏秦。

苏秦一宿没睡好觉，等齐姬来通知自己，说那锦囊找到了一类的，可一宿的功夫齐姬再也没回来，苏秦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忽然，外面有人通报：燕王赏苏秦大人一千金。苏秦一听，浑身瘫软，差点没站住，只得整理衣服，出来，接了赏赐，然后问一个侍卫，燕王为什么突然赏赐自己呢？那侍卫说：“燕王自然有他的道理，我们不知道，肯定是苏大人为燕国要回了十座城池的缘故吧。”

苏秦笑着答应，又问道：“今天燕王没说什么事情吗？”那侍卫说：“没什么事情，就是斩了个人。”苏秦的脸色陡然一变，“什么人？”那侍卫说道：“嗨，也没什么人，就是一个打杂的，说话好像不干净，被燕王叫人拖出去斩了。”苏秦一阵晕眩，接着问道：“说话不干净？各位可知道那人说的什么话吗？”几个侍卫都不知道，忽然，其中一个说道：“好像是什么锦囊？我猜莫不是王濯偷东西了？”另一个说道：“应该不是，我听近侍说是那人偷窥苏秦大人什么的？”苏秦马上就明白这是什么事情了，他打赏了几个侍卫，收下了一千金。

话说公孙亮见苏秦一夜没回去，怕是有什么事情缠住，等到天明便往这里赶，远远看见苏秦站在那里，地上还有一个大包，里面硬梆梆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公孙亮见苏秦呆在那里，好像丢了魂魄，便问道：“老爷在此处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昨夜一宿没回去？”苏秦没有作声，指了指地上的包

袱，公孙亮正想打开看看，便伸手过去揭开，两个眼睛便花了，这么多的金子。公孙亮低声问苏秦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秦的魂魄好像还没回来，他断断续续地描述了一下昨天晚上和齐姬的事，还将燕易王对王濯的处置也说了。公孙亮听完倒吸一口冷气，苏秦从出世到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危机莫过于这次了。

公孙亮说：“老爷打算怎么办？”苏秦眼神呆滞，只是摇摇头，说：“没想到啊，我还以为帮助燕国赚回来十座城池可以算是我命运的转机，没想到啊，没想到啊……”

公孙亮被苏秦的样子吓坏了，可听他说话依然有逻辑，肯定没傻掉，便将苏秦扶到屋子里面，郑重其事地说：“老爷，你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都必死无疑，燕易王给你这么多的金子，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苏秦摇摇头，公孙亮说：“古时候有一种刑罚，对好财的人，绑起来，一块一块往上压金子，直到将五脏六腑都压出来，这人才死，有的人就是宁愿杀头挨一刀都不愿意受这种刑啊！”

苏秦一听，猛然呕吐起来，公孙亮给他捶着，过了半晌脸色才转红色，眼睛也活泛了过来，一把抓住公孙亮说：“我不会受那种刑罚吧？”公孙亮这才放心，原来苏秦急火攻心，痰迷心窍，公孙亮一激他，将痰吐出来，苏秦的心脉就畅通了。

当下苏秦闭着眼养了会儿神，说道：“公孙，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了，燕易王好像不愿意杀我，不知怎的，他觉得他对我总是分外地推崇，如果他想要杀我，肯定先派人解决我，也不会浪费一千金的财宝了。我只能去面见燕易王，探一下他的口风，如果他想杀我，咱们真的得死了，如果他不杀我，我们就去齐国。”公孙亮点点头。

当下苏秦连觉都来不及睡，赶到燕易王的宫里去谢恩，燕易王见苏秦来



了，立刻召见。

苏秦跪在下面，头磕得梆梆响，旁边的侍卫们都惊呆了，燕易王故作慌张问道：“先生是怎么了？不必这样啊！”连忙走过去扶起苏秦，发现苏秦满脸泪水。

苏秦说：“我苏秦就是个农夫，因为燕文侯的赏识才有了今天，齐国如此的不仁义，将燕国的十座城池夺走了，这真是前古未有的奇耻大辱。我苏秦去将城池要回来是分内之事，大王不仅亲自敬酒给我，而且还赐给了我一千金，我觉得不配啊！”

燕易王见苏秦灰头垢面，也哽咽说道：“先生不必多想，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我燕国，我给先生什么东西都是应该的啊！”苏秦想自己这招果然奏效，燕易王果真没有杀自己的念头，便又跪下，磕了三个头，说道：“为了报答大王的恩情，苏秦有一个提议，请大王准许！”

燕易王心道我没杀苏秦，他果然心底明白，看来我先前的决定是对的，杀了苏秦，是整个大燕国的损失，也伤害了自己敬爱的母亲。尽管，有时候想想，她不值得自己那么尊敬。于是燕易王说道：“先生请起来，我们慢慢说不迟，如果先生拿自己的性命为燕国冒险，我认为是不值得的啊，您就是我手中的一个栋梁之才啊，就是一万金寡人也敢赏！”

苏秦仿佛重新获得了一次生命，他仍然跪在那里，说道：“苏秦已经受了太多的燕国的恩赐了，我想，如果我留在燕国的话，就我的这个名声，不会给燕国带什么好名声，六国合纵的失败，基本上已经宣告了我生命的结束……”

燕易王说道：“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将十座城池要了回来，这难道不是先生生命的价值吗？先生何苦必定要离开燕国呢？我燕易王岂是不能容人之人。”苏秦听燕易王说最后一句话，愧疚感便像潮水一样淹没了自己的心，他

更加坚定地说：“大王请听我说，齐国不择手段，来攻打燕国，这仇是绝对不可不报的，假如我去了齐国，便可以让齐国内部混乱，国家空虚，那样才对得起大王！”

燕易王强留不住，只好同意了苏秦的请求。走出燕国的边境时，苏秦在车子上，望着两条越来越长的车辙，面向燕国，想：“齐姬啊，我们的命运为什么这么坎坷啊，这辈子我们应该见不到面了吧！”

到了齐国，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而逃跑到这里。齐宣王没有怎么怀疑，便任用他为客卿。苏秦也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不久，齐宣王去世，湣王继位，苏秦想，报复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就劝说湣王把葬礼办得铺张些隆重些，这样才能表明自己的孝道，才能树立自己的好名声。要高高地建筑宫室，大规模地开辟园林，只有这样才能表明自己得志，齐湣王十分听苏秦的话，便一一照做，因为苏秦受宠爱，大臣们大多数敢怒不敢言，整个国家乌烟瘴气，苏秦自以为得志。

过了没几年，一个十分伤悲又让人重燃希望的消息传来，燕易王去世了。

苏秦第一个想到的人是齐姬，他再也没有心思做别的事情了，便对湣王说：“苏秦尽管在燕国犯过错误，可燕易王对我情深意重，如果他死了我不去奔丧的话，真的就不是人了。”湣王认为苏秦说的十分有道理，便答应了他，他哪里知道，苏秦这次回去是想有去无回。

距离燕国越来越近了，苏秦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是的，自己就要见到齐姬了，为了自己，齐姬付出了那么多，自己为了保住性命，一个人逃到了齐国，不知道齐姬怨恨自己吗？如果按年龄来算，她不过三十五岁啊，想想她近二十年来的青春都给了自己，苏秦心中全是酸楚，这次只要没有性命的危险，一定要好好补偿齐姬。

苏秦到燕国之后，却得知了一个非常痛心的消息，齐姬在三个月之前

死去了！苏秦听说此话之后只觉得头被人重击了一下似的，顿时失去了知觉……

苏秦醒来后，见到公孙亮守在自己面前，失声痛哭，他真的一无所有了！公孙亮的胡子也已经一大把了，他安慰苏秦说，没事，今天咱们就去齐姬的坟前看一看，让她知道你一直想着她。

下午二人乘车到了齐姬的坟前，那是一座相当气派的墓，四周整洁，就像齐姬一样完美无瑕，苏秦拄着拐杖，号啕大哭起来……

忽然，苏秦大哭的声音停止，公孙亮回过头一看，苏秦已经倒在地上，口角正汩汩往外冒着鲜血。公孙亮扶起苏秦，却摸到了后背上的一支箭，他心下一惊，想，肯定是燕国的一些争宠的人来谋杀苏秦了，于是赶紧将苏秦扶上马车，快马加鞭往齐国奔去……

苏秦初时还有清醒的记忆，他在马车上做了两个梦，一个是齐姬哭着对自己说：“我做了一个梦，你被人一箭射死了……”，一个梦是鬼谷子给自己写字，苏秦在一侧数，写完了，是十六个，苏秦看时，上面写的是：思我渡河，心诚意和，君莫为凶，终是德道。

苏秦醒来，还在念叨这十六个字，马车还在不停地奔驰，苏秦逐渐觉得背上的伤口发麻，忽然，他仿佛充满了无限的力量，叫公孙亮道：“公孙！停车，我有话说！”

公孙亮一惊，赶紧停车，苏秦笑着说道：“我明白了，其实是四个字—思—诚—一为—道！”说完不待公孙亮反应，创口崩裂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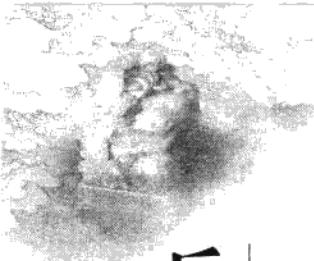
张仪得知苏秦死去的消息之后，大病了一场，期间秦惠王亲自来看望了三次。等张仪病好了之后，秦王单独召见他，说道：“如今六国分崩离析，我希望你能和你的师兄一样，将六个国家尽量说服，归顺我们秦国，如此天下太平，战争不兴矣！这是我们之间的谈话，去或者不去，也在先生。”张仪

思量了一整天，答应了秦王的命令。

张仪踏上了一条与苏秦完全相反的游说道路，他不想这样，哪怕是形势之必然，哪怕苏秦已经死了，可他不得不这样，为人生。

萧萧秋风，时间行走得如此缓慢，却又如此善变，当年在鬼谷里面朗朗读书的时候，谁能想到今天？

张仪的思绪不稳，他命令停车，在一个高高的山坡上站定，从地上捧一手土，凄然地感叹道：“人生啊！”



# 后记

## 关

于苏秦的故事，大致可以告一段落了。

在写苏秦的时候，一直处于矛盾当中，虽然苏秦的人格框架可以基本确定，但怎样添加进去血肉，怎样让这些血肉有筋有脉络，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怎么办？

中国的传记向来是史传，并往往求大求精，很多人物没有从小说里演绎，这无疑是一个损失，可也是一种庆幸，联想需要真实，几千年前的那些最接近苏秦真实的材料往往使我振奋，尤其是当中充满抒情的部分，让我有灵感接着写下去，每当设计出来比较精彩的一个章节我都会暗自庆幸，我们的史传毕竟还是负责任的。我想，我的想象工作虽然没有做到严丝合缝，好歹符合了叙述逻辑，庶几可以不至于大大地惭愧一番了罢。

当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另外的一个问题又出来了——苏秦的性格在这十六万字中怎么展现才能不至于重复，厘清思路，合理分配故事是一方面，性

格的发展逻辑是一方面，叙事话语详略得当又是一方面，在详略得当方面，我基本用了三种方法：第一，发挥张仪这个人物的辅助作用，张仪是本书的第二号人物，和苏秦是同门师兄弟，在前言中我曾经说过，张仪和苏秦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的性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张仪在侧面给苏秦装了一面镜子。第二点，在苏秦的人生历程上，我基本上遵循“小人物的发迹史”这个原则，进行细节勾画，从而托出苏秦的形象，这也可以算是苏秦故事的一条线索。第三点，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是《红楼梦》中运用得非常熟练的一种创作手法，几百年来为红学爱好者称道，我在这本书中也只是小小尝试了一下，典型的地方并不多，比如苏秦在家乡遇见的那个猎人告诉他的十六个字，他最后才明白这是个藏头的四句话，意思是给自己的告诫——思诚为道。这个插曲使得整个故事显得有张力，这是第三点。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如果可以的话，这部书可以看作是我给苏秦作的挽词吧。韩非子曾经将苏秦一干纵横家列为国家的五蠹之一，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苏秦的口才可算作千古的典范，因为纵横家这个词本身就有气魄，因为每一个在世界上闯荡的人，都不容易，千秋万古，你我都千般的无奈与愁苦。

而生活还是要继续的，那么，愿各位读者永远有一个强大的自我。